

夺魂旗(中)

第九章 参究推寻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面色微变，正待发话，但“南笔”诸葛逸又已继续道：“所以彼此还是按照武林往例，凭藉一身所学，较量个谁弱谁强！你们孟三娘不在，我们也决不以人多欺压，干脆双方各派旗鼓相当之人出阵，以十阵定输赢！诸葛逸一方如败，不但‘乾坤五绝’名号奉让，所有赴会诸人一概听凭处置，你们如败，则请解散‘罗刹玄阴’两教，各返名山，葆元健体，自乐天年！但这位‘九毒书生’却因满手血腥，杀孽太多，应该如何处置，须留待天下武林公议……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说到此处，那位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却发出一阵慑人心魂的厉声阴笑！

钟离老人为了解开这种僵局，忙即点头笑道：“诸葛兄快人快语，‘是非’二字，因各有立场，本来难辨，最好就依武林惯例，强者称尊！我们一言为定，十阵论输赢，你我就此各派对手！”

钟离老人话音刚落，“玄阴教”“潜龙堂”堂主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便即起身笑道：“钟离老前辈若不嫌靳潜龙技薄，颇愿一试对方虚实！”

钟离老人知道这位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是“玄阴教正”副教主以下的最高手！由他出阵，对方决不能用“乾坤五绝”之中人物对敌，倒是颇占便宜，何况坏“夺魂旗”，及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均未相拦，遂微微点头示意许可！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征得钟离老人同意之后，并向本教正副两位教主，深施一礼，才慢慢走出茅亭以外，卓立一片平广石坪之上，凝神待敌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不知这位“潜龙堂主”虚实，但对方既然第一阵就派此人出场，必非庸俗！何况靳潜龙卓立场中，神闲气静，岳峙渊，内行人一看便知武学有了相当造诣！

目光方往坐在天痴道长身畔，正与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互相笑语的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一瞥，那上官灵已走到“南笔”身后，低声笑道：“诸葛老前辈，你不要动我师傅的脑筋，派我出去好么？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看了上官灵一眼，微作沉吟说道：“第一阵最好别挫锐气，此人气沉神稳，不躁不浮……”

上官灵接口笑道：“诸葛老前辈放心，我在勾漏山‘落魄谷’，‘玄阴教’的‘主坛’之中，一个人斗过他们‘龙虎风云’，四大堂主！这次出去，不要说是动手，光动嘴皮子，我也叫这位‘芙蓉剑客’，带愧含羞地逃出‘万梅谷’外！”

诸葛逸听上官灵这样说法，又知道他已与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在勾漏山中，会过一阵，遂点头说道：“你去也好，但胜负一分，便须适可而止！年轻人略为敦厚，足以养福，不必学得份尖酸刻薄！”

上官灵恭身说道：“‘玄阴教’下，只有此人举动还算光明，我讨令出战，就是想成全这靳潜龙脱身劫数以外！”

说完，竟向对方的钟离老人发话问道：“钟离老人，看起来你们那边，表面上是由你发号施令！我要请教一声，我下场以后，倘若那位靳堂主，不敢和我动手，算不算是我上官灵胜了一阵？”

钟离老人这回真被上官灵问了个莫名其妙！长眉略蹙之下，缓缓答道：“下场分胜负，举手不留情！只要有一方临时怯敌，自然应该算是对方胜了”

一阵！”

上官灵点头一笑，慢慢走出茅亭，那位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见是他来，知道这年轻对手，极其难斗，足下微退半步，不丁不八地开出门户，抱拳笑道：“靳潜龙以一双肉掌，领教上官小侠几招惊世绝学！”

上官灵拱手还礼，含笑说道：“彼此既下场中，不论软硬轻功，或是拳剑暗器，只要靳堂主划出道来，上官灵无不奉陪！但在动手之前，我想向靳堂主请教一事！”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领教过上官灵的刁钻古怪，如今见他居然对自己彬彬有礼，不由有点受宠若惊地笑答道：“上官小侠何必过谦，靳潜龙但有所知，无不奉告！”

上官灵忽然神色一整地庄容问道：“靳堂主身居‘玄阴教’重职，并曾代掌‘玄阴北斗令’统率群雄！我这江湖末学，武林后进，想向你请教一声，江湖行道，究应以何事为重？何事当先？”

靳潜龙不明白上官灵问话的用意所在，应声朗然答道：“仁义当先，然诺为重！”

上官灵点头说道：“对对对，然诺为重，一言九鼎！那些食言背信的匹夫，根本就算不了是武林人物！”

说到这里，突然话锋一转，又向靳潜龙问道：“靳堂主是武林之中的成名人物，江湖群豪，总该赠送你一个什么美号才对？”

靳潜龙仍旧猜不出上官灵用意，也未曾深思地，随口答道：“靳潜龙浪得虚名，江湖友好赐号‘芙蓉剑客’！”

靳潜龙猛然想起一月以前，勾漏山“落魄谷”“潜龙堂”内，“玄阴教”下“龙虎风云”四大堂主合斗上官灵之时，好“夺魂旗”在梁上出语讥嘲，自己因无言可对，弹断成名兵刃“芙蓉剑”，并曾声称俟缴还“玄阴北斗令”后，便即归隐林泉，绝口不谈武事！嗣后虽由于本教正副两位教主，亲返勾漏，召集教下好手，同赴罗浮助阵，而不得不过来！但如今却不仅被上官灵用话套住说出“江湖行道，应以仁义当先，然诺为重”等语，且当日的好“夺魂旗”，又复在座，却叫自己怎样的出尔反尔？

上官灵见这位“玄阴教”下的杰出人物，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，被自己问得嗫嚅难答，不由微微一笑，正待继续发话，靳潜龙忽然眉梢略剔向自己一抱双拳，朗声说道：“上官小侠虽然一片苦口婆心，想对我加以成全点化，但靳潜龙亦因有苦衷下情，不得不尔！盖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玉箫郎君’潘午师姐弟，突然隐迹，‘玄阴教’面对‘乾坤五绝’已成存亡绝续的最后关头，靳潜龙倘见危图安，袖手归隐，岂非负义？惟我昔日弹断‘芙蓉剑’之际，曾云今后不谈武事，则此刻下场欲向上官小侠讨教，又成食言！江湖人物，确实应该‘仁义当先，然诺为重’，不过在两者无法兼全以下，靳潜龙不能负义，宁可食言！”

上官灵静静听完，突然仰面遥望天际浮云，一阵纵声狂笑！

靳潜龙被上官灵笑得心内惶然，双目一张，神光四射地问道：“靳潜龙有何言不当？上官小侠尽管赐教！”

上官灵笑声一收，神色凛然地庄容说道：“靳堂主，你平日颇以文武全才自诩，怎的竟把个‘义’字，曲解到这等地步？‘义’字本意，就是‘行事得宜’，也就是‘为所当为，不为所不当为’之理，‘玄阴教’的组成份子，如果大部份是遗民志士、豪侠英雄，所作所为，如果是行义行仁、教忠

教孝，则靳堂主不仅不应在它面临绝续之际，全身而退，反而应该抛大好头颅，洒满腔热血以酬知己，并全始终，才不愧是顶天立地的丈夫行径，足以流芳百世！但事实上大谬不然，‘玄阴教’只是司空曜、谈白水欲挟以纵横武林的一个淫盗集团、奸邪渊藪。凡属误投其中的洁身自好之士，皆应及早觉悟，方不致陷溺日深，无法自拔！想不到靳朋友居然把这人人侧目的南荒邪教，视同君父一般，真令我不懂你究竟是丧心病狂？还是恋栈这“潜龙堂”堂主名位？来来来，我早对你这‘芙蓉剑客’的文才武学，颇为钦迟，索性成全你替‘玄阴教’立件奇功，尽管照我周身死穴上招呼，上官灵决不还手！”

“芙蓉剑客”靳潜龙脸上颜色，随着上官灵的话声，一阵红似一阵，到了末后，竟然成了一块大红布般，连连顿足浩叹，转身向茅亭中的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以及“玄阴教”“天风”、“流云”两位堂主，微一拱手，半语不发地，突然施展“龙形一式”绝顶轻功，再转化成“燕子飞云踪”纵往“天香坳”外！

靳潜龙一走，上官灵又恢复了他调皮捣蛋的刁钻神情，对钟离老人笑道：“钟离老人，刚才我们事先讲好，谁不敢动手，谁就算输，所以这位‘芙蓉剑客’靳潜龙，虽然是被我骂跑，但要请你记上一笔，十阵之中，我们业已胜了一阵！”

说完，故意装出一副得意洋洋的傲然神色，走向亭中，只气得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等人，空自七窍生烟，而毫无方法，加以反驳！

但这边的“南笔西道”，以及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等，却均暗暗点头，认为上官灵的聪明机智，胆识胸襟，均太已不凡，假以时日，再能使他略略受上一些挫折琢磨，将来必成大器！

上官灵回转茅亭以后，那位假扮好“夺魂旗”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却向“南笔”诸葛逸笑道：“诸葛兄，小弟想向你讨枝将令，与对方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一会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知道这位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虽非真“夺魂旗”，但一身得自“幽冥十三经”的功力，颇为不凡，遂点头笑道：“好‘夺魂旗’与坏‘夺魂旗’，同在真正‘风磨铜夺魂旗’之前，互较神功，真是武林无上盛事！诸兄请自施为，让小弟等一饱眼福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微笑逊谢，缓步走到石坪之中，先向上官灵插在地上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深施一礼，然后转身向茅亭以内叫道：“假扮‘夺魂旗’的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敬请另一位假扮‘夺魂旗’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下场一会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始终认为自己弄来这位冒牌钟离老人的真实面目，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如今居然听得好“夺魂旗”，也自称“闪电神乞”，不由自主人皮面具以内，射出两股阴森狞厉目光，注向钟离老人脸上！

钟离老人神色自如地向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附耳低声笑道：“名震天下的‘夺魂旗’闹起双包案，甚至三包案，倒还可说。怎的连我这区区‘闪电神乞’，居然也会有人冒名，却未免有点不可思议！这一阵你且让我会他一会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满腹疑云，无从解释，只冷冷“哼”了一声，钟离老人便银须飘拂地，走出亭外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见自己发话指名叫阵，坏“夺魂旗”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居然不应，却来了这个身份扑朔迷离，令人猜不出究竟是真是假的钟离老人，不由眉头暗蹙！

这时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业已走到诸明面前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你不是‘夺魂旗’么？怎的又自称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这个名号更不能随便用的！”

诸明闻言，手指立在地上那杆迎风摆拂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正色说道：“我因景慕‘夺魂旗’的一身绝学，来去无踪，才假借他的名号，游戏江湖，但自信所作所为，决未辱及这位当世奇人威望，但如今面对真旗，怎能觊颜再复假冒？故而特对天下豪雄，还我本来面目！我要向老人请教，为何你方才说是‘闪电神乞’诸明六字，更不能随便用呢？”

钟离老人哈哈笑道：“你这‘夺魂旗’，究竟是真是假，我管不着，但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与我交好甚深，与我关系太密切……”

诸明不等钟离哲说完，便已气得伸手把脸上的人皮面具揭下，露出本来面目叫道：“钟离哲，请你自尊身份，切莫信口胡言，在场天下群雄之中，只有那位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方琦，才与我交好甚深，关系密切……”

钟离老人不等他说完，便即摇手笑道：“你何必定欲强辩？天下事的是是非非，本来极难分清，干脆还是按照武林规矩，以胜负论真假！你如占了上风，便由你自称‘闪电神乞’，否则就仍旧戴上人皮面具，作你的‘夺魂旗’吧！”

这一番话，把诸明听得好不诧异！因为照钟离老人口气，“闪电神乞”四字，居然竟高于“夺魂旗”？尤其最想不通的是对方为何不愿意自己自称“闪电神乞”？还要以武功上下，来赌这名号的真假！

心中虽然觉得这位举措怪异的钟离老人，有点不太讲理，但因罗浮大会主旨，便在较量彼此强弱，企图就此击溃“罗刹玄阴”两教，造福江湖！遂也不肯徒费这些争来争去依然无法分清的真真假假唇舌，自腰间撒下那杆“夺魂旗”来，但不卦骷髅白骨红绸，反而功聚掌心，握住旗杆一掬，把外表黄皮褪去，还原成了一根色呈黝黑的“穷家帮”专有兵刃“四煞降魔棒”，棒在手中，凝神卓立！

钟离老人静静看他作了这些动作，却自摇头：“我虽要和你较量，但不必用甚兵刃。”

诸明“四煞降魔棒”一收，昂然答道：“老人欲以掌法或轻功赐教，诸明照样奉陪！”

钟离老人银须微摆，摇头笑道：“软硬轻功，拳剑暗器，我听得好似已觉厌烦！”

诸明诧异问道：“除了掌法、兵刃、暗器，以及软硬轻功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比较？”

钟离老人哈哈笑道：“我觉得上官灵那小鬼，方才光靠耍嘴皮子，便胜得一阵，倒蛮有趣。”

诸明眉梢一剔笑道：“老人难道要想比骂？是我来骂你，还是你来骂我？”

钟离老人双手乱摇笑道：“骂来骂去的有多难听？我知道凡属江湖中高人逸士，通常均有八字形容，就是‘学究天人，胸罗万有’！今日来这‘万梅谷天香坳’内赴会群雄，更都是四海八荒的称绝人物，尊驾以‘夺魂旗’名号，亦曾驰誉东南，威震天下！不如由我试提三项问题，你只要能够答出其中任何一项，便算得胜，否则，就请回亭，换人上阵！”

诸明听出这位钟离老人是要比赛博学多闻，虽然自知难称“学究天人，胸罗万有”，而对方所问，又必定是刁钻绝顶的刻薄题目！但一来面对满座

名家，无法示弱；二来心想三项问题以内，只需答出任何一顶，也未准能难得住自己。遂在略为踌躇以后，点头应允！

钟离老人微捋银须，把头一偏笑道：“我第一个问题是，佛家尝云：‘九界无边，众生难度’！请问九界是否有边？众生如何能度？”

诸明万想不到钟离老人突然对自己谈起禅理，只得苦笑摇头答道：“老人这个问题，问得太远，诸明俗不通禅，无能奉答！”

钟离老人目光向他略微一打量，摇头笑道：“九界无边悟是边，众生难度诚能度！这并不一定非通禅理，无法答出，只是你未曾多想罢了！你既嫌我第一个问题，问得太远，第二个问题，我就问得近点！这一年以来，天下武林之中，莫不谈论‘夺魂旗’！好‘夺魂旗’、坏‘夺魂旗’，东南‘夺魂旗’、西北‘夺魂旗’，‘风磨铜’所铸‘夺魂旗’、‘四煞降魔棒’所化‘夺魂旗’，简直闹得天翻地覆，使人眼花缭乱！如今真正的‘风磨铜夺魂旗’，虽已插在此间，但我要请教，当年峨嵋金顶，施展这杆宝旗，会斗其余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‘乾坤四绝’之人，究竟姓甚名谁，是哪一个？”

诸明简直被这位钟离老人，弄得有点啼笑皆非！因为对方第一个问题太远，第二个问题却又太近！“夺魂旗”之谜，举世皆迷，自己虽也是假“夺魂旗”之一，依然对“夺魂旗”秘密，莫测高深，如何作答？

钟离老人见诸明那等窘迫神色，不由失笑说道：“这第二个问题答案，你既难答，我也不知！好在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业已露面，旗主人在这‘罗浮大会’结束以前，总会现身，天下群雄恍然大悟之期，当不在远！前两项问题，我自知稍难，最后一项，且问件比较容易，有关武学方面的，你总不能在心中暗暗骂我过份刁钻刻薄吧？”

诸明因对方接连两个问题均使自己无法开口作答，心中正又惊又窘，却在暗骂这个钟离老鬼，刁钻刻薄绝伦！忽然听得他第三项问题，是问的有关武学方面，不由精神一震，自嘴角慢慢浮起半丝微笑！

钟离老人想了一想，微笑问道：“第三个问题我要请教‘调寒灵，合玄武，经童庭，穿火府，分渡银河，紫微玄母’！这几句内功修为妙诀，应该怎样解释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听完钟离老人这第三项问题以后，心中震惊得委实无以复加！因为他所这几句“调寒灵，合玄武，经童庭，穿火府，分渡银河，紫微玄母！”正是自己所得“幽冥十三经”中，最艰涩深奥，屡经苦思，均未能参详透彻的内功妙诀！不知怎会自这钟离老人口中问出？

再转念一想，除了第二项问题，像是临时想起以外，这位钟离老人，颇似含有某种深意，对自己暗加点化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心头灵机既动，傲躁羞窘之念全消，竟自恭恭敬敬地，对钟离老人深施一礼说道：“诸明愚蒙认败，等这罗浮大会了结以后，再请老人赐予教益！”

钟离老人含笑还礼，但并未答言，只向亭中的“南笔”诸葛逸叫道：“诸葛仁兄，请你记上一笔，十阵之中，前两阵我们是平分秋色！”

诸明蹙眉缓步，走回亭内，目光与“南笔西道”等人一对，摇头低声叹道：“小弟太已无能，愧对诸兄，但那位钟离老人，有些言行，着实神奇……”

上官灵插口说道：“诸老前辈何必难过，你不过是被那怪老头儿，用话套住，使他占了便宜而已！一个人知识再博，也不能无所不包，上下数千年，纵横九万里，问的人可以信口开河，答的人自然吃亏太大，我若问他三个问

题，他也未必准能答得出来呢！”

上官灵话音方了，钟离老人便在亭外接口笑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要是不服，就出来问我三个问题试试！”

上官灵朗声叫道：“老头儿，俗语说得好，‘得了便宜，莫再卖乖’！你那一大把年纪，若被我问个张口结舌，够多难为情呢？你住的西昆仑绝顶，究有多高？你颌下那把白胡子，究有几根？这‘万梅谷天香坳’中，究竟有多少株梅花树？我也不用问你什么禅理法门，就这三项问题，你能答对几项？”

这几句话，真把钟离老人顶得几乎透不过气来！上官灵又复笑道：“再说‘乾坤九绝大会罗浮’的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精彩好戏，也不能光耍嘴皮子！文戏已然连着演了两场，也该换场武戏，老头儿赶快回去派人，我们这边出场的，不是‘东僧’，便是‘北剑’！”

“北剑”蒲琨向诸葛逸大笑说道：“上官小鬼的这几句话，确实既颇得体，又够厉害！他已指名点将，小弟便以‘三指剑’，会会对方人物如何？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微笑点头，蒲琨遂缓步走出茅亭，把自己那柄厚脊薄锋，柄端嵌着三粒明珠，名满天下的“三指剑”，取在手内，亮声叫道：“忝列旧‘乾坤五绝’中的‘北剑’蒲琨，敬请所谓新‘乾坤五绝’以内的任何一位名家一会！”

俗语说：“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”，蒲家剑术，威震八荒，蒲琨这一持剑下场，整个“天香坳”内，一齐肃静无声，所有的只是飒飒山风，吹送过来高雅无伦的梅香阵阵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目光一扫座中诸人，那位“玄阴教”的副教主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起立笑道：“我家司空教主，少时需与‘南笔’诸葛逸了断昔年旧债！‘夺魂旗’兄及钟离老人，则请准备应付‘西道’、‘东僧’，且由谈白水来会威震江湖的蒲家剑术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心中，也觉得以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出场应敌，较为妥当！遂与钟离老人，一齐点头同意，并嘱咐谈白水，“北剑”蒲琨武功卓绝，名不虚传，务须特别小心应付！

谈白水手持“鸠头铁杖”，走下场去，“北剑”蒲琨见是他来，一阵仰天狂笑说道：“谈白水，我听说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曾经拒你列名新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！如今她师姊弟不来，你这把交椅，倒算坐得稳了！”

谈白水脸上一阵飞红，厉声叫道：“蒲琨老儿，武林较艺胜为尊！新‘乾坤五绝’与旧‘乾坤五绝’究竟谁弱谁强？罗浮会后，便知分晓！谈白水特来领教你蒲家‘三指剑’，不必多言，赶快进手！”

蒲琨炯如冷电似的目光，略注手中“三指剑”，突然一阵长笑，声若龙吟，震得四外群峰，回响不绝！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被“北剑”蒲琨笑得一愣，愤然问道：“蒲琨老兄，谈白水何言不当？引得你如此狂笑！”

“北剑”蒲琨笑声一收，冷冷答道：“当年峨嵋金顶盛会，蒲琨连战‘惊神笔’、‘长尾云拂’、‘龙虎钢环’，及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等四件压盖天下，威力无边的奇绝兵刃，也不肯以‘三指剑’，暗占便宜，先行进手，不想如今你敢说出这种话来！蒲琨并非恃技骄狂，我若真先发剑，你那根‘鸠头铁杖’，决难接得住三十招以上！”

谈白水丹田气涌，心内火腾，厉声狞笑说道：“两人之中，若均不肯先

行进手，怎样打得起来？谈白水就算占了便宜，且试你这柄‘三指剑’，究竟怎样的威力无边，压盖天下！”

“天下”二字语音，犹在空中荡漾，“鸪头铁杖”已以一式“骇浪排山”，蓄足十成内家真力，杖风狂啸地疾扫中盘，试探这位名满乾坤的“北剑”，如何应付？

蒲琨不避不闪，掌中“三指剑”剑身一立，招发“砥柱中流”，居然迎着狂扫而来的“鸪头铁杖”崩去！这种打法，真把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吓了一跳，因为蒲琨的“三指剑”，虽然宽约三指比寻常宝剑略沉！但自己“鸪头铁杖”，本就重达百斤，再加上抡圆狂扫，威势无伦，对方怎敢用一柄长剑，硬崩硬接！

心中不服之下，十成真力以上再加二成，锐啸惊人的铁杖风声，拦腰扫到！

“北剑”蒲琨推剑二尺，缩剑二寸，但时机捏得太已恰到好处，是在“鸪头铁杖”与“三指剑”刚刚相触，尚未听到半丝金铁交击声音之时，骤然一缩！所以这区区的二寸距离，不仅把对方“鸪头铁杖”的千钧重力，卸诸无形，连谈白水的身形，也被粘得闪进半步！

谈白水早在不服之中，暗存戒意！如今见“北剑”蒲琨，居然把“粘”“卸”二诀，运用得已入化境，自然越发心惊！借着身形被对方带动，疾如电闪地，索性往右前方冲出三步，杖尾猛然一推，杖头鸪嘴便恰好点向“北剑”蒲琨后腰的“精促”重穴！

“北剑”蒲琨见对方这种招式打法，变幻得也颇奇妙难测，遂微然一笑，化引为推，这回是真用内力，把谈白水的“鸪头铁杖”，推出尺许，但仍不还招，“三指剑”电疾收回，斜举胸前巍立如山，面寒似水！

谈白水不懂对方为何不加反击之意，眉头略蹙，铁杖当胸疾点，在一式“毒龙寻穴”以内，暗藏了上压天灵，下捣丹田，及横扫腰胯等三种变化！

“北剑”蒲琨这回更妙，根本对这招“毒龙寻穴”，视如无睹，直等谈白水见自己不接不架，不闪不躲，无须再用其他变化，铁杖的尖锐鸪嘴，堪堪业已点到心窝之时，才右足丝毫未动，左足微撤半步，手法又快又准地，用“三指剑”尖，点住铁杖头，突发内家潜力，一颤一震，把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，震得右腕一阵酸麻，生怕“北剑”就势抢攻，疾收“鸪头铁杖”，跃退八尺。

“北剑”蒲琨双目以内神光一凛，看着谈白水冷然发话说道：“谈白水，我已让你三招，不曾还手，你如识相认败，便回阵换人，否则……”

谈白水身为“玄阴教”副教主，也算得上是一名有数魔头，当着济济群雄，脸上怎能挂得住如此奚落讥嘲？须发齐飘地暴吼一声，把根“鸪头铁杖”，舞成一团“呼呼”怪响、风雨不透的玄色精光，施展开自己生平最拿手的九九八十一手“天龙杖法”，向“北剑”蒲琨，猛袭而至！

“北剑”蒲琨则人如虎跃，倏地腾空直上四丈六七，半空中掉头一扑，“三指剑”洒下千条剑影，以及数不清的朵朵剑花，向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当头罩落！

谈白水攻得既疾，变得也快，一见蒲琨初次还手，即是蒲家剑术中最有名的“泽及万方”绝招，自己若不见机，只一被他剑影剑花罩住，便将从此永落下风！遂就着铁杖斜砸之势，身随杖起，避开“北剑”蒲琨的凌空下击正面，飘然左跃两丈！

这一招威力极强的“泽及万方”，虽然被他躲过，但谈白水身才落地，“北剑”蒲琨的龙吟长笑，带着劈空疾落的锐啸剑风，已到耳边，吓得他急忙施展一招护身绝学“寒山卷雪”，右臂倒抡，“鸠头铁杖”向背后反手一扫，卷起强烈劲风，横截空中劈落的“三指剑”影！

蒲琨低低叫了一声“好”，收剑敛劲，提气缩胸，身形飘过谈白水当头，倏然疾打千斤坠，连人带剑，一招“反臂降龙”，又自洒落漫天森森剑气！

谈白水暗咬钢牙，带回手中铁杖，“横架金梁”，往上接剑！但蒲琨此时手下，不再留情，刹那之间，风电并作，剑气弥天！可怜这位“玄阴教”副教主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只觉得四面八方全是“北剑”蒲琨的矮胖身材，冷傲面容，以及中有珠光夺目的“三指剑”影！

“东僧”醉头陀看得微一皱眉，低声向天痴道长问道：“痴道士，这所谓新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我只会过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那女魔头一身技艺，委实不弱！怎的这‘鸠杖神翁’，如此不济？”

天痴道长微笑答道：“醉和尚且慢看不起人家，这谈白水是新‘乾坤五绝’之中的最弱一环，其他几个魔头，尤其是那钟离哲老怪物，着实不好斗呢！”

“东僧”醉头陀就自己的酒葫芦中，喝了几口美酒，呵呵大笑道：“痴道士既然这样说，少时我使用‘龙虎钢环’，向那名满天下的钟离老人，找个钉子碰碰！如今我先和你比比眼力，依你看法，蒲琨老儿的‘三指剑’，要在多少招上，才能胜得了谈白水

手中的‘鸠头铁杖’？”

天痴道长哈哈一笑，回头对上官灵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我借这个问题，来考考你的心机目力！你看你‘北剑’蒲老前辈，在多少招内，能胜‘鸠杖神翁’？”

上官灵偏着头儿想了一想，含笑说道：“第三十二招！”

天痴道长与醉头陀方自相顾一笑，上官灵又复继续说道：“因为蒲老前辈曾经夸言，说是对方逃不出他还手以后的三十招外！如今显然已占上风，控制战局，所以迟迟未下煞手之故，想必是要在最后的第二十九招上，击败‘鸠杖神翁’，才好使对方心服口服！

照我这种猜法，这二十九招，加上一开始表示谦让，不曾还手的三招，不是第三十二招么？”

天痴道长目注场中，微笑说道：“醉和尚，大概要被小鬼猜对，你看这已经是第二十七招，蒲琨老儿用的‘光腾牛斗’，把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逼得退到西北死角，下面可能再加上一招‘电闪雷奔’，最后施展他那最拿手‘六龙行雨’，克敌制胜！”

“东僧”醉头陀口不释酒地摇头答道：“第二十九招，必是‘六龙行雨’！但第二十八招，却不一定是‘电闪雷奔’，因为我看谈白水业已手忙脚乱，可能要不顾名誉地，施展他那自以为了不起的‘百步乌风草’了！”

场中情势，果如所言，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被“北剑”蒲琨沉雄快捷、巧妙神奇，兼具“三指剑”的剑花、剑影、剑光、剑气，业已弄得左支右绌，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，这才心中深深感觉到“乾坤五绝”之名，太不易得！自己简直不度德量力，可能要在天下群雄的睽睽众目之下，遭受杀身惨祸，或是奇耻大辱！

明知非敌，则只有不顾一切地，用尽手段一拼！谈白水好不容易聚集十

成功力，用“鸪头铁杖”，荡开“北剑”蒲琨一招“光腾牛斗”的重重剑影，左手趁势一探一甩，九叶“百步乌风草”，聚成一束，“刷”然出手！

“北剑”蒲琨也知道谈白水压箱底的功夫，便是这“百步乌风草”，遂抱剑止步，瞩目凝神，想见识见识对方这种成名暗器，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惊人之处。

“百步乌风草”起初由九聚一，飞出六七尺后，突然一散，又复由一化九！但手法果极神妙，九根“乌风铁草”，居然分出快慢，前面四根铁草，成上下左右方向急袭“北剑”蒲琨，后面五根铁草，也化成上下左右中的一朵梅花形状，不过行进不若前面四根快速而已！

武学之道，讲究要能变中有变，才能使人防不胜防！谈白水的“百步乌风草”手法，便已达到这种境界！由一化九，前四后五以后，突然慢的变快，梅花形的五根“乌风铁草”，超过前面四根，直袭对方！本来较快的四根，则不仅稍慢，并上下左右的，一齐略为往外偏斜，等于把上下左右之中的面积，加大不少！

这种情形，也就是说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一手发出的九根“百步乌风草”，成了“上上，下下，左左，右右，中”的形状，不仅中间的五根铁草，专袭敌人，连上下左右的一切退步，也被他全行封死！

这是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的拿手绝学，打法之精，与变化之妙，也确实称得起举世无双！但可惜对手是名列“乾坤五绝”的“北剑”蒲琨，蒲琨一面为谈白水的奇绝手法，大声赞好，一面人疑电闪，剑化流光，一团剑光人影，上下左右飞腾过后，九根“百步乌风草”，便已根根由直里，应剑中分，成了一十八片，坠落在地！

谈白水作梦也想不到自己所恃的拿手绝学，居然反而促成对方大现身手的良机！正在又惊又愕之间，半空中人笑剑啸，“北剑”蒲琨不知何时，人已跃起四五丈高，一招被天痴道长、醉头陀等料中的“六龙行雨”，宛如在空中结了一片剑网，密洒而下！

“鸪杖神翁”谈白水艺虽不敌“北剑”，但眼力自非俗流可比，看出自己九根“百步乌风草”，招来了人家的拿手绝学！知道极可能即将命丧须臾，只得无可奈何地，以“鸪头铁杖”用了一招“独柱擎天”，往上略挡！

哪知他“鸪头铁杖”往上一抡，居然把“北剑”蒲琨光密如幕的漫天剑网荡开，蒲琨“三指剑”收处，飘身落地笑道：“我先前曾说，要与谈兄讨教三十回合！如今尚差一合未交，彼此势均力敌，不如这一阵，就此住手，算是和局好了！”

谈白水听完“北剑”蒲琨所说，知道可能是自己方才那一手“百步乌风草”打法，使对方动了怜才之意，曲予成全！

不由暗在心中，把“玄阴教副教主”，新“乾坤五绝”的名位，及项上这颗白发人头的轻重之间，作一比较！终于雄心顿失，壮志全消，满含感激神色地，向“北剑”蒲琨看了一眼，也未作任何答话，便自低头走回亭内！

“北剑”蒲琨也自缓步回亭，“南笔”诸葛逸向他把拇指一挑，含笑说道：“蒲兄二十年小别，不但剑术之精，与日俱进，且胸襟气宇，也宽宏得令诸葛逸心服口服！适才那种曲意怜才，临空收剑，确实比一心争胜，溅血飞头，高得多了！”

蒲琨含笑逊谢，“南笔”诸葛逸转面向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微笑叫道：“钟离老人，十阵之中，前三阵彼此成和，第四阵诸葛逸不才，想在老人手

下，讨教讨教！”

钟离老人摇手笑道：“今日既然举世豪俊，齐集罗浮，彼此间总少不得比划比划！但诸葛兄找我，却找错了人，这位‘玄阴教’的司空教主，与你有笔旧债，还未曾了呢！”

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见“南笔”诸葛逸向钟离老人叫阵，心中正暗喜，可以有机会看看这昔年强敌的别来进境如何！但忽然听得钟离老人三言两语，便轻轻把自己抬了出去，不由有点啼笑皆非！但又无法不加答理，只得起身发话叫道：“诸葛穷酸，司空曜与你昔年一别，系念多时，且请你下场一会！”

他果然不愧“八指飞魔”之号，人随声起，但并未高拔，只是美妙绝伦地贴地平飘，一飘三丈，卓立场中，昂然待敌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则毫不卖弄，儒衫轻摆，踱着四方酸步，慢慢走到场中，向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司空老怪，你既系念我多年，如今诸葛逸就在眼前，我们是怎样亲近呢？”

司空曜目中精光一闪，面色深沉地冷冷答道：“当年司空曜在你‘惊神笔’下承情，今日仍想会会你这件成名兵刃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因与多人同行，心爱青驴并未骑来，但笔筒却是随身携带！闻言目光上下一注司空曜，回头叫道：“上官灵，取我的‘惊神笔’来！”

上官灵对这位名满天下的“南笔”，景仰极深，好容易看到他出手施展，当然兴高彩烈地，自诸葛逸的笔筒以内，取出那枝“天字第一号”的“惊神笔”来，纵到场中，双手捧上！

“玄阴教主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当年一身“玄阴气功”，便是毁在“南笔”诸葛逸的这枝“惊神笔”下！如今虽然巧获奇药，再度练成“玄阴气功”，功力并胜过昔时，但见了这枝武林群邪无不心惊胆落的“惊神笔”，仍不禁有点毛发悚然，急忙撤出自己的独门兵刃，“连环金索日月双轮”，静气凝神，抱元守一！

但出乎“天香坳”内所有群豪意料之外的，“南笔”诸葛逸自上官灵手中，接过那枝“惊神笔”来，并不用以与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动手，居然双掌一合一揉，把自己这枝震惊天下的成名兵刃，揉作飞灰，掌心一舒，飘飘四散！

诸葛逸的这种奇异举措，联手执“连环金索日月双轮”，凝神待敌的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都为之震惊不已！

上官灵更是莫名其妙地诧然问道：“诸葛老前辈……”

诸葛逸仰天一阵纵声狂笑，仿佛胸中竟有积郁难伸，笑完神色一肃，对着天下群豪，朗然发话说道：“诸葛逸这枝‘惊神笔’，昔年峨嵋金顶论技之时，曾在真‘夺魂旗’手下，失去一根笔毛！惭愧的是，直到昨夜，方始知情，尚有何颜再用这件兵刃？如今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早已矗立场中，诸葛逸敬请隐身暗处的真‘夺魂旗’，在我斗完这位‘玄阴教’的司空教主之时，下场一会当年旧友！”

上官灵见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对“惊神笔”毛被拔之事，不但毫不隐讳，并对着天下群雄，侃然自陈，毁去“惊神笔”，永不再用！不由心中好生钦佩，暗想这才真不愧领袖武林人物的正大胸襟，和光明举措！

他正在心中想事，“南笔”诸葛逸业已含笑问道：“上官灵，我上次在庐山‘小天池’，是要用哪一枝笔，与这位司空教主过手？”

上官灵应声答道：“是那枝最小的第五号秃笔！”

诸葛逸大笑说道：“对对对，我也记得我曾经借用过杜工部的一句诗：‘我拈秃笔扫骅骝’！你且把我那枝秃笔拿来，暂请‘玄阴教主’，聊作‘骅骝’，试试可挡得住诸葛逸的秃笔一扫！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虽然已经气得双眉含煞，七窍生烟，但深知对手委实太强，自己倘若心气先浮，必将又蹈昔年覆辙！

所以强自宁心释躁，总算是仗着数十年内功修为，压下那一股充盈胸头的忿怒之气，俨如未闻未见，依旧像尊石像般的巍然卓立！

上官灵则知马上就有好戏可看，笑嘻嘻地回头便跑，但诸葛逸又复叫道：“上官灵你再把我的墨砚带来，站在场边，替我磨墨备用！”

上官灵连声应诺，把那枝五号秃笔取来，送到“南笔”诸葛逸手中，如言退到场边那杆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旁边，一面凝神观战，一面随手磨墨！

诸葛逸三指拈着手中这枝又干又秃，极其平常，用旧了的书画笔，看了一眼，笑声叫道：“上官灵，我的‘生花七笔’，你想学已久，如今且在旁边仔细看一看！我把汉赋唐诗宋词元曲，先行单独施为，然后再融会发挥，并且由你点将好了！”

上官灵喜得打跌，答道：“唐诗，唐诗，我最喜欢唐诗！诸葛老前辈，请你先来一首李义山的七律好么？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见诸葛逸、上官灵两人这样一问一答，哪里还把自己看作名震江湖的“玄阴教主”？简直成了讥讽嘲笑对象！再好的涵养，亦自忍耐不住，“连环金索”“哗啦”一抖，冷冷叫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何必妄自尊狂，欺人太甚！我倒看看你假借唐诗，能施展出些什么二部古风，青莲绝句！”

话音未落，“连环金索”两头的日轮锐角，及月牙精芒，业已在空中自行“刷刷”电转三圈，闪织成一片夺人心魄的锐响寒光，向“南笔”诸葛逸盖头洒落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的这种打法，不仅神速，并中含变化极多，但“南笔”诸葛逸却宛如未觉地，既未举笔招架，也未纵身闪避！

眼看“连环金索”及“日月金轮”所幻精光，已将“南笔”身形罩住，但精光敛处，哪里有人？诸葛逸却气静神闲地，站在上官灵身旁，以笔蘸墨，用眼角瞥了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一眼，微哂说道：“这上官小鬼，指明要看义山七律，我又怎能乞句于工部青莲？不过文争一起，开头较难，你却帮了我一个大忙，你知不知道这是玉谿生的哪一句么？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气得目射凶光，默然不答，上官灵却得意笑道：“诸葛老前辈，他猜不出，我猜得出！这老怪物死不要脸，出手暗袭，但徒劳无功，连你的踪迹都未看清，岂不是李商隐的‘来是空言去绝踪’么？”

诸葛逸点头大笑说道：“上官小鬼不但刁钻古怪，并还兼通文武，满腹诗书！你猜得对，但‘来是空言去绝踪’之下，紧跟着便是‘月斜楼上五更钟’，威震南荒的‘玄阴教主’，月华幽约，钟韵凄迷，争名夺利之徒，在这种境界之内，最宜猛省，你体会得么？”

“乾坤五绝”之中人物之高，就高在这种地方，“南笔”诸葛逸根本未曾蓄势纵跃，但最后一句“你体会得么”的话音刚出，人已不知如何欺进地，到了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近前，手中秃笔，快得使人看不出怎样动作，电疾连挥，口内并朗声吟道：“梦为远别啼难唤，书被催成墨未浓！我就用这未

浓淡墨，替你留点纪念！适才钟离老人说得好：‘九界无边悟是边，众生难度诚能度’，诸葛逸是一片诚心，想度化你这盖世魔头，但看你是否真正能‘悟’而已！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闻言，知道“南笔”似乎已在自己身上，做了什么手脚，不由心中好生惊疑！暗想适才为了应付诸葛逸欺近身前，曾经施展了一招“宫墙万仞”，这是自己独创的防身绝学，一经日月双轮的精光电流，便即风雨不透，怎会被对方有所施为？

尚自懵无所觉！

如今人家已然收手退出，发话自诩以诚度人！但自己暗中遍察全身，仍未发现丝毫异状！

就在这位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心中惊疑掺半之时，站在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旁边，缓缓磨墨的上官灵，业已笑声说道：“诸葛老前辈，你这种手法，太已神奇妙绝，实在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令人大开眼界！但生公虽然诚心说法，顽石却未必便会点头，这位作威作福，欺凌良善惯了的‘玄阴教主’，真个悟得了么？”

第十章 斜阳明月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再度细心暗察之下，不由惊得全身一颤，那张苍老面皮以上，也微微现出羞红颜色！

原来司空曜身上虽无异状，但他那件独门兵刃“连环金索日月双轮”之上，却被“南笔”诸葛逸，作了手脚！

日轮中心，被“南笔”写了一个草书“诚”字，月轮中心，被“南笔”写了一个草书“悟”字！

他这“日月双轮”，是以百炼精钢铸造，光滑坚硬无比，本来极难着墨！但诸葛逸信手一挥之间，居然劲贯笔锋，划得“日月双轮”的表面微凹，龙飞凤舞的草书“诚悟”二字，遂极其显眼夺目！

能够在对方奇形兵刃，飙轮电转之下随意留字，并还着笔成痕，这种手法之快，功力之深，不仅使司空曜心惊，上官灵心服，连“西道”、“东僧”、“北剑”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以及对方的钟离老人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等，一齐出自内心的点头钦佩，承认上官灵形容得当，委实又神、又奇，至妙、至绝！

司空曜终是一教之主，当着济济群豪，面皮纵然再厚，也自双颊飞红，羞惭无已地长叹一声，“玄阴气功”突聚十指，生生拧断“连环金索”，摘下索头两端的“日月双轮”，向“南笔”诸葛逸盯了几眼，冷冷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这几手笔上功夫，委实举世无匹！司空曜自毁独门兵刃，弃索留轮，以为永念！但你我一别至今，如此罢手，未免……”

诸葛逸笑吟吟地说道：“司空教主，何必因当年一点小事，耿耿于怀。只要你真能从此不争名利，放下屠刀，诸葛逸投笔负手，敬受你三记‘玄阴掌’力！”

司空曜眉梢一剔，厉声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们来到罗浮赴会的人物之中，无论是谁，若能禁得起司空曜三记‘玄阴掌’力，我便立即解散‘玄阴教’，隐居北溟，永不出世！”

诸葛逸朗笑声中，把手内秃笔一抛，刚好落在上官灵所捧的一方端溪石砚之上，仰首长天，负手看云，神情超逸自然，仿佛静待“八指飞鹰”司空曜凝聚“玄阴掌”力进手！

茅亭中的钟离老人，见状向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微微一叹说道：“世间无论多高的人物，也难于自知！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手法精妙方面，确实独推诸葛！但挨打的本领，却不是他最高！眼看司空教主狠辣无比的‘玄阴掌’力三发，威震天下举世尊崇的‘南笔’盛名，恐怕即将不保的了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以为钟离老人是随口感欢，眉头略轩，淡淡一笑！但茅亭另一边坐的天痴道长，却突然神色震惊地，霍然站起！

原来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向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这几句低声感叹之语，居然字字如戛金石地，送入天痴道长耳中，并似无数小槌，一柄柄的在他心头，轻轻敲击！

这是与释家“天龙心语”，道家“紫府清音”，殊途同归的极高无上的内功，钟离老人竟然擅此，令天痴道长怎得不惊？何况被他一语提醒，自己在阿尔金山，十余年面壁苦修“无字真经”，由静生慧，由慧生力，所练“太玄真气”，业已纯之又纯，特具有消劲化劲，无形防身灵效！如由自己出面，领受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的“玄阴掌”力三击，确实要比诸葛逸倚仗“坎离

气功”，向之硬抗，强出多多！

所以天痴道长，一面既心惊钟离老人功力；一面又觉得这位怪老头儿，举措奇异，怎的竟似有意无意的，暗对自己这边，加上一种无形助益！

但这些意念，都被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业已提聚“玄阴气劲”，全身皮色，逐渐变成惨白，似乎即将出手的那种场中紧张局面，逼得天痴道长，暂时无暇深思！起立发出一阵呵呵笑声说道：“司空教主说，罗浮赴约的人物之中，无论是谁，只要禁得住你三记‘玄阴掌’力，便立即解除散‘玄阴教’，永远抛撇名利，逍遥世外！我痴道士以‘痴’成名，所练的一些痴功夫，打人不行，挨起打来，却到自信尚有些鬼门鬼道！诸葛穷酸，你秃笔轻挥，震惊四座，风头业已出得十足！这场功德，且留给我来完成，弥补痴道士平素整日喝酒吃肉，不大诵经礼忏，愧对三清教祖之过吧！”

诸葛逸何等人物！一听便知天痴道长是恐怕自己万一有所失闪，损及英名，特地设辞解围！而且他以“太玄真气”的“无形气网”防身，也着实略比自己“坎离气功”为强，遂点头一笑，招呼上官灵陪同自己回亭，把这位“玄阴教主”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干搁在石坪以上！

司空曜因昔年旧恨，今日新羞，并集心头！立意在“玄阴掌”力三发以下，击伤“南笔”，但天痴道长却要下场，事已至此，他只得闷声不响，自顾把“玄阴气功”，提聚右掌，立时肌肉下陷，皮色惨白地贴在嶙峋瘦骨之上，有似鬼爪一般，委实令人一看，便会有些怵目惊心！

天痴道长慢慢走到场中，向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呵呵一笑，尚未开言，这位“玄阴教主”，鬼爪似的右掌举处，当胸微推，阴寒彻骨，并略带奇腥的“玄阴掌”力业已化成一片无形劲气涌出！

司空曜掌力先发，然后才厉声喝道：“天痴贼道留神，好好消受司空曜的‘玄阴掌’力！”

天痴道长因下场以前便看出司空曜的羞恼神色，“太玄真气”所化“无形气网”，早就布满胸前，所以佯如不加理会般的，只是抬头向着对方微微一笑！

腥风寒气，拂面而过以后，天痴道长神色无惊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却钢牙紧咬，又把十余年苦心所重新练就的“玄阴气功”，整个提聚，双掌猛扬，以方才的阴柔打法，改作阳刚，天崩地裂，海啸山倾地，照准天痴道长，当胸击到！

天痴道长从司空曜第一掌的阴柔寒毒掌风以内，便自觉察出这位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的功力极为精湛！故而表面神色从容，实则自己业已把阿尔金山十余年面壁苦参“无字真经”所得，全力施为，精纯无比的“太玄真气”，化成“无形气网”密布全身，静得像座石像般，用一种平和目光，看着面前那位发飞须猬，皮色惨白，恶狠狠的“八指飞魔”，安详待变！

果然这阵强烈得不能再强烈，阴寒得不能再阴寒的掌风过处，连整个石坪地面，都被铲去寸许，化成一片石粉，飞舞漫空！丈许外的几株老梅，更是飘叶摧枝，纷纷齐根断折！

天痴道长人虽未动，但因尽力抵抗身外奇强压力，胸中也自觉得气血翻腾，头脑并异常胀闷！不由大吃一惊，深知束手挨打，比较吃亏，万一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的第三掌，威力仍与这二掌仿佛！或是更强，则自己“乾坤五绝”中的“西道”名头，恐怕即将断送在这罗浮山“万梅谷”的“天香坳”内！

束手挨打的天痴道长虽在顾惜盛名，忧心不已，但那方位出手打人的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何尝不也惊在心头，暗想自己第二掌已出全力，仍未击倒对方，或者使他步履踉跄移动，则威势最多与第二掌相若的第三掌，必然亦告无功！这种情形以下，既被“南笔”诸葛逸施展神妙手法，屈辱在先，又徒击发三掌不倒，坦然挨打的“西道”天痴在后，当着天下群雄，这把羞刀，却有何颜入鞘！

就在一正一邪，两位奇人，心头各自暗暗打鼓之际，那位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突在亭中扬声笑道：“天痴道长，你自‘无字真经’之中，真正参透了静字妙诀！‘心似蛛丝碧落，身如蝮甲化枯枝’，高明到这种地步，委实使我钟离哲万分佩服！”

说完，转向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笑道：“钟离哲见诸位各展神功有点手痒，想请司空教主让我一扬，你与天痴道长，何必各走极端？不如留这一掌因缘，日后也好相会！”

这几句话听得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心中暗暗感激，以为钟离老人是看出自己心余力绌，特地设法解围，遂暂时停聚“玄阴气功”目光凝住天痴道长，察看对方如何表示。

天痴道长单掌当胸，转身面前钟离老人稽首为礼，并宣了一声无量佛号说道：“钟离老人，我痴道士生平不善谎言，这位司空教主的‘玄阴掌’力，确实高明！只要他第三掌，再能有第二掌如此威势，痴道士极可能丢人现眼！如今虽然第三掌未发，我自己照样认败，但‘诚悟’二字，轮上留墨，却不能不说是我诸葛老友，占了上风！所以五阵之中，依然彼此成和，老人下场，莫非也要向我指教指教么？”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一面下亭走向场中，换回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一面哈哈笑道：“天痴道长，何必如此谦光？钟离哲有自知之明，不敢领教你的‘太玄真气’，及‘玄天七十二拂’！我想在你们赴会诸位之中，找一个来斗斗！”

天痴道长微笑颌首，缓步回亭，钟离老人却指着上官灵叫道：“上官小鬼，我就找的是你！”

这两句话，大出双方人士意料之外，因为凭钟离老人的武林盛望，所觅对手，决不应该是“乾坤五绝”以外的人物！如今他居然指名向上官灵叫起阵来，岂非大越常理？

但上官灵却初生牛犊不畏猛虎，正以为“南笔西道”均自出面之后，决不会再有自己下场活动机会，如今居然听得钟离老人，指名叫阵，遂向发号施令的诸葛逸，满怀希冀地看了一眼！

诸葛逸眉峰略蹙，微一点头，上官灵极其高兴地，一纵四丈有余，飘落钟离老人面前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把我找来，是想要比文？比武？斗手？斗口？”

钟离老人摇头笑道：“我既怕你那些刁钻古怪问题，不和你斗口比文，又因为这一大把年纪，也不好意思和你比武斗手。”

上官灵被这位钟离老人弄得有点莫名其妙，诧然问道：“你既不和我比武，又不和我斗口，却把我唤下亭来则甚？”

钟离老人笑道：“天下事可比之道甚多，为何定要拘泥在狭小范围以内？我和你生面别开地比比眼力记性，不也好么？”

上官灵听得颇为有趣，连连点头笑道：“好好好，你倒说将出来，这种

眼力记性，是怎样比法？”

钟离老人抬头一望长天，见正好是在斜阳将坠未坠，明月欲升未升之时，遂向上官灵笑道：“我自现在开始，演练一套‘云飘电闪’身法，直到斜阳坠落，明月升起收式！你则在一旁凭藉眼力记性静观，若能记得三分之二以上，便算你赢，否则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钟离老人说完，便即摇手叫道：“这样比法，我岂非太占便宜？……”

但话犹未了，突然闭口无声，因为对面站的钟离老人，嘴皮微动，竟有一丝极细语音，钻入自己耳内，说的是：“小鬼听清，我不愿再与这些魔头，鬼混下去，才想借着这一阵，设辞回转昆仑！今后可能再不履及尘寰，你若不在这斜阳明月一坠一升的刹那之间，好好用心，那种飘来闪去的奇异身法，便绝生学不全了！”说到此处，极细语音一收，突然变得大声地哈哈大笑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不要梦想便宜！我把‘云飘电闪’身法，一起手的十八式基本动作，省略不练，仅从第十九式开始，你就算全能记下，不知变化，又有何用？假使你能得胜，我便立返昆仑，我如得胜，却要收你做徒弟呢！”

上官灵猛然省悟，自己如今偷学会的那种一飘一闪身法，可能就是钟离老人所说的前十八式基本动作？如今从第十九式开始，分明是要把这套奇异绝学，悉数相传，心中哪得不异常感激地，点头答应！

钟离老人独立万树梅花的斜阳影里，银须白发，那种飘飘仪态，俨若神仙！只看得“南笔”诸葛逸这边的“乾坤五绝”等人，个个心头油然生敬！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却不住忧疑，猜不出这位被自己拉来充当傀儡的奇怪老人！究竟是武林之中的哪路人物？

各人心中正自意念纷纷，蓦地一阵龙吟长笑，起自当空，钟离老人突然闪入场外梅林，大袖双挥，就在那些带雪花枝的暗香疏影之间，一闪一飘地翩翩起舞！

上官灵自然纵到近侧，留神观看，他也确是福至心灵，始终认定自己如今业已偷偷学会的，便是十八式基本动作！果然这种见解，极其正确，钟离老人一面飘飘而舞，一面大袖挥处，把那那些干头积雪，枝上残花，一齐卷得飞扬满空，为这“天香坳”中，添了一片奇景，但那些飞花舞雪似乎沾不上钟离老人的半点衣襟，密树繁枝，也碍不了钟离老人翩若游龙，巧如灵燕的半丝身影！在旁人看来，这种身法，太已巧妙绝伦，极难记忆，但上官灵却看出几乎无一式不是从那十八式基本动作，演变而成，骊珠早得，全貌又窥，自然心领神会，眉飞色舞！

钟离老人一直舞到长空只剩几丝残阳金光，冰轮似的明月，已自东山升起之际，才又嘴皮微动，发出那种他人无闻，只送入上官灵耳底的细如蚊哼语音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可记得差不多了？”

上官灵没有那等练气成丝，传音入密的功力，不便答话，只得微微点头，钟离老人又复在他耳边，传音笑道：“少时你不必逞能，只照样练到四十式以上便可！我因真‘夺魂旗’将到，不愿与他见面，要藉机回转昆仑去了！”

细语方了，身法突然一收，呵呵大笑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如今斜阳已坠，明月初升，我这套‘云飘电闪’身法，也恰好练完！在这一百二十八式，除去十八式基本动作，保留未练以外，这一百十式之中，你只要能记得三十七式，钟离暂便不再在此争名夺利，立时回转昆仑，否则却要你如约跟我作徒弟呢！”

上官灵一阵扬声朗笑，身形晃处，果如电闪云飘，仿效着钟离老人的超逸灵奇姿态，也在这万梅叶中翩翩起舞！

他才舞到约莫三十七八式时，突然觉得“天香坳”内群豪，赞欢批评之声全息，一片寂然！不由愕然停舞，只见那位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竟把那百丈峭壁，当作了康庄大路，一步步地从容举足，业已走到半腰并有一阵平和极顶，宛如暮鼓晨钟般发人深省的歌声，袅袅传下！

钟离老人唱的是自撰的“一剪梅”小令。

“一片雄心此日消，
名是无聊，利是无聊！
梅色虽好亦须凋，
枝上香销，心上魂销！
你何必纷纷竞比高？
你胜今朝，他胜明朝，
不如随我且翱遨！
来也逍遥，去也逍遥！”

峭壁云横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身形渐杳，但所作歌声，却依旧透云而出，缭绕于“天香坳”内的所谓新旧乾坤诸绝身边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倾听有顷，忽然起立向那尚以“夺魂旗”姿态，坐在茅亭之中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微叹说道：“这位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果已参透了‘逍遥’妙旨！那‘何必纷纷竞比高？你胜今朝，他胜明朝’之语，委实是至理名言！请看刹那以前，尚是残阳艳好，月魄无光，如今却以蟾彩流天，金鸟匿影！天道若是，人道亦复如斯，乾坤称绝，能有几时？弹指百年，任凭你何等盖世英雄，还不归诸六尺桐棺，一堆朽骨？故而若依诸葛逸之见，这场‘罗浮盛会’，不如……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话犹未了，那位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业已一阵森森阴笑，接口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！但这‘罗浮大会’，能够聚集举世英雄，实非易事，不把我所准备的最后一项心意比完，也不会甘心！我们也不必一场一场的赌斗输赢，干脆就以这一阵，决定此会胜负，你看怎样？”

诸葛逸见他这等说法只得点头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遂自“天香坳”后，取来一枚径尺铜球，并亲自动手，把铜球装在众人所坐茅亭顶上，然后把“南笔”诸葛逸请出亭来，手指四外，阴沉沉地冷笑几声，缓缓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看这座茅亭，正在‘天香坳’中央，距离四面峭壁，远近均颇相若！你我各选两人，上到东西南北四方峭壁顶端，然后听令一齐扑向茅亭，途中并准许各自施展掌力兵刃暗器，阻止对方，谁先取得这亭顶铜球，谁就算是这‘罗浮大会’的得胜一面，负方一切听凭处置！”

诸葛逸心想这倒是一桩轻功、兵刃、暗器、掌力综合运用的新奇公平比赛，遂微笑点头说道：“你既愿以这一阵来了断‘罗浮大会’，诸葛逸自然依从，且各自选人出阵便了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阴森一笑，走向亭中，向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低声说道：“司空教主，这一阵是最后胜负关头，钟离老鬼见情势不佳，业已藉机溜走，你我联手与他们拼力一斗如何？”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觉得坏“夺魂旗”的这场比斗题目，出得极其高明，因为自己外号“飞魔”，轻功一道，最有自信，再说独门暗器“玄阴子午钉”及“白骨断魂砂”均威力无比，厉害绝伦！再配上坏“夺魂旗”的那种飘忽

如鬼身法，及发无不中的“夺魂金针”，对方纵选出其中最强大的“南笔”、“西道”，也足可与其一较胜负！

这边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含笑点头，那边“南笔”诸葛逸也已把人选好，是由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及“东僧”醉头陀这“乾坤双绝”出阵。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用笔在四张纸上，写了“东南西北”四字，搓成纸卷，向“南笔”诸葛逸说道：“虽然四面峭壁顶端，与这茅亭之间的距离，大致相若，但总免不了略有参差，我们为了大家公平起见，不如由出场四人，各拈一字。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见坏“夺魂旗”这份神色，仿佛他胸中胜算极浓，不由暗自揣摩对方可有什么取巧之处？

心头电转，略加思索，并未发现若何异处？遂只得暂时纳闷，回身笑请天痴道长及醉头陀，来与坏“夺魂旗”，及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等，各拈方位。

天痴道长拈的是个“东”字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拈的是个“南”字，醉头陀拈的是“西”字，“北”字却为那位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所得！天痴道长略一打量四周形势，把醉头陀拉到一旁，低声说：“醉和尚，我们所拈的方位，不大有利！因为这‘天香坳’，略呈椭圆，‘东西’似比‘南北’稍长，尤其是“北边峭壁，比较陡削，只要敢于犯险，落势定较其余三方为快！而且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占北方，他素以轻功自诩，‘展翅飞云’身法，世罕其俦，倘若这最后一阵，居然被他占了先机，取得亭顶圆球，我们便无颜再出这‘万梅谷’了！”

醉头陀“哈哈”一阵一笑，一语未答，只把自己那只大葫芦中所贮美酒，尽数饮入腹内。

天痴道长见状点头笑道：“对了，你也该用用你多年未曾施展的独门绝技‘酒雨飞星’！东西与北面峭壁之间，隔了一条谷径，我只专心对付那位冒充‘夺魂旗’，无恶不作，奸凶诡诈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至于这位‘玄阴教主’‘八指飞魔’可全部交给你了！除去他那绝世轻功以外，还得小心他那几样用白骨阴磷所炼暗器！”

醉头陀呵呵大笑说道：“痴道士怎的如此唠叨？任凭司空老怪的‘展翅飞云’身法，何等快速，我准教他落在我的后面就是了！”

天痴道长看了醉头陀一眼，眉梢微轩笑道：“醉和尚平素不以轻功见长，今日面临大敌，怎的如此自许？”

醉头陀眯着似乎微有酒意的双眼，看了天痴道长一眼，不再答话，竟自步履倾斜地走向场中，口内喃喃吟道：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，争先吾必胜，莫再费思量！……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各种安排语气之中，好似成竹在胸，稳操胜算！但醉头陀佯痴卖醉，也自许甚高！到把位平素料事如见的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弄得满腹疑云，不知道他们葫芦之中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

这时出场比赛的四人，均已走出亭外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又复看了自己亲手装在亭顶的铜球一眼，嘴角浮起半丝得意狞笑，向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叫道：“谈兄，你等我们攀登东南西北四方峭壁顶上，各自举手为号之后，便与诸葛逸同时以长啸发令，开始这场综合比斗！”

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此时虽已雄心尽淡，壮气全消，仍义不容辞地，点头应诺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遂与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天痴道长、醉头陀

等人，分往东南西北四方，援登峭壁。

百丈峭壁，下时虽快，但欲援登绝顶，却颇需一段时间，上官灵凑近“南笔”诸葛逸身旁，指着插在亭外石坪以上，尚自迎风摆拂的“风磨铜夺魂旗”，皱眉问道：“诸葛老前辈，真‘夺魂旗’的‘风磨铜夺魂旗’，早已出现，人怎直至今刻，尚不见面？这场争取铜球的综合比斗一完，罗浮大会不是便告结束了么？”

诸葛逸也觉得“风磨铜夺魂旗”既现，“夺魂旗”本人不会不来，但为何直至今刻，犹未出面之故，委实费人疑猜！

心中兀自盘算，但目光在“九毒书天”姬天缺尚未援到的南面峭壁顶端，偶然一瞥之后！便向上官灵低声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已来，如今人在南面峭壁顶端隐藏！大概‘九毒书天’姬天缺一登壁顶，他们真假‘夺魂旗’相遇，就要先有一场好戏看了！”

上官灵闻言注目南面峭壁顶端，元宵月色虽佳，即无所见，但知像“南笔”那等高人，决无看错之理！遂自言自语说道：“这位真‘夺魂旗’，虽然极其神出鬼没，但据我看来，可能还比不上那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呢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含笑问故，上官灵笑道：“方才钟离老人临走以前，曾以‘练气发丝，传音入密’神功，在我耳旁说是真‘夺魂旗’少时就来，钟离老人因不愿与他相见，故而先藉辞回转昆仑，如今真‘夺魂旗’果到，不是任凭他如何举止神奇，仍未脱出钟离老人所料么？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本除武功以外，亦颇以智计自负！但如今觉得费尽心思，仍对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及真“夺魂旗”这两位人物的一切举措，均自无从捉摸！不由深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也在心中决定，罗浮会了以后，绝不再履尘世，争奇斗胜，只在天台雁荡之间，明心见性，养鹤看云，参究参究性命交修，葆育元真的上乘妙诀而已！

这时分往东南西北四方，援登绝壁的天痴道长、醉头陀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、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等人，均因养精蓄锐，不欲事先多耗气力，都是慢慢向上攀援，并无一人提气急赶！

诸葛逸、上官灵自然而然的，目光专注南方，想看看在坏“夺魂旗”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到达壁顶之际，真“夺魂旗”是否现身，及怎样出手？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哪里会晓得这南面峭壁顶端藏得有人，又是自己最怕的真“夺魂旗”！从容举步，上至壁顶以后，见东西北三面，尚有人未曾到达，遂独立蟾魂银辉之下，领略“万梅谷”内的淡雅天香，并稍为歇息！

他心中虽然有恶毒打算，但表面上这场分自东南西北，综合施展轻功、暗器、兵刃、掌力，争夺亭顶铜球，总是罗浮大会之中的最后一场，也是最紧张的决定胜负比赛！所以茅亭之内的济济群雄，个个静悄无声，显得这“天香坳”上下，一片幽寂。就在这幽寂静悄的境界之中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忽然觉得耳边似听见一点微声，这声音甚为怪异，仔细凝神听去，既音不可辨，也虚无飘渺，若存若幻的，不知来自何方？但不经意留神之际，却又听得清清楚楚，是在反复微吟着：“九界无边悟是边，众生难度诚能度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相信自己耳力，认为绝非幻觉！但故作不经意地，用眼角余光，略扫周围以下，见这片壁顶，不过两三丈方圆，既无参天古树，又无嵯峨怪石，另一面则夙所深知，是片满布苔藓的陡立削壁，根本无法暗中藏人，这种奇异声息，难道真是自己耳内所生幻觉？

方想到此处，奇异声息忽变，吟的是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临去之前，所

作“一剪梅”小令之中的：

“何必纷纷竞比高？
你胜今朝，他胜明朝，
不如随我且翱遨，
来也逍遥，去也逍遥！”

这声息一变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遂认定另一面陡立峭壁之上藏得有人，肩头略晃，突展“移形换影”的绝顶轻功，蓦然闪出两丈有余，到了另一面下临无底绝壑的峭壁边缘，“七煞寒灵阴功”力聚双掌，倏地发出一片阴寒彻骨的劲急狂飙，贴着壁边，往下猛击！

壁上绿油油地肥厚苔藓，倒被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“七煞寒灵阴功”，卷飞不少，离壁顶三四丈以下的一段黑黝黝的松树之上，也被疾风劲气吹折了几节短枝，但哪里有他意料中的丝毫人影？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正在愕然不解，满腹疑云之际，耳边语音又变！说的是：“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何在？”

但这不是那种虚无飘渺，若真若幻的语音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真气传声，并听出是“乾坤五绝”中的“南笔”诸葛逸所发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想不出对方怎样识透自己本来面目？抬头四瞩，原来天痴道长、醉头陀、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等，业已分立东西北三方峭壁顶端，向伫立茅亭以外，等候发啸施令的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举手示意。

姬天缺目光扫视聚集在茅亭以内的天下群雄，阴森森地，得意狞笑三声，哪里还记得适才在耳边吟诵的什么“九界无边悟是边，众生难度诚能度”，以及“何必纷纷竞比高……来也逍遥，去也逍遥”等语？拔出自己的骷髅白骨红旗，并准备好一大把“夺魂金针”，举起右手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及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见东南西北方，均已举手表示准备停当，遂互相一打招呼，发出两声宛如凤啾龙吟般的高亢长啸！

啸声一起，东南西北四面峭壁顶端卓立的天痴道长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、醉头陀、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等四位盖代武林高手，遂立即各展绝世身法，宛如陨石流星般地抢下绝壁！

东面的天痴道长，与南面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才到峭壁半腰，便已交手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虽已暗中准备好杀手毒计，但不到万不得已山穷水尽之际，仍自不肯施为，想仗着所练“幽冥十三经”功力，与“乾坤五绝”，作最后一搏，故飞到峭壁半腰，见天痴道长在左侧方三四丈外，飞身疾落，似已比自己略为超前，遂钢牙暗咬，一声不响地左飘三步，扬手撒出十余根发无不中的“夺魂金针”，飞袭天痴道长身后的各处要穴！

“夺魂金针”出手以后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才阴森森地冷然叫道：“天痴老杂毛，你且尝尝我的‘夺魂金针’滋味！”

语音方出，十余道金红相间的金光，业已飞到仅距天痴道长脑后的五六尺远！

但天痴道长颇似早有预防，连头都不回地，把自己“长尾云拂”上的所有马尾，完全掐断，翻腕自肋下往后甩出一大蓬银丝，口中却呵呵笑道：“诸葛穷酸当年在峨嵋金顶，丢了‘惊神笔’上的一根笔毛，我痴道士也丢了‘长尾云拂’上的一根马尾！如今诸葛穷酸既已当众毁笔，我也把这几百根银丝

马尾，整个送了你吧！”

这一大蓬银线，为数委实不下数百根之多，不但把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所发十余枚“夺魂金针”凌空击落，并在他眼前，布满了漫天银色光雨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想不到天痴道长竟掐断他成名兵刃，“长尾云拂”，作为暗器！知道自己因欲往斜方截击，已稍较天痴道长落后，倘再一闪避这漫天银色光雨，彼此距离必将拉得更远，而无法追及。所以“七煞寒灵阴功”立贯四肢百穴，厉啸起处，手中骷髅白骨红旗，猛然一拂，拂出一片阴寒劲急无比的破空狂飙，吹散当头银雨，人跟着这阵劲气狂飙，一拔冲天，依旧向天痴道长背后扑去！

他这“夺魂旗”风，当初在祁连山玉柱峰头，虽然胜得过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但今日却因对手不同，天痴道长所发那一大蓬马尾所化银色光雨，根根皆贯有“太玄真气”，威力岂同小可？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“夺魂旗”风，虽然冲散当头一片银色光雨，人也飞身高拔，脱出重围，但“夺魂旗”角，及他那件黑色长袍的下摆之上，却各自贯着一根长长马尾！

他身形拔起半空，“夺魂旗”向后猛拂，借力急速扑向天痴道长，左手又复撒出七八根“夺魂金针”，右手翻回“夺魂旗”，一式“龙蛇旗影”，直向对方脑后罩落，心中暗想看你是不是还有第二蓬马尾？自己只要缠住“西道”天痴，则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凭藉他那“展翅飞云”的绝顶轻功，及“玄阴子午钉”、“白骨断魂砂”等恶毒暗器，极可能胜过“东僧”醉头陀，抢占先机，到得茅亭亭顶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主意想的本不错，但他忘了天痴道长“长尾云拂”的马尾虽断，拂柄却仍在手中，旗影针光落处，天痴道长倏然右肩微沉，身形回旋半周，左手当胸吐劲，以“太玄真气”，震散金光芒闪烁的“夺魂金针”，右手则用长尾已无的“长尾云拂”拂柄，挑开疾落旗影！

天痴道长震针挑旗以后，方待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身形将落未落，不易腾挪闪展之际，进手还招，但目光一注姬天缺的“夺魂旗”角，及身着黑袍下摆，不由抛去手中的云拂拂柄，呵呵大笑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见天痴道长，突然发笑，不由微觉惊愕！

目光暗自略转以下，也看见“夺魂旗”角，及黑袍下摆所贯的两根长长马尾，人皮面具所罩的双颊之上，立时一片灼热。

但这片灼热，并未能影响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深沉毒计，以及无比雄心，突然也自狞声厉笑说道：“天痴老杂毛，你何必这早得意？我们这一阵是要谁先能抢到亭顶铜球，谁才得胜！你且接接我的‘夺魂旗’招及‘寒灵鬼手’！”

说完招发，左手五指箕张，疾抓天痴道长右肩，右手“夺魂旗”血红旗影，往外一飘，又复往里连卷，卷成一根尖尖铜棍，闪电般地刺向对方丹田小腹！

这两招发时先后不同，但上下两路，一齐攻到，而且爪含寒毒，旗挟锐风，威力好不凌厉！

天痴道长早就深知这个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所扮的坏“夺魂旗”，虽是假货，也极难斗，如今既已施展“寒灵鬼爪”，配合那杆“夺魂旗”的阴毒损狠招术，近身出手，自也不敢过于怠忽，“太玄真气”立贯周身，施展开自己独创精研的七十二式“玄天掌”，及“游仙身法”，全神应敌！

天痴道长与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打得如火如荼，暂时慢谈，且先行叙述另两位自西面及北面峭壁顶端，飞身纵落，抢奔茅亭亭顶的“东僧”醉头陀，及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！

司空曜所恃那种“展翅飞云”身法，是除了功力以外，并具匠心！他身着青衫双袖，系加料特制，内家真气微聚，贯达四梢之下，立可平伸如翅，兜住风力，自常人再好轻功也不敢贸然纵落的百丈悬崖以上，飘然下坠！

所以他对于这项比赛，原抱必胜之心，认为别人均定自崖壁间轻登巧纵而落，自己则可倚仗独门绝艺，凌空下坠，何愁不能首先到达茅亭亭顶，抢得铜球，在天下群雄面前，湔雪耻辱，扬眉吐气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及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龙吟长啸一发，司空曜便立展绝世轻功，向前纵出五丈，然后“玄阴气劲”贯注一双大袖，平硬如翅地，自百丈高空，凌空下落！

但在司空曜下落之中，却自然而然地看见西面那位“东僧”醉头陀所用的奇异下落方式，这种方式，使他心中适才的必胜信念，完全为之丧失殆尽！

原来“东僧”醉头陀早就看清东西南北四方之中，以北方峭壁最陡，偏偏又是由素擅“展翅飞云”的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拈得北方，便知自己非出奇兵，无以制胜！

茅亭之中号令一发，“东僧”醉头陀赶紧抢往壁边，但因西面峭壁略有倾斜，不似北面那等陡峭百丈，所以等醉头陀赶到壁边，也自凌空纵出之时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业已下落约莫三四丈远！

醉头陀胸有成竹，并未把落后这段距离，放在眼中，哈哈大笑起处，仰面朝天，喷出绵绵不绝一溜酒泉，借着这般向上喷泉的反动之力，身躯使其疾如陨星飞电般地急速下坠！

这种方式，用得简直匪夷所思！使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看在眼里，委实惊怒交迸，哭笑不得！

茅亭中的“北剑”蒲琨，却看得向“南笔”诸葛逸哈哈笑道：“诸葛兄，醉和尚真有一套，想不到他临上阵前，把那一葫芦美酒，完全喝在腹中，原来竟有这等妙用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两道炯炯眼神，凝注在南面壁端，微微一笑答道：“醉和尚这种妙计，确实出乎诸葛逸所料之外！但我另有一件最不解的，适才明明看见真‘夺魂旗’在南面壁顶，略现身形，怎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已与痴道士交手好久，仍未见他出现？”

上官灵一旁接口问道：“诸葛老前辈，南面峭壁顶端，离此不近，你仅仅看见人影略晃，怎能断定就是真‘夺魂旗’呢？”

诸葛逸逸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那副怪异打扮，多远也会看出，一好一坏，两位假‘夺魂旗’，全在‘天香坳’内，壁顶那位不是真‘夺魂旗’，难道又出现第四位‘夺魂旗’不成？”

旁边坐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闻言脸上一红，刚待说话，但目光注处，“东僧”醉头陀与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互相争先的那种紧张状态，却使满亭群雄，沉静无声地，各替己方提心吊胆！

原来“东僧”醉头陀仰面喷泉，自然落势极速，一开始与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上下相距的三四丈距离，展眼便被他追得只剩一丈左右！

但如此急降，再好的轻功，也必难免碎骨粉身！所以醉头陀在凌空直落百丈，明明业已超过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即对着地之时，必须设法自缓阻

势，猛兽神威，往下发出两记劈空拳力，并将腹中所有好酒，改上为下，扫数向地面喷出！

两股劲急无俦的劈空掌风，再加上一连奇香酒泉的反震之力，果然使得醉头陀宛如流星下降，在离地丈许之处，略一停顿，然后再复轻飘飘地坠落地面！

但醉头陀足才沾地，耳边一声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的狞声厉笑，七点暗蓝寒星，带着阴森砭骨寒风，已在自己眼前布满！

原来“东僧”醉头陀虽已超前，却因自行向下喷泉发掌，减低降落速度之故，以致与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几乎同时着地！

司空曜早就心怀毒意，惟因身在半空，要靠着那两双特制大袖兜风，维持落势，无法腾出手来！

如今脚一沾地，毒手立施，左手大袖一甩，七枚见血以后子不见午、午不见子，无药可救的“玄阴子午钉”，化成七点暗蓝寒星飞出！

右手再加上一记“玄阴掌”力，使那七点暗蓝寒星，去势益速，并增强不少威势！

“东僧”醉头陀自百丈高空疾降，刚刚收势之下，对这猝然袭击，确实极难应付。

但“乾坤五绝”之中人物，岂是等闲？面临如此危机，醉头陀心神丝毫不乱，猛一旋身，暗把右手自僧袍袖中褪出，并就使用“大鹰爪”力掐碎束腰丝绦，右半身僧袍，遂随着醉头陀旋身之势，倏然翻身而起，化成一片灰云，把那“玄阴子午钉”所化七点暗蓝寒星，一齐罩住卷落！

醉头陀就势身形再一翻转，索性弃却僧袍，“龙虎钢环”带着锐啸慑魂的劈空劲风，照准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斜肩砸下！

司空曜那条独门兵刃“连环金索日月双轮”已毁，怎敢空手招惹“东僧”醉头陀力逾千斤的“龙虎钢环”？肩头微侧，一式“弱柳斜风”闪出两三步外，右掌猛翻，“玄阴功”的寒劲狂飙，便向醉头陀逆袭而至！

“东僧”醉头陀因一来这场分自东南西北四方，争取亭顶铜球的比赛，已是罗浮元宵最后一阵，不容丝毫怠慢！二来天痴道长亦曾禁受不住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的第三记“玄阴掌”力！所以见对方寒劲狂飙涌至，立将“龙虎钢环”并交左手，右掌当胸猛推，“罗汉劲”化成一片罡风，凌空硬接！

天痴道长先前是束手硬抗，醉头陀如今是吐劲相接，二者自然大有悬殊，“玄阴掌”阴柔无匹，“罗汉劲”阳刚绝伦，两种武林以内的罕见神功，一合之下，天崩地裂，巨响当空，周围的沙石草木，纷纷断折飞舞，醉头陀与司空曜则各自震退三步！

威震南荒的“玄阴教主”，心头有点不服！名满天下的“乾坤一绝”，自然更为不服，两人心意既同，一个厉声连连，一个龙吟不绝，劲气狂飙，再度合手！

一连四五掌海啸山倾般的疯狂硬接，把两位武林好手，盖代奇人，全震得血气上涌，脏腑翻腾，但却未分出丝毫胜负强弱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心计较多，暗想再若与对方如此强拼，亭顶铜球，必会先被来自东方的天痴道长，或来自南方的坏“夺魂旗”，抢先取得，则自己企图雪耻逞雄的愿望，又将难以实现！

所以在不露痕迹以下，藉着五掌硬拼，暗把身形转到背对茅亭，恰好那位外和内刚，生性极傲的“东僧”醉头陀，收起“龙虎钢环”，双掌齐推，

排山倒海般的“罗汉劲”气，又自当胸击到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暗庆得计，根本不加硬接，两双特制大袖，倏然一翻，竟自施展他那种“展翅飞云”的绝顶轻功，并借着醉头陀“罗汉劲”所化罡风之力，凌空倒纵三四丈远，抢扑茅亭亭顶！

醉头陀见状知道自己失察上当，更因如今置身所在，距离茅亭，不足十丈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这一抢先腾身，可能极难追及！

惟恐“乾坤五绝”威名，被自己偶一争胜大意之下，生生断送，“东僧”醉头陀一声龙吟怒啸，施展佛门无上轻功，“天龙御风”身法，平步蹑虚，凌空而起！

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早就算准“东僧”必然拼命来追，所以在醉头陀身形刚刚拔起两丈来高，丈许远近之时，两把狠毒无比的“白骨断魂砂”，化成一片奇腥极毒的惨惨阴风，向对方迎头盖去！

“东僧”醉头陀怎逃这两把“白骨断魂砂”之厄？及是否能争先抢得茅亭亭顶铜球？均暂且慢谈，因为另位东南方绝壁半腰，相互鏖斗的坏“夺魂旗”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及“乾坤五绝”中的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似乎被笔者冷淡已久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与天痴道长交手至今，也是未分胜负，但他却越打越觉心寒！因天痴道长的成名兵刃“长尾云拂”，业已自行毁去，如今是以一双肉掌，施展“玄天掌法”，拼斗自己的“夺魂铜棍”及“寒灵鬼手”！

不但兵刃在握，未能胜得对方赤手空拳，偶而运用真气内力的几掌硬拼，也自觉所练“幽冥十三经”中的“七煞寒灵阴功”，亦似微逊天痴道长“太玄真气”的雄浑沉实！

所以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一面动手，一面决定放弃凭藉一身所学，与“乾坤五绝”的争胜意念，仍按事先为策划的毒计施为！

偷眼瞥见另一方的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撒出“白骨断魂砂”，抵挡“东僧”醉头陀追势，抢先扑往茅亭亭顶的情况以后，知道时机业已成熟，“夺魂旗”功力潜聚，骷髅白骨的红绸旗影，接连左右三翻，并连续抓出两记锐啸慑魂的“寒灵鬼手”，略微逼开天痴道长，阴森森地怪声狞笑说道：“天痴老杂毛，我们这一阵的比斗题目，是先得亭顶铜球者胜！何必在此穷拼？你看司空教主，由于轻功绝世，已占先机，你我赶快各以数十年武学修为，与他比一比谁先抢登茅亭亭顶！”

语音一了，根本不等天痴道长答话，便自身形微闪，化成一缕黑烟，飞下南面峭壁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这样一走，天痴道长也只得展尽轻功，如飞驰落！

但追未多时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黑衣人影，忽然不见！天痴道长不禁大诧，这位行踪飘忽的奇异人物，究竟弄的什么玄虚？难道峭壁以下，还有通往茅亭亭顶的秘道捷径不成？

这些人物，无不身法捷如电闪！天痴道长疑念方生，便已驰下绝壁，果然看见南面壁间，有一条狭窄山径！

不过这条径的方向，是与茅亭所在，背道而驰，天痴道长闪目一看，只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飘飘黑衣，及手中骷髅白骨红绸旗影，在山径曲折之处，一现即隐！

天痴道长突被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这种倡议争抢铜球，自己却临阵脱逃的奇异动作，触动灵机，倏然大惊失色，提足“太玄真气”向茅亭方面，扬

声急急叫道：“诸葛穷酸赶紧与双方所有人士，离开茅亭，醉和尚及‘玄阴教’司空教主，你们无论何人，先到茅亭均千万动那亭顶铜球不得！”

天痴道长的几句话，果然识透机关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确在亭下遍埋地雷火药，药线是由特地凿空的亭柱之中，通至亭顶，并亲手当着天下群雄，在亭顶装放一枚看来平淡无奇，其实满贮极烈炸药的铜球，只要铜球一动，亭顶之人，先自骨碎形消，亭内群雄，也必由地底大量地雷火药引发以下，在轰然一响之中，全数化为灰烬！

但可惜天痴道长，觉悟稍迟，他这警告亭内群雄的话音刚出，“东僧”醉头陀，与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之中一人，已是拼命抢登亭顶，取起铜球，立时一声惊天动地的轰然巨响，宛如地裂天崩雷霆震怒，茅亭整个倒塌，半空中惨嚎慑人，骨肉横飞，洒落一天血雨！

武学之道，贵乎沉稳从容，处世之道亦然，对于越激烈紧张的场面，越宜镇静！所以要知道“东僧”醉头陀与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之中，究竟是谁先登亭顶？中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鬼计，闯下塌天大祸！以及那声震天巨响以下，到底死了多少武林高人！均须由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洒出那两把“白骨断魂砂”之时，慢慢叙起！

原来“东僧”醉头陀为了急追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施展佛门无上轻功“天龙御风”身法，刚刚平步蹑虚，凌空飘起二丈来高，丈许远近之时，面前突然布满一片腥臭无比的阴风毒雾！

醉头陀知道这是一种极为阴狠的毒砂暗器，范围既广，威力又强，慢说是任令毒砂沾身，仅仅那种腐恶不堪的奇腥恶入鼻，也使人难以承受，头晕欲呕！

自己虽然不怕毒砂，但因已被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抢先纵往茅亭，倘若再一闪避，亭顶铜球，必为老魔取得，这场“乾坤九绝会罗浮”的“元宵大会”，岂非在为山九仞之下，一败涂地？

所以醉头陀决不用寻常举措，来应付当前情形，一声醒世震迷的佛家“狮子吼”，突发丹田，并拼耗真气，将所练“罗汉劲”，自四肢百穴之中，往外迸散！

这样一来，醉头陀周身上下，宛如在三五寸处加以了一层无形气幕，“白骨断魂砂”，一近身畔，便即纷纷自落！人也毫未停留，硬自弥漫腥风毒雾之中，冲天而起！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何尝不知道两把“白骨断魂砂”，虽然恶毒无伦，也决奈何不得这位名列“乾坤五绝”之中的“东僧”醉头陀！故而根本不看所发毒砂生效与否，只顾展尽轻功，飞扑茅亭亭顶！

醉头陀不惜损耗真元，冲出“白骨断魂砂”所化阴风毒雾以后，却见这位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业已比自己超出甚多，身距茅亭，仅约四丈有余，一纵可及！

情势如此，不仅醉头陀焦急无已，连亭中观阵的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北剑”蒲琨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、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、“银须剑客”方百川、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、蒲铿、上官灵等人，也均一齐紧张得站起身形。

但“玄阴教”下的“天风堂主”、“流云堂主”，却满面喜色！只有那位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的脸上神情，依旧淡漠得似乎无论双方孰胜孰负，均与他无所关联，毫不在意！

醉头陀生平不用暗器，如今在万急之下，竟把自己的成名兵刃“龙虎钢环”，凌空飞掷，“呼”然出手！

这对“龙虎钢环”，份量既沉，再加上醉头陀急怒之下，蓄足神力，电转星流，带着破空锐啸，威势简直大得吓人！但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此时业已拿定主意不顾一切，拼冒万险的誓夺铜球！“玄阴真气”提处，身形凌空而起，硬自四丈以外，飞扑亭顶！

醉头陀的“龙虎钢环”，挟着慑人心魂的破空锐啸打到，司空曜连理都不理，只把身形微一转侧，竟自“龙虎钢环”的空隙之间穿过，但双环中的那枚“虎头钢环”却擦破他些微头皮，不仅被锋利虎牙，挑开发髻，披落一头散发，连面颊以上，也流下了一行鲜血！

醉头陀双环出手，仍未阻住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去势，便知这场“罗浮元宵大会”，已被自己弄得一败涂地！

落后虽然已成定局，却仍不能停步不追！就在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尚有两丈左右，即将到达茅亭顶，“东僧”醉头陀也拼命似的追到仅距四丈之际，那位万众瞩目，名惊天下，行踪飘忽莫测的真“夺魂旗”，突然出现！

原来“天香坳”内所有群豪，一齐凝神注意天痴道长与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“东僧”醉头陀与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两对盖代奇人的争先动手情形，谁也不曾主意到这位真“夺魂旗”，业已蹑足潜踪地来到亭外，就站在他那杆上绣“王侯白骨、红粉骷髅”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之下！

如今“风磨铜夺魂旗”的红绸旗影飘处，旗下现出一位身穿黑色长衣，脸罩人皮面具的身材瘦长之人，一扬手先飞出十来根金红光华交闪的“夺魂金针”，阻挡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的扑向茅亭亭顶身形，然后连人带旗，倏然凌空飞落“东僧”醉头陀面前笑说道：“醉和尚不必再追，那亭顶铜球，中藏毒针，万万碰不得！”

醉头陀尚自微愕之间，真“夺魂旗”突然急声叫道：“司空曜怎的一意孤行？他自己死不足惜，难道还要害得天下群豪，一齐血肉横飞，使这‘万梅谷天香坳’内，化作罗刹屠场，九幽鬼域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便拉着“东僧”醉头陀，一同纵入茅亭，手中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蓄足真力，由下往上猛拂，并正色急声叫道：“诸葛穷酸，速与亭内诸人，施展劈空劲气，往上毁这茅亭顶，迟则齐化劫灰，成为九幽冤鬼！”

原来真“夺魂旗”所发的十余枚“夺魂金针”，仍然阻不住那位数运已尽，如痴如狂的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！

“夺魂金针”金红色方光华闪处，司空曜竟又拼着硬挨，不顾闪躲之故，而被身后的“东僧”醉头陀追及，抢得铜球！所以暗把“玄阴气劲”，贯聚左肩左背，只将身形往右略偏，依旧直落亭顶！

但好“夺魂旗”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坏“夺魂旗”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等所用的“夺魂金针”，威力已惊人！这位真“夺魂旗”，自然功力更高，金红光华闪处，司空曜的左肩右肩，连中七针，护身“玄阴气劲”立破，疼得他惨嚎一声，身形在空中疾落数尺！

但司空曜此时已拼万死，“玄阴气劲”虽破，其余功力仍存，咬紧钢牙，施展“海鹤钻云”身法，右脚在左膝以上一踹，借力长身，总算是勉强强地，扑上了茅亭亭顶，伸手向自己心中始终认为关系整个“罗浮元宵大会”胜负，由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亲手所装的黄铜圆球去抓！

他身中“夺魂金针”，微落再起的这一耽延，使得真“夺魂旗”，及“东僧”醉头陀，业已赶至茅亭以内！

亭中的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北剑”蒲琨诸人，以及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

等，见真“夺魂旗”神情匆遽，大声疾呼，并已拂出“风磨铜夺魂旗”风，知道决非戏言，遂各展神功，大片罡风劲气，自下往上的猛击亭顶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的“坎离真气”，“北剑”蒲琨的“三阴神功”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“七煞寒灵阴功”，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的“混元气功”以及方百川、方琦、蒲铿、上官灵、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、柳东萍、萧适等人的劈空掌力，哪一样不是独步当今，震慑江湖的武林绝学？合力施为以下，慢说是一座茅亭亭顶，便是一座整体铜亭，也将为之揭飞天半！

所以大片劲气罡风涌处，立时柱折茅飞，亭顶整个被掀起一丈来高，但亭顶铜球，已被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取在手内！

震天价的巨响起处，铜球立爆，练得再好的“玄阴气劲”，亦自无功，只见金星火雨，连着肉浆碎骨齐飞，可怜一位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，就这样活生生地葬送在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阴谋毒计以下！

半空中雷霆震怒，血肉横飞，亭内群雄也自震得心悸神摇，各以功力护身，防范那些漫天飞舞的铜球碎片，与亭顶折木！

但他们因不知细底，全忽略了四根业已折断的亭柱之中，尚有大束一点即燃的地雷火药引线在内，满空又有无数火星，激射飞舞！

故而真“夺魂旗”费尽心思地卷出阵阵旗风，驱除飞舞火星，不令有丝毫沾上柱内的地雷火药引线！

柱分四面，火星太多，硬被众人罡气掌风，生生震断的柱内引线，更是千头万绪的纷披垂散，以致任凭真“夺魂旗”，如何手疾眼快，使这茅亭四外弥漫一片“风磨铜夺魂旗”的“呼呼”旗风，仍有几点火星，落在了南面亭柱以内的火药引线之上！

尚幸“南笔”诸葛逸等，不过因变生意外，难免微惊，等铜球爆炸，血肉四飞，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死于非命以后，心情反而渐渐宁静！

如今见南面断柱以内的火药引线之上，已落火星，知道不赶紧断然处置，整个“天香坳”内，可能立即成为一片火海。

所以火药引线的青烟才冒，“南笔”诸葛逸双掌齐出，排山倒海般的“坎离真气”，怒涌横飞，硬把南面那根亭柱，齐柱摧毁，化成一堆碎木，飘扬四外！

“北剑”蒲琨更来得直接了当，“三指剑”金芒突闪，人似电掣，剑光略一回排荡以后，东西北三根亭柱，虽仍屹立未倒，但柱腰均围有两道剑痕，业已分成三截，纵令再火星沾上，也可以及时抢救，不致一烧到底！

真“夺魂旗”见漫空飞舞的血肉全落，火星金雨亦激射净尽，才把那杆“风磨铜夺魂旗”一收，仰天嘘了一口长气，感慨万千地叹道：“这一场武林浩劫，总算是勉强消弭，但可惜‘玄阴’教司空教主，不听劝告，一意孤行，以致弄得骨化飞灰，血成血水，成为这场‘罗浮元宵大会’的唯一憾事！”

“乾坤五绝”中的“南笔”、“北剑”等人，惊魂渐定，但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、“不坏金刚”萧适、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等，却均胸怀盛怒，怨恨那位坏“夺魂旗”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不该如此狠毒得丝毫不顾江湖道义，竟连自己等人，也欲一网打尽！

双方人物心头所想，虽然不同，但动作上却有共同之处，就是数十道炯炯目光，一齐注集在这位手执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身穿黑衣，脸带人皮面具的真“夺魂旗”身上！

因为“夺魂旗”三字，本就来去无踪，飘忽无伦，久已威震江湖，名头

甚至高出其余“乾坤四绝”！再加上好“夺魂旗”、真“夺魂旗”、假“夺魂旗”等等，闹得烟雾腾天，成了当世武林之中众论纷纷的唯一大事！如今好不容易，真正的“夺魂旗”本人，出现眼前，怎不引得所有群雄，一齐瞩目！

这时远远发话警告诸人的天痴道长，也已赶到，发现茅亭以上，虽然雷霆巨响，血肉横飞，但只死了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一人，心头顿宽，向真“夺魂旗”含笑说道：“二十载未见，不想昔年老友，还是这般好弄神奇！你既知亭顶铜球秘密，倘若略早出现，岂非可救司空曜一命，也免得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乘机逃走！此次‘罗浮元宵大会’一毕，我等均欲相率真正归隐，无暇海角天涯追寻这位极恶元凶，留他贻祸江湖，不也足为你‘夺魂旗’三字的盛名之累么？”

真“夺魂旗”侧顾天痴道长，微笑说道：“痴道士你错怪我了，我只知道‘九毒书生’姬无缺在这座茅亭以下，满埋地雷火药，引线则设在‘天香坳’后的‘清音轩’内！特地乘他与你一路缠战之际，跑去予以浇混割断，始行赶来！哪知姬天缺心计凶狡，‘清音轩’所设，竟是伪装，真正的火药引线，却系由亭柱通至亭顶，并当着睽睽众目，亲手与那内贮极烈炸药的黄铜圆球，装在一处！我也不过略为比你早醒悟片刻光阴，惟恐喝阻不及，才亲自相拦，不然我怎会平白以‘夺魂金针’出手，想截住那运数已终的司空老怪？”

说到此处，看了手中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一眼，似乎微兴感慨地说道：“至于在这场盛会以后的归隐心愿，彼此均同，我若非为了要替这杆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找一位新主人，连这场‘元宵大会’都未必参与！……”

真“夺魂旗”说话之时，人皮面具以内的两道看不出喜怒哀乐的目光，便在群雄身上，来回打转！

上官灵自从这位真“夺魂旗”现身，便想认出他究竟是谁？但仔细观察之下，无论语音身材，均不似自己意中所料的几位人物，连与那九华山幽谷以内的“洞中老人”，都不太像！

如今听他要替那杆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找一个新主人，知道这位真“夺魂旗”是立志归隐，欲把此旗择人以赠！

方想到此处，目光忽与真“夺魂旗”相对，上官灵心头一跳，脸上一红，真“夺魂旗”却向他摇手笑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不必脸红心跳，你还不够资格接受我这杆‘风磨铜夺魂旗’！我今日不仅赠旗，并且赠号，谁接受我这杆宝旗，谁就从此算是真‘夺魂旗’，但却得立愿三度那位坏‘夺魂旗’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！倘三度不化，便予歼除，不使‘夺魂旗’三字以上，留有丝毫污点！”

话音至此，手中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的金光忽闪，红绸旗影一飘，竟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面前，脱手急飞而去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既借用“夺魂旗”名号，心中自然素极景佩这位武林奇人！正听他说话听得出神之际，眼前金光电闪，旗影忽飘，遂毫末多加思索，自然而然地右掌微伸，接在手内！

诸明一接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“南笔”诸葛逸首先鼓掌，立时“天香坳”内，充满一片暴雷似的彩声！诸明突然会过意来，不由心头一惊，通身汗下，赶紧双手捧着“风磨铜夺魂旗”，纵到真“夺魂旗”身旁，神色惶然地，欲待有所陈述！

真“夺魂旗”不等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开口，便即微笑说道：“我这‘夺魂旗’三字，本是游戏江湖所用外号，二十年前，虽因峨嵋金顶一会，被武林人物推列‘乾坤五绝’但所得评语，也仅仅是‘飘忽无踪，诡异无伦’八字而已！诸兄却以此名号，厚积功德，博得东南一带万家生佛之称，岂非连我也同沾光彩？所以我将这杆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赠送诸兄，委实实至名归，再也恰当不过！望你在我与其余诸位，归隐深山以后，善用此旗，领导一般后学，主持个三五年正义，然后再细觅传人，高蹈自隐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犹待推却，禁不住“南笔西道”等人，又是一阵暴雨似的彩声，遂只得硬着头皮，向真“夺魂旗”恭身称谢，把那杆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收拢，揣在怀内，正色说道：“诸明既承厚爱，不敢再辞，但不仅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一身功力，在我之上，并还有两位埋头苦练，准备一举惊人的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玉箫郎君’潘午师姊弟，约期三年，重振‘罗刹’门户，会斗天下群雄！诸明自忖力薄……”

诸明话犹未了，“南笔”诸葛逸便即接口笑道：“诸兄今后尽管放心作你这好容易才补实的‘夺魂旗’，我等归隐深山，不过不问琐世事，倘若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练就奇异武功，再创罗刹邪都，遣翠鸟传书，邀斗天下群雄之时，岂能真个不加闻问？使诸兄独任艰巨！”

天痴道长与“北剑东僧”等人，也一齐同声附和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心头沉重，遂告略解！这时上官灵突然向真“夺魂旗”说道：“你既已把‘夺魂旗’名号，及那杆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送给‘闪电神乞’诸老前辈，则从此你已不必再穿着这种黑色长衫，及脸带人皮面具！何不当着天下群雄，令人认识一下威震江湖二十余年，真‘夺魂旗’的庐山面目呢？”

真“夺魂旗”闻言，目光一瞥上官灵，微笑说道：“‘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’。东坡居士这两句诗，说得委实颇有道理！上官小鬼，我与你几度相交，难道真就不认识我了么？”

上官灵再三打量真“夺魂旗”，仍觉得他身材语音，两均陌生，想不出何时曾与这位神出鬼没，令人莫测高深的人物见过。

真“夺魂旗”见上官灵果然认不出来，不由哈哈一笑！

这笑声因他未变口音，加以掩饰，遂令上官灵听出蹊跷，惊得跳将起来叫道：“你是刚才教我‘云飘电闪’身法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？……”

一语未了，忽又摇头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钟离老人是中等身材，你却比他瘦长……”

真“夺魂旗”一阵爽朗无比的哈哈大笑，一面脱去身御黑色长衫，一面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既然嫌我瘦长，还不好办？你再看看，如今可是像那来也逍遥，去也逍遥的，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？”

令“天香坳”内所有群雄，震惊无已的奇事，突然发生！原来真“夺魂旗”黑色长衫以内，不仅着的果是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所穿白袍，并连身材也在这刹那之间，约莫矮了寸许！

身材一矮，人就显得略胖，真“夺魂旗”再伸手揭去脸上所戴人皮面具，一位银发银须，神态冲和高朗得宛如光风霁月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面庞，立时重又出现在济济群雄之前，并向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道长、“东僧”醉头陀、“北剑”蒲琨等人，含笑说道：“诸位老友，莫怪钟离哲故弄狡狴，峨嵋金顶一会以后，悬想至今，且喜故人丰彩，依旧当年！但蜉蝣岁月，能有几何？我们也实该名山遁迹，自葆真如，把江湖琐事，交代给

一般年轻英俊的了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等，除了少数细节，非经钟离老人，自行解释，仍想不通以外，均自恍然大悟！

但上官灵却皱眉问道：“你既是当年峨嵋金顶的真‘夺魂旗’，那住在九华幽谷，传我‘冤沉海底’、‘恨满心头’两招的‘洞中老人’，又是谁呢？”

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微笑说道：“‘洞中老人’若不是我，我们初见面时，怎会在你施展那招怪异无伦的‘冤沉海底’之际，轻而易举地便加拆解，并打了你一记耳光呢？”

上官灵听钟离老人提到自己挨打之事，不由脸上微红，诧然问道：“你不是在谷前那片梅林以内，亲口对我说过，‘洞中老人’已在九华幽谷谷径第三转折右侧靠峰壁的三株乔松以下，埋骨了么？”

钟离老人神色略显凄然地，摇头答道：“松下所埋，确是一位老人，但却非我这被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暗算，幽禁九华山腹几达二十年的钟离老人。他叫凌慕农，江湖外号‘百草老人妙手神医’！”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，因连经挫折，争名夺胜之念全消，闻名满脸愧歉不安神色问道：“当日为争那只‘三目蟾蜍’，‘百草老人’凌慕农曾经连中我九茎‘乌风铁草’，我也被他所发大蓬紫色飞花的暗器所伤，倘若竟系因此而死，则谈白水歉疚难安，必谋有所赎罪！”

钟离老人看了这位“鸠杖神翁”一眼，摇头说道：“谈兄请放宽心，‘百草老人’凌慕农虽中了你‘九茎乌风铁草’，但因不在致命之处，他又有‘妙手神医’美名，早已自行治愈！伤好以后，惦念上官灵是否获得‘三目蟾蜍’丹元所化竖目，遂再来九幽谷探望，谁知福寿已尽，运数当终，恰值地震山崩。我藉此机缘，逃出秘洞，他却为崩山乱石所伤，裂脑亡身，被我将他遗体掩埋在那三株乔松之下！”

上官听得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为了关心自己而丧生，不由心内一酸，大眼眶中，珠泪潸然而落！

钟离老人伸手轻抚他肩头，含笑慰道：“上官老弟不必难过，‘百草老人’凌慕农，一生任侠，死无所憾。你只要不暴不骄，以一身所学，造福人群，扶持正义，便可足令这位‘妙手神医’九泉含笑！”说到此处，转面向“南笔西道”等人笑道：“诸兄如不嫌琐碎，钟离哲便将出得九华秘洞以后的迄今经过，略为叙述。”

此时众人心中最不解的，就是“九毒书生”昔年既被钟离老人收服，怎会如今竟认不出来？把这位最大的克星，弄出替自己装点门面，虚张声势！

听钟离老人这样一说，自均异口同声地，加以催促！钟离老人微然一笑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因听上官灵说道，江湖中双现‘夺魂旗’，装束武功均差不多，但在行为表现方面，却是一好一坏，坏的一个，不问可知定是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假借我名号，胡作非为！好的一个，几经推测，才判断出极可能是失踪已久‘穷家帮三异丐’之中的‘闪电神乞’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闻言脸上略红，钟离老人向他微微一笑又道：“当年我以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本名，在西昆仑小琅环静参内家功夫，但偶而下山游戏江湖之际，用的却是‘夺魂旗’名号！并因素擅缩骨易形之术，所以不仅名学不同，身材装束亦异！钟离哲终年银须白发，中等身材，‘夺魂旗’却略显瘦长，身穿黑衣，脸带人皮面具！世间事太已巧合，出得九华不久，

就遇上了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因此时我正恢复了钟离老人的身材装束，他竟认不出就是被他封在九华山腹以内，几达二十年的真‘夺魂旗’！见我轻功不弱，居然动问姓名，要想拉我作他傀儡，装扮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才好号召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、谈兄、以及‘笑面阎婆’孟非烟，倡组新‘乾坤五绝’！姬天缺这种提议，我当时立即赞成，因为一身能够兼任互相对抗的‘新旧乾坤五绝’之中人物，实在有趣！并可乘机设法把这几位混世魔王，暗暗加以度化，更看看这一好一坏两位假‘夺魂旗’，在我真‘夺魂旗’面前，到底怎样的勾心斗角？至于姓名方面，则灵机一动，想起‘闪电神乞’既已化身好‘夺魂旗’，则正可彼此互惠，把他这名号，暂时借我一用！庐山会罢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看出诸葛兄与天痴道长神功难敌，遂独自赶往九华，想向我逼索一册综合万妙的武学奇书，但见谷塞山崩，并在乔松以下，掘坟见骨之后，才死心塌地的认为真‘夺魂旗’，业已永绝人世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听到此，插口问道：“诸明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在‘万姓公坟’以上，互相初会见之时，曾经出现另一位‘夺魂旗’，可是老人故意现身？对我们加以警戒！”钟离老人点头笑道：“我因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自九华幽谷归来，似以真‘夺魂旗’已死，气焰极高！故而在他把我遣开，独往‘万姓公坟’之际，换了昔日游戏人间装束，故意现身，图使姬天缺略加警惕，不敢任性胡为！哪知他不仅执迷不悟，一切行为反更变本加厉！倒是那位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颇为知机，在我暗中略微她显示功力以后，立即抛弃辛苦经营的‘万梅谷罗刹教’基业，率领一干重要徒党，埋首重练绝艺，但也为此而留下了异日大患！”

上官灵看了众人所处这座残破茅亭一眼，又复问道：“老人家既被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引为心腹，朝夕共处，怎的不知他把亭下所埋炸药引线，通至亭顶的呢？”

钟离老人微微一叹，目光专注在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身上，皱眉说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心计太工，他这亭下暗埋地雷火药，是趁着司空教主与谈副教主，回转勾漏山安排‘玄阴教’中事务之际，亲自与我合手装置，引线确是通到‘天香坳’后的‘清音轩’内，哪里知道另外还有四束我所不曾发觉的引线，由亭柱通至亭顶！所以诸兄接受我的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以后，立愿三度‘九毒书生’，倘其冥顽不化，即予歼除之责，至为艰巨！武功方面，你们虽互相伯仲，但姬天缺太已凶狡狠毒，必须特别留神他的阴谋暗算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唯唯受教，钟离老人遂向“南笔”诸葛逸笑道：“这场‘罗浮元宵大会’，到此已告结束，是否可请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兄，与萧适、柳东萍等三位，回转勾漏山‘落魄谷’，晓谕解散‘玄阴教’徒众？……”

钟离老人话犹未了，谈白水因早淡名利之心，“不坏金刚”萧适、“三阴绝户生死手”柳东萍也由教主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惨死，以及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狠辣手段，看透江湖风险，一齐起立抱拳由谈白水发话答道：“谈白水等已悟前非，愿遵钟离老人之命，负责解散‘玄阴教’，并就此告别！”

说完遂向“乾坤五绝”等人，环圈一揖，略为收拾亭外四散狼藉的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遗尸，便自别去！

钟离老人目送谈白水等去后，向“南笔西道”等人笑道：“诸兄是否打算从此隐居？不问世事！”

“南笔”诸葛逸笑道：“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武功卓绝，心计深沉，仅从她带走得力徒党，宁舍大片基业一事之上，便可看出她师姊弟再度创教

之时，声势必非小可！所以我们如今仍是暂时息肩，恐怕非到孟三娘翠鸟传书再作一场了断以后，江湖间难得清平无事的呢！”

钟离老人笑道：“孟三娘翠鸟传书之期，尚有三年，这三年以内，我们尽可逍遥！度化殄除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之事，既已奉烦诸兄，钟离哲意欲邀请其余诸位，到我西昆仑小琅环，略作小聚！”

天痴道长回转阿尔金山，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回转南疆，便游西昆仑，可算顺途，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北剑”蒲琨父子、“东僧”醉头陀、以及方百川、方琦等人，又复身无要事，自然一齐含笑应诺。

只有上官灵一来深恐随师傅谢东阳回转南疆以后，难得再到中原，二来悬念自己的常碧云姊姊，不知被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带往何处？三来心中颇恨那位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想亲眼看到这名狠毒凶之人，遭受恶报，才觉快意！所以听得钟离老人邀约群雄到他西昆仑小琅环小聚，众人又均纷纷颌首以下，不由由眼角偷觑师傅，脸上微现犹疑神色！

钟离老人见状笑道：“上官灵不要担心，你‘闪电神乞’诸老前辈负责对付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不能没有助手，我不请你上我西昆仑就是！”

谢东阳也深知爱徒聪明福泽均厚，若能多受磨练，几成大器，遂含笑命上官灵追随“闪电神乞”，行侠江湖，自与“乾坤五绝”等人，往钟离哲所居的西昆仑小琅环飘然而去！

这一干武林奇侠，均以为“元宵盛会”方了，目前无甚风波，但世间事往往出人意料，“乾坤五绝”刚走，罗浮山内，便又出了黑衣覆体，人皮蒙面，手执骷髅白骨红旗的第四位“夺魂旗”，而使这位新承钟离老人真“夺魂旗”名学兵执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莫名其妙地身受重伤，几乎惨死非命！

这第四位“夺魂旗”的出现，还得先从坏“夺魂旗”“九毒书生”姬天身上说起！

原来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自与天痴道长“天香坳”东南峭壁之上，一番缠战以后，因瞥见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、业已抢奔茅亭亭顶，夺取铜球，展眼间所有一干名震天下的出奇人物，均将在自己阴谋毒计之下，齐化劫灰，遂假借争先抢路，身形宛如陨电流星，驰下峭壁，但半途黑衣一飘，闪进山壁秘道，遁往“天香坳”外！

姬天缺身负上乘轻功，飘忽迅疾无伦，几个起落腾跃，便已转出秘道，到了“万梅谷”口！

陡然一声震天暴响，起自“天香坳”方面，连姬天缺所立之处的四周山壁，都似乎有点微微摇撼。鸟兽齐惊，木叶纷落！

姬天缺精神一振，回头望去，只见来路上空，弥漫一片浓烟，想像那些“南笔西道”等大对头，以及司空曜、谈白水诸人，此时定已骨肉横飞，即或有人当时未被炸死，也必在“天香坳”内，满地乱滚乱爬，手折足断，血迹模糊地呻吟欲绝！

极端得意以下，姬天缺阴森森地，一阵仰天狂笑，笑完正待回身重扑“天香坳”，看看那干武林奇侠的惨状之时，突然觉得“万梅谷”口，断崖转角背后，似乎有些奇异声息！

姬天缺心计素狡，轻功又好，故作不知地，黑衣大袖一展，人便依旧向前纵出！

但人起三丈，倏然身形往后一仰，大袖双挥，由“巧燕翻飞”，转化“灵惊展翅”，倒窜到断崖以上，口中并沉声发话说道：“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

无殊森罗鬼域，何人大胆？在此徘徊！”

“徘徊”二字，刚刚出口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身形，也刚刚落在断崖以上之时，崖后忽有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接口说道：“我十余年泉下幽居，好不容易才来阳世一游，想不到在光天化日的罗浮山中，居然也有森罗鬼域！”

随着话音，晃悠悠的自一堆嶙峋怪石以后，现出一人，双方见面之下，不由全觉一愕！

原来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这身打扮，令人一看便知是名列“乾坤五绝”，威震天下的“夺魂旗”！而石后现身的那人，身材比他更瘦更高，右手提着一根哭丧狼牙棒，左手拿着一方“拘魂令牌”，黑衣长帽，面容枯瘦，浓眉高额，须边并飘着两挂纸钱，活脱脱的便是传说中的无常恶鬼形相！

第十一章 何来第四夺魂旗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想不出江湖之中，何来这种人物，自鼻内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所在之地，便是森罗鬼域！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’等‘乾坤四绝’，以及无数武林高手，已被我略施小计，在这‘万梅谷天香坳’内，齐化劫灰！你妄闯此间，岂非找死？”

形似无常恶鬼之人，闻言微怔，但旋即把手中拘魂令牌，晃了一晃，怪声笑道：“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等‘乾坤四绝’，威名盖世，何等功力？怎会死在你这假‘夺魂旗’的奸谋毒计之下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愕然问道：“朋友报个字号，凭什么你说我是假‘夺魂旗’？”

形似无常恶鬼之人，不答姬天缺所问，冷冷说道：“我不仅知道你是假‘夺魂旗’，并知道你是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所扮！”

姬天缺素以诡谲莫测自诩，但如今却被这位能够一口道破自己来历，形如鬼怪之人，弄得有点莫名其妙！黑衣长瘦怪人手中的拘魂令牌，又是一晃，指向北面笑道：“你何必惊疑，那不是飘忽无踪，化身千亿的真‘夺魂旗’，出现了么？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随这黑衣长瘦怪人的手指看去，果见北面距约十来丈的一座峰头以上，出现了一位脸带人皮面具，身穿黑色长衣，手中握着一面骷髅白骨红旗之人，正对着自己狞视，并发声“嘿嘿”阴笑！

姬天缺虽在九华幽谷，亲自开坟，见过坟内尸骨，但因天香峭壁以上，突然发现那杆上绣红粉骷髅、王侯白骨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心中未免暗暗打鼓，不知真“夺魂旗”是否尚在人间，未曾死去！

如今好“夺魂旗”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分明已中了自己的阴谋毒计，在适才那声巨响以下，碎骨粉身，则对面峰头站的这位脸带人皮面具，身穿黑衣，手执骷髅白骨红旗，一副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自然颇足使自己心中为之惊骇震惧！

他平素智计多狡，微惊之下，立时计上心头，暗想“乾坤五绝”中的“南笔西道北剑东僧”，个个功力绝世！虽然听得所埋伏的地雷火药，已被引爆，或许还会有人不曾葬身火窟？何不把这不知真假虚实的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也引向“天香坳”内，让他们好好凑场热闹，自己则充分利用这彼此相距的十来丈距离，不管“天香坳”中的结果如何，只管独自全身远遁！

姬天缺手黑心狠，头脑寻计甫毕，手内的骷髅白骨红旗，业已凝聚真力，倏然往外一展，劲气寒飙，立如倒海排山般地，向着站在自己身旁，手执狼牙哭丧棒、拘魂令牌的黑衣长瘦怪人，狂卷而出！口中并向对面峰头的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狞声笑道：“天下所有武林高手，俱已全数命丧我这‘万梅谷天香坳’中，你既假冒‘夺魂旗’名号来此，便随我进谷一看！”

话音未落，身形业已腾起，表面再度纵进“万梅谷”，其实一经转折，便即隐入来时那条秘径之中！

那位黑衣长瘦，形若无常的手执狼牙哭丧棒、拘魂令牌怪人，怎么也想不到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所扮，名惊天下的坏“夺魂旗”，会对自己猝然出手，完全无备之下，身躯立被对方骷髅白骨红旗所发的劲气寒飙卷起，连周身气血，均觉压滞不通，落向两座峰头之间的幽深山壑！

北面峰头上站的“夺魂旗”打扮这人，忽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旗风卷

出，便知形似无常的长瘦怪人，要受伤损，一声怒啸起处，左手猛甩，发出三枝长约七寸的白骨短箭！

箭是凌空虚掷，并未打人，但三箭落处不一，每枝箭间的距离，约莫丈五，而最近一枝白骨箭，即系掷出五丈六七！

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身形随着所发白骨箭纵起，在三枝箭上分别借力，宛如点水蜻蜓般轻轻巧巧地，横渡十二三丈，越过绝壑，并接住被卷飞落向壑下形似无常怪人的身躯，着足壑边岩石！

形似无常之人，因气血阻滞，业已晕绝，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只得略微为他推拿，等他透过一口长气以后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他们随后就来，你代传我谕，一齐在这‘万梅谷’口静候，不奉传呼，不准擅自进谷！”

因“九毒书生”姬无缺业已闪进“万梅谷”口，形影皆无，这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遂在匆匆数语以后，也如一缕黑影般，追进谷内！

他身形才进谷口不远，一条捷如电闪的黑影，便自“天香坳”内穿出！

无巧不巧的两人一出一入，纵得均急，几乎凌空相对，加上彼此身怀上乘武功，目力极佳，老远便看出来人与自己的衣着打扮，完全相同！

自谷外往谷内纵的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以为是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去而复返；而由谷内往谷外纵的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竟也怀的同样心思，所以各自出声怒叱，旗交左手，右掌齐扬，两股狂啸掌风，凌空互发！

原来自谷内向谷外纵的这位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业已换了由“天香坳”内，刚刚赶出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此时却因见诸明未死，知道“南笔西道”等人，自然更未被害，惊疑得隐身秘道暗处，细观动静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会在此时赶出之故，是因与上官灵恭送钟离老人、“乾坤五绝”等人去后，凭吊“天香坳”内，一片残破景色，正自相对微兴感慨之时，忽然听得“万梅谷”口方向传来一阵嘿嘿阴笑！

这种怪声阴笑，上官灵一听便知是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所发，忙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说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听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居然并未去远，可能是他听见铜球爆炸声后，以为我们业已齐化劫灰，心中得意，转回探看究竟！老前辈可从‘天香坳’往谷口的大路迎去，我则翻过这片峭壁，抄他背后！依我之见，姬天缺心眼太坏，度化极难，若能乘机下手除去，还是除去了吧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摇头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这种说法不对，钟离老人被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害得幽居九华山腹近二十年，尚且在赠我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之时，殷殷相嘱，务必再予度化三次，倘真怙恶不改，然后始行诛戮！厚德深仁，何等可佩？老弟初涉江湖，正宜以此为镜，不应遇事畏难，须知‘但得一步地，何处不留人’！我们对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还是遵照钟离老人所嘱，先加度化，比较妥当！”

上官灵被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这几句义正辞严的话，说得满面通红，羞窘得无以解嘲，猛一长身，飞纵起三丈来高，便向那峭壁之上，攀援而去！

诸明眼看他背影，微然一笑，也自“天香坳”通往“万梅谷”口的路径以上赶出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赶到“万梅谷”口，恰好迎头遇上那不明身份的身穿黑衣，脸带人皮面具，手执骷髅白骨红旗之人，自谷外往谷内，飞纵而入！

在好坏“夺魂旗”，本来面目均明，真“夺魂旗”钟离老人并已对自己

传旗赠号以后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怎料得到还会有第四“夺魂旗”出现？自然把来人当作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蓦地相逢之下，旗交左手，右掌一扬，凌空劈出！

自谷外往谷内飞纵而入的身穿黑衣，脸带人皮面具，手执骷髅白骨红绸之人，本为追踪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进谷，自然也把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当作是姬天缺故意埋伏谷口，对自己加以暗算，遂不约而同地，旗交左手，劈出一股阴寒掌力！

两股掌风，这一凌空互对，均更自深深认定对方必系“九毒书生”。因为掌风劲急以内，隐挟阴寒，正是“幽冥十三经”中的“七煞寒灵阴功”路数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自接受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赠号传旗以后，虽然立愿度化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但因深知此人恶性极重，必须慢慢妥善设计，决非三言两语，可以劝醒！故而拿定主意，目前先与他一较武学造诣，等上官灵绕道前来以后，再与这刁钻机智绝伦的少年英侠，共商应付之策！

另一位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也是闷声哑口地一味抢攻，而且掌掌惊魂，招招夺魄，完全仿佛与生死强仇，拼斗性命般的疯狂进手！

刹那之间，“万梅谷”惊风席卷，沙飞石走，草折木摧，骷髅白骨红绸的旗影蔽空当中裹着两条飘忽绝伦，兔起鹘落的黑衣人影！

两位“夺魂旗”打扮的武林奇客，在“万梅谷”口，打得难解难分，天惊石破！而躲在暗中，屏息静气观战的另一位“夺魂旗”打扮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却业已仔细看出，二位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不仅武学路数仿佛，连功力深厚，也均在伯仲之间，非经几日几夜狠拼，决难分出彼此的雌雄上下！

他不知真“夺魂旗”，就是自己所请来的冒牌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故而一见那第四位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出现，心神先怯，有点胆落魄飞！但如今看出对方武功，并不强过自己，知道决非被自己幽禁九华山腹近二十年，业已死于山崩，并经开坟验骨的真“夺魂旗”“洞中老人”还魂复活！

姬天缺在惊念初定，疑念未已之下，居然毒念又生！而因他这毒念一生，遂兴起后文无限风波。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之女常碧云化身的孟浮云，迷失本性，认贼作父，把上官灵折磨得九死一生，受尽精神肉体的双重苦痛；姬天缺更与新成绝艺的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师姊弟，相互勾结，翠鸟传书，攘夺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杀“北剑”、害“东僧”，几乎连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，以及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等，也一齐身遭惨死，血洗了西昆仑绝顶，世外桃源的小琅环仙境！

但这些诡奇惊险，悱恻缠绵，足令人拍案兴嗟，掩卷垂泪，种种意想不到的精彩节目，均请俟笔者在“夺魂旗后传”以内，敬为读者诸君，殚智竭力地仔细着意安排，目前且先描述这部似乎生面别开，全书中无需女主角出现的“夺魂旗正传”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心中毒念，业已渐渐成熟，而绕道攀援绝壁，想抄姬天缺后路的小侠上官灵，却不知中途遇上甚事，始终尚未来到！

真“夺魂旗”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所以能独秀“乾坤五绝”，稍胜其余的“西道”、“东僧”、“南笔”、“北剑”一筹的最大原因，便是在他那浩荡如海的胸襟以内，业已扫尽了武林人物莫不重视无比，甘心为之舍弃一切的“争名好胜”四字！

但“万梅谷”口，以“夺魂旗”对“夺魂旗”，“七煞寒灵阴功”互相拼斗已将二百余合，犹自胜负未分的两位武林奇客，却撇不下这种“好胜”心胸，“争名”意念，越打得龙骧虎跃，肝火也越发高腾，均已决定非破釜沉舟地，分出个胜负输赢、高低上下不可！

旗卷旗翻，掌迎掌拒以下，转眼斗足三百照面，依然铢两悉称，旗鼓相当！

渐渐动手双方，谁都觉得在旗招掌法之上，无法取得胜利！遂不约而同，一齐想到兵刃内力以外的暗器一途，并由第四“夺魂旗”首先发难，骷髅白骨的红绸旗影疾翻，人退丈五，倏然转身甩袖，三缕金红寒光，便自飞袭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眉际“曲差”、胸前“中注”，及脐下“气海”等上中下三处要穴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冷然一笑，也自黑衣大袖以内，飞射六根金红相间，寒光闪烁的“夺魂金针”，分前后两批发出，前发的三根与第四“夺魂旗”所发，凌空互撞，激飞落地，后发的三根，则仍电疾前飞，作“品”字形，疾袭第四“夺魂旗”的左右“期门”，及“灵虚”三穴！

第四“夺魂旗”手中红绸旗影一翻，罡风拂处，三缕金红精光，斜斜飞出，落入谷口崖壁上的草树丛中，其中并有一根，险些把伏在暗处偷窥动静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打个正着！第四“夺魂旗”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“夺魂金针”手法，又与自己仿佛，不由越发心气难平，一挥黑衣大袖，复行飞出八缕金红精光，在空中分成八卦方位，但飞到中途，倏然八枚金针针身，上下左右一斜，精光交叉疾闪，竟来了个颠倒乾坤，阴阳易位，令人目眩神摇，极难辨清哪一枚金针是实？哪一枚金针是虚？以及哪一枚金针打的是自己身上哪一部位？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暗自心底夸了一声：“好高明的‘八卦金针’，并隐含了颠倒阴阳的挪移变幻！”

但又复难免生疑，因为认得出这种手法，绝世罕睹，只有在自己所获“幽冥十三经”，第十篇经文之中，略曾提及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虽不会这种“八卦金针”，但却会破解之法，根本不理那八枚在自己当头颠倒阴阳，交错方位，“夺魂金针”的离奇变幻，只是神清气稳，巍立如山，缓缓功凝右臂，力贯指尖地，举起手中上绣“红粉骷髅、王侯白骨”的，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在空中一旋一舞，画了一个太极图形，对方所发八枚金针，遂在这虚无缥缈的太极图中，无踪无影！

第四“夺魂旗”发出“八卦金针”之后，以为自己这种手法，系经多年苦练，绝世无双，对方定难逃！但等一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那种神态举措，分明连人带旗，构成一副“先天无极图”，以静制动，以无制有，足以克制任何两仪三才四象五行等阴阳变化，便知所发“八卦金针”，可能又是徒费心力。

果然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缓缓转动之下，八枚金针宛如泥牛投海，无踪无影，其实一齐均被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凝聚“先天无极神功”，粘吸在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的旗尖以上。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所凝“先天无极神功”一卸，“夺魂旗”影轻飘，旗尖粘吸的八枚“夺魂金针”，一齐离旗飞起，竟以其人之物，还制其人，化作八线电闪精光，反向第四“夺魂旗”射去！

第四位“夺魂旗”丹田提气，张口一喷，把那八缕精光，喷得四散纷飞，

并沉声发话说道：“无怪你假冒‘夺魂旗’名号，猖狂作恶，为害江湖，果然倒颇有点真才实学！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我极愿与你用‘夺魂金针’，互作生死一搏，且各自再试试暗器中最难练的‘满天花雨巧相逢’手法！”

双方在“万梅谷”口，交手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答话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听出对方语音陌生，又把自己叫做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便知双方弄错，这场架未免打得太已冤枉？但已不及解释，因为第四“夺魂旗”，随着那句“且各自再试试暗器中最难练的‘满天花雨巧相逢’手法！”话后，业已立即挥手洒出为数不下十余根的一大蓬金红针雨！

“满天花雨巧相逢”之名，就是要双方各自用“满天花雨”手法，洒出大量暗器，凌空互对，巧巧相逢！第四“夺魂旗”既然提出这种打法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怎肯示弱？忙自伸手腰间，微探即甩，也是一大蓬金红光雨，疾射而出！

这种打法虽难，但似乎并难不倒这两位武林奇客！因为“万姓公坟”上，曾有先例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与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也约定各以十三根“夺魂金针”，比斗这种手法！结果除了被真“夺魂旗”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暗用另一根“夺魂金针”的针尾红绸，各自卷落一根以外，其余十二根“夺魂金针”，均如预定的凌空互撞，巧巧相逢坠落在“万姓公坟”的荒烟蔓草以内！但今日不知怎的，这两位武林奇客，手法竟均略为失灵，数十根金红针光，交集之下只有十七八根，凌空互撞，巧巧相逢，其余不仅以毫厘之差，一错而过，并分别打中了第四“夺魂旗”，以及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面门前胸各处！

每人约莫中了五六枚“夺魂金针”，立即双双倒地，伏在暗处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睹状自然喜上眉梢，正待闪身而出，趁势再下毒手之际，忽然略一侧耳，听出“万梅谷”外，奔来四五人的急遽脚步之声，不由胆战心惊，以为是那几位不曾被自己害死“乾坤五绝”中的“南笔”“西道”等人赶来，哪里还顾得下手害人？身形微扭，黑影电飘，便自秘径以内，不知遁往何处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身形方杳，“万梅谷”口，便自极其匆忙迅疾地闪进五人，当前一个，正是自“天香坳”内，攀援绝壁，绕道而来的小侠上官灵。他身后随着四位长相装束，均颇奇特之人：一人左手持着拘魂令牌，右手紧握哭丧狼牙棒，黑衣长帽，身量极高，鬓边飘着两挂纸钱；一人大头矮身，满面麻癩，容貌奇丑可怖；一人手执生死铁笔，周身火红，虬髯海口，浓眉巨目，装束俨若判官；另一人则是满面诡谲精明的中年绿袍秀士！

这四位奇形人物一现，读者当可对身中五六枚“夺魂金针”，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两败俱伤，双双晕绝地上的第四“夺魂旗”身份，立即明了，此人便是在“万姓公坟”以下，主持“九幽地阙”的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！

原来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自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、上官灵二人走后，因听得“真假夺魂旗”，“新旧乾坤五绝”诸人争胜江湖等等热闹情节，久蛰之心，忽然大动，亟思早成绝艺，重见天日。遂率领手下的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、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寻觅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设法补报昔年救命深恩，并搜索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雪却被他以毒针暗算的多年积恨！

阎元景此心一动，便觉“九幽地阙”以内，片刻难安，遂彻日彻夜地率领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等，密搜地阙，希能找出那篇综合众妙的第十三篇“幽

冥十三经”经文，循以参修，早成绝艺！

搜来搜去，总算被他搜出端倪，在这“九幽地阙”旧主人“修罗尊者”的埋骨之处，找出一封柬帖，上面写明“幽冥十三经”的十三篇经文，根本只有自第一至十二这十二篇，藏在“九幽地阙”，那穷极精玄，综合众妙的第十三篇经文，早被“修罗尊者”，在二百年前，即已赠送一位方外好友！

阎元景看至此处，才知道“幽冥十三经”中“第四、六、八、十”四篇，被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取走；“第五、七、九、十一”四篇，被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取走；自己则得了“第一、二、三、十二”四篇，第十三篇既无，业已不必再事狂搜地阙，枉费心力！

但再把柬帖往下看时，“修罗尊者”除了在这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留有十二册“幽冥十三经”经文以外，又将自己未证正果之前，所用极具旁门厉害的“修罗三宝”，也埋在遗骨之下，并把使用诀窍，载明柬上，不过谆谆告诫得宝之人倘若不为正用，则惨祸奇灾必将立至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这才于失望之中，略觉安慰，立与甘化桂等人，恭恭敬敬地移开“修罗尊者”遗骨，果然在骨下获得“修罗白骨吹”、“修罗九寒沙”以及“冷焰修罗网”等所谓“修罗三宝”！

得宝以后，阎元景又复率领甘化桂等，痛下三月苦功，复习“幽冥十三经”中所得，才毅然发令，离开这幽居十余年，悬挂那副“欲向武林求绝艺，且来地府拜神君”对联的“九幽地阙”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在“万姓公坟”交手之时，曾被“勾魂使者”酆杰拾回二十六根“夺魂金针”，因针身分做三棱及圆形两种，以致为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认出，使用三棱“夺魂金针”的“夺魂旗”打扮之人，就是自己欲找寻的刻骨仇人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。

所以阎元景重见天日之后，竟也异想天开地，置备了一身“夺魂旗”打扮，迳赴“新旧乾坤五绝”元宵大会的罗浮山“万梅谷”，找寻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报仇雪恨！

哪知才到“万梅谷”口，便铸大错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又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从未见过，彼此对面动手狠拼之下，怎还认得出光华电闪的“夺魂金针”针身，是三棱？还是圆形？以致把隐身在侧的强仇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轻轻放过，竟与自己对他衔恩图报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两败俱伤，双双晕绝在血泊之内！

幸亏上官灵等来得凑巧，他因在“天香坳”，把话讲错，被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略为数说两句，觉得脸上讪讪的，有点羞愧难当，遂奋勇当先，翻越百丈峭壁，意欲包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后路！

哪知才到壁顶，便瞥见有三条人影，电闪星驰般，直扑“万梅谷”口，上官灵目光本锐，又因对方的装束形相，异于常人，以致一眼便认出是在“万姓公坟”以下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所结识的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手下的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，及“大头鬼王”焦魁等三位！

遂如飞驰下峭壁，迎住三人，甘化桂等自然也认出这位曾为“幽冥神君”座上嘉宾的上官小侠！

加上原来守在谷口的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五人互相礼见以下，上官灵问起何以不见“幽冥神君”，“勾魂使者”酆杰答道：“阎神君与我，已在此处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所扮的坏‘夺魂旗’相遇！但‘九毒书生’不战而退，我家阎神君追踪进谷，并命令我等，不奉传呼，不可妄进！”

上官灵听得果然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尚在左近徘徊，未曾离去，不禁头微蹙说道：“处事之道，有时不得不通权达变！阎神君虽不令诸兄进谷，但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凶狡绝顶，久据此间，地势又熟，他既引诱阎神君进谷，难免有鬼计奸谋！不如还是随后接应，较为稳妥！”

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略一权衡利害，点头赞同上官灵之言，五人遂各展轻功，扑进“万梅谷”内！

才一进入谷口，远远便见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拼斗“满天花雨巧相逢”的暗器手法，二三十根“夺魂金针”的针雨流空，光华若电！

但谁也不曾想到两位盖代奇人，竟忽然手法失灵，针雨流光，差以毫厘地交错而过，每人中了五六根“夺魂金针”，晕绝在血泊之内。

上官灵等人，心急如焚地赶到近前，只见二人各中六针，两针中在面门，四针中在胸前，幸而均未伤及双睛，与致命要穴！

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身旁，带有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的祛毒疗伤圣药“万妙丹砂”，但因晕绝地上的二人，装束几乎完全相同，生怕弄错，遂先替他们取下所中“夺魂金针”，揭开脸上戴的人皮面具！

因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业已收起，致令上官灵也以为这作“夺魂旗”装束，晕绝于地的两人，一个自然是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另一个则定是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！

人皮面具一揭，那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两败俱伤的，赫然竟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上官灵不禁惊得“噫”了一声，就在他惊噫声中，“勾魂使者”酆杰已把这位“幽冥神君”衔恩欲报的“闪电神乞”，当作了“幽冥神君”怀恨欲雪的“九毒书生”，哭丧狼牙棒突幻精光，拦头疾落！

上官灵眉头双剔，一掌横推，把“勾魂使者”酆杰的哭丧狼牙棒，震得脱手飞出七八尺远，沉声叱道：“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昔日在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曾经对我言道，名气可以不争，恩仇却不能不了，他若一旦生出重泉，再见天日，必寻‘闪电神乞’报恩，寻‘九毒书生’报仇！但如今上官灵却要请教各位，你们究竟认不认识这两位阎神君有恩有仇的武林人物？”

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，略微听出上官灵语意，诧然手指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问道：“听上官小侠的言中之意，难道这位不是‘九毒书生’？”

上官灵冷笑一声答道：“岂但不是‘九毒书生’！这位就是如今的‘夺魂旗’，也就是阎神君渴欲寻他报恩的‘闪电神乞’！”甘化桂、穆雷、焦魁、酆杰四人，知道上官灵不会虚言，不由惊得一身冷汗！

遂赶紧也喂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服下“万妙丹砂”，这种灵药，是两百年前的“九幽地阙”旧主人“修罗尊者”所留，功效极为灵异，约莫一盞热茶的光阴过后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便自双双醒转！

阎元景脸上因多了一层人皮面具，受伤不重，胸前伤势，也经“万妙丹砂”治愈，遂一跃而起，手指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骂道：“姬天缺，你太已无耻，竟在‘满天花雨巧相逢’手法之中，突施暗算……”

阎元景话犹未了，猛觉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，在他身旁扯了一下衣襟，低声说道：“启禀神君，这一位并非‘九毒书生’，而是神君到处寻他报恩的‘闪电神乞’！”

阎元景这一惊岂同小可！赶紧向“闪电神乞”恭身拜倒，满面通红的赧然说道：“阎元景身受诸大侠天高地厚之恩，今日竟如此糊涂，几乎聚铁九

州，铸成大错！委实惭愧无……”

这时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已由上官灵略告所以，俯身搀起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含笑道：“阎神君昔年与诸明，虽有‘九幽地阙’以内的一段渊源，但那时你已中毒昏迷并未相识！何况今日彼此戴有人皮面具，误会在所难免！但我也觉得在相互施展‘满天花雨巧相逢’手法之前，曾觉肋下微麻，莫非有人在暗中对你我暗算？不然我们的‘夺魂金针’，也不会如此失灵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被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一语提醒，两人均觉肋下微自有异，遂互解衣检视，果然肋下肉中，尚各嵌着一根细如发丝的乌黑金针，大约寸许，针身则作三棱形状。

以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的武功造诣来说，怎会中了他人暗算，而毫不自觉？但那位突施辣手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委实太善于利用时机，他是乘着诸明、阎元景双方近三十根“夺魂金针”，将出手而未出手，意欲比斗“满天花雨巧相逢”手法之间，偷偷弹出两根极细极小的乌针，要想使这两位盖代奇人，相互死在对方所发的“夺魂金针”之下，即令事后有人查看，也不会猜疑到自己从中弄鬼！

尚幸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两人，功力均极湛深，虽然均将对方当作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而疏于防范那隐身暗处，真正的“九毒书生”，以致肋下一中剧毒乌针，神志立即昏迷，但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业已自然而然地，把全身要穴，一齐提气封死！

有了这等变故，所发“夺魂金针”准头，自然略偏，不过他们虽各在面门胸前，中了五六根“夺魂金针”，但吉人毕竟天相，却未全如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意料，所伤幸非要害，只是些肉厚之处！

等上官灵等赶到，由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以祛毒疗伤圣药“万妙丹砂”，救醒二人以后，又因互惊对方身份，以致未对肋下这根剧毒已除，亦复毫无痛楚感觉的乌黑小针，加以注意。

如今经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一提，两人暗地默察全身，自然立即发觉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对于这种三棱毒针，认得最清，虽见此针长才寸许，细如发丝，但形状比例，仍与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当年在“九幽地阙”以内，暗害自己之物，毫无二致！

遂在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、上官灵，重新礼见，并问清“天香坳”内“新旧乾坤五绝”元宵大会的情形以后，愤然说道：“姬天缺此人，委实丧尽天良，他刚在‘天香坳’内，几乎用阴谋毒计，把天下豪雄，一网打尽！如今却又使我误伤对阎元景有天高地厚之恩的诸大侠，险铸百死莫赎的无边大错……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接口笑道：“彼此均幸在仅略受皮肉之伤，阎神君千万不必再对此事，有所介意！倒是这‘九毒书生’，行踪莫测，狡猾万端，若不趁他尚未远遁之际，展开搜寻，恐怕即将海角天涯，到处追踪的多费多少气力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连连点头称是，并对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说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遁出罗浮以后，不外去往福建、江西，或是湖南、广西两路，总之，如今他一出广东，即难寻觅！阎元景想请诸大侠与上官小侠，追向西北，我则率领甘穆焦鄂四位，追向东北，非把这屡屡为祸江湖的武林巨害，予以歼灭不可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静静听完，向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含笑说道：“追

寻‘九毒书生’之事，就照阎神君所定方向，各尽其力！

俗语说得好，‘但得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’！任凭姬天缺百变千诡，穷凶极恶，他也必有在我等手下，低头服罪之日！不过诸明却有一语，奉劝神君，即‘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能饶人处便饶人’，倘若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真能放下屠刀，回头觉悟之时，尚望阎神君莫为已甚，给他一条自新之路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的昔年旧恨，与今日新仇，交集心头，业已把这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恨入骨髓！忽听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这等说话，起初颇觉诧异，但见诸明说到最后数语，手抚面颊以上新留的“夺命金针”伤痕，脸上及双目以内，却充满了一种宽仁厚德的湛湛神光，不由满面飞红，自惭形秽地低头称是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向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等，微一含笑点头，便自携同上官灵，如言往西北方，展动身形，疾驰而去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起初是抱拳肃立，恭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但等他与上官灵身形，转过前峰以后，才忽然想起自己心肠，怎的这等狭隘自私？为何一意只欲报仇，而对这位好容易巧遇的救命恩人，却一无所报，连那功能祛毒疗伤，武林人物极为有用的“万妙丹砂”，也未送他几粒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越想越觉得羞惭难当，竟伸手在自己左颊之上，重重打了一记！

这一记，却无巧不巧地打在“夺命金针”所留伤痕之上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立时怒火又腾，回身向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、“勾魂使者”酆杰，发话说道：

“大丈夫本来应该‘后报仇讎先报恩’，但阎元景既一时鬼迷心窍，放过了我十余年来，无日不思图报的救命恩人‘闪电神乞’，则不如索性做那小人到底，矢志先报仇讎，等割下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的头颅以后，再寻找诸大侠，没世追随，求为奴仆！”

说到此处，目中神光迸射，虎虎生威地高声叫道：“酆杰、穆雷，持我‘修罗三宝’中的‘修罗白骨吹’，往东北方先行，倘若一得‘九毒书生’踪迹，便立以本门‘鬼哭传音’之术，互相呼应！”

“勾魂使者”酆杰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恭身接过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递给他们的一枚拳大骷髅白骨，双双施礼转身，伏肩下腰，“飕飕”地一连三纵，便已往东北方纵出十一二丈。

酆穆二人正待四度腾身之际，却听得身后的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突又叫道：“酆杰、穆雷回来，可能我又把事料错？”

二人诧然不解地回到原处，只见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蹙眉深思有顷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因适才谈到大丈夫与小人之别，忽然想起对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这等阴恶狡诈小人的一切举措，岂能依照常情，加以衡断？”

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机智过人，心机颇快，闻言业已猜透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用意，微笑问道：“神君可是认为常人在闯下‘天香劫’计害举世群豪这等大祸以后，必然天涯海角的尽速遁逃，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因心计特工，可能到如今尚蛰伏不动，未曾离这罗浮山？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一阵仰天狂笑，轻拍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的肩头，得意说道：“甘化桂，你果然不愧‘重泉秀才’之称，猜得一点不错！但我如今不仅断定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必然还藏在罗浮山中，并料准他今夜可

能会再来这‘万梅谷’口，亲自查看他借刀杀人的巧计，可曾生效！”

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眉梢一挑说道：“神君既然断定他今夜会来，则我们何不布置一场‘森罗殿夜审夺魂旗’的精彩好戏，使这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所扮，名驰天下的坏‘夺魂旗’，疑鬼疑神地魂飞魄散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微笑点头，当下便由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，说明所计，众人分头安排，好在他们久居“九幽地阙”，这等装神弄鬼之技，自极出色当行，在黄昏日落之前，“万梅谷”口以内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两败俱伤，双双倒地之处，遂隆起了一座新坟，坟前并立了一块新刻墓碑，上书：“第三夺魂旗及第四夺魂旗之墓”等十三个隶书大字！

十六的月色，通常均比十五更圆、更好，时交二鼓，蟾彩流天，“万梅谷”中，因树倒猢狲散，早已走得杳无一人，所剩下的，只是一片沉沉静寂！

果然未出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及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所料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不仅未曾离开罗浮，并已回到“万梅谷”口，此时正隐身峭壁以上的一丛藤蔓之中，对着谷口那座新坟，似有所思地默默凝视！

姬天缺也是惊弓之鸟，他在阎元景与诸明双双倒地之时，听得谷口有多人赶来，以为是“南笔西道”等“乾坤五绝”，才吓得人仓促遁走！他如看清来人仅是上官灵等，只一现身，再加辣手，那位“幽冥神君”与“闪电神乞”，恐怕真将命赴幽冥，怎会还有还魂之望？但姬天缺走后，心想自己因手段太辣，企图一网打尽，已犯众怒，这一干大对头们，无疑均在东北西南的密搜自己，无论遁向何处，均难免相逢，不如索性藏在此间不动，也许反出天下群豪的意料之外，等他们远去千百里后，再消消停停地考虑今后出路！

主意打定，遂找了一处幽秘洞穴，静坐行功，但一直坐到月上东山，心头始终放不下三项问题：第一项是第四“夺魂旗”，究竟是谁？第二项是他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一同身中“夺魂金针”，及自己的剧毒乌针，究竟生死如何？第三项则是以后从谷外赶来一群脚步之声，究竟是何人物？

这三项问题：在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脑中，盘旋搅扰得他无法安宁，遂在时交初鼓以后，悄悄绕回“万梅谷”口的一片峭壁上的藤蔓以内，要想略窥动静！

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一注目，心中便自微惊，因那平坦坦的“万梅谷”口，却拱起了一座高大新坟，坟前并矗有墓碑，及烧化的纸钱供品之属，不过因背着月光，任凭姬天缺目力再好，也看不清墓碑上刻的是什么字迹。

墓中埋的何人？遂成姬天缺脑中所疑的第四项问题，当然他首先会想到可能是中了自己暗算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和第四“夺魂旗”的其中之一。但姬天缺心计凶狡，精灵如鬼，他也立即想到可能有人故意设计，虚设一座新坟，来诱使自己现身，投入罗网！

好稳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心中既有所疑，遂一声不响地由二鼓守到三更，只见“万梅谷”口，除了月笼梅花，淡香四溢以外，静悄得绝无丝毫人迹！

三更一过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一来因始终不见有任何埋伏，疑虑大灭；二来也委实忍耐不住，遂宛如一缕轻烟般地，飘下隐身峭壁！

转到墓碑正面，那“第三夺魂旗与第四夺魂旗之墓”十三个隶书大字，赫然入目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起先预料虽中，却想不到居然一死两人！故而在乍看清墓碑字迹之下，颇觉一愕，但旋即低低哼了一声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他

们各中了我一枚剧毒乌针，本来已足致死，再加上‘满天花雨巧相逢’手法失准，因而又互中‘夺魂金针’，哪得不命丧无常，魂归地府？后来谷口赶来的，纵是诸葛穷酸、天痴道长等人，身边也不一定带有能疗治我乌针所蕴剧毒的神奇药物，照样搓手嗟叹，返魂无术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自言自语到了得意之处，不由又复发出一阵他那种慑人心魂的“嘿嘿”阴笑！

阴笑过后，姬天缺便负手慢慢踱向“万梅谷”口，但未踱三步，倏然又复回身，眼望这座三尺新坟，狞声说道：“当初我在九华幽谷，看见‘洞中老人’坟头之时，曾经开坟验骨，尚且不知怎的会在‘天香坳’中，出现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搅得我提心吊胆，神思不定！如今面前又是一座新坟，虽然这次是亲手暗发剧毒乌针，并见他们互在金红光雨以下，两败俱伤的仆倒在地，但若不照样开坟，姬天缺似乎依然有点放心不下！”

说到此处，这位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大概是因心头愧咎，竟从来未有的略整衣衫，向那三尺新坟，作了一个长揖，口中喃喃祝语说道：“撇开真真假假，善善恶恶不谈，我们三人总算略有因缘，同以‘夺魂旗’面目行世！你们是第三‘夺魂旗’，及第四‘夺魂旗’，我则可算是第二‘夺魂旗’，你们既中我毒手身亡，何妨彼此再结一次鬼缘？待我开坟瞻仰瞻仰你们的皮囊遗骨！”

说完，足下微退两步，功力潜聚，双掌齐扬，卷出一股强劲无比的阴冷狂飙，硬把好好一座坟头，几乎齐地揭去！

坟头一揭，其中果然葬有两具薄皮棺木，左边一具材头上写着“第三夺魂旗之枢”，右边一具材头上写着“第四夺魂旗之枢”字样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此时犹自未肯全信，两掌分扬，又把左右棺盖，一齐劈得四散飞落！

棺中各躺着一具死尸，但黑色长衫覆体，人皮面具蒙头，依然是一副江湖中闻名丧胆的“夺魂旗”打扮！

姬天缺心头微一思忖，暗想第三“夺魂旗”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本来面目，已在“天香坳”中见过，不知先看看这赶来送死的第四“夺魂旗”，到底是怎样一位江湖人物？

直到如今，姬天缺仍颇慎重，右手食指微伸，一缕劲风，袭向右边棺中尸体心窝，尸体却一动不动！

姬天缺始终存有戒心，虽已证明棺中确是死尸，仍恐有人乘自己察看尸体之时加以算计，暗用目光略一扫视四周，见无丝毫动静，遂猛以极迅疾的身法，自右边棺中，一把提出那具僵直尸体，横跃出三丈远近！

姬天缺提出第四“夺魂旗”尸体以后，潜聚耳音，静听四外，并未发现丝毫异状，这才略为放心，伸手把那僵直尸体脸上戴的人皮面具揭去！

人皮面具一去，姬天缺不由大觉恶心，原来面具以内，只有半边头，血肉模糊，脑浆狼藉，哪里还辨得出是何面目？

姬天缺看清死尸形象以后，心头忽然一惊，暗想自己虽见第四“夺魂旗”面门之中，曾中“夺魂金针”，但何至于连脑壳都裂去一半，死得如此之惨？

疑念一起，姬天缺自然而然地回头打量那坟中的两具棺木！

但不打量还好，一打量却使他越发深深大吃一惊，原来在两具棺木之间，不知何时竖起了一面高大铁牌，铁牌正中，写着四个大字：“拘魂夺魄”！

姬天缺即知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有人暗中弄鬼，遂把心气一沉，胆量反

壮，森然冷笑起处，甩却手中尸体，人如电掣云飘，凌空掠过铁牌！要想看看另一具棺中的尸体，还有什么花样？

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另一具尸体居然业已遁走，棺内空空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被捉弄得眉腾杀气，目射凶光地仔细看那铁牌，只见在“拘魂夺魄”四个大字之下，还有一些小字，写的是：“森罗阎君，在‘子午峪’山神庙内，提拘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与屈死‘天香坳’内，碎骨粉身的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的冤魂对质！”

姬天缺这才知道，昨日“天香坳”内那声震天暴响，果有伤亡，但死的不是什么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”，却是曾与自己结为死党的“玄阴教主”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！

目前这种坟内有棺，棺内有尸，而一具确是真尸，另一具却会留那面“拘魂夺魄”铁牌相召，并能隐形飞遁等怪异情事，姬天缺虽然一看便知是江湖人物故意安排，但因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粉身碎骨一节，确实内咎甚深，一经提到，依旧有点遍体生凉，汗毛直竖！

不过姬天缺是有名的绝代凶人，这种良知发现的心灵谴责，仅仅是刹那之间，等他恢复镇定，慑人阴笑，再度划破月夜深山的沉沉静寂以后，黑衣大袖立翻，一股劲疾狂飙，推得那面“拘魂夺魄”铁牌，飞出两丈有余，转身自暗香浮动，疏影横斜的梅花林中，飘出谷口。

姬天缺久据罗浮，知道“子午峪”与“万梅谷”之间，仅仅隔了一座峰头，而那山神庙却是规模既小，又复破旧不堪的三间殿宇！

以他这等轻灵身法，翻过峰头，到得“子午峪”口，天候尚自未交四鼓！

月光如水以下，那座山神庙门前的七八尺远之处，站着一对无常恶鬼，左边一个黑衣黑帽，手中又是高举一面“拘魂铁令”；右边一个，则全身上下纯白，鲜红的长舌，拖出厚唇，约有数寸！

姬天缺上过一次恶当，自然学乖，冷笑一声，双掌劈空齐下！

但掌风到处，“噗”的一声，黑白无常立时粉身碎骨，四散粉飞，原来只是竹壳纸糊，不过制作得栩栩传神，极其生动而已！

但黑白无常虽毁，却自胸腹之间，冒出一片极淡黄烟，在空中略现即灭，而山神庙内，也传出一种森冷无比的怪异语音说道：“启禀阎君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恶性凶心，临死不悔，居然敢在庙门前，擅毁黑白拘魂塑像，论罪当入阿鼻地狱！”

另一个不带丝毫感情的语音，接口说道：“此人恶孽如山，你先宣他进庙再说！”

姬天缺听得正自暗暗好笑，寻思究竟是哪一路的江湖人物，在此捣鬼作死之际，山神庙内，突地发出三声凄厉鬼号，姬天缺遂觉心魂欲飞，全身都不自在。

他哪知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因深悉这位对手难斗，业已动用了当年“修罗尊者”在“九幽地阙”以内所遗“修罗三宝”之中的“修罗九寒沙”，及“修罗白骨吹”。姬天缺大吃一惊，赶紧以内家定力，镇摄心神，不敢再复小视庙内人物！

这时庙门口也闪出了一位魁梧高大，暴眼虬髯，周身火红的判官装束之人，用手中朱笔，向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一指，声冷如刀地缓缓说道：“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！姬天缺，你一生为恶，两手血腥，且进庙来，在森罗阎君的‘孽镜台’前，好自忏悔！”

话完，当空突又弥漫一片黄烟，红衣判官的身形，遂在黄烟之中，渐渐消失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此时业已深自警觉，这庙内弄鬼装神之人，决非江湖俗手！以自己威名盛望，当然不能示怯而退，但因对方似是谋定而动，必须特别小心，遂拿定主意，非看清究竟以后，决不轻易出手！

心意既定，姬天缺遂右掌凝足“七煞寒灵阴功”，当胸护身，左掌握了一把三棱淬毒的“夺魂金针”，藏在黑衣大袖以内，缓步从容地，向那鬼气森森的山神庙中走去！

才进庙门，姬天缺更觉遍体生寒，周身一颤！

原来庙内所有神像，均已撤去，数丈方圆的大殿以上，只在正中陈设着一张香案，案后坐着一位面容清癯，目光如刀，头戴冕旒，身穿袍服的王者装束之人。王者左侧身后，站着适才在庙门向自己发话的红衣判官，右侧身后，则站着那位业已被自己劈空掌力，击得碎骨粉身的黑色无常，拘魂恶鬼！香案左侧，有一位绿袍秀士，手捧一面双龙合抱的黄铜圆镜，肃然而立！

镜上横书“孽镜台”三个大字，旁边并有一副小小的对联，写的是：“欲知来世，且看今生！”

香案右侧，则熬着一大锅香油，有一名头大如斗，满面生麻的鬼卒打扮之人，正往油锅以下，不住添柴，烧得火焰熊熊，沸油滚滚！

殿柱以上，也悬有一副用素纸所书的对联，横额是“赏善罚恶”，联语则为：

“作多了亏心事，莫来见我，积少许功德果，好去为人！”

姬天缺辣手狠心，杀人无算，适才遍体生寒，周身发颤之故，倒不是被这殿内诸人的幽灵装束，及阴森景色所惊，只是看了“孽镜台”与殿柱上两副联语以后，自心灵深处，略兴愧疚！

红衣判官见姬天缺一进庙门，便即止步凝立，打量四周，遂恭身向那中座王者装束之人说道：“启禀阎君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已到，是否先在‘孽镜台’中，查清他的今生孽累？”

姬天缺暗自打量这位被称阎君的王者装束之人，觉得似乎在陌生以内，略带熟悉，但一时怎样也想不出来曾在何处见过？听红衣判官说完，遂拿稳主意，且静等对方把这些捣鬼手段使完，再作定夺，倒看看如何能在那面称“孽镜台”的黄铜圆镜之内，查出自己的所为恶迹！

中座王者装束之人，微一点头，红衣判官遂走到绿袍秀士所捧的黄铜圆镜跟前，大声喝道：“‘孽镜台’中，请现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的今生孽累！”

说也奇怪，随着红衣判官话声，那面黄铜圆镜，居然立即飘轮电转，并有一缕寒光，照射在卓立殿门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身上！

绿袍秀士等镜停以后，向镜中看了一眼，回头对红衣判官声冷如冰地说道：“姬天缺早年以‘九毒书生’名号，为恶江湖，杀人无算……”

绿袍秀士一面报导，红衣判官一面挥笔纪录，姬天缺却在心头暗笑，对这种鬼技，未免太也无聊，江湖中山泽群雄，谁不知道“九毒书生”的当年往事？

红衣判官殊笔一停，黄铜圆镜又复电转，绿袍秀士又在略为观看之后报道：“……经西昆仑绝顶，小琅环仙境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度化，但姬天缺恶心不改，竟把钟离哲诱至皖南，谋夺一部武学真经，禁闭九华山腹近二十年，负义忘恩，此罪难恕……”

这几句话，却把这个凶残狠毒无比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听得通身冷汗如雨！

因为他暗忖九华幽谷，负义忘恩的这段往事，除了天知，地知，仅有当事双方，真“夺魂旗”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及自己知晓。怎的这绿袍秀士，往所谓“孽镜台”中，看了一眼，便随口说出这桩极端秘密的当年往事？

姬天缺背脊之间冷汗一流，居然连周身皮肉，都有点颤抖起来，仿佛自骨髓中往外大冒寒气！

但他以为这是自己因心中愧恋歉疚，所生感应，并未十分在意！只见黄铜孽镜再转，绿袍秀士微一注目，又复报道：“……姬天缺恶性甚大，劣迹无穷，离开九华幽谷，竟又在‘万姓公坟’以下的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用所炼三棱毒针，暗害与他同觅‘幽冥十三经’的岭南侠盗阎元景……”

绿袍秀士这一次所说，更使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为之荡魄惊心，因为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曾在“天香坳”绝壁之间出现，犹可认为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未死，消息泄漏江湖，但“万姓公坟”以下“九幽地阙”之中的这段欺心往事，似乎无论如何，也不应再为世晓！

姬天缺参不透其中玄妙，不禁心头微跳，背脊间冷汗长流，周身冷颤得几乎有点支持不住！

这时他才发觉这种现象，并不完全是心灵感应，赶紧悄悄运气行功，默察周身经脉穴道，不由深自大吃一惊，原来不知何时，已被一种极其厉害的阴寒毒力，无形无影地侵入体内！

姬天缺人极深沉，业已发现有异，仍自佯作不知，傲然卓立殿前，仿佛是在静听绿袍秀士所云，其实却正以绝顶内功，自丹田提聚纯阳真气，运转“九宫雷府”、“十二重楼”，企图消解或逼出所中寒毒！

黄铜圆镜徐徐运转，手捧“孽镜台”的绿袍秀士，又复沉声说道：“……姬天缺暗害阎元景，夺得四篇‘幽冥十三经’先隐居太行山，再迁移贺兰山，练成绝艺以后，假借被他所害的‘夺魂旗’名义出世，峨嵋金顶毁‘乾坤五绝’表记，吕梁山杀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三子，玉门关害‘少林’智镜禅师、‘武当’守一道长、‘钱塘双杰’、‘长白八雄’，并在浙东活剥静心禅寺老方丈人皮，尽屠寺内二十三名僧众……”

中座被称“阎君”的王者装束之人，听到此处，袍袖略挥，“孽镜台”便即停转，并向红衣判官冷冷问道：“你且查查‘阴曹律令’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如此罪恶重重，应以何刑惩治？”

姬天缺一面暗以内功，渐渐逼出寒毒，一面又觉得这中座王者装束之人，不仅在陌生以内，略带熟悉，连说话语音，也似曾经听过？遂遍自相识的武林人物之中，苦苦追忆！

红衣判官纪录下绿袍秀士所报在“孽镜台”中，现出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生平罪孽以后，又取过一本“阴曹律令”，略一翻阅，厉声叫道：“姬天缺一身罪孽，两手血腥，恶迹如山，害人无算，论律当遍历阴曹刀山凌迟，油锅烹炸，石磨为酱，炮烙成灰等惨酷极刑，然后打入阿鼻地狱，永远不得超生人世！”

姬天缺闻言不禁又是激灵灵地一个寒颤，但就在这寒颤之中，突然想起了中座那位王者装束，似曾相识之人的身份来历！

遂阴森森地冷笑一声，厉声说道：“阎元景，想不到你不曾于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丧生在我三棱毒针以下，却跑到此处来弄鬼装神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双眼一翻，射出两股满含仇火的炯炯精光，冷然答道：“姬天缺，你眼力不错，居然认出我来！但慢说十余年前的一根三棱毒针，无奈我何，就是今晨这一根阴险狠辣的剧毒乌针，又能把阎元景怎样？来来来，当年今日，所拜赐双针，一齐奉壁，你收受之后，我们再把前仇，一作了断！”

话音方落，袍袖又挥，两线劲急乌光，在空中略闪，便向姬天缺的眉间飞到！

姬天缺认得果是自己所用暗器，一伸手接在掌中，但突觉针上奇寒彻骨，遂赶紧撒去，怒声叱道：“阎元景，原来第四‘夺魂旗’，竟然是你所扮，为何彼此不光明正大地，互作一拼！却弄这些鬼计玄虚则甚？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闻言一阵仰面狂笑，笑声高洪强烈，震得壁间油盏的灯火摇摇，用眼角觑着姬天缺，满脸不屑讪笑神色说道：“居然在你这种无耻凶人口中，也会吐出‘光明正大’四字？有道是：‘投之桃李，报以琼瑶’，你两度赠我以淬毒乌针，我也请你尝尝两百年前武林怪杰‘修罗尊者’所遗‘修罗三宝’之一，‘修罗九寒沙’的滋味！”

姬天缺闻言才知道自己在庙门以外，掌震黑白无常塑像之时，曾自塑像腹内，冒出一片淡淡黄烟，就是阴毒暗器中，失传已久，伤人无形的“修罗九寒沙”！怪不得如今全身寒意犹深，飕飕生颤！

人皮面具上的眉头一蹙，冷冷向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晒然说道：“‘修罗九寒沙’虽称极为霸道，但姬天缺神功已就，五气朝元，三花聚顶，腹内更是铜浇心肺，铁铸肝肠，你又其奈我何？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自鼻中冷冷“哼”了半声答道：“庙门以外那点间接侵骨的‘修罗九寒沙’，固然伤不了你这等功力之人！但适才两枚你自己用来害人的喂毒乌针以上，我却……”

姬天缺被阎元景一言提醒，想起适才接针之际，触手冰凉，顿知对方定将自己毒针，又曾放在“修罗九寒沙”中熬炼过！

果然行功默察一下，发现接针右臂的各处要穴，均已被一种尚未发作的奇寒毒气所侵，渐渐气血凝滞，微觉麻木！

姬天缺生平专门算计别人，何曾受过这等暗算？盛怒难遏之下，暴吼一声，预先藏在左掌中的一大把三棱淬毒“夺魂金针”，遂如光雨流空般地，疾向“幽冥神君”射去，人也跟着随后飞扑！

但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今宵种种举措，均系着意细心安排，故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一声厉啸，却换来了那位乔装鬼卒，“大头鬼王”焦魁的一声暴吼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厉啸以后，是针雨流空，“大头鬼王”焦魁暴吼以后，却是油香满殿！

原来“大头鬼王”焦魁，一面在油锅以下，不住添火，一面却始终严密注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一切举措！

在“姬天缺”一声厉啸，人随所发针雨，猛扑“幽冥神君”之际，焦魁遂暴吼一声，提足内家真力，双掌齐向油锅以内，凌空一推，锅中立时飞起一片沸滚热油，照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迎面泼去！

姬天缺做梦也未想到，对方竟有如此手段！匆忙之下，只得以袖风狂拂，罡掌连推，但大片热油，非比寻常暗器，不仅所发“夺魂金针”，被激撞得全失准头，胸前肩头，也复沾了不少！

再好的内家功力，或是“金钟罩”、“铁布衫”、“十三太保横练”之属，也禁不住这等沸油淋身！硬把个狠毒盖天下，威名满江湖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淋得从洪然厉啸，变成“哇”的一声惨号，并生恐对方继续下手，赶紧拂袖震破窗门，横飞一丈，逃出殿外！

他身才出殿，迎面两丈以外，业已站立了王者衣冠的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手中捧着一叠磷光闪闪的细丝怪网！

左面靠崖壁处，站的是那位绿袍秀士，但手中所捧，已非“孽镜台”，换了一具看来狰狞可怖的拳大白骨骷髅，右面则系那位红衣判官，一手拿着一节金黄夺目的短粗圆筒，另一手戴着一只鹿皮手套，不知在五指之间，所握何物？

身后也阴森森地一声怪笑，“大头鬼王”焦魁两手各持一只大木瓢，瓢中满盛沸滚热油，作势待泼！

姬天缺右臂既中奇异寒毒，肩头胸前，又为滚油淋伤，再加上这种四面被围的险恶情状，自知可能运数已终！但像他这等绝世凶人，怎肯束手待毙，提气强忍伤痛，凶睛中厉芒一闪，电扫四周，想找个最弱之点突围，至不济也得捞上两名陪着自己同死，在棺材以内的垫背人物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窥透姬天缺心意，把手中那叠磷光闪闪的细丝怪网，略一抖动，冷笑连声，说道：“姬天缺，你要再想作困兽之斗，无非自速其死！我手中这叠宝网，名叫‘冷焰修罗网’，一丝沾肤，冷焰搜髓，是‘修罗尊者’所遗三宝以内的最称霸道之物！”

姬天缺自然识货，目光微注阎元景手内宝网，知道对方所言不虚，人皮面具后的两道浓眉，深深一蹙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又指着姬天缺身左，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手中所捧的白骨骷髅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是‘修罗三宝’中的另一件，名叫‘修罗白骨吹’，在山神庙门以外，想已尝过滋味！”

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听“幽冥神君”话音方了，便捧起白骨骷髅，在骷髅脑后，轻轻一吹，极其凄厉的鬼号起处，姬天缺不但又觉心魂欲飞，体内所中寒毒，立时加强了不少威力，周身微微颤抖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摇手止住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再吹“修罗白骨吹”，又复指着“红衣火判”穆雷，向姬天缺说道：“他左手鹿皮手套以内的‘修罗九寒沙’，你已尝过味道，右手中的圆筒，则你应该认得出是江湖中最厉害的‘金光烈火筒’，一经施为，三丈方圆以内，满布剧毒金丝，硫磺烈火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越听越觉寒心，故装镇静地，一面忍受所中伤毒；一面搜索枯肠，但任凭他平日如何足智多谋，此时却想不出丝毫怎样才可逃出这位对自己怀恨多年，率众寻仇的强敌手下之策！

阎元景则神态越来越觉轻松地微微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至于你身后的那两瓢滚热沸油，如何难当？恐怕用不着我再加解释！如今阎元景要向阁下请教，适才在山神庙大殿以内，所宣布你的那些丧心病狂恶迹，可有一件是虚？种因得果，报应循环，要你以一身皮肉，偿还数十年无边孽债，你服是不服？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肩头胸前，被滚油淋伤之处，一阵阵的火辣辣般剧痛，右臂的筋骨穴道，更奇寒生颤，但这些伤毒疼痛，却化不了他丝毫凶心，双睛瞪处，厉芒四射地狞声叫道：“阎元景，你不必猖狂得意，俗语说得好：‘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’！姬天缺的大好头颅在此，你尽管下手摘取，快意前仇！我不否认我生平杀人如草，两手血腥，但在这种情况之

下，纵然把我骨肉寸磔，也难令人心服口服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闻言似在意中，淡淡一笑答道：“我也知道你决不心服，阎元景虽然与你仇重如山，廿年衔恨，但尚不屑杀你这种身受伤毒，功力难以施展，几乎等于束手待毙之辈！”

姬天缺听出对方话中含意，诧然问道：“阎元景，听你之言，难道今夜你在连用鬼计，诱我入伏以后，竟肯就此罢手？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傲然一笑答道：“若照你昔年为夺‘幽冥十三经’四篇经文，对我暗下毒手之事，以及一身罪孽，委实大可不必对你宽饶！但阎元景的活命恩人‘闪电神乞’诸明大侠，却太已宽仁厚德，一再叮咛对你尽量度化，期使回头，所以阎元景才在‘修罗三宝’，及滚油淋身之下，放你一条生路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果然凶横已极，静静听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的话之后，竟自狞声狂笑说道：“阎元景，你还是乘着姬天缺偶一不慎，身中鬼计之下，恃众逞凶，报复前仇，比较稳妥！否则姬天缺只要得能脱身，我必立誓活剥今夜在场诸人人皮，及杀尽‘闪电神乞’与‘乾坤五绝’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摇头一叹，冷然说道：“江山容易改，秉性最难移！阎元景真可惜诸大侠那片宽仁厚德之心，竟施诸蛇蝎豺狼之辈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强忍内外伤毒，狞声叱道“阎元景休得口角伤人，言语放肆！姬天缺如今尚在你手下的四面包围之中，你何不……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不等姬天缺说完，便即晒然说道：“姬天缺，你不必激将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我已说过放你，今夜若再动你一根汗毛，便不配称为江湖人物！”

说到此说处，向“重泉秀手”甘化桂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等人，微一挥手，沉声说道：“尔等撤围缴还‘修罗白骨吹’及‘修罗九寒沙’，任凭‘九毒书生’自去，不准加以干阻！”

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闻言不禁眉头略蹙，走到阎元景身畔，一面缴回“修罗白骨吹”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启禀神君，俗语说得好：‘纵虎容易擒虎难’……”

姬天缺耳音极锐，一阵纵声狂笑，接口说道：“阎元景，他说得对，纵虎容易擒虎难，他日你若落在我的手中，姬天缺绝不会有此宽洪大量！”

阎元景止住甘化桂，不令再言，转面对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淡淡一笑说道：“阎元景为了敬佩及遵从‘闪电神乞’诸明大侠所命，今日既愿纵虎归山，他日自亦不惜以身喂虎！姬天缺，你还不快走，再欲多言无非自招其辱！”

姬天缺看出对方确是放过自己，面上虽强装得若无其事，其实背心早已冷汗流地，狠狠狞视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几眼，肩头微晃，便往那“子午峪”口纵去！

姬天缺立脚之处，距离峪口大约五丈有余，若在平时，简直可以说是晃身即到，但如今却接连两纵，尚差七八尺远，可见所受内外伤毒，实在不浅！

他身形刚到“子午峪”山，背后突又传来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那种冷冰冰地语音叫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，暂留贵步！”

姬天缺以为对方临时变计，心头一凛，暗在右掌中扣了一把淬毒乌针，停步回头，冷然问道：“阎元景，江湖人物可杀而不可辱，你这等唠唠叨叨，令姬天缺很不耐烦！”

阎元景纵声大笑说道：“姬天缺你尽管放心，阎元景决不会出尔反尔！”

我不过为了天涯海角，找你太难，想请你自己定一个下次相见之时，与相见之地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今夜的这些哑吧亏，吃得委实满头是火，心中也亟思早日报复，所以闻言略一沉思，便即答道：“半月以后，我们在福建武夷绝颠，互作生死一搏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看着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一笑，说道：

“你右臂所中‘修罗九寒沙’阴毒，及胸前肩头的滚油淋伤，换了常人，可能不治。即令再好的内家功力，恐怕也需十日以上，始能痊愈！所以半月之期，略嫌仓促，何况彼此既作生死搏斗，阎元景也不愿你到时再复有所藉辞，何不干脆下月十六黄昏时分，在福建武夷绝颠一会！”

姬天缺此时确已对所中寒毒，及滚油伤痛，有点难于禁受，亟待服药运功，自行疗治，故而只微微颌首，鼻中低“哼”一声，黑衣再闪，身形便消失在“子午峪”口！

他这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定约福建武夷之举，其中别含深意，原来姬天缺自从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突弃罗浮基业，带走手下得力党徒“二云一鬼十大游魂”，隐迹不见以后，心中便觉孟三娘这种异常举措，太已可疑。遂在“罗刹教”下稍为接近孟三娘徒党之中，仔细探听，果然探出孟三娘是接到她师弟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一封翠鸟传书，才放弃“万梅谷”基业，率领徒党，隐迹不见！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却系携同常碧云化身的孟浮云，往福建武夷采药，一去不回！

姬天缺根据孟三娘的性情行径，及前因后果，细加判断，认为她与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可能有甚奇遇，在武夷或其他秘境以内，苦心参究某种神妙武学，以期再出江湖之际，一举尽服天下豪杰，称尊宇内！加上自己如今孑然一身别无党羽，故而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定约武夷，希冀或许能巧遇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等人，有所助力！

他这种算计，不可谓之不精，但俗语说得好：“千算万算，不及苍天一算”！若非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恶贯尚未满盈，本书续集之中，还要被他把整个江湖，搅得血雨腥风，惊天动地引起无数可歌可泣，惊险缠绵的奇妙情节，几乎便因算计太精之故，自己把条性命，送在了武夷山内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所说丝毫不错，姬天缺离开罗浮山“子午峪”后，敷药疗伤，行功驱毒，足足将息了十二日之久，才算复原如旧！

这一路他因生怕阎元景万一变计追踪，乘自己伤毒未痊之际，提前下手，所以毫未停留，伤毒痊时，人已到了武夷山境！

越想那夜在山神庙内，所上恶当及所受恶气，越觉心头奇怒难忍，遂反复苦思，怎样才可在这武夷相会之下，设法也让对方遍尝苦楚以后，再行一处死！

但似乎智穷力绌，想来想去，也不曾想出个所以然来！姬天缺心烦意乱之下，打算索性去往武夷绝顶，看看当地形势，或许触动灵机，再作决定！

武夷又名“武彝”，在福建崇安县南，为仙霞山脉起顶，绵亘百余里，群峰竞秀，列嶂排云，景物颇称灵奇幽邃！

群峰之中，以三仰峰独秀群峦，巍然矗立，姬天缺既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订约武夷绝颠，遂施展轻身功力，飞登这三仰峰头，勘察形势！

姬天缺因仿效“夺魂旗”的习性行动甚久，素来不喜在白昼有所施为，故而 he 上得三仰峰头，已是初鼓早过，二更未到！

时属正月廿八，天气虽晴，但长空之中，除了星光闪耀以外，却看不见嫦娥仙子的半痕指爪！

峰头地势不大，仅只三五丈方圆，但却有不少奇形怪石，嵯峨森列，甚至连块较为平坦的动手之处，都不易选择！

姬天缺根本不曾细看，略一瞩目之下，便知这所谓的武夷绝巔，似乎无甚可以被利用来安排毒计之处！

他生性阴险凶傲，睚眦必报，一向专门暗箭伤人，这次却被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捉弄得吃了一场大亏，心头怎不愤恨已极？

但此身已在武夷绝顶，再有十八日光阴，阎元景便将来此赴约，自己却以何术去对付这位深仇大敌，以及他手下那几名惯于装神弄鬼的奇人，与那曾经尝过滋味，知道厉害的“修罗三宝”？

姬天缺号称“九毒书生”，但如今搜尽枯肠，却似乎一毒不毒，只气得钢牙猛挫，搓手连连地，对着面前那雾郁云翳，暗影沉沉的千寻绝壑，发出一声凄厉长啸，聊泄胸中闷气！

哪知这一啸，居然又复啸出事来。远峰近谷的厉啸回音，尚在悠悠不绝之中，壑下沉沉云雾以内，却起了几声听来令人入耳心惊的啾啾鬼哭！

姬天缺在罗浮山“子午峪”口，被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所设的那一次“森罗夜审”，审得太惨，所以一听鬼哭，便是皱眉，赶紧凝神观看壑下，心头也暗自惊诧，难道这位神出鬼没的对头，又比自己走先一步，在此有所埋伏？

壑下沉沉暗影之中，起初只有几声低低鬼哭，但逐渐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高，最后居然不仅满壑啾啾，并在云雾隐约以内，仿佛有一大片赤红光影，冉冉升起！

光影升到距离壑口尚有十丈左右，虽然仍在云雾缭绕以内，但已可凭上佳目力辨出，是一枝绝大的血红令箭形状，血令正中，并有一行其亮如电的赤红字迹，写的是“九毒书生，清还旧债！”

这枝呈现在虚无缥缈之中的绝大血令，以及血令上的“九毒书生，清还旧债”八个朱红字迹入目，姬天缺未免太已心惊，暗想阎元景何来这大神通？真个又抢先在武夷山内，有所布置！

惊念未了，鬼哭忽收，血令亦失，千丈绝壑以下，恢复了一片暗影沉沉，但三仰峰头的嵯峨乱石之中，却又有片血色微光，突作闪烁！

姬天缺功凝百穴，气贯周身，双掌提足自己所练最拿手的“七煞寒灵阴功”，护往当胸，闪眼向那血色光华腾起之处，仔细看去！

那血色光华腾起之处，是在偏左方的一大丛乱石以内，姬天缺身形微闪，正待抢进乱石丛中，察看究系何人捣鬼。突然发现那些乱石，竟是有意安排，表面仿佛嵯峨森列，杂乱无章，其实暗合八卦九宫，阴阳生克之理！

姬天缺对于阴阳生克之理，原不外行，冷笑一声，驻足微辨方位，便自西北生门，闯进石阵！

这座效法当年诸葛武侯，但具体而微八卦石阵的进退门户，虽然难不住“九毒书生”，但也颇见奥妙！因为整个三仰峰头，不过仅有三五丈方圆，加以姬天缺那等身手，居然回环曲折了约莫一盏热茶时分，尚未进入小小石阵的中心部份！

就在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黑衣飘忽，身形电闪地，在嵯峨乱石丛中，左进右退，依照阴阳门户，进扑中央之际，石阵以外，却出现了十名身御血红长袍，面色惨白如纸的奇瘦披发少女，每人手持着与“夺魂旗”仿佛，上画

骷髅白骨的引魂长幡，一齐飘身纵上石阵最外层的怪石顶端，面向中央，不出丝毫声息，也没有丝毫动作地木然凝立！

一来这十名红袍奇瘦少女的轻功太好，飞花飘絮，起落无声；二来石阵有阴阳生克等门户阻拦，以致阵外来了十人，而阵内大名鼎鼎的“九毒书生”，犹无所觉！

姬天缺再复三次盘旋进退，便已进入石阵中央，只见依旧无一人，只竖立着一块高大青石，石上直书四个赤亮大字：“夺魂神坛”，先前在阵外所见血色光华，便是自这四个赤红大字以上映射而起！

这种摸不透深浅的阵仗，使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感觉到兆头似乎又不太妙？他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防身功力始终不敢稍懈地，提气厉声喝道：“何人斗胆？竟敢戏弄姬某，赶快请出一会！”

他虽不见有人，仍自厉声喝问之故，是因自己初上峰头，便曾瞩目四周，并不曾见何异状。后来墜下云雾以内现出血令之后，这阵中才映射血色光华，分明是事先在石上写好赤红大字，用布覆盖，俟血令出现，方将覆盖之物揭去！

照这种情形判断，岂非人还藏在阵中？但姬天缺却不敢贸然越至那一大块上书“夺魂神坛”的高大青石后察看，因为若论真气内力、软硬轻功，或兵刃暗器等等，姬天缺均能与当世任何高人，拼斗上个三两百合，不致便败，并在见事不妙之际，足可仗他特长的诡异轻灵身法，从容退走！但他却害怕万一石后又像罗浮山“子午峪”山神庙内一般，对自己当头浇下一大片沸滚热油，却是令人哭笑不得，无法消受！

果然他这一出声喝问，换来了一声轻蔑冷笑，但这声冷笑，不是发自高大青石以后，而是发自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身后！

姬天缺想不到身后有人，大惊之下，暗用阴手反掌，自胁下往外一翻，阴冷冰凉劲急凌厉的“七煞寒灵掌力”发处，硬把身后六七尺外一块怪石，击得碎石纷飞，散落如雨！

“七煞寒灵掌力”先发，姬天缺随后转身，他此时因身在阵心，地势较高，一眼便瞥见身后何止一人？两丈来外的一排怪石顶端，居然竟有整整十名脸色惨白，身着血红长袍，手持上画骷髅白骨的引魂长幡，奇瘦无比的披发少女，面对自己，冷冰冰地木然凝立！

适才那声极其轻蔑，而阴森森的冷笑，似是最左边的一名少女所发，因为姬天缺转身之际，尚瞥见她唇角间的哂意，刚刚收拢！

第十二章恩仇变幻

姬天缺微定心神，暗中忖道：“自从罗浮山‘天香劫元宵大会’一败以后，自己这‘九毒书生’，仿佛处处交上霉运？简直无法再混！无论凭耳聪目力，或是内功修为，周围十丈之内，便是金针落地，也应立有所知，怎会在怪石顶端，出现了十名红袍奇瘦的披发少女，而竟毫无所觉？”

但他毕竟数十年苦心修为，身负武林罕见的奇绝武学，越是在这种情况不利之际，越是能够镇摄心神，右手一探腰间，先把自己那根百炼精钢所铸，外镀黄金，能够伸缩自如的“夺魂旗”杆取出，挂上骷髅白骨红旗，以便迎拒万一突发的暗器攒袭，然后手指十丈以内最左面的一名红袍披发少女，沉声问道：“女娃通名……”

这名红袍披发少女，倒极其干脆，不等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话完，应声即答！

但所答却更为干脆，简简单单地，连姓带名一齐报出，只是“孟一魂”三字！

而且不等姬天缺再问，十名红袍披发少女，由左至右地纷纷依序自动报名，不过她们这些姓名，取得太已刻板，均系以“孟”为姓，以“魂”为名，只在当中加上由一到十的数字而已！

最妙的是每人脸上，冷漠得不带丝毫表情，语音之中，也平淡得没有丝毫抑扬顿挫，个个均是极缓极慢地，微启那两片惨白得不带血色的嘴唇，吐出“孟……×……魂”三字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一听她们这些奇异姓名，再自她们活似死人般的神态上，忽有所悟，把语音变得略为柔和地，继续问道：“你们是不是‘罗刹掌教’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门下的‘十大游魂’？”

十名红袍少女，虽仍寒脸不答，但听得姬天缺说出“笑面阎婆孟三娘”名号之际，却一齐庄容肃立，神态极其恭敬！

姬天缺看在眼里，知道所料不差，心头顿觉微放，又复向那十名红袍披发的奇瘦少女问道：“姬天缺此次武夷之行，便系风闻孟教主及潘副教主，在此闭关，特来求见！有烦诸位姑娘，代为传话……”

他话犹未了，那十名红袍披发的奇瘦少女，动作完全一致地全是右手持幡不动，左手平招，向着姬天缺身后，虚空一指。

这一指，指得姬天缺周身毫发一竖，手中夺魂旗的红绸旗影微飘，滑步转身，不由得更是惊得有点目瞪口呆，心头打鼓！

原来那块上书“夺魂神坛”四个血红大字的高大青石顶端，有位白衣书生，盘坐其上，背对自己。

此人虽未转身，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已可断定是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的师弟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！

适才孟三娘教下的“十大游魂”，在身后现身，毫未觉察之故，还可说是自己因观察八卦石阵门户，随之盘旋进退，心有专注！但如今咫尺以内，突现“玉箫郎君”，自己依旧懵无所知，却似乎无法再作解释？倘若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乘自己与十名红袍少女答话之时，突加暗算，岂非早已遭人毒手？

姬天缺不知那青石顶端，微作坡形，前面较高，向后倾斜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早就藏身其上，此时不过故意现身而已！却深深惊诧自己怎的忽然耳力失聪，目力失明，以及对方功力竟会如此突飞猛进？

他心头虽然自惭自惕，但表面神态，依旧从容，抱元守一，岳峙渊渟地，把手一拱，笑声问道：“潘副教主，别来可好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这才慢慢回身，英俊面庞以上的眉目之间，深笼煞气，极其轻蔑地瞥了姬天缺半眼，用一种高傲无比的语音，冷然答道：“祁连山玉柱峰腰一会，潘午侥幸未死，但想不到你这位‘夺魂旗’，仅仅是个假货而已！”

姬天缺一听便知孟三娘师姊弟，依旧志在江湖，人虽甘弃罗浮基业，到这武夷秘境闭关，但仍在“万梅谷天香坳”内，安排下了心腹之人，随时报知一切动静！

她师姊弟未忘名利的这种情形，本对自己有利，但却未曾料到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苦记前仇，不知是否唇舌之力，可以解释？

姬天缺生来赋性，骄暴凶狂，从不肯对任何人低声下气，但因自己如今

势穷力绌之下，寻人联手，不能再结强仇，所以装做听不懂潘午讥嘲语意地，哈哈一笑说道：“当年玉柱峰腰的那段误会，实因你我不曾相识，如今既已敌忾同仇，潘副教主何必斤斤计较那段已成过眼云烟的无聊往事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两道剑眉，倏然一挑，依旧冷冷说道：“就算如你所说的，我们如今业已敌忾同仇，但大丈夫必须恩怨分明，潘午也要先把祁连山玉柱峰腰的那段过节，作一了断。”姬天缺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这副冷傲神情，心头怒火，不由高腾，极其勉强地再复往下一压，干笑两声说道：“潘副教主，姬天缺生平不惧天下的任何人物！但因我与孟教主有旧，并有要事待商，可否等我与令师姊会面以后，再和你一了当年旧案？”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目射精光，傲然叫道：“你若过不了潘午这一关，哪里会见得到苦练神功，杜绝俗扰的‘罗刹掌教’？”

姬天缺真被这位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逗得眉腾杀气，目射凶芒，也把说话的神情一变，阴森森地“哼”了半声问道：“祁连山玉柱峰腰的那段过节，你打算怎样了断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点头一晒说道：“照你目前这副神情，虽然是个冒牌货色的假‘夺魂旗’，也还算有三分气概！若像方才那等脓包……”

他话犹未了，姬天缺便自沉声叱道：“潘副教主请放尊重些，姬天缺此身既已在你八卦石阵的伏埋之中，尽管以手下绝艺招呼，何必仗唇舌之利，妄肆轻薄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闻言也把神色一正说道：“当年玉柱峰腰，我记得你要我在你那面假‘夺魂旗’之下，斗满百招，如今我却只要你接我三记‘罗刹阴功’掌力，并听我一曲‘七情箫声’，看她们一场‘十魂妙舞’！”

姬天缺何等行家？一听便知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在凉州一败之后，必曾痛下决心地苦练“罗刹阴功”！而所云箫声妙舞之中，定然是入耳乱意“七情箫声”的威力，高于入目销魂的“十魂妙舞”！

人家既然提出以此相较，自己哪能再复示弱？但心中却好生为难，因为这一场比斗若败，固然太已无颜，而胜了又必与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仇上结仇，恨中加恨，可能会影响到自己与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合手抵御“乾坤五绝”的未来大计？

他感觉轻重不得，左右为难地这一沉吟，却使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一阵狂笑，晒然问道：“姬天缺，你往日威风，而今安在？怎的不回答我所问？潘午决不倚势欺人，你若怕我的‘罗刹阴功’，我便免去这劈空三击，你若怕听我的‘七情箫声’，及不敢看她们的‘十魂妙舞’，同样可以一概免除！只要你自动呈现手中那面骷髅白骨红旗，我就把当年之事，一笔勾却！”

姬天缺久经大敌，加上新遭奇辱，自然稳健异常，任凭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如何刺激讥嘲，只当未闻，反而趁着对方发话之时，把自己气机调匀，功贯周身，凝神待敌！等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话一讲完，姬天缺便即一阵森森阴笑，应声答道：“潘副教主莫狂莫傲，好自施为！但你这三记‘罗刹阴功’掌力，及所谓‘七情箫声’、‘十魂妙舞’，若不能使姬天缺碎骨粉身，或神迷意乱之际，却须引我与孟教主一会。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仰面朝天，哈哈狂笑说道：“只要你真能消受我的‘罗刹阴功’，及领略‘七情箫声’、‘十魂妙舞’，万事便均好商量！来来来，我们久别重逢，潘午先奉敬一掌！”

话音甫落，右掌倏推，一股重如山岳的奇寒劲气，便向“九毒书生”姬

天缺当头压到！

姬天缺虽然推测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武学有进，但因如今距离昔日祁连山玉柱峰腰之会，为时尚未及一年，未免以为即令功力增强，也不致增强到何等惊人地步！

何况审情度势，心中早就决定不宜仇上加仇，故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虽然劲贯右臂，翻动血红的骷髅白骨红旗，卷起旗风上迎，但只用了所练“七煞寒灵阴功”的八成左右功力！

哪知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当日祁连山一败，深觉若非上官灵隐身暗加协力，几乎当时送命，遂在回转罗浮以后，痛下决心，湔雪前耻，昼夜不懈地苦练本门“罗刹阴功”，如今又于武夷绝壑之下，巧得“玄玄真经”，洁心参究，功力进展，自然出人意料！

奇寒掌力与劲急旗风，一接之下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居然足下连退三步，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却仍巍坐青石顶端，神情自若地丝毫不动！

姬天缺口中方自“咦”了一声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一阵哈哈狂笑，剑眉双轩，傲声说道：“姬天缺，彼此不过三百日小别，你手中那面‘夺魂旗’的威风何在？”

“在”字才出，扬手又是劈空一掌，不但划空生啸的劲气比先前加强，连劲气中所挟的阴寒程度，也为之增益不少！姬天缺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武功，如此突飞猛进，自然不肯吃暗亏，白骨骷髅红旗展处，也用出了十成真力！

这次倒是半斤八两，轩轻难分，姬天缺一笑说道：“潘副教主，你这‘罗刹阴功’，果然进步神速，姬天缺钦佩无已！我们就此点到为止如何？”

潘午冷哼一声，根本不答理这位名惊天下的“九毒书生”，只是神功潜聚，双掌齐推，把所练“罗刹阴功”，全力施为，威势直如涛卷浪翻，山崩海啸！

姬天缺见对方如此相逼，暗想，常言道：“英雄不提当年勇，好汉不吃眼前亏”，目前潘午既如此记仇！只有先把这场过节，应付下来，然后再寻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加以解释，否则这“眼前亏”未免吃得太大？遂把“七煞寒灵阴功”，聚到十二成，贯注手中“夺魂旗”上，红影再翻，力拂而出！

两种出类拔萃的左道奇功三度互接，因双方一个为了湔雪前耻，一个为了顾惜盛誉，均是全力施为，“砰”然巨响之下，不但姬天缺心神大震，往后退了四五尺远，潘午气血翻腾，从青石顶端，坐不住地飘落下来，连那周围的嵯峨怪石，都被排空四溢的劲气罡气，激撞得或碎或折，一片“咔嚓嚓”的断裂之声，石粉飞扬，漫天乱舞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到此时才知道自己虽然功力精进，人家这位“九毒书生”，确系名不虚传，一样身负绝世武学，并非三记“罗刹阴功”，便能打发！

所以身形落地以后，先略为运气，流转周身，察看适才最后一记硬拼，脏腑之间，是否受损，再把起初那种看不起对方的傲气一收，慢慢自怀中取出惯用的那管玉箫，向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点头笑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果然名不虚传，潘午三记‘罗刹阴功’，既已无奈你何？且再复招待你听一曲‘七情箫声’，看一场‘十魂妙舞’！”

姬天缺见潘午所提出的这一硬两软三场考较，硬的一场，已算应付过去！软的两场，则一场有色，一场有声，销魂眼底，荡魄耳边，可能均必极其厉

害，否则潘午也不会用来对自己这等分明内家定力，均有深厚根基的人物施展！

戒意一深，心神立肃，先把“夺魂旗”收好，然后向面前这位脸上傲气骄色已敛，但目中凶光仇火仍露的“玉箫郎君”，抱拳笑道：“潘副教主请自尽兴施为，此处虽非桃花扇底，燕子灯前，姬天缺一恭聆仙音，并钦妙舞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见这位素以凶残狠毒威震江湖的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不但神情和善，言词之间，亦尽量谦雅，不由微然一笑，未再答话，只举起手中玉箫，凑在唇边，吹出一声尖响！

一声尖响，唤来十片红云，那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手下的“十大游魂”，闻声之后，一齐宛如飞絮舞空地，飘落当场，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恭身肃立！

潘午玉箫一收，正色说道：“这位‘九毒书生’，名惊宇内，艺压当时，好不容易才自动来到武夷绝巅，你们且各宽衣，随我箫声，献舞娱客！”

手执引魂长幡，红袍覆体的“十大游魂”，闻言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齐齐俯首，口中嚶吟一声，长幡轻摆，便自挑落身着红袍，各运内家功力，把长幡插入山石三寸！

时维新岁正月，地值武夷绝巅，加上又是深夜之间，气候自属严寒，但这“十大游魂”的红袍以内，居然肌肤晶莹，未着寸缕！

前文曾经交代，十名少女全是长发披肩，奇瘦无比！不过这一裸裎相向，却令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看得暗暗称奇！原来她们脸上身上，虽然极瘦，但胸乳奇丰，柔臀绝巨，与那嶙峋骨骼，惨白肌肤，简直难相配合，不像是一人所有！

姬天缺见“十大游魂”摆出这种阵仗，心中不由又觉可笑，又觉可疑！

可笑的是：慢说以这十名活骷髅似的少女，配上些丰乳肥臀，便是西子南威，玉环飞燕，群施狐媚，各现柔嘉，也不会使自己心神，稍受感动！

可疑的是：潘午既然明知自己绝非色相可迷，偏偏仍在“罗刹阴功”不能克敌以后，如此施为，脸上神情，并颇含得色，是否什么“七情箫声”，及“十魂妙舞”，全是些表面文章，而在声声色色之间，另伏阴谋毒计？

就在姬天缺疑念起伏，参不透其中奥秘之际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箫声已作，一起首只是曲意奇淫的靡靡乐韵，而那“十大游魂”，便随着箫声，翩跹起舞，款摆腰肢，在“九毒书生”身前身后，掀起一片乳波臀浪！

姬天缺越是见对方箫声妙舞，无甚奇特之处，便越是惊心，提聚真气，暗护周身，静以待变！

他所料果然不错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这“七情箫声”与“十魂妙舞”，确系别出心裁，以其无形妙用，配合伤敌！

潘午的“七情箫声”，此时尚未施展，他在吹到妙处，能随听箫之人的环境遭遇，勾动七情，使其心神不能专注，“十魂妙舞”的煞手绝招，便即乘隙而入！

至于那十名长发披肩的奇瘦少女，不仅双手十指指甲，全练就极毒阴功，力能洞金穿石，并专破一切“金钟罩铁布衫”，及“十三太保横练”等属，半丝见血，立即封喉！连那看来与周身瘦骨极不配衬的丰乳肥臀，全是特殊装置的极毒暗器！可以在柳腰款摆，媚眼如丝之际，突然提气鼓胸，自那一对假制豪乳以内，喷射出两股沾身无救的剧毒毒泉！或是玉腿轻抬，鸿沟隐

现，使人目荡神迷，再复抢在上风，略拍那人皮所制肥臀，便自臀上无数目力难见的细孔之中，迸发出一种无形无色毒粉，只要鼻端闻见丝毫桂花香味，立将心神丧失，任人处置！

所以姬天缺虽然警觉，料出其中深藏厉害，却决料不到杀人利器，会藏在肥臀丰乳之中！他越是纳气凝神，抱元守一地静观其变，便越是危机四伏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箫声吹得越来越觉柔媚，“十大游魂”的翩跹妙舞，舞得越来越觉冶艳，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意料不到的杀身危机，也就越来越迫近！

就在“十大游魂”所练阴毒功力，业已凝集指甲尖端，渐渐贴近姬天缺身畔，即将在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号令下，群起发难之际，绝壑以下，突然连声鸟鸣，飞上一只其大如鹰的翠色怪鸟！

翠鸟钩喙之中，并衔了两封柬帖，飞落在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肩上。

潘午眉头一蹙，箫声立停，“十大游魂”也知教主孟三娘特遣翠鸟传谕，一齐静俟吩咐地停足不舞！

潘午自翠鸟钩喙之内，取下两封柬帖，把自己一封，拆开看时，只见上面仅有八个大字，写的是：“共图大事，暂释前仇！”

这位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虽颇刚愎凶傲，但对于师姊而兼掌教的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却畏服已极。看了帖子之后，玉箫一挥，“十大游魂”便即拔起插入石地的引魂长幡，各以红袍覆体！

然后潘午用食中二指，挟起另一封柬帖，凌空甩过，姬天缺接在手中，拆开一看，柬上写着：“字奉‘九毒书生’，‘天香劫元宵大会’之一切经过情形，孟非烟均已得报！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、夺魂旗’等‘乾坤五绝’，各怀绝学，非托虚名，尤以真‘夺魂旗’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心计之精，武功之高，令人难以企及！孟非烟新练神功未就，无自信能胜‘逍遥老人’之前，决不再出江湖。但至多三年以内，必遣翠鸟传书，广约天下豪英，赴会罗浮，重兴本教，并与‘乾坤五绝’，再较艺业！姬兄与潘师弟的前仇，孟非烟已嘱其释怀，凡事请与计议，孟非烟意欲烦兄，乘此余暇，代为邀约几位世所未知的隐迹高人，以壮他年重出武林之声势！”

姬天缺看完以后，心头不禁大惊，原来自己弄来装傀儡的那位假钟离老人，竟是真货！怪不得越看他越觉不凡！但此老与自己仇深似海，何以不乘自己懵然无觉之下，报复被禁九华山腹廿年之仇，而只是唱着那首逍遥歌词，踏壁而去！

他也是积恶太多，灵智久迷，体会不出钟离老人那等宽仁博爱的度世襟怀，略为纳罕疑思，也就放过一旁，目光微瞥那位神色悻悻，似乎对自己恨意未消的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叫了一声“潘副教主”欲待发话。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不等姬天缺开口，便即先行冷冷说道：“我师姊的两封柬帖，来得太已及时，不然你早已在‘十魂妙舞’、‘七情箫声’以下，命丧无常，魂游墟墓！既得便宜，怎不快走？还在意欲唠叨则甚？”

若换平时，姬天缺听了这一番话后，定然暴怒而起，辣手立施！但如今一来日暮途穷；二来身在重围；三夹还想仗着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师姊弟之力，有所作为，故而不得不强忍恶气，索性一阵呵呵大笑说道：“姬天缺先前便曾说过，彼此业已敌忾同仇，当年祁连山玉柱峰腰的一段过眼云烟，望潘副教主莫再计较，姬天缺这厢谢罪！”

说完，竟自略整衣衫，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深深一揖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到底不如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阴险深沉，见他居然向自己如此低头，胸中恶气遂平，也自哈哈一笑，抱拳还礼说道：“姬兄既然这等说法，潘午再若斤斤较量，未免过份小气？我们不如算是就此订交，当日今朝的无聊之事，谁也不许再复提起！”

哪知“玉箫郎君”虽然尽释旧恨，“九毒书生”反而深记新仇！后集中，潘午的一条性命，便因今夜之事，几乎大半葬送在姬天缺的手内！

姬天缺虽把今宵之事，引为毕生奇耻大辱般地深记心头，但脸上却装出一副从来未有的和蔼谦冲神色，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笑道：“潘副教主，姬天缺既蒙海量相涵，并欲应付一家仇敌的武夷绝巅之约，本应立即告辞，但令师姊尚有事相嘱，故而不得不向潘副教主，略为求教。”

随即递过那张柬帖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接在手内看完以后，“哦”了一声，含笑说道：“潘午在这武夷绝壑以内，曾经巧得一部武学奇书‘玄玄真经’，及其他两件武林异宝，遂因而知晓北天山玄冰凹内，隐居一位‘玄冰仙子’，滇西怒山百盘岭上，隐居一位‘万相先生’，这两人现已年逾百岁，武学奇高，当时均是为了一桩伤心恨事，因而穷边匿迹，永绝江湖！姬兄只要能见到这两位世所未知的武林奇人，告知他们所百搜莫得，无处找寻的‘双心碧玉’及‘九结金环’，均在我师姊手内，倘肯出山为助，共灭‘乾坤五绝’，使‘罗刹教’声威重振，独秀八荒，便当举以相赠！‘玄冰仙子’及‘万相先生’，因这两件异宝，对他们太关紧要，闻言定必惠然肯来！加上我师姊神功再成，慢说‘西道南笔’，不足为道，便是对那真‘夺魂旗’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也都无所忌惮的了！”

姬天缺静静聆听，心头并在暗自思索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却把话锋一转，向他问道：“姬兄适才说是与另一仇敌，在武夷绝巅有约之事，能否为潘午一道？”

姬天缺心中一动，顺着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话锋答道：“罗浮山‘万梅谷’中，新旧‘乾坤五绝’的‘元宵大会’了后，姬天缺正欲离去，忽有一人自称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，率领四名鬼卒打扮之徒，直闯谷中，声言要扫荡‘罗刹邪教’，并追索‘笑面阎婆’之魂，夺取‘玉箫郎君’之命……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听到此处，两道浓黑剑眉，倏然双挑，接口说道：“此人名号颇觉陌生，居然敢如此狂妄？不管他是否意图扫荡本教，我师姊既叫‘笑面阎婆’，就不许他再称这‘幽冥神君’四字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听出潘午话锋，并未全信自己所言，赶紧继续说道：“此人也是一身‘夺魂旗’打扮，故亦曾指名邀斗小弟！我与他在‘万梅谷’口，恶战连宵，因他手下鬼徒助力，胜负未分，本改约于二月十六子夜，互来武夷绝巅，一决生死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“哦”了一声，姬天缺又装出他那副傲然神情，朗声说道：“如今令师姊既然闭关练功，并有所命，姬天缺亟愿效劳，且等我与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了断这场约会之后，便即西奔北天山玄冰凹，及滇西怒山百盘岭，照潘副教主所说劝动‘万相先生’、‘玄冰仙子’，出山助力与‘乾坤五绝’一战！”

“罗刹教”掌教孟三娘外号人称“笑面阎婆”，似乎恰好被阎元景这“幽冥神君”，占了便宜。所以本来就性情狂傲，胸襟褊狭的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听了这四字之后，怒火早腾，冷笑一声，接口说道：“姬兄既愿万里西行，叨在彼此同仇，共谋大事，潘午也不深言谢！但我有一事相求，就是二月十

六武夷绝巅的这场约会，请姬兄让潘午代你了断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已被自己激动，心中自然高兴，但面上神色却丝毫不露，也不立即应声，故意略为沉吟片刻以后，才庄重答道：“姬天缺本不知潘副教主与令师姊隐居此间，才和那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，定约武夷绝顶，如今彼此既已释嫌订交，并属敌忾同仇，谁来应付这场约会，原本一样，但大敌‘乾坤五绝’，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’等未除之前，冤家不宜多结，望潘副教主二月十六之会，得饶人处便饶人，能放手时且放手……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不等姬天缺说完，便即接口说道：“我本来与他无甚深仇大怨，何况在我师姊神功未就之前，也委实不愿多惹是非！定当遵从姬兄金言，只要阎元景那厮，自动取消他那‘幽冥神君’外号，便不使他在‘罗刹阴功’掌力以下，碎骨粉身，或是‘七情箫声’、‘十魂妙舞’之中，魂飞魄散！”

姬天缺深知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性情极其刚傲，这样一来，嫁祸江东，驱狼拒虎，让他们逞强斗狠地龙争虎斗，自己岂不可以从从容容地，布置一切？

两人计议既定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遂带着“十大游魂”，在武夷绝巅，等候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却真个仆仆风尘，万里西行，去寻“玄冰仙子”、“万相先生”那两位久隐穷边，未为世晓的武林奇客！

但他这一路上，不但未替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师弟加以隐讳，反而竭力宣扬，说是“罗刹教”残余徒众，刻正遁居武夷绝顶幽壑之中，苦练阴毒功力，企图东山再起！

姬天缺这种作法用意，是想把孟三娘师姊弟的隐迹所在，传到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”等“乾坤五绝”耳中，使他们寻向武夷幽壑，彼此相拼，互消实力，自己则只要寻到“玄冰仙子”及“万相先生”，便伪称无意巧得“双心碧玉”、“九结金环”，并获知他们渴需此物，正亲自携送北天山及百盘岭途中，却被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、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联手劫走！

这样一来，“玄天仙子”、“万相先生”十之八九可能出山与钟离老人及孟三娘为敌，自己再复从中设法尽量挑拨，觅机把这些强有力的对头，一一暗加铲除，再行辗转嫁祸，使他们反复寻仇，永无宁日！到了最后，或可仍遂独霸江湖的向平大愿！

姬天缺所走的路程，是先奔北天山玄冰凹，再会滇西怒山百盘岭，他这满盘毒计，是否全如所愿，暂且慢提，笔者先行交代福建武夷绝顶鬼气森森、惊心荡魄的一场约会！

二月十六日子夜时分，天清月朗，一碧无云，武夷山三仰峰头的那片嵯峨石阵，均已被“罗刹教”徒，事先清除，空荡荡的五六丈方圆之间，对立着一十六位江湖人物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依然是一袭白色儒衣，衫袖飘飘，消闲而立，身后雁翅排开长发纷披，红袍覆体，奇瘦无比，号称“罗刹教”下出色人物“二云一鬼十大游魂”之中，酷似怨鬼游魂的十名少女！

另外五人，自然是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率领着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、“勾魂使者”酆杰。

阎元景因与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业已互把本来面目揭穿，所以不再作“夺魂旗”打扮，仍然恢复了王者衣冠的“幽冥神君”装束！

他万想不到，在三仰峰头等候自己的，居然不是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而由一位陌生不识的白衣书生，率领十名红袍长发少女，列阵以待！

“幽冥神君”虽远居“九幽地阙”以内，新近才入尘寰，但二十年前，他也是驰誉岭南的江湖侠盗！自然一看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及“十大游魂”的部众气宇神情，便知决非武林俗手，不禁眉蹙，发话问道：“足下何人？在此武夷绝顶作甚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因听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谗言，本有先入为主之见，再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的高傲神情，互一对证，确实觉得对方未免太不讲理！“哼”了一声，冷冷答道：“这句话似乎应该我来问你。你们这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跑到我隐居之处，意欲何为？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听说这三仰峰头，是人家隐居之处，知道自己把话问错，只得暗忍恶气，避免正面答复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偏头向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说道：“想不到大名鼎鼎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居然食言怯阵，不敢到这三仰峰头赴约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颇为佩服对方，藉词答话，甚为得体，冷然接口说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是我潘午的好友，他因事不在，由我代他赴约，也是一样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闻言微退半步，目光在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身上，来回一扫，沉声问道：“原来足下就是‘罗刹教’中的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潘副教主！”

潘午傲然点头，阴森森地笑了一笑说道：“大概你就是那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的阎元景。听说你们凭一点鬼门鬼道，居然就敢妄闯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声言欲与本教作对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一听便知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从中生事，搬弄是非，但也着实看不惯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那等狂傲神情，遂亦双眉一轩，朗然答道：“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既不是人间禁地，‘罗刹教’所为所作，更多违天理人情，何况你们为了躲避‘乾坤五绝’，不敢参与‘元宵大会’，业已舍弃那片基业，阎元景难道还有什么去不得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一阵仰天狂笑，笑声刚强高亢，震得远山近壑，回响嗡嗡，鸟兽惊窜，林木落叶！笑完厉声说道：“‘罗刹教’因事暂时解散，但三年以内，定然仍在罗浮山‘万梅谷’重新开坛，并且誓取‘乾坤五绝’的顶上人头，作为祭坛之物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闻言不觉晒然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又道：“你不要笑，‘乾坤五绝’尚能活上个三年两年，你却要在顷刻之间，命丧武夷绝顶！”

阎元景手下四人之中，以“大头鬼王”焦魁性情最暴，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神色狂傲，屡屡口出不逊，不由愤然欲起，但阎元景却怒极反笑地，拂袖止住“大头鬼王”焦魁，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说道：“潘副教主，阎元景与你何怨何仇？难道狂妄嗜杀，就是你们‘罗刹教’中，所奉宗旨么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“哼”了一声答道：“‘罗刹教’中，倒并不狂妄嗜杀，但却不容人加以丝毫触犯！你若想生下这三仰峰头，最少自动取消你那‘幽冥神君’的四字外号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听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这等说法，因未曾想到他师姊孟三娘的外号“笑面阎婆”之上，不由诧异问道：“我这‘幽冥神君’外号，与你‘罗刹教’，有何触犯之处？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因“幽冥神君”与“笑面阎婆”两个外号的冲突关系，非常微妙，无法作答，遂双眉一剔，怒声说道：“我叫你取消，你就取消好了，何必多问？不然就把性命交在我‘罗刹阴功’，与‘七情箫声’、‘十魂妙舞’之下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如此放不过自己这四字外号，不由深自诧异，沉思有顷，突然会过意来，忍俊不禁地“噗哧”一笑！

这一笑却把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笑得满面通红，双眼一张，精芒四射地厉声叱道：“你笑些什么？”

随着话音，雪白儒衫的大袖，往上一翻，右掌挥处，一记劲急无俦的“罗刹阴功”，便自怒劈而出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自从知道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姓名身份以后，便已深深警惕！因为一来“罗刹教”向来收徒甚严，极少弱手；二来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武学精湛，连“乾坤五绝”都把她视为未来隐患大敌！自己闯入人家巢穴之中，怎可丝毫大意！

所以潘午的“罗刹阴功”才发，阎元景也功聚右掌地往外一翻，并因初会这位江湖中颇有盛誉的“玉箫郎君”，彼此未知深浅，不敢轻敌地用上了九成真力！

一股劈空劲气，一阵阴寒疾风，往中一合，恰好功力悉敌，秋色平分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不但惊讶对方武学之不同流俗，更惊奇阎元景的掌风家数，停手诧然问道：“你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竟是同一师门？”

阎元景摇头笑道：“阎元景的师兄弟之中怎会有姬天缺那种蛇蝎为心，豺狼成性人物！只是各自得了四篇前贤‘修罗尊者’所遗‘幽冥十三经’，故而武功路数，互相仿佛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缓缓自腰间解下那枝玉箫，在手中略一盘弄，向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说道：“今夜之会，潘午一来代我好友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践约；二来要你取消‘幽冥神君’四字外号。彼此既是武林人物，行事最好按照武林规矩，不必多费唇舌，也不必讲甚仁义道德！潘午意欲讨教的，只是‘罗刹阴功’掌力、几招玉箫，以及一曲‘七情箫声’、一场教中女弟子的‘十魂妙舞’！你则无论有本领，尽管施为，胜者有权命令对方，服从一切就是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哈哈一笑，双目精光烂如闪电般地，在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以及被红袍披长发的“十大游魂”身上，扫视一周，点头说道：“阎元景遵命，我先以一枝多年未曾用过的兵刃‘阎罗判’，领教潘副教主玉箫绝招！”

说完便自怀中取出一枝似笔非笔，似刀非刀，圆头钝锋，长仅二尺一二的奇形兵刃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一听“阎罗判”之名，再见阎元景那枝手中非笔非刀，尺寸极短，又复无锋无刃的奇形兵器，便知对方定然精于点穴打穴手法！也自不敢过分轻敌，把玉箫往右手肘后一隐，双目精光，笼定“幽冥神君”，活开步眼，侧身左走！

阎元景见潘午狂傲之时，极其狂傲，沉稳之时，却又极其沉稳，知道此人先时便享盛名，如今甘舍罗浮基业，隐身此处练功多时，必然成熟更大，身负绝世武学，所以也对“重泉秀才”甘公桂等人，略施眼色，命他们注意潘午所率十名服装独特，神情诡异的披发奇瘦少女的动静，留心掠阵！

两位盖代奇人，回环交错地游走数周以后，身形往中一合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意欲先发制人，右手玉箫斜斜一举，雪白儒衫的下摆轻飘，便待进招攻击！

内家高手过招，虽然讲究以静制动，但这只是要求心澄如水，身稳如山，在不曾完全料准对方举措之前，调气凝神，抱元守一！

所以武家妙诀有云：“敌不动时我不动，敌欲动则我先动”，才合了那个“制”字精义！否则墨守以静制动之语，必然坐失先机，徒自授敌方以可乘把柄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不仅武功绝世，心计亦深，怎肯让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先占先机。在他玉箫才举之间，便即左手凝集神功，拍出一掌“力捣元霜”，右手中的“阎罗判”，也“斜指三星”，幻化出一片光影，连点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胸前的“神封”、“幽门”、“四隔”三处大穴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何尝不知道自己玉箫一举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定然立即抢攻，所以毫不慌忙，收招错步，闪开对方的一记“力捣元霜”重掌，及漫天“阎罗判”影，并乘隙还招，玉箫挥处，极其潇洒美观，但也极其诡奇灵妙地，当空游出无数光圈，攻向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！

阎元景左右并击的两招一空，便知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身法灵妙，实是劲敌，如今再复发现他这游影箫光，异于一般武家招术，仿佛在刚猛之中，兼含蕴藉，不由也自以一式“硬脱天罗”，飘身五六尺外，朗声笑道：“潘副教主，果然高明，精娴武学以外，并擅词章，这一招何名？仿佛有点象唐诗的高浑醇厚之致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见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居然能看出自己招术所含精微，也心中钦佩地点头笑道：“我这一招，是化自杜工部后出塞诗中的‘平沙万幕’！你既然识货，便索性再叫你见识两招连环绝学，潘午于诗道之中，心仪工部，崇尚盛唐，且看看这两手‘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’的威力，是否如你所说高浑醇厚？”

“高浑醇厚”四字余音，犹在空中荡漾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便已功力潜聚，左手儒衫大袖，由下往上一拂，拂出一片阴寒无比的劲气狂飙，在中天皓月流辉之下，挟着碎石飞沙，向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宛若江涛滚滚地怒卷而至！

人则随着袍袖一抖，发声清啸，直窜上三五丈高，吸气收势，掉头一扑，手中玉箫连挥，果然幻出万点寒星，临空洒落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怎肯被对方掌风所化滚滚狂飙，及玉箫所化万点寒星的威势所罩？施展一式得自“幽冥十三经”以内的脱险绝学，“散影离魂”，袍服一飘，连身电漩，足下并倒踩三星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地往左一晃，再复往右一闪，其实这些都是上半身的虚动作，下身却稳如泰山的，足跟用力，快如石火电光般，一退八尺，避出了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生平最得意的以“罗刹阴功”，配合玉箫施为两记绝学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的威势之外！

潘午在阎元景袍袖飘飘，连身电漩之际，便猜到他要出花样，故意略为空中提气停身，留招不发！

但见对方身形往左一晃，潘午却误加判断，认为阎元景是以进为退，定然向右脱身，所以“哈哈”一笑，掌中玉箫略偏，万点寒星，挟着飒飒劲风，齐往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的右侧罩落！

谁知寒星劲气落处，不仅人影空空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并已微退即进，

自八尺以外，晃身闪到，手中秃尖钝刃，非笔非刀的独门兵刃“阎罗判”，用了一式“画龙点睛”，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眉心点到！

但见对方脱身之灵活诡妙，及还招之神奇迅捷，不由越发心钦，暗想自己若非昔日祁连山玉柱峰腰，在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手下，遭受挫折，因而痛下苦功，再加上新得“玄玄真经”，又有大进，只怕今夜真难免败在这位“幽冥神君”手内！

心头微一动念，“阎罗判”便已即将点到眉心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艺高人终是胆大，偏头右闪，左掌一翻，竟以拇食中三指，向“阎罗判”上撮去。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脸上突然浮起一丝似笑非笑的晒然神色，但那枝“阎罗判”，却似因招术用老，收势稍慢，即将被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撮住！

双方虽然不过微一接触，便均看对手智勇兼全，极不好斗！故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心内忽然生疑，认为阎元景不应把招术用老，遂在即将撮到那枝“阎罗判”的刹那之间，多向斜上方看了一眼！

这一看，却把位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看得大出意外，眉头紧蹙！

原来阎元景的那枝独门兵刃“阎罗判”，竟有变化，秃尖以上，微露三分极锐钢尖，钝刃之旁，也现出了两排不留神细看决看不出的微薄锋刃！

“阎罗判”既然在暗里藏锋，则这种锋刃，必非寻常可比！所以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一见之下，便知自己偶一轻狂，上了恶当，赶紧收势撤指！

但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哪里肯放过如此良机！顺势把“阎罗判”一送一翻，饶你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收招如何快速，左手中指，也被“阎罗判”上突然出现的微薄锋刃，轻轻划了一下！

虽只轻轻一划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左手掌上，业已一片鲜红，伤几到骨，疼得眉头一剔，知对方“阎罗判”上暗刃，果是“红毛钢”之类所铸，幸亏自己收招尚快，不然一根手指，定必深深断送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得理之下，不再让人。“阎罗判”趁势连挥，“指鹿为马”、“寿阳点额”、“韩信将兵”三绝招回环并发，卷起一片精光幻影，威势无俦，逼得个“罗刹教”副教主，大名鼎鼎的“玉箫郎君”，施展“燕青十八闪翻”轻功身法，闪展腾挪地，在千钧一发以下，连连后退！

武功程度相若的对手过招，先机一失，便处下风！所以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实在被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逼得透不过气来，危机迭现，连那静立如山，脸上惨白得像陈死人般，毫无表情，红袍披发的“十大游魂”，也在眼角眉梢，流露几分忧虑神色！

潘午接连闪避阎元景十来招凌厉攻击，一张俊脸，业已羞气得红到耳根，钢牙猛挫，血掌一挥，拍出一记十成十的“罗刹阴功”掌力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这回却也大意，以为潘午左掌受伤之下，功力总要打点折扣，哈哈朗笑声中，只凝聚了八成“七煞寒灵掌力”，凌空硬接！

哪知潘午因祁连山玉柱峰腰之败，便系败在真气内力，逊人一筹，曾经对此痛下苦功，加上又是十成劲气，与八成掌力互抗，所以双方神功凌空硬接以下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虽然感觉左掌痛彻心肺，仍将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震退了七八尺远！

潘午乘着一掌震退对方，赶紧玉箫连挥，也攻出“乘龙引凤”、“雁横烟渚”、“鹭落霜洲”，三记变幻莫测绝招，箫光似海，箫影如山，逼得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在立足不稳之间，连连倒退，自己便利用这刹那光阴，嚼碎一粒灵丹，敷在左手中指创口以上，并紧紧捏住，不使鲜血再复如泉外溢！

阎元景虽曾因独门兵刃的奇妙构造，而略占便宜，但被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这一缓过手来，形势便复持平，展眼间匆斗三五十招，彼此蹈暇乘隙，攻守互有，又成了轩轻难分的胶着情状！

两团人影，倏分倏合，掌风虎虎生威，身形兔起鹘落之下，突然同自一退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手指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笑道：“潘副教主，倘若这样打将下去，便再斗个三五百合，也未见能分得出胜负输赢。阎元景还是领教领教你方才所说的‘七情箫声’，与‘十魂妙舞’，也好了结今夜之会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冷笑一声答道：“那样你们就死得快了！”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笑道：“我知道你这箫声妙舞，必然不同流俗，威力奇强！但阎元景囊中‘修罗三宝’，自信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武林罕见！我们莫存客套，各自施为，无论谁败，才好败一个心服口服！”

说完，便自怀中取出“修罗白骨吹”、“冷焰修罗网”，并暗中把“修罗九寒沙”准备停当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目光盯了阎元景手中骷髅头骨，及那面垒成三寸方圆的磷光闪闪怪网一眼，傲然微笑，跌坐就地，玉箫横处，吹出一声尖响，身后“十大游魂”，齐齐翩跹旋转，又像对付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般的，卸去外覆血红长袍，露出那裸无寸缕的奇瘦娇躯，与暗藏妙用的肥臀丰乳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料定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对付自己这种人物，决不会用寻常天魔艳舞等淫褻迷性手段，必然别具玄虚！所以招呼手下的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、“勾魂使者”酆杰等人，紧随自己身后，谨防万一照顾不到，使他们有所伤害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见对方业已严阵以待，“七情箫声”遂起，一开始便作悲音，掩抑凄凉，怅触万端，宛如思妇苦吟，离人夜泣，鹃鸣月夜，猿哭深山，令人入耳以后，无不酸鼻。

“十大游魂”则随着箫声节拍，腰枝款摆，乳颤臀摇，粉湾雪股的开合之间，备呈妙相。

对于这等阵仗，不仅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能够视如无睹，便是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等，也一样可以镇定心神，含笑相看，但他们谁又料得到“十大游魂”身上的肥臀丰乳，全是人皮所制，其中藏有剧毒无伦的毒液毒粉？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等一行，固然危机四伏，性命岌岌可危！不过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因为不曾尝过“修罗三宝”滋味，也不知“修罗白骨吹”一响，能令人心魂欲飞，“修罗九寒沙”一发，能令人骨髓成冰，尤其是那面“冷焰修罗网”，最称霸道，洒开足有两丈方圆，人若为其罩住，刹那之间，便能被网中冷焰，炼成一堆白骨！

就在这等双方各自摸不透对手厉害的情形以下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“七情箫声”，业已吹到“喜怒哀惧爱恶欲”七情并奏阶段，“十大游魂”也随着号令，齐挺酥胸，群摇雪股，刹那间毒液如泉，毒粉如雾，向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等人，完全意外地突袭而至！

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一见对方已下杀手，持而未发的“修罗三宝”，自然立即施为，冷焰蔽空，寒沙幻彩，再加上“修罗白骨吹”的呜咽摄魂，三仰峰头，立时有不少武林奇客，纷纷为毒粉毒液，及冷焰寒沙所伤，惨号倒地！

这些惨号倒地的，究是何人？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的性命，到底如何？均暂且慢谈，笔者先行表叙冷搁已久的“闪电神乞”诸

明与小侠上官灵二位。

诸明与上官灵自在罗浮山“万梅谷”，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等分手以后，便照此彼所约，往湖南广西方向，追寻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下落。

但姬天缺在武夷绝巅三仰峰头，煽惑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以后，业已远奔北天山玄冰凹、滇西怒山百盘岭，访觅“玄冰仙子”及“万相先生”，所以诸明、上官灵二人，徒自搜遍湘桂两省，甚至又折向粤闽赣浙诸地，不仅得不到“九毒书生”踪迹，连与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等人，亦均失去联络！

流光易换，转瞬年余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率领上官灵，虽未曾寻得“九毒书生”，加以度化，但却仗一面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为东南诸省翦除匪寇，锄尽奸邪！上官灵亦因年龄渐长，越发出落得猿臂蜂腰，英姿飒爽！

这日，上官灵随诸明游侠浙东，顺便到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，参谒“南笔”诸葛逸，但坪头月冷，洞口云封，这位诸葛先生，却不知何往！

上官灵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笑道：“‘南笔’诸葛老前辈口边常吟：‘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’！怎的我们前次到雁荡大龙湫拜谒，只赏鉴了那飞垂白练，界破青山，百尺珠玑，半天雨雹，龙湫大瀑的壮丽景色，不曾见得诸葛先生，今日在这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头，又是豹隐龙潜，难参‘南笔’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也微诧说道：“照说‘乾坤五绝’这等盖代高人的足迹，向来就不大出山，何况去年‘万梅谷天香劫元宵大会’之后，‘西道东僧’、‘南笔北剑’，以及钟离老人、全已表示不愿再涉江湖，近来武林以内，又不曾听说有甚大事发生，怎会上天台、登雁荡，在他这两处居留之地，均是缘悭一面，不见诸葛大侠！”

上官灵笑道：“这些老前辈来似龙飞，去如豹隐，生平行止举措，向来叫人不易捉摸，或许诸葛老前辈尚在西昆仑小琅环仙境，与钟离老人盘桓未归，也说不定！钟离老人教我的那套‘云飘电闪身法’，委实妙用无方，这位老人家，对我太好，我实在想他！诸老前辈，你对钟离老人，想不想念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笑道：“慢说钟离老人赠旗传号，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，就是他那浩荡如海的胸襟，仁厚如天的气度，也足已令人整日欲亲罄歆，怀念不已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高兴得拊掌笑道：“老前辈既然一样怀念钟离老人，事就好办！反正要想在天涯海角的茫茫渺渺以内，找寻那缩头不出的‘九毒书生’，根本无殊大海捞针，而东南一带的奸邪鼠辈，也多半被我们收拾干净！不如索性来个长途跋涉，游侠西陲，一来既可去往西昆仑小琅环仙境，参谒钟离老人；二来又可以顺道南疆，及阿尔金山，向我师傅与‘西道’天痴道长，问问安好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也觉得自己所积善功，多在东南，照理亦应凭藉一身所学，为西北生民，略除疾苦！何况还可乘机参谒平生最钦服的真“夺魂旗”钟离老人、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及把晤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等一叙别情，遂立即欣然应允。

但他们才出浙江，踏入安徽，便有奇事发生，上官灵在行经一片山林之际，发现林中插着一面被人撕成两半的骷髅白骨红旗，而骷髅及交叉白骨以上，也与钟离老人赠给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那面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一样，绣着“红粉王侯”四字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见状，眉头略蹙，方自寻思，上官灵却俯身把那面已

被撕破的“夺魂旗”，拔在手中，竟发现旗杆上还裹着一小张白纸，展开看时，上面写的是“以此旗插处为准，请往东南西北，各行九九八十一步！”

上官灵看完，跳将起来叫道：“与当年玉门关外‘白龙堆’上极其类似的怪事又来，我就不信会在这片山林以内，又死了多少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晒然一笑，冷冷说道：“自从‘新旧乾坤五绝’那场‘万梅谷天香劫’的‘元宵大会’以后，这一年多来，着实闲得无聊，如今既有江湖朋友，敢向‘夺魂旗’挑衅，却是再好不过，上官贤侄提气护身，小心无耻奸邪，设计乘我们心神疑惑之间，暗施鬼蜮伎俩！你奔西北，我搜东南，倒看看九九八十一步以外，有些甚稀罕情事，或是妖魔鬼怪！”

上官灵自然比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更为好奇，也更不怕事，闻言身形微晃，便已闪过几株巨树，纵向西方，不多时后，却自北缓方步蹇回。见诸明亦自东南林内走出，遂含笑高声叫道：“诸老前辈，我可以猜出你在东方林内，所看到的，是一对废铜铸造，并业已被砸扁的‘龙虎钢环’；南方林内所看到的，则是一枝劈成两半的巨大毛笔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微愕之下，正要问上官灵何以猜得丝毫不错，上官灵业已把自己在西方及北方林内寻来之物，掷在地上，原来竟是一柄被人拔光马尾的云拂，及一柄常铁所铸，但剑身宽约三指的半截断剑！

上官灵指着地上的残拂断剑，狂笑说道：“诸老前辈，这是哪一个下流无耻的江湖宵小？对我们玩弄这些不值一笑的玄虚，却算何意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目中的炯炯神光，凝视着半截断剑，一柄残拂，神情完全不似上官灵那等轻松，极其庄重地，正色说道：“上官贤侄，你不要把此事看得不值一笑，我却认为这是在年来沉寂以后，江湖中又出奇人，开始向‘乾坤五绝’叫阵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星目之中，也射精芒，轩眉问道：“诸老前辈既然这等说法，你猜是哪位奇人？是藏得丝毫踪迹皆无的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玉箫郎君’潘午师姊弟，重出江湖？还是那度不化，杀不死，跑得快，躲得妙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又来捣乱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沉思有顷，蹙眉答道：“这两拨人物，都有可能，或许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事物，参与其间，也说不定！总之，不论对方属谁，既已我们示威挑战，则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万里西陲之行，必须特别小心，时时注意防不胜防的奸谋暗算！”

其实上官灵是满心渴盼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师姊弟，重出江湖，因为他与他那常碧云姊姊，虽然聚合时日不多，但两小无猜，两情交契，彼此间的心湖之中，均已曾激起不平凡的涟漪！

自从采食那枚“三叶仙兰实”，被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把常碧云劫走以后，上官灵简直对常姊姊关怀备切，日夜相思，不过因生性刚强，怕被诸位前辈知晓，定会加以取笑，才强自隐抑而已！

这一年多来，追随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游侠西南，也何尝不在遇山搜山，遇谷搜谷，渴盼能把自己的常碧云姊姊，早日救出魔掌之中。所以二人继续前行，心情不一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是到处留神，防备奸邪诡计，而上官灵却巴不得有异派人物出现，或可因而探出一切有关“罗刹教”的讯息！

出人意料地前行二百里，丝毫动静皆无，但在将达安徽、湖北、江西三省交界之处，却又有人加以挑衅！

地点免不了又是深山古道，时间则是江湖人物惯常出没的二鼓方过。

这一带山形险恶，景色凄凉，四外都是些高低起伏的无主荒冢，加上月被云掩，清光不朗，越发显得有点阴森森地令人不大自在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偏头对身旁的上官灵说道：“上官贤侄，我多年未经此处，你看这周围荒坟累累，白骨离离，是否业已到了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所居的‘九幽地阙’左近？”

上官灵摇头笑道：“‘九幽地阙’是在‘万姓公坟’以下，离此大概还有七八十里之遥！诸老前辈，你不是当年曾在那里救过‘幽冥神君’，怎的会记不得？‘万姓公坟’连绵数里，高冢低坟，一望无尽，败棺朽骨，鬼火秋磷，范围比这里要广若干，但景色也更比这里凄凉得多呢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点头一笑，方待答言，身后上空突然一声低沉怪啸，并有股疾风，飒然而至！

上官灵得自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“云飘电闪身法”，及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“闪电身法”，均是足以傲视武林，出类拔萃的无上轻功绝技，一闻疾风声息，人影立分左右飘，各自闪出了七尺远近！

但闪出以后，却不禁相顾失笑，原来那怪啸疾风，只是一只大型夜鸟，在二人头上急飞越过而已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莞尔一笑，一句“上官贤侄”，方到口边，上官灵已先眉端深聚奇诧神色地手指左前方两三丈外，向诸明说道：“诸老前辈请看，我仿佛看见那具枯骨，动了一动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顺着上官手指看去，只见两三丈外，是块略高草地，草中躺着一具手足俱全的骷髅人骨！

这时云隙以内，虽然略露少许月光，但仍极阴暗！不过以诸明、上官灵的眼力，就凭藉这点微光，已足能辨识三丈左右的大概事物！

那具骷髅，虽然手足未散，但分明全身血肉，均又腐烂无存，上官灵说曾经见这枯骨，动了一动，岂非极其怪异之事？

但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正在凝目注视之际，那具骷髅，居然真在地上微微蹦起一二寸高，又复落在丛草以内！

上官灵这回看得极真，肩头略晃，纵到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身边，方自叫了声：“诸老前辈”，突然“咕”的一声惨厉怪啼，那具骷髅竟手足白骨一震，直挺挺地蹦起六七尺高，站在草丛以内！

起初诸明与上官灵，均以为是甚江湖人物，弄鬼装神，施展阴谋诡计，但等骷髅直立以后，看清手肘膝盖等关节之处，分明还有不少未曾完全腐败，烂糟糟的血肉狼藉间，分明确是一具腐尸白骨，令人不但看了心头作呕，也委实有点遍体生寒，头皮发炸！

这具骷髅直立以后，并不如诸明、上官灵所料的，高举利爪，向前飞扑，只是低垂双臂，一蹦一蹦地向后倒退而行，但两只深陷的眼眶中，却凶眼闪烁，碧光四射，极其狰狞可怖！

诸明与上官灵二人，看得好生疑惑，因为假定这具骷髅，是甚江湖人物所扮，则一来既对自己不似有甚侵犯之意；二来也决扮不到如此神似程度，活脱脱的是具僵尸模样！但假定真是一具僵尸，则传说中的僵尸，目光凝滞，只会向前直进，不会转身后退，而目前这具骷髅，却不仅是一蹦一蹦地向后倒退而行，一双眼眶之中，并还碧光闪烁，凶睛乱转！

就在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与小侠上官灵，未能判断出这具骷髅，究竟是真尸，抑或假尸之际，那具骷髅，业已退出四丈多远，猛的一个转身，背向

诸明上官灵，并发出一阵声音奇异已极的喋喋怪笑！

骷髅身躯掉转，背后居然现出几行磷光字迹，虽相距已有七丈左右，但因四围全是沉沉黑暗，磷光闪烁，看得分明，写的是：“欲见‘乾坤五绝’，请来‘万姓公坟’！”

末尾署名，却是“九幽地阙主人敬白”八字！

磷光字迹一现，以及那具骷髅的喋喋怪笑一发，诸明、上官灵便即心中霍然顿悟，知道果是江湖人物所扮，其不向自己侵犯之故，可能因其任务，只在传讯而已！

但那具骷髅身法，居然快捷绝伦，二人才把字迹看清，磷光立隐，黑烟电掣之间，便即消失在累累坟头的荒烟蔓草之内，使诸明、上官灵，连追都无从追起！

上官灵剑眉双蹙，凝望这片起伏坟茔有顷，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诧然问道：“诸老前辈，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不就是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么？我还记得他那座一切梁柱窗棂，全雕作白骨骷髅形状的大殿之上，挂着一副对联，联语是：‘欲向武林求绝艺，且来地阙拜神君’，连饮用酒食的杯盘碗筷，也故炫神奇地，派‘重泉秀才’甘化桂，远赴江西，专窑烧制，不是人头，便是白骨，人处其间，端的阴风惨惨，鬼气森森！‘乾坤五绝’老前辈们，怎会齐集这等所在？再说我们与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罗浮一别，仅约年余，就算他想见我们，怎不亲身前来，或是派他手下的甘穆焦鄂等人，持函相约，好端端的弄这玄虚则甚？诸老前辈，你且仔细推详推详，据我看来，其中必中蹊跷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沉思片刻，点头答道：“上官贤侄，你所料不错！阎元景虽以‘幽冥神君’为号，久居‘九幽地阙’，一切举措，难免有点鬼气森森，但对于我们，却用不着搬弄这些无聊狡狴！好在‘万姓公坟’，离此不过七八十里之遥，凭我们身上这点艺业，即令有甚奸邪，冒名暗算，也无所惧，不如就依约而往，拜会所谓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不过我们无妨胆大，切戒粗心，贤侄却须牢牢紧记才好！”

上官灵含笑点头，老少二人，遂继续前行，七八十里路程，在他们脚下，原本用不了一个时辰，但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因顾虑黑夜之间，易受暗算，故意缓步从容，直到天光大亮，“万姓公坟”那一望无际的残碑断碣，蔓草荒烟，方始在目！

上官灵猜出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用意，含笑说道：“诸老前辈‘九幽地阙’以内，无论日夜，全靠荧荧鬼火的骷髅灯盏照明，根本终年不透阳光！我们业已到此，地阙主人却未见外迎，难道要考较考较我们，能否闯关自入么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当年在这“万姓公坟”以下的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解救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并得那四篇“幽冥十三经”经文，及少数“万妙丹砂”之事，迄今已逝廿年，“幽冥十三经”所载武功绝学，虽已烂熟胸头，“万妙丹砂”却因行道救人用完，对这“万姓公坟”的地势，亦因自那一次以后，始终未再经行，以致生疏已极！

加上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曾经督率手下，把“九幽地阙”的出入门户，重新改建，更使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认不出昔日所经，不由眉峰微蹙，向上官灵问道：“上官贤侄，我瞩目四周，旧游如梦，昔年的一些迹象，早已模糊！你不是前年曾随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方琦来过，‘九幽地阙’的出入门户，还记得么？”

上官灵方自含笑点头，忽然想起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当时曾对自己说过，“九幽地阙”经他苦心改建以后，出入门户按时更换，每日不同，就是地阙旧主“修罗尊者”，再世重来，也只能空对累累荒冢，无门可入！

想到此处，眉头也自略蹙，晃身纵到昔日“勾魂使者”酆杰把“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”方琦，及自己引进“九幽地阙”的那座高大坟头之前，然后效法酆杰当日所为，力聚丹田，向左边第二个“翁仲”当胸，劈空一击！

上官灵迭经奇遇，功力极强，“呼”的一阵劲气狂飙拂处，把那具“翁仲”，空自击得石雨星飞，摇摇欲倒，却不曾像当日一般，现出门户！

上官灵方自废然一叹，突然有一种听来极其陌生怪异的人声，仿佛自“万姓公坟”的一片荒烟蔓草以下，透地而出，沉闷模糊，但仔细倾耳，勉强可辨语意地说道：“上官灵，你难道忘记了这‘九幽地阙’的延客时辰，只有每夜的三更至五鼓之间，除此以外，仅许世俗人等在‘万姓公坟’之上，徘徊展吊么？”

上官灵凝神倾耳，想听出这怪异语声来处，但听来听去，仍只能判断是从这座高大坟茔的十丈周围以下，透地而出，遂只得也自对着地面提气传声问道：“发话何人，上官灵与‘闪电神乞’诸明大侠，应约到此，何不请出一会？”

他发话甫毕，那种怪异语声又作，慢吞吞地答道：“上官灵，你何必提气传声，费那大力？幽冥之中专技，便是能洞彻阳世人物肺肝，所以你便低声耳语，我在九幽以下，一样可闻……”

上官灵觉得此人吹嘘过甚，故意截断对方话头，随口问道：“朋友何必卖狂，我问的是阁下姓名，及怎不请出一会？”

这未曾提聚真气的随口发言，对方果然听见，那种怪异语音又作，应声答道：“我是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今夜三更，在‘万公坟’以上，以白骨迎宾，青磷迓客！”

说完，便既寂然，再无丝毫声息！

上官灵眉梢双剔，目射神光，转身正待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说话，诸明却向他微微摇手，突展绝世轻功，黑衣飘处，接边两个起落，人跃十丈！

上官灵未免有点莫名其妙，只得跟纵赶上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又与他把臂疾行十来丈远以后，才驻足笑道：“适才我们立足之处周围，对方必然设有一种极其精妙的潜听潜望以及传声之物，不然你那几句随意发言，怎会轻易地传入九幽以下？所以我不让你再在当地说话，免得真令对方，把我们的一切举措打算，完全摸透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颇为佩服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顾虑周详，眉头微蹙说道：“我在对方发话之时，曾经凝神细察，但不仅语声来处，渺不可辨，连口音也太已陌生，敢断定先前决未听过！他既自称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难道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等一行，自与我们分手以后，就再未回过‘九幽地阙’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也觉此事颇为费解，上官灵又复以一种疑诧神色说道：“即令有人乘着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等不在，窃据‘九幽地阙’，却怎生觅得阎元景督率手下苦心建造，按时变换的秘密门户入内，并能如此熟悉地善加运用？何况对方极其了解我们的来历行径，语音偏又那等陌生，委实太已诡奇难测！诸老前辈，这一年多来，我们在东南行道，多半坦途，恐怕今夜三更，在这‘万姓公坟’以下的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要遇见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师姊弟，及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以外的武林高手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天生傲性，虽然经过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等“乾坤五绝”的一番熏陶以后，略为改变气质，比较沉稳，但如今被这所谓“九幽地阙主人”，接连戏弄之余，也自面容一冷，目中精光闪烁地“哼”了半声答道：“上官贤侄不要激我，你诸老叔，决非怕事之流！你说得一点不错，年来行道东南，锄奸去恶，固然略略有利生民，因不曾遇到一个出类拔萃的敌手，也委实太无趣味！这所谓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虽未谋面，但从他途中几桩小巧布置，及那不带丝毫感情，冷冰冰的语音以上，亦可断定其极富心机，异常沉稳，是个颇为出色的难斗人物！我承受钟离老人赠号传旗之重托，你虽年纪小小，也已名满江湖，今夜三更的‘九幽地阙’行，必然历经凶险，我们莫稍大意，各自行功，静待这位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夜来怎以白骨迎宾，青磷逐客？并看他如何使我们在‘九幽地阙’以内，会见‘乾坤五绝’？”

上官灵也知今夜这场敌暗我明的进入“九幽地阙”之行，无疑险阻异常，不可丝毫大意！遂乖乖地遵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所言，两人选择了一株低矮老树，就在桠枝之间，静气调息，垂帘入定！

内家妙诀，岂比寻常？气调龙虎，功转重楼以后，通身穴脉，自然可畅，百倦皆除，天君通泰。诸明、上官灵二人，为了应付隐形强敌，这一日之间，除了略进干粮食水，全是静坐行功，直到夜幕深垂，月光如水，才双双睁目互视，微笑而起！

江湖人物，无不善于观星辨时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抬头一望长空，向上官灵笑道：“上官贤侄，如今二鼓已过，即届三更，我们不早点去往那座高大坟茔左近，看那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遣来迎宾逐客的白骨青磷，如何出现？”

上官灵天生胆大好奇，闻言自然正中下怀，方欲举足，但突然止步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笑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看这‘万姓公坟’的方圆数里，一望无际以内，触耳尽是啁啁虫鸣，啾啾鬼哭；触目尽是堆堆白骨，点点青磷，到底哪一根白骨，及哪一点青磷？是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派来逐客迎宾，接引我们进入‘九幽地阙’的呢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闻言，纵目四周，果见荒烟弥漫，墓草凄迷，白骨成堆，青磷闪烁，景色简直悲凉到了极致！尤其是几处本甚巍峨，但年久失修的大坟头，一看便知此中人，生前必然非富即贵，显赫一时，然一旦归诸黄土，子孙不肖，便听任先人陵墓，败落如斯。令人入目以后，不禁自然而然地兴起人世蜉蝣若梦，名利转眼空花之感，心头有一种说不出来，莫名其妙的茫然怅触！

年轻人的心情，与年老人究有不同，上官灵见这位诸老前辈不答自己所问，只是满面凄凉感慨神色地，凝瞩无边无际的高低坟冢，蔓草荒烟，不由讶然问道：“诸老前辈，大敌当前，你怎的有点神思不属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微喟一声答道：“我因见‘万姓公坟’景色，太已悲凉，想起这一片黄土之中，不知埋葬了多少功名显赫的公卿将相，与豪侠英雄，故而略为触绪与怀，哪里会在大敌当前之际，神思不属！我们不管对方卖弄何等狡狴，最好静以应变，好在如今地头既到，天时也即届三更，可能在这顷刻之间，便有玄虚出现！”

二人边说边行，又复到了那座日间曾来此寻觅“九幽地阙”门户的高大坟墓之前。忽然连声凄厉鬼哭，墓旁深草之内，果有两具血肉干枯的骷髅骨架，一跃而起！

上官灵以为对方又是以那中途假装鬼物的故技重施，口内轻哂一声，一

式“推山震虎”，双掌齐扬，排山倒海般的劈空劲气，便向方自草丛中跃起，直立未动的两具骷髅骨架，迎面击去！

上官灵静坐一日，行功运气，养精蓄锐之下，初发劈空双掌，自然威力奇强，加上两具枯骨，只是木立草中，又未丝毫避让，以致掌风过处，白骨四飞，两具骷髅，立时全被击散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在上官灵出手之际，特别凝神注意四周，并未发现丝毫异状，遂“噫”了一声说道：“这两具骷髅，倒是真的冢中枯骨！‘九幽地阙主人’能使它自草内跃起，虽属小技，足见巧思……”

上官灵气得冷笑连声，骂道：“这算什么巧思？我看所谓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藏头缩尾，不敢现形，丝毫骨气皆无，哪里是武林高朋，还不如被我击散的两堆朽骨！”

上官灵话声才住，那“九幽地阙主人”丝毫不带任何感情，冷冰冰的口音，又在荒烟蔓草之中，透地而出，先是阴沉沉地怪笑几声，然后缓缓说道：“上官灵不要骂人，只要你们运数一终，魂飞魄散，何愁见不到我这幽冥主宰？既然不愿白骨迎宾，我且再遣青磷过客，上官灵，你们转身向后，往西南方看！”

上官灵知道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日间所料不差，自己在这座高坟左近的一切言行，对方确实无所不闻，无所不见！遂与诸明同一回头，方见西南两丈来外，另一座高坟的坟头以上，突然不但满布磷光，这片磷光之中，并有极其清晰的“请入九幽”四个大字，不停闪烁明灭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见状，向上官灵看了一眼，那片磷光，居然似活的一般，飘轮电转起来，在“请入九幽”四个大字的“入”字与“九”字之间，转出一个两尺方圆，黑沉沉的深穴！

这种含意，不言可喻，是那位“九幽地阙主人”，要请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与上官灵，由这磷光以内，两尺方圆的黝黑洞之中，进入“九幽地阙”！

地阙主人，是那等深沉机智！地阙门户，是这等黑暗阴森！自然地阙之中，必然充满了凶危惊险！但武林人物，多半宁可身亡，不教名弱，何况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接受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赠送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及“夺魂旗”美号，身任维护江湖正义，助弱扶倾重责，自然在“九幽地阙”门户一现之下，便毫不犹豫地，与那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侠上官灵，一同晃身纵入这方圆二尺的黝黑深洞以内！

二人才入洞中，洞门更即轻轻一旋，悄无声息地封闭起来！门上向内一面，并铸有无数锐利狼牙，色泽在黝黑以内，隐含暗绿，分明淬有奇毒，见血封喉，刺入立死，但配合四周的暗影沉沉，绝非不知细底之人，仅凭目力能见！

洞内是条漆黑无光的狭长甬道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不禁暗暗皱眉，因为对方假定在这甬道之中，设上些厉害恶毒埋伏，骤然发动，自己便功力再高，也无法施展防范，只有束手待毙而已！

上官灵则一面扣壁前行，一面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叫道：“诸老前辈，我摸得这壁上每隔两三步远，便有四五个小小洞穴，究竟是凿来通气，还是内有埋伏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随口答道：“这甬道往下倾斜，分明是深入地底，但人在其中，并不觉闷，可能是通气之用？”

哪知所料大谬不然，这条甬道的两边壁上，每隔五尺，即有五个酒杯大

小的洞穴，作梅花形排列，其中暗藏“毒针”、“毒粉”、“毒钉”、“毒液”、“毒刺”，号称“五毒蜂巢”，一经发动，宛如万蜂飞舞，群蜚人身，地势又那等狭隘，端的抗无从抗，避无从避，所以这条甬道，别名“阎王路”，也是如今“九幽地阙”的唯一出入门户！

除非“九幽地阙主人”有意延宾，或是有意送客以外，委实入既不易，出更艰难，步步危机，凶险无比！

约莫走了两盏热茶时分，才算把这条甬道走完，那座所有梁椽窗棂，全雕作一根根白骨模样，门口悬着八具骷髅头骨，七窍之中，透出绿荧荧惨淡光辉，用代油灯，占地不小的奇形宫殿，便在眼前出现！

殿前两旁门柱以上，所悬的那副对联，及门上横匾，上官灵记得最为清楚，联语是：“欲向武林求绝艺，且来地阙拜神君！”

横匾则就是“九幽地阙”四个大字！

但如今横匾未动，依然是“九幽地阙”，对联却整个更换，十四个似是入血所书的鲜红大字，颇为触目惊心，上联改成了：“九幽地阙归新主！”

上官灵看完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相互点头一笑，暗忖不出自己所料，这“九幽地阙”的今日主人，果已不是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！

看完上联，再看下联，这七个鲜红字迹，口气仿佛更为狂妄，所含挑衅意味，也仿佛更浓！

写的是“五绝声名化野烟！”

所谓“五绝声名”，当然指的是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”等“乾坤五绝”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看完，心头暗忖，对方在中途假扮白骨骷髅之时，曾有“欲见‘乾坤五绝’，请来‘万姓公坟’”等语，如今却又弄上这句“五绝声名化野烟”，难道年余未见“乾坤五绝”，这几位绝代高人，真个出了什么差错？

念头转到此处，想到“西道”天痴道长、“东僧”醉头陀、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北剑”蒲琨，每人均身怀世罕其匹的绝顶武学，尤其那位真“夺魂旗”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更是胸罗万有，学究天人，机智绝伦，武功盖代，怎会遭受奸邪暗算？大概这两句对联，一实一虚？上联“九幽地阙归新主”，业已由“九幽地阙”之中的一切形势，可以判明确是实情！但下联“五绝声名化野烟”，却太以令人难信，可能只是对方特意夸大其词作为影响自己与上官灵心情，及惑乱灵智之用！

不过自从自己与上官灵，在“万姓公坟”以上，由那“请入九幽”的青磷鬼火之内，进入“九幽地阙”后，意料中极为阴狠凶毒的不知名对头，不仅未曾现身相见，连先前那种讥讽言语，也再未发出半声，使得这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除了自殿门口悬着的骷髅七窍内射出绿荧荧、阴森森，宛如鬼火的黯淡灯光，及纵横满目的白骨以外，别无所睹，静寂如死！

“九幽地阙”殿门，也紧紧关闭，令人无从得知殿内的一切情况！慢说“穷家帮”出身，久走江湖，经验极丰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就是那天不怕地不怕，胆气绝伦的小侠上官灵，亦自觉得这位“九幽地阙”的新主人，委实过份深沉，从来罕见！

上官灵认为对方始终藏在暗中，自己未免处处吃亏，遂想没法激将，目光往殿门大柱所悬对联一瞥，突然纵声狂笑说道：“诸老前辈，对方这两句联语，分明是偷自杜工部秋兴八首中的：‘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异昔时’，但口气似乎过份狂妄？而我们与地阙原主人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，交

称莫逆，也该替他把被狐鼠僭据的旧居夺回，故而这副对联，必须改上四字！”

说完，举步上前，把那“九幽地阙归新王”、“五绝声名化野烟”联语之中，上联的“新”字，及下联的“化野烟”三字，运用掌力削去，然后劲贯指尖，就在柱上一阵银钩铁画，改成了：“九幽地阙归原主，五绝声名胜昔时！”

果然上官灵这种激将方法，立刻生效，但那位自称“九幽地阙新主”之人，仍未出头，只是仿佛四面八方同时齐作，发出他那种冷漠漠、闷沉沉，不带丝毫感情的语音，缓缓说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上官小鬼，且慢轻狂，阎元景武夷遭劫，尸骨早寒，‘九幽地阙’从此永归新主！至于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，以及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等，均在这大殿以内，你们只要推门进内一看，便知所谓‘乾坤五绝’的声名，究竟是胜似昔日？还是已化野烟？但须特别注意，你们来时因系应我所请，‘追魂律令’未发，虽然步步均在死亡线上，依旧步步康庄，不过去时却恐怕肋添两翼，股长八足，也难生出这‘九幽地阙’以外！每人留下一张人皮，替我这新得基业，点缀点缀。”

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的“阎元景武夷遭劫，尸骨早寒”等语，听得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眉头一皱，但知事到如今，决无中途折转，不进这九幽大殿之理！因恐上官灵少年性情，冲动误事，遂扬声答道：“朋友莫再张狂，凭你只在暗中弄鬼的下流举措，谅也未必能高明到何等地步！所谓‘追魂律令’，尽管早发，我等既有进这‘九幽地阙’之胆，便有出那‘万姓公坟’之能，若不显露几手惊世绝艺，便想剥诸明、上官灵的两张人皮，无殊痴人说梦而已！”

诸明口头虽不让人，心中却极谨慎，话完未见对方作答，遂抢步当先，并不用手推门，只展开自己那面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向“九幽地阙”的大殿殿门，微微一拂！

殿门看似关闭极紧，其实只是虚掩，被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“夺魂旗”风，一拂即开也并无什么埋伏之属！

谁知殿门以内，居然尚有两扇较小木门，又是十二个鲜红夺目的血书大字，赫然在上：“奉劝知机止步，入此即堕九幽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冷笑一声，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的旗风再拂，木门又自“呀”然而启，但这回门后，却有埋伏，一百零八柄蓝汪汪的淬毒飞刀，列成一座刀圈，中心留着尺许方圆空隙，柄端显有机簧，不过未曾发动，化成漫空飞射中人立死的刀光流雨而已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知道这是对方故意示威，并考较自己功力，不由脸上浮起半丝冷笑，右手伸处，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在身前一穿，突展“缩骨神功”，自那尺许方圆的毒刀环簇之中，窜进对方一再警告，切莫轻入的“九幽地阙”大殿！

上官灵随着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以“缩骨神功”，照样施为，但二人入殿之后，目光微扫，不由面色顿变，心中惊疑交集！

原来这座占地极广的大殿之中，丝毫桌椅陈设皆无，只在梁下垂挂着二三十盏骷髅灯，用作照亮！

但殿中虽无陈设，壁上倒有装饰，东南西三面墙壁以上，各钉着一张人皮，北面那外书“奉劝知机止步，入此即堕九幽”字迹的木门后面，也钉着一张人皮，大殿中央则插着一面奇大“夺魂旗”，上画骷髅白骨的红绸垂地，旗后不知所覆何物？

四张人皮以上的壁间，并各挂着一件奇形兵刃，又与中途所见一样，东西墙上，是对“龙虎钢环”；西面墙上，是柄“长尾云拂”；南面墙上，是枝“黑杆白毫巨笔”；北面墙上，是口柄端嵌有三粒明珠，厚脊薄锋的“三指剑”！

上官灵正在暗笑对方，一再重复地，卖弄这些无聊手段则甚？突然闻见殿中有股极淡极淡的氤香味，但一经入鼻，立时觉得醺然若醉，神思失爽！

幸亏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比较慎重，事前鼻中早就预闻了防范迷香之类解药，如今见上官灵身躯微晃，足下踉跄，遂赶紧塞了两粒黑色药丸，在他鼻内！

一股清香气息，直冲脑际，上官灵神思又爽，骂一声“无耻狗贼”，肩头略晃，闪身便到大殿中央，撩起那杆“夺魂旗”低垂拂地骷髅白骨红绸，不禁“咦”的脱口惊呼，全身一震，呆然木立当地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见上官灵这般情状，急忙赶过一看，也自目瞪口呆！原来那杆奇大“夺魂旗”的骷髅白骨红绸以下所覆之物，竟是别有年余，自己与上官灵，均对他异常思念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！

但这位胸罗万有，学究天人，机智绝伦，武功盖代的钟离老人，如今却僵坐在一张大木椅中，全身冰冷，气息早绝！木椅的东南西北四周地上，并摆着四颗鲜血半干的人头，面目简直太已熟悉，赫然正是“乾坤五绝”之中的“西道”天痴道长、“东僧”醉头陀、“北剑”蒲琨、“南笔”诸葛逸！

第十三章 惊魂之剑

上官灵先前看到那四张人皮，及四般兵刃，因为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已在自己来此途中，弄过同样狡狴，故而并不怎的吃惊。但等撩起那面骷髅白骨红旗，看清旗下所覆的钟离老人遗体，及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”等“乾坤四绝”人头，却不禁亡魂俱冒地，目瞪口呆，做声不得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赶过一看，也自惊心怵目，但他毕竟久闯江湖，比较沉稳，略定心神以下，俯身拾起足旁那颗“北剑”蒲琨的鲜血半干人头，反复细察，突然仰首对着这“九幽大殿”梁柱之间，所悬惨淡淡、绿荧荧的骷髅灯盏，纵声厉笑！

上官灵因钟离老人对自己太好，如今突然见他已离尘世，全身冰冷地僵坐椅中，正忍不住心头惨痛，珠泪泉流之际，听得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手捧“北剑”蒲琨人头，纵声厉笑，不由顿足叫道：“诸老前辈，这几位老前辈，一齐被人害死，我伤心得连哭都哭不出来，你还笑些什么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冷冷说道：“上官贤侄，我们游侠东南的年余之间，变化太大，不知除了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、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玉箫郎君’潘午以外，又出了什么罕见奇人，武林高手？你看这颗头颅，不独面目神似，连‘北剑’蒲琨的高傲刚愎的性格，都充分表现在雕塑之中……”

上官灵不等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说完，便即失声叫道：“诸老前辈怎讲？难道这几颗人头，竟是假的？”

一面惊叫，一面顺手拾起自己身前的“南笔”诸葛逸人头，果然发现这颗人头面目，虽酷似诸葛逸，眉宇之间，并含有“南笔”那种不凡器宇，傲世风神，但却只是软蜡所制，由高手巧匠，雕塑而成！

上官灵看清以后，不禁破涕而笑，但目光忽然在钟离老人那既苍白，且滑稽，实则极其慈祥恺悌的面容之上一瞥，两道剑眉又复紧蹙，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说道：“诸老前辈，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’等‘乾坤四绝’的头颅，虽然是假，但钟离老人的整具尸身，看来如此逼真，难道也是蜡制不成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眉峰微聚，伸手一抚钟离老人的冰冷面颊，却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触手便知钟离老人尸身，确是真人，并非蜡制！

上官灵看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这等神情，心头便已“腾腾”乱跳，急忙也自伸手一摸，只觉触处冰凉僵硬，两行痛泪，遂如断线珍珠般，忍不住地滚滚而落！

这座“九幽大殿”以内，本来静寂如死，毫无声息，但就在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与上官灵发现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”的头颅是假，钟离老人的尸身是真，触绪伤怀，双双垂泪之际，突然一股劲急疾风，自殿顶盖头压下！

诸明、上官灵二人，因自知身入凶险重地，虽在惊心怵目，感旧怆神以下，警觉仍高！故而当头疾风落得虽快，仍被他们施展傲视当世的无上轻功，一左一右地闪出五步！

那阵疾风，原来是只纯铜大罩，恰巧把钟离老人尸身，及那四颗蜡制“乾坤四绝”人头，罩在其内！罩外并密布无数蓝光闪烁的淬毒铜钩，与三棱毒刺！

上官灵见钢罩一落，认定那所谓“九幽地阙主人”，始终躲在暗中算计自己！遂提气厉声叱道：“自称‘九幽地阙新主’的卑鄙狗贼，怎的还不出头？专在暗处鬼鬼祟祟地，不敢见人，你简直比当世中最耻的‘九毒书生’

姬天缺，更加无耻百倍！”

上官灵急怒以下，是提足真气发话，但徒自震得四壁嗡嗡，依然看不见有人现身，听不见有人答话！

这种阵仗，最是恼人，上官灵满怀悲痛怒愤，无处发泄，因身已退到东面壁边，遂伸手把壁上那张血淋淋人皮以上的一对“龙虎钢环”摘下，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气得咬牙叫道：“诸老前辈，这像缩头乌龟似的所谓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着实有些怪道，若说他不了解我们，偏偏能把‘乾坤四绝’的蜡制人头，雕得那像？若说他了解我们，怎又把‘南笔’、‘西道’在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元宵大会之上，业已当着天下群众，自行毁去的‘惊神笔’，及‘长尾云拂’，弄将出来？还有这一对昔日峨嵋金顶，曾与你那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硬砸硬拼，毫无所损，精钢百炼的‘龙虎钢环’，也禁不住我微运真力，便揉成了这般模样！”

说完，“啾”一声，把那对已被自己内家真力，几乎揉成两块铁饼的“龙虎钢环”摔在“九幽大殿”地上！

但“龙虎钢环”落地以后，却听不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答话之声，上官灵诧然看去，只见诸明的双目神光，似乎凝注在大殿门口那张人皮顶端的“三指剑”上？

因殿中灯光太暗，上官灵遂肩头微晃，纵到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身旁问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又发现了什么怪异之事？我们要赶紧把这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设法弄将出来，替钟离老人报仇雪恨才是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脸色异常沉重地，皱眉缓缓说道：“上官贤侄，务须静摄心神，不可妄自冲动，报仇固属紧要，但我们是否能够生出这‘九幽地阙’，尚属未知，因为倘若据我所料，‘乾坤五绝’以内的遇害之人，可能并不仅仅只是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一个！”

上官灵听得全身一震，急急问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这等说法，有何根据？……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不等上官灵话完，便即沉声答道：“‘西道’天痴道长的‘长尾云拂’，与‘南笔’诸葛逸的‘惊神笔’，均在‘罗浮元宵大会’之上，当众毁去！这对‘龙虎钢环’，也经你以内家真力，试出是凡铁所铸！但你应该记得东海‘长生矶’一会，‘北剑’蒲琨曾经亮出他那柄震慑江湖的‘三指剑’，与‘东僧’醉头陀恶战甚久，怎的壁上这柄，会极似当日之物？”

上官灵闻言，微觉不信，略纵身形，把那张人皮顶上的“三指剑”取下一看，只见剑身阔逾三指，长约三尺七八，厚脊薄锋，弹之声作龙吟，尤其柄端所嵌三粒明珠，宝光夺目，简直可以赛过梁间所悬的那些骷髅灯盏，令人到眼便知，正是“北剑”蒲琨，当年在东海“长生矶”，仗以恶斗“东僧”醉头陀的“龙虎钢环”，几乎两败俱伤，及在“罗浮元宵大会”之上，连劈九根“百步乌风草”，使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心悦诚服，名满天下的，燕山蒲家神物！

武林中人，对于惯用兵刃，向来视若第二生命，与本身共同存亡！尤其这柄柄端嵌有三粒罕世明珠，厚脊薄锋的“三指剑”，是代表举世剑术之尊，“乾坤五绝”中的“北剑”威名盛誉，越发应该人不离剑，剑不离人！如今“三指剑”即在这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难道那四壁所悬血淋淋的人皮以内，真有一张是“北剑”蒲琨？

诸明、上官灵二人，本对“乾坤五绝”，钦迟敬仰极深，但因业已目睹五绝中的真“夺魂旗”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气绝僵坐殿中那只纯钢大罩以内，遂不由得捧着“三指剑”又为“北剑”蒲琨，掉下几滴伤心之泪！

就在他们空自悲愤万端，而无法找到对头，代两位平素极为自己所感恩景慕，而骤起风波，突然被害的盖世奇人，报仇雪恨之际，“九幽大殿”以内的二三十盏骷髅灯光，也自悄无声息地一齐熄灭！

灯光骤灭以下，随即发生一股强大无比吸力，上官灵手中的“三指剑”竟自把持不住，带着三点耀目珠光，斜行飞向殿顶，只听“夺”的一声，好似插入梁木以内！

上官灵莫明其妙地愕然惊呼，但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却因手中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丝毫未受吸力影响，悟出其道理，低声说道：“上官贤侄，不要惊疑，我们万勿分开，且各自镇定心神应变！这股奇异吸力，不过是对方在梁间装有极强磁铁而已！”

这时“九幽大殿”之内，除了梁间那柄“三指剑”的柄上明珠，宝光闪闪以外，一片漆黑，连殿门何在，都看不清楚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与上官灵二人，各自气聚丹田，功行百穴，背贴背地凝神卓立，静待对方施展灭去灯光以后手段，再行相机应付！

但又是一盏茶时过后，“九幽大殿”之中，居然毫无动静，只是漆黑无光，沉寂如死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生怕对方又用那些迷香毒雾等无形鬼蜮来攻，未免防不胜防，暗中记准自己与上官灵摘取“三指剑”所立之处，就在“九幽大殿”辨认后，遂一面伸手递给上官灵两粒“避毒灵丹”叫他含在口内，一面却故意高声叫道：“上官贤侄，我们既入‘九幽地阙’，总得闹它一个鬼哭神嚎！不管钟离老人遗体是真是假，且连四颗蜡制人头，一齐给他带走再说！”

说完，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在身前一展，“呼”然拂出破空锐响的劲气狂飙，似乎袭向殿中那具纯钢大罩，但旗风甫出，即暗地一扯上官灵，双双电疾飘身对着记忆以内的“九幽大殿”殿门方向纵去！

诸明拂出的“夺魂旗”风，无人抗拒，与上官灵纵退的身形，也无人阻挡，凭记所料的方向，更极其正确，居然轻轻松松，安安全全地出了“九幽大殿”门外！

在诸明与上官灵的意料之中，自己既已身入重地，那位自称“九幽发阙新主人”的对头，又是这等阴险诡恶，情况委实不利，恐将历尽艰危，甚至因敌暗我明，处处设有埋伏，空怀一身超群武学，无法发挥，以致必难全身退出这座“九幽大殿”！

但事实竟与所料完全相反，除了灯光全灭，大殿内外一片漆黑，“三指剑”被强大吸力吸去以外，对方居然未下丝毫辣手，便听任自己退出那座阴森恐怖的“九幽大殿”！

上官灵平素聪慧绝伦，此时却也猜不透这位隐形对头的意旨所在。方把两道剑眉一剔，怒气冲冲地叫了声：“诸老前辈”，突然有片绿荧荧的光芒，在身后闪烁明灭！

二人骤见绿光，以为对方现身相见，遂真气暗提，回头一看，却哪里有人？原来只是来时所经的那条甬道入口之处，现出了三个磷光大字“阎王路”，及四个奇亮小字“九幽之门”！

上官灵看完不禁狂笑说道：“任教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未必新人胜旧人。”

‘九幽地阙’旧主人，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，光明磊落，豪迈无伦，不愧是位武林奇侠！至于这位自称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的朋友，大概不是缺张人皮，便是缺口人气，才鬼鬼祟祟的见不得人，只仗着一些下流埋伏，貽笑大方！诸老前辈，你说我们是动手毁他这座“九幽大殿”？还是闯他这条‘阎王路’呢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暗忖一来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遗体，尚在殿中，投鼠忌器，不便妄自动手！二来对方虽有“阎元景武夷遭劫，尸骨早寒”之语，但虚实难知，万一这位“幽冥神君”，尚在人间，必谋复夺“九幽地阙”基业，则何必于此时对这座深在地下与建不易的“九幽大殿”，硬用真气内加以毁损！三来那口柄嵌明珠的“三指剑”入目，“北剑”蒲琨的生死之谜太已惑人，不如早点退出“九幽地阙”，俟查明一切以后，再慎自筹划地，与这深沉阴险对方，放手一搏！

心中电转以下，把念头打定，接口纵声笑道：“上官贤侄，这座‘九幽地阙’，本是我老友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旧居，在他生死未明之前，何必加以毁损，我们来时既然闯得进‘九幽之门’，去时难道就闯不出这条‘阎王路’？”

上官灵亦因各种难猜难测，费人寻思的哑谜，汇集心头，亟待加以解析！遂只得暂忍胸中恶气，遵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所云，双双闪身飘进那条号称“阎王路”，沉沉暗黑的甬道以内！

谁知二人身形甫入甬道，背后磷光立隐，一阵震慑心魂的“啾”巨响起处，居然自壁内电疾似的现出两扇厚重铁门，往中一阖，遂把这条甬道的退路封死！

铁门一封，磷光一隐，甬道之中，便又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地狱般，并有一种阴森冰冷，真如地狱以内幽灵哭啸似的语声，自四面八方，透壁而出！

这种语声虽森寒冰冷，但却字字清晰，说的是：“诸明老贼与上官小鬼，别来无恙？”

上官灵一听这种语音，立即剑眉双轩地扬声叫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所谓的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原来是你？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一阵得意已极的“哼哼”阴笑，笑完答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猜错了，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并不是我，我因事外出，晚回一步，不然你们早在‘九幽大殿’以内，魄散魂飞，留下两张人皮，钉在殿壁之上，作为点缀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知道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虽然凶毒无伦，但倒还自矜身份，不会编造谎语！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竟不是他，未免越发令人难以猜测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又复怪笑几声说道：“我方才在‘九幽大殿’以内，不制你们死命之故，是因投鼠忌器！如今这‘阎王路’两边壁上的无数小洞，中藏‘毒针’、‘毒粉’、‘毒液’、‘毒刺’、‘毒钉’，号称‘五毒蜂巢’，一经发动，宛如万蜂飞舞，群蜇人身，半丝见血，肝肠立断！我且开放甬道尽头的几处‘五毒蜂巢’，让你们听听厉害！”

话音才住，崩簧立响，果然沉沉暗影以内，有无数“丝丝”“叮叮”的破空之声，内行人一听便知是极多细微暗器，漫空飞射！

诸明、上官灵心中好生疑惑，因为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所说的“不在‘九

幽大殿’以内下手，是为了投鼠忌器”之语，不知怎解？以及这条“阎王路”中的两壁小洞，原来并非凿作通风，内藏如此众多的有形无形毒器，若在暗中万窍齐发，自己等委实任凭功力再高，决难逃死！何况“九毒书生”凶名久著，两手血腥，杀人无算，他因甚迟迟不下最后辣手？难道要把身落人手，处处受制的自己们，戏弄个淋漓尽致，才足泄恨！

正自思忖之间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奸笑声音，又自壁间透出，阴森森地问道：“诸明老贼与上官小鬼，你们虽在黑暗之中，一无所见，但仅凭耳力，自应听出厉害，我只要一按‘五毒蜂巢’总弦，你们便是肋生双翅的不坏金刚，也必无从逃死！如今你们心中所想，是不是诧异我这杀人向不眨眼的‘九毒书生’，何以突异往昔，迟迟未下辣手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钢牙微锉，闷声不答，上官灵却恨得重重“哼”了一声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“嘿嘿”连声阴笑说道：“你们便猜上三天，也决猜不出，不如还是由我来揭开这桩哑谜！诸明老贼，我想要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送你的那面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你若从我所愿，乖乖献上，姬天缺便特降殊恩，放你毫发无伤地，生出‘九幽地阙’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怒声答道：“姬天缺，你半生行径，虽然血腥太重，恶孽无边，为正人君子所弃，但艺业名头，总还是当代武林中的有数人物，今日怎的不敢明面现身！与诸明各凭所学，放手一拼，连言语也变得这般幼稚！诸明蒙钟离老人，传旗赠号，自然旗在人在，旗亡人亡，你想要这面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大可乘着我们身入埋伏，开动机关！否则诸明只要皮肉未成血水，形神不化灰烟，我宁可自毁这面‘夺魂宝旗’，也不会让此物流入你这万恶贼子手中，有辱原主人钟离哲，望重江湖，名冠‘乾坤五绝’的神威令誉！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笑声变得更阴更冷地说道：“诸明老贼，你怎的不知轻重，还敢如此倔强？在这条‘阎王路’之中，我要叫你皮肉成为血水，形神化作飞灰，岂非易于反掌？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更是垂手而得！所以我要的不仅是这面宝旗，还要你在旗上沥血书写‘闪电神乞恭献’六个大字！”

话音到此略顿，又复一阵慑人心魂地狞笑说道：“至于你若胆敢自行下手，毁弃这面宝旗，则姬无缺杀你以后，再在上官灵身上报复，我要把他弄得不死不活，每天削肉一方，磨骨半寸！”

这一席话，简直令人听得人胆战心惊，不寒而栗。尤其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不仅企图攘夺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并还要自己在旗上血书姓名奉献，委实太已欺人，不禁胸中热血沸腾，须发皆指！

不过目前形势，却只有束手待毙，似乎毫无还击及闪躲余地！本想暂置性命于度外，先毁“夺魂宝旗”，免使姬天缺称心如愿，并有辱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清名，但听了“九毒书生”最后数语之后，却又心惊对方手段过份狠辣！自己倘若真毁此旗，从姬天缺平素所行判断，定然说到做到，上官灵岂非要惨受酷刑，每日削肉一方，磨骨半寸地，吃尽无边楚毒！

就在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空怀一身绝世武学，竟弄得进退不得，左右为难之际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语音又作，说的是：“上官小鬼，我想要诸明老贼的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业已告诉你们，你平素颇有些鬼聪明，且猜猜我在你身上，想些什么！”

上官灵早就气得七窍生烟，但对方始终藏在暗中，令自己空怀急怒，而

无可如何，故在听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问话以后，只是功聚双掌静待机缘地，咬牙不答！

姬天缺微候片刻，听不见上官灵回话，又复嘿嘿笑道：“上官小鬼，我自从在玉门关内，见你以后，因你胆大聪明，早有垂青之意！如今江湖奇人四出，情势大变，‘乾坤五绝’，无异尘沙！你若识时达务，只要高呼三声‘九毒书生’，我便有术使你脱出‘阎王路’的修罗死域以外，收为弟子！否则再有一盏茶时，姬天缺宁愿令你与诸明老儿玉石俱焚，‘五毒蜂巢’的总弦一按，就算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万劫不复的了！”

上官灵默默听完，剑眉双轩，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朗声说道：“诸老前辈，慢说你先前居‘穷家帮三异丐’首席，如今获‘夺魂旗’美称，身经百战，名满江湖！就是我上官灵，亦曾见识过不少惊险艰危场面，一样不为威武所屈！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下流无耻到这等地步，我们何必呆立此处，听他嘲笑？不如硬往前闯，即令死在他‘五毒蜂巢’以下，也落一个干脆痛快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暗为上官灵的英风豪气心折，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一展，护在左面，上官灵则双掌凝功，护住右面，小心翼翼地，在那沉沉黑暗之中，一步一步向前走去！

他们才一举步，暗影中便又传出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冷峻声音，阴阴道：“诸明老贼与上官小鬼，既然不识好歹，妄自逞强，只要再往前行十步，姬天缺便令你们知道厉害！”

说完以后，竟然阴沉森厉地，替诸明及上官灵计起步数，一声声慑人心魂地数道：“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四……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身经百战，名满江湖，上官灵更是胆大包天，目无余子，心雄万夫，气吞全牛！既已相率举步，哪里会受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威胁停止？仍自昂然无惧，毫不迟疑地，向前走去！

这时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阴沉森厉的计数之声，业已到了“……六……七……八……”

诸明、上官灵知道对方决非虚言，再往前走两步，杀手必然立发，遂齐把功力提到十二成，一面依旧从容举步，一面纳气凝神，静待意料中两壁“五毒蜂巢”扫数齐发，“毒针”、“毒液”、“毒刺”、“毒粉”、“毒钉”万毒攒身，几乎无法防御的惊心巨变！

两步时光，自然一闪即逝，就在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语音，数到“九……十”之时，音影沉沉以内，果然一片机簧响动声息！

人处危境，虽知无从逃死，也必穷尽一切心力，以期死里求生！诸明、上官灵何独不然？在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“十”字才出之际，便有所动作，并且两人不约而同，全是一般心思，一般举措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是右手“夺魂旗”，先卷向右面壁上的“五毒蜂巢”，再加上左手一记劈空掌力，想把这几处正对准自己与上官灵攒射的毒药暗器震飞，或是封死！

上官灵是凝足神力，双掌猛推，排山倒海般罡风劲气，往右面壁上涌去！但谁知那片机簧声息，并非两壁的“五毒蜂巢”发动，竟是从地下及顶上，各自冒出一片纯钢铁板，“当”的一声，上下相合，恰好把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及上官灵分作两处！

纯钢铁板“当”的一合，甬道中两壁暗灯齐亮，绿火荧荧，铁板上竟有

无数小孔，可以使诸明与上官灵二人，隔板互望。

这时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得意已极的狂笑之声又作，阴沉沉、冷冰冰地说道：“诸明老贼与上官小鬼，你们只知我这‘阎王甬道’两壁，凿有‘五毒蜂巢’，可以倚仗真气内力，暂时抵御那些‘毒针’、‘毒刺’、‘毒液’、‘毒粉’、‘毒钉’之袭！但却不知左右壁上，还各有一个烟洞与一个水洞，人困其中，若加开放，不仅烟薰水浸，而且烟中有毒，水内有虫，任凭你一等一的英雄，铁铮铮的汉子，也无需姬天缺浪费半丝气力，片刻以后，便自生死由命地听我摆布！我先开放其寒于冰，及中含无数毒虫的水洞，让倔强不肯听话的上官小鬼，尝点滋味，并使诸明老贼，懂得厉害！”

话音了后，果然听得淙淙流水之声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心悬上官灵安危，忍不住伏在纯刚铁板以上，利用那些半寸方圆的小孔看去，只见上官灵呆站当地，双眉紧皱，不住搓手，仿佛莫知所措。淙淙水声，则是从甬道顶上一个洞穴之中，缓缓流出，至于水内是否如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所云，藏有无数毒虫？却因孔穴太小，灯光又暗，无法看见！

但少时过后，上官灵突然惊叫一声，扬掌发力向足下击去，仿佛水已淹到脚面，并似真被水内毒虫叮了一口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不由得隔着那层铁板急声问道：“上官贤侄，姬天缺所说，难道真是实言？水内毒虫，是何形状，伤处有什么感觉？”

上官灵皱眉叫道：“这种毒虫，又多又细，宛如牛毛，看不清是何形状。我脚上适才因不曾运气，被叮了几口，又疼又痒的好不难过呢！”

上官灵的话音方了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话音又起，阴笑连连地说道：“诸明老贼，不必担心，这上官小鬼刁钻古怪，胆大聪明，太已对我脾胃，非到万不得已之时，决不会把他弄死！但倘若令我对他死透心肠，恨到极点，则处置之惨，必然无与伦比！如今我再说他一声，上官小鬼，你且先吃些小苦，尝尝各种滋味，等到禁受不住之际，只要心悦诚服地三呼‘九毒书生’，便可脱出苦海，随我永为弟子！”

姬天缺发话之际，水停不流，话音一停，那淙淙流水之声，便即又复响起！

上官灵生平还是第一次受人家如此反复作弄，怒声破口骂道：“姬天缺休要乱放狗屁，方才我一时疏忽，致被么麽小虫，叮了儿口，如今业已气贯周身，皮坚似铁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姬天缺的语言，又复阴森森地透壁而出，怪笑说道：“上官小鬼真个倔强得令人可爱，不让你吃足苦头，大概决不肯服！反正我在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闲得无聊，无妨拿你们慢慢消遣！你既然自诩气贯周身，皮坚似铁，我便慢慢加水，慢慢放烟，到看你随谢东阳，及‘南笔西道’等几个老鬼，学了多少门道？这口内家真气，能提多久？”

话音一寂，水声即由“淙淙”细响，变成“哗哗”狂流，鼻中也闻得一股辛辣气息，双目之中，立觉奇酸无比，似欲垂泪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知道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这种暂时对自己放手，专向上官灵一人施威的手段，着实毒辣高明！使得自己肉体上虽无痛楚，但眼看上官灵受罪，精神上却无法支持，念头连转，对策毫无，只得长叹一声叫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请听一言，暂时且莫放烟放水！”

果然诸明这一发话，水声立停，姬天缺以一种极其尖酸挖苦的语言，狂笑说道：“姬天缺真个该打，只顾想收徒弟，却冷落故人！诸明大侠，你昔

日是‘穷家帮三异丐’之首的‘闪电神乞’，如今又成了名满天下的真‘夺魂旗’，对我这十恶不赦的‘九毒书生’，有何话说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双眉猛剔，正待答话，“阎王甬道”之中，却突然传出一声巨响，及有不少碎铁纷飞的“叮当”声息！

原来上官灵哪肯屈服？随时随地，均在寻觅机缘，如今乘着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互相答话之际，料他一时来不及发动壁上的“五毒蜂巢”，遂蓦然施展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所传的“云飘电闪”绝顶轻功，略一晃身，便抢到“阎王甬道”的出口之处，功聚双掌，向门上猛力劈空击去！

哪知甬道铁门，居然奇厚无比，上官灵那强的内家劈空掌力，竟只把门上所设的淬毒锐利狼牙，撞折不少，门却丝毫未损！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本人不知藏在何处，但对这“阎王甬道”的一切动静，却仿佛事事如见，阴森森并极含哂薄之意的笑声，透壁而出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最好老实一点，不要枉费心机，才免得多吃苦头！这‘阎王甬道’中的一切装置，都是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为了对付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、‘南笔’诸葛逸、‘西道’天痴所设，你自忖能比得上这几个老鬼么？”

上官灵嗒丧之余，闻言不禁心中一动，正在暗自思忖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口中的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究竟是谁？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却已发话说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，常言说得好：‘人在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’？诸明如今愿意把这杆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暂时交你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隔着一层奇厚钢板的上官灵，不禁失惊大声叫道：“诸老前辈，我们宁可骨肉成灰，也不能让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这万恶贼子，有辱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前主人，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的清名令誉！”

倘若这“阎王甬道”以内，被困的只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一人，他无疑必将不为任何威势所屈，与这杆代表钟离老人清名盛誉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誓共存亡！但如今因有上官灵在旁，诸明遂不得不衡情度势，暂时忍辱，以图保存这朵绝世奇葩，前途似锦，武林中的后起之秀！

所以诸明根本不顾上官灵发话阻止，依旧继续说道：“……但旗上书字之举，却无法从命！你如同意，便请先将上官灵放出‘九幽地阙’，让他恢复自由，然后诸明立弃‘夺魂宝旗’，并将一身皮肉，听你摆布就是！”

上官灵静静听完，不由深为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甘舍威名、甘舍性命，而一心维护自己的拳拳深情，感动得心头奇酸，泪珠儿在大眼眶中，盈盈欲滴！

这时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阴森森的笑声又起，得意说道：“到底还是诸明老儿，比较识时达势！但‘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’，万一我放走上官灵，你却拼死毁去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岂不令我两头落空？纵然把你捣成肉酱，亦复何益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见“九毒书生”一口道中自己心事，不由皱眉暗觉对方太已刁恶难缠！只得应声问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，你既信不过我，难道我就信得过你？”

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狂笑答道：“我们最好谁也不必信谁，且以这‘九幽地阙’之内的‘警魂钟’为号，但等钟声三响，彼此同时动作，你将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投进左壁上近顶处的一个方形洞穴的中，我则按动机关，把上官小鬼安全无损地送到‘万姓公坟’以上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纵然明知这样做法，仍有不妥之处，但舍此别无他术，

能替上官灵寻出一线生机，遂只有咬牙沉声说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，彼此一言为定，你且开始击钟！”

发话之间，右臂微翻，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上绣“红粉骷髅、王侯白骨”的红绸，便卷向旗身，耳边也听得那所谓“警魂钟”第一声的“当”然悠长钟韵！

这时上官灵也伏在铁板孔穴以上，探视这边动静，见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真将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卷好，目光注定壁上近顶处的方形洞穴，似等“警魂钟”声三响，便即如言脱手掷入！不由急得低声说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何必听信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那万恶贼子之言，就算他真肯放我，我能任你留在‘九幽地阙’以内，而自己走么？”

上官灵话完，第一声“警魂钟”韵，尾音已渺，第二声又复“当”然敲响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知道时机不再，赶紧暗凝真气，练语成丝地，专向上官灵耳边说道：“上官贤侄，兵不厌诈，人贵通权！你等姬天缺一开门户，便立即遁走，我则掷旗稍偏，不使入穴，然后倚仗‘闪电身法’，抢回手中，能战则战，不然立意人旗同亡，亦不使钟离老人的清名令誉，有所玷辱！你脱身后，可以寻访‘乾坤五绝’，查明钟离老人是否被害，及设法为我报仇，岂不比在这‘阎王甬道’之中，玉石俱焚地来得有益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这种想法，原是无可如何中的最佳处置！但上官灵却不知怎的犯了牛劲，剑眉直扬地怒声喝道：“诸老前辈，我决不向姬天缺这狗贼低头，要走我们同走，上官灵不愿独自一人，生出‘九幽地阙’！”

他最后所说的“九幽地阙”四字，恰好与第三声“警魂钟”声同响！但这语音钟声同响之下，居然还有另外一种人语之声，也在同一时间发出，说的是：“‘阎王甬道’的各项机关消息，业已暂时停顿，你们还不快……”

“还不快走”的“走”字，尚未出口，便又听得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一声怒叱，及那人的一声惨叫！

这些声息，几乎是在同一刹那发生。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本照预定计划，听见第三响“警魂钟”声，便将手内卷好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向那方形洞穴略为偏右之处投去！

哪知就在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“夺魂宝旗”出手之际，耳中忽然听见另一人语音，说是“‘阎王甬道’的各项机关消息，业已暂时停顿”，不由心头狂喜失神，准头略偏，竟自把那一杆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恰好投进方形洞穴以内！

“夺魂旗”进洞，那隔断诸明、上官灵的铁板，也自上下忽分，上官灵哪里知道这边情形，狂喜之下，闪身拉着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衣袖叫道：“诸老前辈，既然有人暗助我们，怎的还不快走？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扬掌发出劈空劲力，击向甬道出口铁门，这次果与先前大不相同，那厚的铁门，居然应掌立开，阳光夺目！

“阎王甬道”既开，上官灵自然拉着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一闪而出！

果然时机稍纵即逝，奇险已极，二人身形刚出甬道入口，铁门又自动闭死，并把上官灵的衣襟，夹在门内！

上官灵回手一掌，自行截断衣襟，身形展处，又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连纵出十来丈远，才停步诧然问道：“诸老前辈，适才好容易有人暗助，‘阎王甬道’铁门，被我一掌震开，怎的老前辈却似尚不愿走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惭愧得无言可对，长叹一声，竟然翻掌向自己的天灵击去！

上官灵见状，不禁大出意外，急忙纵身伸手，扣住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右掌脉门，讶然叫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这算何意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只得赧然告知上官灵，自己困在万分绝望之中，骤闻有人暗助，以致惊喜失神，竟把钟离老人所赠得那杆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无巧不巧地，投入了壁上方形洞穴之内！

这样一来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岂不洋洋得意地，称傲天下？使“夺魂旗”三字，贻笑江湖，连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盛名清望，也将因而受辱！

上官灵听完，不由也觉皱眉，但旋即向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正色说道：“诸老前辈，你一时惊喜失神，误将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落入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手内之事，虽甚重大，但也不过将来设法再入‘九幽地阙’把此旗夺回就是！目前我们好不容易得人暗助，脱离虎口以后，似乎应该先探知钟离老人是否遇害？代表‘北剑’蒲琨一生盛名的，那柄上嵌稀世明珠的‘三指剑’，怎样落在‘九幽地阙’之内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口中所谓的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究竟是谁？暗中停止‘阎王甬道’机关消息的，又是哪个？才好知己知彼，对症下药地，与这万恶奸邪，放手一搏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听上官灵说得有条有理，不禁连连点头，上官灵又复说道：“钟离老人住在西昆仑绝顶小琅环仙境，‘西道’天痴道长远居阿尔金山，‘东僧’醉头陀经常卓锡的东海‘长生矶’，早已陆沉，不知禅踪何处？‘南笔’诸葛逸的雁荡大龙湫，及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，我们又刚刚去过，不曾得遇！所以要想找‘乾坤五绝’，还是先奔河北燕山，拜访‘北剑’蒲琨老前辈，比较最为方便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虽因骤失“夺魂宝旗”，有点心神恍惚，但听了上官灵一席话后，知道这未明身份的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与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联手之下，委实太已厉害！自己倘若步骤一乱，可能导致满盘皆输，甚至酿成武林中的无边浩劫！

所以利害一明，心神立定，暂把本身的荣辱，置诸度外，与上官灵奔向燕山，求谒“北剑”蒲琨，探询一切。

燕山在河北蓟县东南，峰壑幽深，景色清丽，“北剑”蒲琨所在地名“悬剑谷”，是因北五省武林人物，群尊蒲家剑术，冠绝江湖，才仿效“武当解剑岩”之意，推定此名！并互相约定，凡欲进谷拜谒蒲琨的江湖同道，若是用剑之人，必须将佩剑悬在“悬剑谷”口，等告辞以后，再行取回，以示尊敬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与上官灵到燕山，老远便看见“悬剑谷”口的一片峭壁之上，刻着两行大字，写的是“蒲家剑术冠江湖，悬剑谷口请悬剑！”

旁边并有“北五省英雄武林同道公立”字样。

上官灵看完不禁冷笑一声道：“虚名二字，误尽苍生！连蒲老前辈，位列‘乾坤五绝’，居然依旧未能免俗？蒲家剑术倘如真个冠绝江湖，那柄‘三指剑’，却怎会到了‘九幽地阙’以内？”

上官灵虽然感慨发话，因心中闷葫芦，急于打破，足下却未稍停，已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驰进“悬剑谷”口！

他们以为谷口业已如此气派，谷内定然更甚！哪知进谷一看，却大谬不然，谷内拢共只有二三十丈宽阔，除了在一条飞泉右侧的松竹荫下，建有三

间茅屋以外，别无其他厅房园林之属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自揭开本来面目以后，对“乾坤五绝”，均甚恭敬，既知这三间茅屋，是“北剑”蒲琨父子所居，遂与上官灵在三丈以外，便即止步扬声笑道：“蒲大侠恕冒渎惊扰，江湖末学诸明，与上官灵因事特来拜谒！”

他们在“九幽地阙”以内，“夺魂旗”骷髅白骨红绸覆盖的钟离老人尸身之旁，所见“西道”、“东僧”、“南笔”、“北剑”的四颗人头，虽经发现是用蜡所制，但因貌相神情，太已惟妙惟肖，甚至连“乾坤四绝”的性格，都流露在塑像之中，再加上那柄“三指剑”，曾经入手，故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向茅屋发话以后，却不禁与上官灵暗同为“北剑”蒲琨担心，不知这位“乾坤一绝”，是否已为宵小所害，抑或无恙健在？……

诸明话音才停，茅屋以内，立有一阵洪钟似的笑声传出，并有人发话答道：“罗浮一别之后，诸兄承袭钟离老人盛誉，正名真‘夺魂旗’，年余以来，造福东南，功德累累，蒲琨委实钦迟！今日怎的突降燕山，难道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未灭？还是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业已再度出世？”

这洪钟似笑语之声入耳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与上官灵心头的多种疑虑，立有一桩解除，跟着便在茅屋门前，闪出了“北剑”蒲琨的矮胖身影！

诸明、上官灵抢前几步，恭身为礼，“北剑”蒲琨伸手相拦，呵呵笑道：“钟离老人在‘罗浮元宵会’上，当着天下群雄，传旗赠号，诸史业已继续位列‘乾坤五绝’，怎的对蒲琨如此谦抑？上官灵也不必多礼，一年未见，你猿臂蜂腰，长身玉立，竟然长成大人，是否还像以前一般的调皮捣蛋？”

上官灵闻言不禁脸上微红，随同入室以后，便即向“北剑”蒲琨问道：“蒲老前辈，你与钟离老人何时分手？他是否仍在西昆仑绝顶小琅环仙境以内？”

“北剑”蒲琨笑道：“‘罗浮元宵会’后，我们全受钟离老人邀请，到他西昆仑小琅环仙境，作客一月以后，也就风流云散！只是你师傅谢东阳，决定不回南疆，就此长隐昆仑，还有‘南笔’诸葛穷酸，因与钟离老人连下十局围棋，未曾分出胜负，竟然斗起气来，磨定钟离哲每日一局，非见输赢，不回天台雁荡！但我返燕山闭谷潜居，已有九月之久，却不知诸葛穷酸与钟离老人的相互棋战，可曾结束，以及行踪何在。”

上官灵听完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对看一眼，眉头不禁微皱，暗想自己等两登天台雁荡，寻不见“南笔”踪迹，但愿是如“北剑”蒲琨所言，尚在西昆仑小琅环与钟离老人棋战方酣，则“九幽地阙”之中的触目惊心所见，便可尽成虚幻！

“北剑”蒲琨看出两人神色，似含极大仓皇忧虑，不禁讶然问道：“‘八指飞魔’司空曜身遭惨死，‘鸠杖神翁’谈白水觉悟回头，‘玄阴教’已在罗浮会后，瓦解冰消！孟三娘师姊弟重出江湖，以翠鸟传书，邀集天下豪英，重会罗浮，争夺‘武林盟主’的三年之期，也还未到！怎的你们面色埋忧，颇似遇了什么异常棘手的拂逆之事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长叹一声，目光盯住“北剑”蒲琨问道：“江湖多鬼蜮，世事太无常！蒲兄那柄威震武林，成名天下的‘三指剑’呢？”

“北剑”蒲琨听出几分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话意，神色突然一震，急声答道：“我自西昆仑归来以后，便立意除了接获孟三娘师姊弟翠鸟传书之外，

决不再入江湖！遂把所用‘三指剑’，传给劣子蒲铿，命他仗剑游侠，济人积德！如今诸兄突问此言，难道‘三指剑’已毁，或是落于人手了么？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饮了一口热茶，便把“九幽地阙”以内所见所经，详对“北剑”蒲琨叙述一过。“北剑”蒲琨先还神色镇定地静静倾听，但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说到在“九幽大殿”四壁，钉挂人皮时，他却不禁起立负手，在茅屋中往来蹀躞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说到发现“三指剑”，并鉴定确是“北剑”成名之物，蒲琨色一惊，说到“三指剑”被强大磁力吸去，蒲琨神色又是一惊，等把整段叙述听完，不但三间茅屋的坚硬土地以上，密布这位“乾坤一绝”纵横足印，连面颊之间，也挂满了忧伤泪迹！

上官灵见状惊得失声叫道：“蒲老前辈，你莫非认为钟离老人真已遭了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与那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毒手，陈尸‘九幽大殿’以内么？”

“北剑”蒲琨沉声摇头答道：“钟离老人武功超凡入圣，智计超群绝伦，高我何止千倍？什么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及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想对他图谋，决难如愿！”

上官灵因对钟离老人崇拜已极，自然关心特甚！故而初见“北剑”蒲琨伤感神色，不禁忧心如焚，此时听了这等判断，又不禁喜心翻倒！但看出蒲琨眉梢眼角，极度含愁，脱口讶然问道：“蒲老前辈，你既认为钟离老人不致遇害、为何如此忧伤悲戚？”

“北剑”蒲琨颊上，又垂落两行老泪说道：“我在劣子蒲铿仗剑行侠江湖之际，曾一再嘱咐他凡事小心谨慎，毋骄毋暴，善用‘三指剑’锄非去恶，永保‘北剑’令名！劣子亦对剑立誓，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，如今‘三指剑’居然流落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姬天缺等，又是那样穷凶极恶，只怕大殿四壁所悬人皮以内，有一张为我劣子所有……”

“北剑”蒲琨话说至此，业已老泪纷披，语不成声，勉强镇定心神，又复说道：“蒲琨年近百岁只此独子，骤闻噩耗，自然难免舐犊情深，诸兄不要笑我才好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想不到自己千里远来，忽传噩耗，竟引得“北剑”蒲琨这等难过，只得低声慰道：“蒲铿世兄，人中麟凤，未必早夭？‘三指剑’虽似无讹，但未经原主人过目，焉知不与那蜡制人头一般，是对方精工仿造？”

“北剑”蒲琨虽然觉得如此解释，颇为牵强，但心中极度悲戚之余，也只好同意这种万一之想，勉强收泪说道：“诸兄说得也对，无论劣子的吉凶如何？蒲琨也当立赶‘万姓公坟’以下的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一探虚实！”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应声说道：“蒲兄既然如此决定，小弟与上官贤侄，立即奉陪动身前往……”

“北剑”蒲琨闻言，虎目忽张，一阵震天狂笑说道：“那所谓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的身份，虽然未明，又有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为虎作伥，但不是蒲琨卖句狂言，凭我一身所学，进得了‘九幽地阙’，也出得了‘万姓公坟’！不过对方似乎意在向整个‘乾坤五绝’挑战，再加上钟离老人的尸身之谜，故请诸兄与上官灵，不必陪我前往，你们最好由我致函住在蓟县一位退隐武林的豪富，‘宝马神刀’万子苍，借他那一老一少两匹千里追风神驹，分向西昆仑及阿尔金山一行，因钟离老人与‘南笔’诸葛穷酸，可能尚在小琅环

仙境互相对局未终，而‘东僧’醉和尚在‘长生矶’陆沉以后，也可能随同‘西道’天痴，于阿尔金山结庐同隐，你们把对方‘九幽地阙归新主，五绝声名化野烟’之语，及一切情节告知，叫他们为了保持‘乾坤五绝’四字的全始全终，赶紧再履中原，也不必再存什么宽仁厚德胸襟，干脆给这干无耻宵小鬼贼，来一次斩草除根的彻底痛剿！”

诸明、上官灵也知凭“北剑”蒲琨一身绝世武学，虽然未必能铲除那躲在暗中、太占地利的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及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但自保委实有余，自己何不如他所言，跑趟西陲，看看怀念甚久的钟离老人，究竟是否遇害？并邀来“西道东僧南笔”等人，共同协力荡平目下为凶邪所据的“九幽地阙”！

彼此同意之下，“北剑”蒲琨遂致函“宝马神刀”万子苍，请他把所豢一老一少两匹千里神驹，暂借诸明、上官灵一用，自己则立即略为收拾随身用物，赶往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之处的“万姓公坟”，探查那柄失落在“九幽地阙”之中的“三指剑”，是否系自己的兵刃，以及爱子蒲铿是否已为凶邪所害？

“北剑”蒲琨去往“万姓公坟”以下“九幽地阙”的探查结果，究竟如何？“闪电神乞”诸明与小侠上官灵，各借宝马，间关万里，远赴西陲，分向西昆仑绝顶，及阿尔金山，搬请其余“乾坤四绝”的结果，又复如何？均暂时慢提，作者笔尖略掉，时光倒流半月有余，地点也改到本书第一章开始时的玉门关外“库穆塔漠”，又名“白龙堆”的左近！

星月沉光，夜黑如墨，这一片无垠无际的漠漠黄沙以上，居然自西而东，电疾般的驰来一条白影，直奔玉门关方向而去！

玉门关的雉堞，隐隐在望之时，白影南方的廿余丈外，似乎也有一条人影，倏然一闪！

白影目光瞥处，立时微愕驻足，声如莺凤般地仰首高吟，吟的是：“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！”

南方那条人影，一闻吟声，立即呵呵笑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怎的此时还在西陲？难道你与钟离老人，每日构思苦战的一局围棋，直到如今，才分胜负？”

沉云微开，月光稍露，一南一北两条人影往中一合，正是“乾坤五绝”以内，身材瘦小的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与神采飞扬，飘逸出群的“南笔”诸葛逸！

诸葛逸听了天痴道长问话，晒然答道：“自从‘乾坤五绝’在西昆仑绝顶，风流云散以后，我与钟离老人，每日一局的黑白手谈，直到十日以前，何曾分出胜负。但钟离老人忽然有事外出，言说两日即归，却不知怎的迄今未返？我在小琅环仙境，一等七日，太已无聊，才决意回转中原，并请谢东阳兄，转邀钟离老人，到雁荡龙湫大瀑以下，再续未竟之战！痴道士，你也怎的不在阿尔金山静修，又动什么尘心？要到中原走走！”

天痴道长含笑答道：“我本因醉和尚所居的东海‘长生矶’，业已陆沉，成了一名无家可归的野头陀，遂留他与我同在阿尔金山，结茅作伴！哪知醉和尚住了一年以后，忽然大叫‘不通’，说是‘东僧’应该住在东边，怎可跑到西陲来，长期投降我这‘西道’？……”

诸葛逸听得不禁失笑说道：“醉和尚这话说得倒颇天真有趣！”

天痴道长也自呵呵失笑道：“醉和尚当日夜间，说了这两句醉话以后，

第二天居然真个不别而行！我起初自然一笑置之，但接连几日，有点坐立不安，心惊肉跳，仿佛醉和尚有甚祸事似的？竟自无法清修，才想到中原看看是否又有甚狐鼠逞凶，蛇蝎作祟！”

说到此处，忽似想到甚事，向诸葛逸笑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那‘诸葛武侯袖中神课’，不是素称灵验，且为那不别而去的醉和尚，占上一课如何？”

诸葛逸笑道：“卜筮之术，固然若得真传，或有微验，但‘祸福’两字，仍系一心！我们平素言行，无愧良知，故而我虽擅‘武侯神课’，却数十年间，难得一用……”

他是一面含笑说话，一面在袖中，屈指占卜，但说到这“难得一用”之时，脸上笑容忽敛，双目神光，勃然四射！

天痴道长看得心头一惊，失声问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怎的这种神情？难道卦象之中，真显示出对醉和尚有什么不利迹象么？”

诸葛逸长眉双蹙，摇头缓缓说道：“卦象非但不吉，并且还凶险到了极处！我们‘罗浮元宵会’后，在西陲勾留，不过年余，中原道上，会在这段时期之内，出了什么凶邪，能闹得天翻地覆？”

天痴道长也想不出所以然来，皱眉说道：“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师姊弟，再出江湖之期，似还未到？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一人也未见得能闹出多大风浪，怎会突生凶险，委实太已令人难测！我们不必在此凭空臆断，还是联袂同入中原，察听察听有甚异乎寻常的风吹草动？”

诸葛逸长眉轩动，微一点头，两位盖代奇人，身形微晃，便即一同驰向玉门关口！

入玉门关直达中原的漫漫长途之上，“南笔”诸葛逸与“西道”天痴，两位“乾坤双绝”人物，暗暗察听以下，江湖中并无任何风吹草动迹象，哪里有什么盖世魔头，肆虐逞凶？也听不见“东僧”醉头陀的半丝噩耗，与在西昆仑小琅环仙境突然失踪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半点消息！

这样一来，倒使得天痴道长眉头双蹙，向诸葛逸苦笑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想不到中原武林，安然无事。我的心惊肉跳不验，你的‘武侯神课’不灵，这一趟万里奔波，着实跑得有点冤呢！”

话音到此略顿，想了一想又道：“本来顺便看看那位由假‘夺魂旗’，变成真‘夺魂旗’的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与刁钻古怪的上官灵小鬼也好！但茫茫尘世，莽莽江湖，又知道他们海角天涯的落足何处？”

诸葛逸闻言失笑说道：“痴道士真个有点发痴，我们找不着他们，他们却容易找我！何必东西南北，流转江湖？且到我雁荡大龙湫听泉小筑以内，暂住些时，或许诸明、上官灵游侠路过，自会寻来？我这次见了上官小鬼，只要他年来不会犯了什么重大过失，便想把‘坎离气功’，与‘生花七笔’，一齐倾囊相授呢！”

天痴道长听了这番话后，因深知“南笔”诸葛逸“坎离气功”，与“生花七笔”，是他震压当世的成名绝学，不由暗为上官灵额手称庆，点头赞同诸葛逸所说，一齐往那东连温岭，西接白岩，南跨玉环，北控苍岭，盘曲数百里，无泉不飞，无峰不峭，灵幽险怪，奇秀莫名，为古往今来游人称道不绝的“雁荡”行去。

二人一路缓缓行来，刚入雁荡山境，时已半夜，清风拂袂，明月当头，云带微舒，景色清绝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年来久居西域，一旦重睹旧居景物，自然逸兴遄飞，对

着那些岩间天上，随风飘荡的如絮白云，朗声吟道：“云来万里动，云去天一色，长笑两三声，空山秋月白！”

但吟声犹在夜空袅袅，摇曳生姿之际，天痴道长忽然以一种深为吃惊的口气叫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那‘诸葛武侯袖中神课’，此刻才灵，想不到真个有人敢向‘乾坤五绝’挑战？”

诸葛逸本在仰首长空，骋怀游目，忽听天痴道长这等说法，不禁愕然却顾！

天痴道长眉头深蹙，不发一言，只用手往一株参天古木的树杆之上一指！

诸葛逸顺着天痴道长手指看去，只见那株古木，参天矗立，高约八丈有余，在离地四五丈的树杆之上，仿佛刻有两行字迹？

他因所立之处，背着月光，看不真切，遂把儒衫大袖，猛然一抖，人便像只大白鹤般，冲天直上四五丈高，然后飘然落地！

就在这一上一下之间，诸葛逸业已看清树干所书字迹，是副对联，不但口气仿效自己，连书法也是上草下隶，用极强指力，深镌树杆以上，瘦硬通神，龙蛇飞舞！

不过口气虽然仿效自己常用的那两句：“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”，但因其中改了数字，含义却大不相同，变成了满含讥讽恐吓的挑战意味！写的是“名排醉鬼穷酸后，尸在天台雁荡间！”

天痴道长因立处迎光，不用纵身，已把树杆之上，所镌字迹，看得清清楚楚！向诸葛逸讶然说道：“这两句联语，简直狂妄绝伦！醉鬼分明指的是我你正为他悬心的醉和尚，穷酸则指的是你！江湖中为求念得顺口，把我们‘乾坤五绝’，排成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、夺魂旗’，上联‘名排醉鬼穷酸后’，说的正是‘北剑’，然则下联‘尸在天台雁荡间’，又当怎解？难道蒲琨老儿，遽遭大变，死后分尸，被人把遗体分送你所居住的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，以及雁荡大龙湫的听泉小筑以内么？”

诸葛逸因这两句联语涵意之中，不但显示“北剑”蒲琨，业已身遭不测，并对自己讽刺挖苦到了极点！不由怒腾心底，煞聚眉梢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然答道：“蒲琨老儿，固然刚愎性暴，机警不足，但功力并不逊于你我多少！这两句联语，看来虽不会无因而发，尚难令人深信，‘北剑’蒲琨英名遽殒，尸分雁荡天台！我们还是见怪不怪，依旧到我大龙湫听泉小筑之中，看看可有什么变故再说？”

诸葛逸一面说话，一面暗在袖中，又为老友“北剑”蒲琨，以“武侯神课”，试卜休咎，但卦象所呈，居然与前为“东僧”醉头陀所卜一样，又是凶险绝伦！诸葛逸不禁长眉略蹙，闷在心头，暂时也未告知天痴道长。

天痴道长则从留书人能在离地四五丈高的树干间，用指力镌出如此苍劲深秀字迹一事以上，看出决非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等所为，此人功力，几与自己及“南笔”诸葛逸仿佛，甚至能在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伯仲之间！不由反复思忖，疑怀难释，想不出当世武林以内，哪里还有这样一位身手高明的陌生人物？并突然向“乾坤五绝”，挑衅作对！

“南笔西道”这“乾坤双绝”，胸头同幕疑云，但等他们到了诸葛逸所居的大龙湫听泉小筑之时，疑云不仅丝毫未解，反而越发加重！

原来大龙湫听泉小筑，庭园无恙，景物依然，哪里有什么“北剑”蒲琨遗尸？所有的只是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偕小侠上官灵，来谒未晤，留呈的一封柬帖。

乘上稟明自罗浮山“万梅谷新旧乾坤五绝元宵大会”以后，诸明与上官灵游侠东南，年余之间，几乎把这几省的宵小奸邪，全都剪除劝化干净！但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踪迹，却杳然难寻，诸明、上官灵遂拟西上小琅环仙境，及阿尔金山，参谒钟离老人，天痴道长等一慰渴想！并就近探察姬天缺可曾隐匿在西南西北边陲一带，相机度化，或予歼除，以绝江湖隐患等语。

诸葛逸看完，向天痴道长摇点苦笑说道：“这真叫阴错阳差，我们因钟离老人与醉和尚双双失踪，特地从西陲回到东南，诸明与上官灵，却又由东南远奔西陲，去参谒钟离老人与你！照他们乘上所说，东南几省的奸邪魑魅，大都被劝化消除，难道在雁荡山口，古木留题的那人，是降自云端，来自世外？”

天痴道长蹙眉不答，但心中却在推测那位在雁荡山口，古木以上留题：“名排醉鬼穷酸后，尸在天雁台荡间”字迹的，究竟是江湖之中哪路人物？

任凭“南笔西道”，胸怀泣鬼惊神之技，通天彻地之能，但对目前所遇，一再研判，始终无法求出自认为比较满意的解答就在此时，龙湫大瀑左前方，突然连声鸟鸣，一只大仅如鹰的翠羽怪鸟，便自冲云而至！

诸葛逸与天痴道长目光微瞥，均已看出这只翠鸟，正是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所豢，前在“罗浮元宵大会”之时，曾替孟三娘向赴会群雄，送过一封书柬。

果然翠鸟飞到二人顶上三五丈处，回头以钢喙一啄翅根，飘飘落下一封柬帖，然后振翼斜飞，依旧隐入来路云中不见。

柬帖飘下之时，几乎被山风卷落龙湫大瀑，还是诸葛逸略聚“坎离真气”，虚空一抓，那封柬帖，才自冉冉飞入“南笔”手内！

封面写的是：“孟非烟字奉‘南笔诸葛’，并请转其余‘西道、东僧、北剑、夺魂旗’等‘乾坤四绝’一阅！”

诸葛逸向天痴道长嘴角略撇，拆柬看时，只见柬上依然是那种龙飞凤舞的怀素草书，写的：“孟非烟前曾致函各位，期以三年时日，再聚罗浮，如今固不耐幽居岑寂，特将时日提前一年，即明年元霄，仍在罗浮山‘万梅谷’内，恭候天下英豪，切磋所学，并公赠最强者以‘武林盟主’尊号！”

天痴道长看完以后，冷笑连声说道：“孟三娘倒颇大方，明年元宵，才举行第二次罗浮大会，却在这四月中旬，但遣翠鸟传书，好让我们有九个月光阴，从容准备！”

诸葛逸摇头说道：“孟三娘传书迟早，何必管它？最多我们到时赴约就是！不过孟三娘既然这等说法，可知如今仍自深藏苦练，未出江湖，则雁荡古木以上，留字与‘乾坤五绝’作对之人的来历身份，岂不越发难以猜测？”

天痴道长长眉微蹙正待答言，但目光瞥处，忽然看见那条洪洪发发，宛如玉龙飞舞，鳞甲纷披，又似百丈珠玑，横空匹练的龙湫大瀑之旁，有片指甲大小的黄色一般的物件，大概被水气激动，自一块岩石顶端，顺着石上苔鲜，缓缓滑下，往一泻千丈的瀑中落去！

天痴道长心头忽然一动，顿时目射奇光，身材微晃，飘到瀑前，但那黄色小片，已自飘飘荡荡地，既将入水！

他也效法诸葛逸那取帖之法，微凝“太玄真气”，伸手一招，立时把黄色小片，招得飞入掌中，反复细看！

诸葛逸弄不懂天痴道长为何突然有此动作，晒然高声叫道：“痴道士你鬼鬼祟祟地，看些什么？想不到我与钟离哲在西昆仑小琅环，仅仅下了约莫

一年围棋，竟把我这旧居之处，弄得鬼气森森……”

天痴道长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然接口答道：“诸葛穷酸，倘若痴道士所料不差，武林之内，必将惊天动地，腥风血雨般地，大起干戈，酿成无边杀劫！你这雁荡大龙湫听泉小筑左近，还不过只是觉得有点鬼气森森，但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头，恐怕业已成了真正的森罗鬼域！”

诸葛逸听得简直满腹疑云，讶然问道：“痴道士怎的突然信口胡言？那黄色小片，是什么东西？难道你能把它当作水晶珠，在上面施展西藏番僧的密宗绝学‘环中视影’？”

天痴道长这时脸上神色，变得极其庄重，且满布愁云地，晃身飘过，右掌一伸，向诸葛逸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江湖中都说你术兼文武，学究天人，博古通今，无所不识！你且辨认辨认，我掌中所托这黄色小片，究是何物？”

诸葛逸就从天痴道长掌中，拈起那黄色小片，皱眉细看，只见非金非石，且边缘参差不齐，似是自某一物件上，剥落所遗，但其本质为何？却极难辨认！

天痴道长见诸葛逸反复细看，默默无言，遂又冷然发话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既用眼睛认不出来，何不再用鼻子嗅一嗅看？”

诸葛逸见天痴道长神色庄重，不似作耍，遂真个拈起黄色小片，凑近鼻端，立即嗅出一丝淡淡酒味！

这一丝酒味入鼻，诸葛逸也自神色震惊，只目猛睁，精光四射的高声叫道：“这……这难道是‘东僧’醉和尚片刻不离身的盛酒葫芦碎片？”

天痴道长神色凝重地微微点头，诸葛逸“咳”的一声，右足顿处，足下大块青石，立即四分五裂，怒聚双眉地恨恨说道：“醉和尚向来口不离酒，酒不离身，如今他所用的盛酒葫芦，既成碎片，恐怕人也如我所卜卦象显示，已遭凶险！”

天痴道长轻拍诸葛逸肩头，命他坐在瀑旁大石上，低声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也总算久经大敌，怎的今日突遇变故，如此糊涂？不够镇静，且定一定心再说！”

诸葛逸神色不服地双眉一剔，正待发话，天痴道长业已继续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不要不服！试想醉和尚倘若在此遇害，你这‘听泉小筑’，怎会楼台无恙，庭院依然？可见这只盛酒葫芦，九成以上毁在醉和尚自己的‘罗汉劲’之下！”

诸葛逸摇头说道：“醉和尚爱酒如命，怎会……”

天痴道长不等诸葛逸话完，便即厉声问道：“武林任侠，闯荡江湖，有没有比自己生命，更贵重之物？”

诸葛逸竟被天痴道长几乎弄得灵智全失，莫名其妙地应声答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，肝胆知交，重人轻己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突然会过意来，看了天痴道长一眼，急声说道：“痴道士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在雁口荡山古木上，所见‘名排醉鬼穷酸后，尸在天台雁荡间’留字，乃是实情，而醉和尚又比我们先到雁荡大龙湫，突见蒲老儿遗体，急痛伤神，遂把自己的酒葫芦，愤而击碎！”

天痴道长神情极端严肃地，点头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直到此时，大概才恢复灵智？”

诸葛逸不管天痴道长此语，是否对自己讥讽，又复继续说道：“照你这等推断，醉和尚与蒲琨老儿遗体，而今安在？”

天痴道长默然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记不记得醉和尚除了好酒贪杯，及一身绝艺以外，还精何术？”

诸葛逸皱眉沉思有顷，霍然一睁双目，神光四射地叫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醉和尚精干堪舆之术！”

天痴道长点头说道：“你想起他精于堪舆一术，我却想起他二十多年前的几句旧话！当时‘乾坤五绝’约会峨嵋金顶，醉和尚自东海‘长生矾’，到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头，邀你同往峨嵋之际，曾否发现弄月坪旁，有一处‘双龙抱珠’的绝好佳城，而劝你百年以后，即在此处埋骨！”

诸葛逸听得几乎叫将起来，但旋即面容一冷，向天痴道长说道：“痴道士，你今日简直似乎特别尽灵，想得奇妙已极！但却须谨慎小心，因为通常在这种情形之下，非有大福，即有大祸！”

天痴道长闻言，突然仰首长空，哈哈笑道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行！诸葛穷酸，人家为了对付我们‘乾坤五绝’，业已找上门来，难道我们真还能大唱那种隐逸潜修，不闻世事高调，而畏祸善福，趋吉避凶！你当年以一枝‘惊神笔’，及一身‘坎离气功’，啸傲江湖，使魑魅潜形，群邪丧胆的雄风安在？”

诸葛逸被天痴道长说得自一双细目之中，突闪奇光，似欲与天际的明月朗星，争辉并亮！天痴道长根本不等他开口讲话，又复一阵震天狂笑，继续说道：“不管是否如我所料，蒲琨老儿是否业已遭祸，及是否醉和尚把他遗体葬在你那天台风吟风嶂弄月坪旁的‘双龙抱珠’墓穴之中，我们也应该先跑趟天台，然后再让所有江湖宵小，尝尝‘南笔’绝学，‘西道’神功！所以光图自己舒服的吟诗听泉，观云赏瀑，此非其时，这雁荡大龙湫旁的‘听泉小筑’，我不许你再住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突地晃身平飘五丈，凝足数十年性命交修的“太玄真气”，两只道袍大袖，倏然双挥，卷起一阵从来罕见，强烈无比，威势真能摧山震岳的劲气狂飙，硬把“南笔”诸葛逸那自行辛苦营建的“听泉小筑”，弄得柱倒房颓，茅飞瓦碎！

诸葛逸见天痴道长居然动手硬替自己拆房，不由苦笑一声，身形跟踪飘过，儒衫大袖也挥，索性为天痴道长助上一臂之力，把自己的“听泉小筑”，摧毁得干干净净！

“听泉小筑”既毁，这名满乾坤的“南笔西道”双绝，自然会在雁荡勾留，立时双双往诸葛逸的另一居处，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头赶去！

他们回到雁荡大龙湫时，“听泉小筑”尚自安然无恙，前往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头之际，诸葛逸那几间完全用翠竹所建的玲珑房屋，却早已被人荡平，不见丝毫痕迹了！

天痴道长也不知是气是笑的，突然吟道：“昆仑一去无多日，回首天台迹已非！”

诸葛逸本来以为对方有意对自己侮辱，气得脸色铁青，但目光转处，指着崖旁一株六七丈高的参天翠竹，向天痴道长叫道：“痴道士不要鬼叫，你所料不差，这几间竹屋，是醉和尚替我拆的！”

天痴道长闻言，越发哈哈狂笑道：“事情越演变越觉有趣，我毁你雁荡大龙湫的‘听泉小筑’，醉和尚却拆你的天台竹屋，居然弄得名满乾坤的‘南笔’诸葛逸，无处安身！从今以后，你不必再吟什么‘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’了，干脆改成‘家遭西道东僧毁，人被江湖魑魅欺’吧！”

平素那等风雅从容，高华潇洒的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如今真有点啼笑皆非！但满腔盛怒，无处发泄，只得强自按捺，与天痴道长一同看那“东僧”醉头陀的竹上留书，只见字迹歪歪斜斜，似是心情极端悲愤之时，以指甲所刻，写的“乾坤生变，五绝折翼，北剑分尸，东僧太气！竹屋数间，代为毁弃，南笔归来，九幽聚议！”

这八句非诗非偈的字样入目，天痴道长已不再那等哈哈狂笑，佯傻装痴，蓦然间几滴英雄珠泪，与“南笔”诸葛逸，齐落衣襟，双双失神片刻以后，彼此不约而同地身形互闪，奔向弄月坪旁，那座所谓绝好埋骨佳城，“双龙抱珠”所在！

到得地头，果然新坟触目高拱，坟前插着一块长条青石，石上分明又是“东僧”醉头陀用佛门“罗汉劲”镌出的那种歪歪斜斜字迹：“北剑蒲琨之墓！”

“南笔西道”全是至情至性之人，故人长逝，黄土当前，自然各自怆神，悲恸到了极度！

诸葛逸是一面泪滴衣襟，一面愤无可遏地引吭悲啸，天痴道长则竟跪倒坟前，抱住上刻“北剑蒲琨之墓”的那块青石，放声大哭起来！

“南笔”直啸得满天风云，为之变色；“西道”直哭得四山猿鸟，为之含悲，胸中奇哀积郁，虽然稍泄，但仇火怒焰，兀自难平！诸葛逸忽然举手一指，罡风锐啸起处，击断天痴道长所抱青石，跟手夺将过来，双掌一合一扬，震成无数碎块，洒落面前的千丈绝壑以内。

天痴道长惊得跳起身来问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这算何意？”

诸葛逸面寒似水地冷冷答道：“蒲琨老儿，生前以一柄‘三指剑’，驰名八表，威辱江湖！死后总该有块像样一点的埋骨之所，如此草草，泉下故人，怎能瞑目？我今日亲手毁去此石，便系立愿代他查明冤怨，了断仇讎，他年仍复亲手为他立碑建墓！”

天痴道长收泪摇头说道：“查明恩怨，了断仇讎，确是你我份内应为之事！但立碑建墓，却不能越俎代庖，因为蒲琨老儿，尚有一子蒲铿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神色一惊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我们不能再在这天台山中多呆，赶紧要设法找寻醉和尚，及蒲琨老儿之子蒲铿，不要使他为宵小所害，绝了蒲氏门中的香烟后代！”

第十四章 似曾相识

诸葛逸点头说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天涯之大找人极难！目前种种变故又似乎无头绪可寻……”话音到此略顿，蓦地想起“东僧”醉头陀的竹上留书，“咦”了一声，向天痴道长问道：“方才醉和尚竹上留书，最后两句：‘南笔归来，九幽聚议’之中的‘九幽’二字，是不是指的上官灵曾与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方琦一同去过的‘万姓公坟’以下的‘九幽地阙’？”

天痴道长也听上官灵说过“九幽地阙”巧会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之事，认为诸葛逸所料不差，点头说道：“‘九幽’二字，可能指的是‘九幽地阙’！但醉和尚何以如此颠倒？‘九幽聚议’一语，用得未免太已不祥！……”

诸葛逸不等天痴道长话完，便即厉声狂笑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还管它什么祥与不祥？我就不信江湖中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？艺业心机，能够超越‘乾坤五绝’！你方才所调侃我的‘家遭西道东僧毁，人被江湖魑魅欺’，诸葛逸只承认一半，天台雁荡两处旧居，虽然全毁在你们这蛮不讲理的道士和尚之手，连我那头心爱青驴，也弄得不知去向？但诸葛逸绝不会被江湖魑魅所欺，从今以后，我要凭藉一身所学，重振二十年前雄风，再入江湖，尽扫奸邪魑魅！”

天痴道长见“南笔”诸葛逸怒愤填膺，豪情勃发，不由高兴得拊掌大笑！但笑声才发便收，转身对着“北剑”蒲琨声那六尺孤坟，语音变得又有点呜咽似地凄声说道：“蒲琨老儿的英灵如在，暂请抱屈一时，我们这干老友，必然各尽所能，协助你独子蒲铿，重振‘北剑’威名，为你报仇雪恨！”祝祷完毕，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，两位绝代高人，亲手在这位老友坟头，加上两掬黄土，然后毅然离开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，直奔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接壤之处的“万姓公坟”而去！

他们自然不知道“万姓公坟”以下的“九幽地阙”，如今已归新主，并重加改建，变成步步危机，寸寸死域！更有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在其中助纣为虐，难免也自落入敌暗我明，事事受制的绝对不利地步！

但“南笔西道”究竟有无凶险，以及“东僧”醉头陀有何遭遇，“北剑”蒲琨怎样被害等情，且容笔者少事悬宕，先行表叙那策马西行，意欲远上西昆仑小琅环仙境，参谒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小侠上官灵方面。

上官灵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在河北蓟县，凭着“北剑”蒲琨的一封信，向“宝马神刀”万子苍，借得一老一少两匹千里神驹以后，便自扬鞭绝尘，电疾西去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因上官灵要上西昆仑小琅环陈述“九幽地阙”之变，请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再履中原，并顺便参谒他恩师“南疆隐侠”谢阳，自己遂奔向阿尔金山，搬请“东僧西道”！

他们这段路程，本来要等西出阳关，到了大漠以内，才彼此分途，但方到山西境内，上官灵竟在一个夜间，连人带马，悄悄失踪，不知去向！

这种岔事突生，自然使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心急如焚，但仔细衡量轻重，觉得上官灵如今一身内外功力，已比自己差不许多，除非遇上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、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等，不会吃甚大亏？而这三个盖世魔头，一个尚未出世，两个深居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故而上官灵虽与自己失散，暂不致有何凶险？还是赶紧奔往西陲，把钟离老人、“西道”、“东僧”、“南笔”等人请来，与“北剑”蒲琨，同心协力，制压群邪，免

得贻祸江湖为要！

轻重既然分清，“闪电神乞”遂在周围略为搜索，并提气高呼“上官灵”颇久，不见丝毫踪迹回音以后，钢牙猛挫，裆内施功，胯下神驹，双耳竖起，“希聿聿”地一声长嘶，四蹄如飞，依旧绝尘西去！

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蹄声，消失身形不久，上官灵手牵那匹毛色如雪的“千里玉龙驹”，便自一个小山洞中，眉宇含愁地缓缓走出！

原来上官灵在山西河北交界途中，曾经瞥见一位白衣少女身影，酷似被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掳去，与自己分别已久，但旦夕绕心头的常碧云姊姊！

既有这种发现，上官灵自想停蹄察看，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却因急事在身，不许他招惹麻烦，逼着上官灵不顾而去！

上官灵与常碧云虽然相交不久，但彼此真诚率直，一往情深！自从常姊姊被孟三娘掳走以后，“罗刹教”旋即解散，上官灵欲救无从，趁着行侠江湖，时时处处均在留心打探，好容易如今才有这点蛛丝马迹可寻，教他怎能断然不顾地，安心上路？

所以乘着“闪电神乞”诸明途中静坐行功，祛劳养神之际，上官灵便悄悄托起那匹“千里玉龙驹”，并以截脉手法，暂时使它不能嘶啼，连人带马，藏进山洞以内！

如今上官灵轻抚马背，卓立山崖，眼望“闪电神乞”诸明去处，喃喃自语说道：“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倚仗地利，藏在暗中弄鬼而已！有一位‘北剑’蒲琨，可能已足够闹得他们天翻地覆，再加上‘西道东僧’之中的任何一位，便定然扫穴犁庭，哪里用得着惊动所有‘乾坤五绝’？再说钟离老人，长隐西昆仑小琅环，只要不怕路远，随时都可前去看他，倘若错过途中所遇白衣少女，却叫我海角天涯，到何处找我的常姊姊去？”

上官灵越想越觉得西上昆仑绝顶，参谒钟离老人，及恩师谢东阳之事，稍缓无妨，但若不立时回马寻访那位酷似常碧云姊姊的白衣少女，恐怕又将鸿飞冥冥，无从寻觅！

主意既定，飘身从上“千里玉龙驹”马背，缰绳微领，正待转向东行，但忽然目注左侧山崖，一小片树林以内，沉声问道：“林内何人？不必躲躲藏藏，请出一会！”

上官灵语音才落，林内传出一阵银铃似的娇笑，有人接口问道：“方才是谁在这里用内家‘千里传音’功力，大叫‘上官灵’，这个名字我怎么听起来好像很熟？”

语音入耳，上官灵已自惊心，再看到由林中婷婷袅袅走出来一位秋水为神玉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，绝代风华的白衣少女，不是自己朝思暮想，刻骨萦心，正欲去找寻她的常碧云姊姊，还是哪个？

这白衣少女，语音是常碧云，貌相是常碧云，但一双盈水双眸中的目光，以及吐白樱唇中的语气，却不像还认得上官灵是她曾经同走长途，互共患难的旧时相识！

上官灵何等聪明？与白衣少女目光一对之下，便看出有异，把初见她时的极度惊喜，变成满腹疑云，又得翻身飘下马背，向站在中隔三五丈宽深壑对崖崖边的白衣少女叫道：“常姊姊，我就是上官灵，你怎么好像不认识我了？”

白衣少女闻言，怔了一怔，秋波深注上官灵有顷，摇头缓缓说道：“你

这人看来虽然不太讨厌，但我不认识你，我不姓‘常’，我姓‘孟’！”

上官灵急得跳脚叫道：“你过来让我仔细看看，你一定‘姓常’，怎么会姓‘孟’？你不是我‘常碧云’姊姊么？”

白衣少女闻言柳眉微蹙说道：“过来就过来，让你仔细看看，就让你仔细看看，难道我还会怕你？”

语音落处，人已如一朵白色浮云，横飘四丈有余，极其美妙轻灵地，落在上官灵身前三尺！

这手“凌空虚渡”轻功，看得上官灵心中一惊，暗自钦佩对方功力，似乎决不在以轻功名世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、“八指飞魔”司空曜等老辈人物之下？

白衣少女俏立上官灵面前，风飏衣袖，清丽如仙，又复音进银铃地微笑说道：“你问我为什么姓‘孟’，未免问得太已滑稽！告诉你因为我师傅姓‘孟’，所以我也姓‘孟’，我不叫常‘碧云’，是叫‘浮云’飞扬飘荡，舒卷自如，是天上最自由和最舒服的‘云’你懂得么？”

上官灵听白衣少女说他师傅姓“孟”，不由憬然顿悟，失声叫道：“你师傅是不是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那邪恶妖妇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自称孟浮云的白衣少女，便即满面怒容地嗔声叱道：“我师傅是这世界上，对我最好的人，你再敢对她老人家出言无礼，我就打你！”

上官灵既已证实这白衣少女的师傅，正是当年掳走常碧云姊姊的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自然更认定孟浮云就是自己魂牵梦萦的常碧云，急得不知如何才好地乱搓双掌，顿足叫道：“常姊姊，你到底怎会被孟三娘那妖妇，害得这等神智……”

他所说“神智丧失”的“丧失”二字，尚未出口，眼前香风一动，白影电飘，右边脸颊上，脆生生地，便自挨了一记耳光，并听得白衣少女怒声叱道：“告诉你我姓孟，偏要叫我常姊姊，告诉你尊重我师傅，偏要出口伤人，这样不听话的小鬼，该不该打？”

上官灵始终认定对方是自己心中朝夕思念的常碧云姊姊，故而丝毫未加提防，况且白衣少女孟浮云的身手，也委实太快！所以被打得凌空翻了一个筋斗，舌底生咸，牙花奇痛，连那匹“千里玉龙驹”，也惊得前蹄人立，昂首长嘶，“腾腾腾”地，往后退了几步！

这是上官灵生平所挨的第二记耳光，第一次是被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所打，但那只是轻轻一记，并且还因之学会了奇妙无方的“云飘电闪”身法，故而毫不吃亏！这次却大异其趣，手抚肿起好高，火辣辣的右边面颊，张嘴吐出一口咸咸鲜血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五味齐翻，说不出是怒？是悲？是酸？是苦？

白衣少女孟浮云本来还在妙目含怒，玉面生嗔，但看见上官灵吐出这口浓浓鲜血，又似有点过意不去？眉梢微蹙说道：“我力气太大，这一下子大概打得过重？但看起来你也武功不弱，为什么白白挨打，不会躲呢？”

上官灵向来伶牙俐齿，如今却被对方问了个啼笑皆非！但听得孟浮云自称力气太大之语，不由激发灵思，心中一动！

暗想自己巧服“三目蟾蜍”丹元所化竖目，并经钟离老人在那古洞之中，以隔空穴手法，代为打通“督”“任”二脉，冲破“生死玄关”，真气内力之强，被“乾坤五绝”等人，许为小一辈中的无双人物！何不设法激恼这自称力气甚大的孟浮云一试，她若能与自己仿佛，或是胜过自己，便是曾

经服食那枚足抵廿年旦夕年苦练之功“三叶仙兰实”的常碧云姊姊？否则也许真遇上了一位貌相身材，均太酷似的其他奇女？

主意既然打定，目光微注面前这位神情高傲无伦，但似乎又略带几分歉疚的白衣少女，用一种调皮语气，缓缓说道：“姊姊既然生气，让你打一下也好！不过这记耳光，我似乎还挨得不太过瘾？尤其不相信像姊姊这样风华绝代的女孩儿家，力气会有多大？”

白衣少女孟浮云闻言柳眉微剔，一双妙目以内，又射神光，诧然问道：“小鬼不要调皮，难道你还想挨上一下试试？”

上官灵暗地留心这孟浮云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，觉得分明确与当年的常碧云姊姊，一般无二，遂应声笑道：“姊姊不要过于自信，倘若我不想挨打，你未必准能打得上我？”

孟浮云高傲无伦，哪里经得起上官灵这等撩拨？轻叱一声，左腕倏挥，一招“兜罗散花”，又向上官灵左颊拍到！

这次上官灵早有提防，并诚心略为激怒对方，才好令其施展全力！所以明明看出孟浮云这招“兜罗散花”，变化无穷，可实可虚，威大极大，依然卓立不动，直等她玉指即将沾颊的刹那之际，方突展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在“罗浮元宵大会”以上，亲传的“云飘电闪”身法，足下微一错步，便自极其轻灵的，闪出五尺！

孟浮云认为这一招“兜罗散花”，十拿九稳，必然打中，因第一次打得太重，故而这一次尚想略卸三成真力，稍微留情！哪知指尖尚未沾颊，对方业已经轻闪出五尺，所用身法之奇，竟然从来罕见，神妙无比！

这一来，果然激起了她女孩儿家的好强天性，玉颊微泛红云，獠身进步，足下暗踩三星，右手一招“钟离挥扇”，左手一招“拂袖驱尘”，依然合击上官灵双颊，但手下已未留情，凝足了八成以上真力！

上官灵故意气人，哈哈笑道：“姊姊何必手下留情？你若不用足十二成真力，绝对打不到我！”

语音犹在荡漾，身形已如蝴蝶穿花般，在孟浮云左右两掌的掌风交会之中，一闪一飘，翩翩退出丈许！

孟浮云柳眉含煞，凤眼龙威怒叱一声道：“小鬼头，你妄自轻薄，无非找死，恩师说我功力之强，除了‘乾坤五绝’以外，当世无人能敌！你如不信，且试试我这十二成真力的‘罗刹阴功’滋味怎样？”

说完，雪白罗衣大袖，猛然一拂，一股看来并不怎强的阴寒劲气，便向上官灵胸前，凌空涌到！

上官灵见状，微微一笑，默运十成真力，双掌齐推，想把孟浮云所发袖风，中途遏阻！

他这样打法，是见孟浮云拂袖所生劲气，来势不强，生怕自己万一也以十二成真力对敌，可能使这位心目中始终认为是常碧云姊姊化身的白衣少女，有所伤损？故而虽然双掌齐推，却只用了十成真力！

哪知这一来上当却不在小，双方所发劲气罡风，才一接触，上官灵便知不妙！因为对方看来不太强的“罗刹阴功”所化劲气，不但奇强，并能源源不绝地继续传送，自己则是轻率随意地骤然一发，以十成力对十二成，未能将孟浮云“罗刹阴功”遏阻，跟着便是千钧劲气，压到胸头，连再度提聚真力相抗，或施展“云飘电闪”身法，都来不及，便自闷“哼”一声，整个身躯被人家震得飞出七八尺外，晕死在地！

孟浮云对上官灵印象本来不坏，只是气他屡屡出言辱及恩师孟三娘，及倚仗神奇身法，耍弄自己，才含忿全力出手！如今见对方被自己的“罗刹阴功”，击飞八尺，晕死在地，口鼻之间，均似乎微见血渍，不由又觉得有点不忍起来，蹙眉顿足叫道：“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上官小鬼，告诉你我力气太大，恩师说除了‘乾坤五绝’以外，无人能敌！你偏偏不信，岂非找死？如今被我打成这样，脏腑间必然受伤不浅，我囊中只有一粒恩师特赐保命，不准轻用的‘续命金丹’，到底救不救你？”

孟浮云一面自语，一面走到上官灵身旁，见他口鼻之间，果已渐渐沁出血丝，知道若不早救？此命必休！加上对上官灵那副英挺身材，俊美貌相，似乎特具好感？遂在略一迟疑之下，银牙暗咬，自怀中取出一枚白玉瓶，倾出瓶内仅有一粒异香扑鼻的金色灵丹，席地盘坐，俯身扶起那气息奄奄，人事不觉上官灵的上半身来，并替他略试唇角血丝，把那粒金丹，喂进口内！

这粒“续命金丹”，是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依照“玄玄真经”所载，采集一百零八种珍贵药物，特为得意爱徒衣钵传人孟浮云所炼的防身保命灵药，年余光阴昼夜苦守炉火，仅仅炼成两粒，自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能！曾经一再叮嘱孟浮云，不到身受重伤奇毒，生死一发之际，千万不许轻易用去！

孟浮云如今是因与上官灵一见投缘，觉得这位年龄与自己仿佛的英俊少年，极其风趣可爱！但又偏偏彼此斗气，被自己失手打成重伤，所以才在略为踌躇以下，毅然用这粒珍贵无比的“续命金丹”，喂给上官灵服用！

灵丹入口，果然效验立生，但孟浮云天赋异禀，真力之强，出人意料！上官灵被她打伤得委实太重，服药以后，人虽无妨，但尚未清醒，偎在孟浮云怀中，神志犹自模糊地，喃喃呓语说道：“常姊姊，这近两年来，我想得你好苦！为什么一见面之下，你不但认识我，还把我打得这么重？”孟浮云听上官灵仍把自己当做什么“常姊姊”，不由又觉好笑！但看见他那副天真俊美的惨白面容，以及被自己第一记耳光，打得浮肿多高的紫红右颊，心中怜爱之念，油然而生，暗想自己与这少年，莫非真是有缘？否则怎会在数十丈外，隔着一座山峰，听得有人用内家罡气传声高叫“上官灵”三字，便觉极其耳熟，并怦然心动！

尤其听得上官灵这几句情真意挚的喃喃呓语以后，孟浮云芳心以内，居然而然地泛起一阵奇酸？妙目之中，也湿润异常，仿佛有点珠泪盈眶地泫然欲泣！

暗想不管怎样，还是先哄哄上官灵，使他所受“罗刹阴功”震伤，早点复原，即令真结交这么一位弟弟，作为武林游侠伴侣，也不见得辱没自己？

念头既然这等想法，遂伸手轻轻抚摸上官灵那浮肿右颊，把樱唇凑在他耳边，柔声说道：“灵弟弟，只要你不骂我师傅，做姊姊的就不打你了！”

上官灵此时神智犹自未清，也不知听见孟浮云所说之语真否？又复喃喃说道：“常姊姊，你被孟三娘捉去这久，吃苦没有？如今既然练成这好一身武功，我陪你去找仇人，报复你三个哥哥遇害，及伯父被气死之仇好么？”孟浮云听得不自觉一愕，暗想自己自幼便蒙恩师调教抚养，哪里有甚父兄，及杀家之仇？怎的这上官灵，越说越令人难解，到底这是他心底之言？还是神志模糊以下，所发呓语？

孟浮云微愕片刻，依旧低头柔声问道：“灵弟弟，你所说杀死我三个哥哥，及气死我父亲的仇人，是哪一个？”

但上官灵此时想系“续命金丹”药力，渐在体内发散，脸上那种惨白神

色，业已消失，冠玉双颊，除了右颊略为浮肿以外，红得像苹果般的，竟半倚孟浮云怀中，酣然熟睡，嘴角之间，并含着半丝笑容，但不知是甜笑？还是苦笑？

孟浮云越看越觉这位硬把自己叫做“常姊姊”的上官弟弟，太以天真可爱！他既然睡熟，只有等他醒后再问，加上不忍心将上官灵放在硬石地上，遂靠在一块岩石之上，也自垂帘假寐。

约莫过了顿饭光阴以后，孟浮云芳心之内，忽然思潮起伏起来，暗想自己平素傲骨天生，眼高于顶，除了师叔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因经常随侍之外，对任何男子，均不屑一顾！怎的今天任凭一位素昧生平的英俊少年，在自己怀中熟睡，居然不曾感觉到有何羞窘？及不太自然之处！

哪知她不想还好，这一想之下，绮念突生，再加上忍不住又看了怀中含笑酣睡的上官灵两眼，越发腮上霞飞，心头鹿撞！

孟浮云是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钟爱无比的衣钵传人，认为仅需让她在江湖中，自行磨练个三年五载，便足可傲视武林，独秀天下！

孟三娘既对孟浮云如此期望，所以在教导她一切内外功行时，均精细慎重之至！故孟浮云除了武功极好以外，内家定力，一样无比坚强，绮念才生，灵心立觉，赶紧摄思静处，宁神内视，用起“玄玄真经”之中的“无我坐功”，片刻过后，果然返虚入浑，神与天会！虽然香怀以内，仍然搂着一位英俊少年，但方寸之间，业已一片天机，毫无渣滓！

他们二人，女的坐忘入定，男的梦魂熨贴，这一觉直由丽日当午，睡到晚霞满天，孟浮云犹自宝相庄严，上官灵却已神思渐复！

“续命金丹”药力，经这长长酣睡，早已到达上官灵的周身百穴，所受伤势，已告无妨，不过元气尚未完全恢复而已！

上官灵不知作了什么甜梦？临醒之前，脸上尚自笑意频添，但神思一复，觉得自己竟躺在软绵绵香馥馥的少女怀中，不由心头大惊，足下微运功力，便如飞絮轻烟般地，自孟浮云玉手半捧半抱以下，横飘八尺！

孟浮云自然被他这种举动惊醒，吁了一口长气，杏目微开，看着上官灵含笑问道：“灵弟弟，你看你这一觉睡了多久？所受我‘罗刹阴功’内伤，不妨事了么？”上官灵傲骨天生，心高无比，起初把孟浮云认做自己魂牵梦萦的常碧云姊姊，自然款款情深，百般容忍！但孟浮云既坚不相承，自己又在略为轻敌以下，吃了这大苦头，心中未免有气？再听对方提起自己被“罗刹阴功”震伤之事，不由俊脸飞红地，冷然说道：“你既然不是我的常姊姊，却配叫我灵弟弟么？”

孟浮云看出上官灵与自己一样气傲心高，知道他吃亏以后，难免有余忿，遂不以为忤地，依旧含笑说道：“你难道除了一个常姊姊以外，就不能再有一位孟姊姊么？”

上官灵“哼”了一声，傲然说道：“搂着陌生男人在怀中睡觉的女孩子，不配作我姊……”

一语未了，突然心头生悔，因为自知这话讥刺太重，对方既有那强真力，可能真是曾经服过“三叶仙兰宝”的常碧云姊姊，不过不知怎会失去记忆而已，自己何必把她挖苦太甚？

上官灵虽然生悔，但话出如风，停口已迟，这几句话，果然把位本来娇靥堆笑的孟浮云，气得通身发抖，煞聚蛾眉地，戟指上官灵颤声叱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惜舍出一粒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‘续命金丹’，救了你的性命，你……”

你……你怎的不知好歹，如此信口雌黄，莫非还想挨打？”上官灵见孟浮云被自己气得这等模样，本在暗悔，但听得对方的语气，好像只一动手，自己便非挨打不可？不由一股好胜之念，化成怒气，充满心头，剑眉双挑地朗声晒答道：“你得了便宜，莫再卖乖，刚才我若不是存心相试，略为轻敌，你休想打得上我？便算让你打上，也休想打得伤我！”孟浮云被上官灵一激怒之下，身形略晃，缟袂电飘，一抬“罗浮扫雪”，便隐挟劲风地，自横方袭到。上官灵极其自在从容地，肩头一闪，便使对方劲气袭空，但孟浮云跟手招化“拂袖驱云”、“庄周梦蝶”、“丹凤掠羽”等连环三式，幻出一片掌山，以及阴寒彻骨的劲气狂飙，把上官灵身形，密密罩住！

她这三招，虽是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秘传“玄玄掌法”之中精粹，回环并发，威势宛如天风海雨，咄咄逼人，但上官灵也施展出得自真“夺魂旗”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旷世绝学“云飘闪电身法”，极度轻灵美妙地一闪一飘，便又复脱出孟浮云的如山掌影，及彻骨寒风以外！口中并得意叫道：“想作我姊姊的孟姑娘，你是不是打不上我？”

孟浮云确实惊服上官灵所用身法，过分巧妙神奇，但因生性高傲，已被对方激得大动嗔心，遂停手冷然道：“仅仅这样像猴子般的躲来闪去，便闪得再妙，恐怕也不足在武林争雄，你方才不是说我即令打得上你，也未必打得伤你么？敢不敢再接我一记‘罗刹阴功’试试。”

话音落后，孟浮云料定上官灵与自己一样好强，决不会倚仗神奇身法再躲，遂猛拂罗衣大袖，一股隐蕴阴寒的劲气狂飙，便自排空涌出！

果然上官灵一听“罗刹阴功”四字，心头恶气立生，足下暗合子午，卓立如山地，欲待凝聚十二成真力，与孟浮云一较强弱！

哪知他生死呼吸的重伤新愈，元气尚未全复，虽轻拚力提功，也仅能提聚到八成左右！上官灵惊得“呀”了一声，悔已无及，知道孟浮云争强好胜，必以全力施为，这次自己恐怕要在伤上加伤，难逃一死！

但孟浮云聪慧无伦，听得上官灵这失声惊呼，立知所以，右手业已拂出的白色罗衣大袖疾收，并以左掌凝力，劈空一击，硬把自己“罗刹阴功”的寒风劲气，逼偏三尺，把上官灵右侧方一块四五尺方圆的巨石，击得石雨星飞，裂成数块！

上官灵见状，向孟浮云愕然问道：“你不是要打我吗？为甚临时收式卸力？”孟浮云微掠云发，傲然说道：“我看出你元气未复，真力难提，纵然再度把你打伤，你也不会心服口服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不禁大笑说道：“上官灵生平除对我受业恩师，以及‘乾坤五绝’，尤其是那位真‘夺魂旗’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之外，决不再对旁人心服口服！想不到如今又将添上一位骄狂少女，咆哮红妆，我倒看你是怎样叫我服法？”孟浮云觉得上官灵替自己加的这“咆哮红妆”四字，极其新颖有趣，不禁微笑说道：“这‘咆哮红妆’四字，极其新颖有趣，我以后行侠江湖，就用作外号好么？”

上官灵感觉这位酷似自己常碧云姊姊的孟浮云，有时骄狂无匹，咆哮如雷，有时却又娇憨天真，风华绝代，遂点头答道：“你既然喜欢，就算我送你的外号好了！不过我所亟于要听的，还是打算怎样把我打一个心服口服？”

孟浮云也自越来越觉得上官灵倔强可爱，微绽娇靥，笑声说道：“你服食我那粒‘续命金丹’，伤势虽愈，真气内力方面，却约需三日，才得复原！等你完全复原以后，我再把你打败，总该别无藉口，服输低头了吧？”

上官灵颇为佩服孟浮云光明磊落的胸襟，应声问道：“彼此风萍一散，海角天涯，三日以后，我到何处找你？”

孟浮云想不到上官灵会有此问？低头略为沉思，妙目流波，含笑答道：“你真气内力方面，只需三天，便可复原，我便陪你三天，等这场架打完，彼此再分手！”

上官灵喜得叫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们是先交三天朋友，然后再互相拚命一搏，打场热闹大架？”

孟浮云微笑点头，上官灵又复问道，“打完架以后呢？”

这两位年貌相当的男女英杰，虽然彼此胸中尚存争胜好强之念，但因惺惺相惜，情思爱意，早茁心头，不过萍水相逢，门户又复有别，再加上争端未了，不便互相表达而已！

如今孟浮云见上官灵那副调皮神色，樱唇微抿，忍俊不禁地笑声答道：“我要是把你打服，你就得叫我姊姊！”

上官灵那双大眼皮连眨，接口问道：“假如我真被打得心服口服，亟愿认你这个姊姊！但事有反复，礼尚往来，你要是服了我呢？是不是叫我哥哥！”

孟浮云玉颊飞红，佯嗔轻啐说道：“呸，小鬼头才有多大，就想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上官灵忽然惊得跳起身来，失声叫道：“我的马呢！”

原来那匹“千里玉龙驹”，被上官灵孟浮云交手所惊，再加上上官灵受伤服食“续命金丹”，由正午睡到黄昏的这长时间，无人理会，业已跑得不知去向？

孟浮云见他这等情急之状，哂然笑道：“丢了一匹马儿，有什么大不得了？何况你轻功极好，也不一定非它代步……”

上官灵“唉”了一声，截断孟浮云话头说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不仅这匹马不是我的，是‘乾坤五绝’中的‘北剑’蒲琨，代向河北蓟县‘宝马神刀’万子苍所借的一匹‘千里玉龙驹’，丢了怎好向原主交代？并且我还有急事，要仗它的千里脚程，横穿中国，远赴大漠！”

孟浮云闻言讶然问道：“你有什么急事，要横穿中国，远赴大漠，跑那么多路？”

上官灵方待照实直言，但忽然想起若能由孟浮云身上，引得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与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等，成仇火并，岂不大佳？

何况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既然发现自己失踪，则必然兼赴阿尔金山、西昆仑小琅环两地！自己即令不作西行，也似无甚大碍？何不与孟浮云偕返“万姓公坟”，或可俟机到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设法弄回“北剑”蒲琨的“三指剑”，及“闪电神乞”诸明的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，也未可知？

主意既然打定，遂向孟浮云笑道：“马儿既已丢失，这漫漫长途，我也懒得再跑！不过我方才想起，我们三天后的这场恶斗，似乎无甚打头？因为无论是我伤在你手内，或是你伤在我的手内，均不太好！”

孟浮云体会出上官灵的言中情意，微笑说道：“那你干脆投降，拜我做姊姊好啦！”

上官灵俊目之中，神光一闪，摇头笑道：“上官灵向来听不懂‘投降’二字，我们斗是必‘斗’，不过最好换种方法！你如真想作我姊姊？也无不可，但须等我赢了以后，自动叫你，才有意思！”

他这最后的“才有意思”四字的意思仿佛极其深长，倒弄得孟浮云有点

不大好意思起来，佯作不懂，但芳心微跳，玉颊飞霞的低声问道：“你说说看，要想怎样斗法？”

这时夕阳早坠，夜色已深，冰盘似的皓月，斜挂碧空，月边虽有几片浮云，但仍清辉不减，照得远近山林，景物如画！

上官灵衷怀极其坦白，态度也极其大方地，拉着孟浮云同在一块大岩石上，并排坐下，指着碧空皓月笑道：“你看今夜这月色多美？”

孟浮云也不羞涩推辞，与上官灵并肩坐下，微一瞩目四周，摇头笑道：“这月色太亮，月亮太圆，不够诗意，怎比得上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的百顷暗香，一钩新月，那般幽雅绝伦？以及武夷绝顶的云漫万峰，微沁月色，那般高华脱俗？”

上官灵仔细打量孟浮云，觉得她无论风神相貌，均绝似常碧云，再加上又系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得意弟子，更应是自己的常姊姊无疑！为何她不但忘了自己，甚至连她的父兄深仇，也忘得一干二净？

听她这两句话中之意，孟三娘离去罗浮以后，定然隐居福建武夷绝顶！此番引她去会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试试可能激发她对往事回忆？如果她与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这等深仇，会面之下，仍自漠不动心？则可能真是一位与常碧云极其相似之人！自己也想趁机与她同去武夷，探查探查常姊姊的确实下落！

上官灵主意既然打定，遂向孟浮云笑道：“你所说的‘罗浮’‘武夷’等两处月色，听去虽颇幽美高华，但我还见过有一处所在，每逢上下弦月夜的那种凄迷景象，简直令人伤心断肠，歔嘘欲绝！”

孟浮云闻言，妙目中射出一股好奇眼光，向上官灵问道：“这所在离此多远？你能不能带我前去看看！因为我生来最爱月光，曾经立愿赏尽天下名山的新奇月色！”

上官灵笑道：“这所在的月色，虽极新奇，但却不是什么名山大川，只是一片乱葬荒坟而已！”

孟浮云听得颇觉诧异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上官灵又复说道：“这片乱葬荒坟，连绵数里，断碣残碑，荒烟蔓草，景色本极凄厉，再如黄昏细雨初歇，夜月朦胧以下，败棺朽骨，触处悲凉，鬼火飞萤，望之断肠，再强烈的英雄壮志，若在该地流连久，亦将为之全消！这种所在的凄迷月色，你也愿意与我前去一赏么？”

孟浮云似乎被上官灵这篇鬼话，勾动愁思！微喟一声说道：“盖代英雄，百年后一抔黄土，倾城红粉，到头来六尺桐棺，人鬼之间，原来差得有限！我跟你去赏鉴这片鬼国风光也好！”

上官灵听孟浮云肯去，不由微笑说道：“你只要胆大而不怕鬼，敢去就好！我们不但去赏鉴那种新奇森厉的凄迷月色，并就在断碣残碑，荒烟蔓草之间，了断我们的比斗之事！”

孟浮云讶然问道：“我们为何要到乱葬岗中比战，难道你要和我比赛打鬼不成？”

上官灵“嗯”了一声说道：“打这种人，跟打鬼本来就差不多？那片所在，是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之处，名叫‘万姓公坟’，但‘万姓公坟’以下，还有一座建筑奇异的宫阙，叫做‘九幽地阙’！”

孟浮云听到此处，忽然叫道：“我知道你想到‘九幽地阙’之中去斗的是什么人？但已不必去了！”

这回倒是上官灵被她说得一愕，剑眉微蹙问道：“你说说看，我要‘九幽地阙’之中去斗什么人？”

孟浮云柳眉双扬，梨涡微现地含笑说道：“我当然猜得出来，你是要去斗那‘九幽地阙’主人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！”

这“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”七字，着实使上官灵心中暗吃一惊，他仍装着强自镇定地随口问道：“你认识这位‘九幽地阙’主人，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？”

孟浮云摇头答道：“我不但不认识他，也不曾见过此人，只是听我师叔‘玉箫郎君’潘午说是阎元景曾率领‘重泉秀才’甘化桂、‘红衣火判’穆雷、‘大头鬼王’焦魁、‘勾魂使者’酆杰等人，在武夷绝顶，和我师叔打过一架”

孟浮云话音略顿，上官灵却因心悬那位直到如今尚不知下落的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安危，迫不及待地，急忙问道：“这一架打得胜负如何？”

孟浮云樱唇微说道：“阎元景武功不弱，还有什么‘修罗三宝’，更是厉害！我师叔便中了他的‘修罗九寒沙’，眇去一目，本门‘十大游魂’也为‘冷焰修罗网’所伤，死了四个！”

上官灵听她这样说，面上方自现出一丝喜色，但孟浮云却又继续说道：“但对方也未得占便宜，‘勾魂使者’酆杰、‘大头鬼王’焦魁、‘红衣火判’穆雷三人，当场死在我潘师叔‘七情箫声’、‘十魂妙舞’意想不到的妙用，及‘罗刹阴功’以下！‘九幽地阙’主人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，与另一名‘重泉秀才’甘化桂，也双双被迫落武夷绝顶三仰峰右侧的千丈幽壑之内，碎骨粉身，毫无生理！”

上官灵骤闻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等人，如此噩耗，不由转喜为惊地失声一叹！

孟浮云妙目流波，看见上官灵面带重忧，不禁柳眉微蹙，“咦”了一声，讶然问道：“你不是要和我到‘万姓公坟’去斗这位‘九幽地阙’主人！怎的听得他死在我师叔手下，又复叹气？难道除了这种方法以外，我们就无法比斗了么？”

上官灵不愿把详情直告孟浮云，遂暂抑愁怀，摇头缓缓答道：“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是‘九幽地阙旧主人’，我要和你去斗的是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！”

孟浮云听得颇觉新奇，接口含笑问道：“‘九幽地阙主人’，居然还会有新旧之分，确实有趣，你说说看，这位新主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上官灵晒然失笑说道：“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这也是我想和你比斗的其中原因之一！我们这次同去‘万姓公坟’，硬闯‘九幽地阙’，共以三件事情，作为胜负之判！”

孟浮云实际年龄，只比上官灵略大半岁，稚性犹存，天真未泯，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，好似听得非常高兴地含笑说道：“你所安排的，一定极其有趣！但最好要难一点，倘若过份容易，既分不出胜负，也没有多大意思！”

上官灵暗想这位孟浮云倒真和自己一样，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大喜事，遂微笑说道：“第一件事是我们进入‘九幽地阙’以后，因为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向来鬼鬼祟祟地，藏在暗中，不肯见人，谁能把他逼将出来，看看他是什么形状？及问出姓名来历，就算得胜！”

孟浮云樱唇一噘，柳眉微蹙说道：“这第一件事，听起来好似并不甚难，第二件呢？”

上官灵应声答道：“第二件是我们比赛谁能打败，或是除去替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帮凶济恶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！”

孟浮云失惊叫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？”

上官灵“嗯”了一声，眉梢双扬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对这位名惊天下的凶恶魔头，有点害怕？”

孟浮云一双妙目以内，突射神光，恨声叫道：“我怎么会怕他？只是惊奇以他那等桀傲性格，怎会隐身‘九幽地阙’，依附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而已！当年我师叔‘玉萧郎君’潘午，神功未就以前，曾经吃过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一次大亏，我下山之后，便想找他替潘师叔出气报仇！此次若能在‘九幽地阙’相遇，最少也要重重地打他三个耳刮！”

上官灵闻言不禁摸摸自己那曾经挨过孟浮云一记耳刮，但红肿已消的右颊，微笑问道：“你师叔‘玉萧郎君’潘午，当年是为何事？吃了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大亏，你知道么？”上官灵因始终认为孟浮云就是自己朝夕牵挂的常碧云，所以凡遇这种有关她家世的前尘往事，均想旁敲侧击地，慢慢诱发她心头回忆！

但孟浮云依然无动于衷地随口答道：“我知道潘师叔吃过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一次大亏，却不知此事始末！但我师傅经常告我，罗刹门中，恩怨分明，睚眦必报，故而不仅为了我们比斗，就是替我师叔出气报仇，我也要把这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好好打上一顿！往事不必多谈，你那第三件事，还未讲呢！”

上官灵见孟浮云连听了父兄深仇“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”姓名，神色均未稍变，知道除了她真个只是与常碧云面貌风神，以及一颦一笑完全相同的另外一人，否则必被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用了什么特殊狠辣手段？使她完全失去记忆，一时决难恢复！

思念到此，听他问起第三件事，遂接口答道：“第三件事是‘九幽地阙’以内，有一杆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我们谁能把此物得到手中，就算得胜！”

上官灵这几句话，是抬头仰望中天皓月而发，但说完未听孟浮云作答，不禁讶然偏头看去，只见孟浮云突似受了极大感触般的娇躯微颤，目光茫然，也自仰首云空，极为缓慢地喃喃自语说道：“‘夺……魂……旗’……‘夺……魂……旗’！这……这……这三个字，为……为……为什……么这……这样可……可怕？”

上官灵蓦然心头雪亮，断定这孟浮云确是失去记忆的常碧云无疑，但也暗骂自己糊涂到了极点！

因时当初常碧云全家遭害，“真假好坏夺魂旗”之谜，正闹得满天风雨，尚未揭穿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本来面目，更直到罗浮大会，才经证实，这姓名外号，自对常碧云化身的孟浮云，毫无感应惊触之处！

至于“夺魂旗”三字，则因常碧云的三位兄长，全是被上缀骷髅白骨红绸的三寸“夺魂金针”，插入天灵致死，老父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也连惊带气，一命呜呼，极其美好的一份快乐家庭，整个毁在“夺魂旗”之手，心头脑际，无疑印象极深，纵令她记忆业已丧失，这三字入耳，依旧自然而然地为之心惊体颤！

上官灵既然有此发现，遂立即把握时机，轻轻拉住孟浮云一双柔荑，望着她那苍白玉颊，用一种低缓深沉而极带关怀的声音说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有真假，有好有坏，真‘夺魂旗’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神功绝世，风趣可亲！

三位假‘夺魂旗’之中，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与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，均极正直，只有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两手血腥，一身孽债，杀人无算，丧尽天良！云姊……你不必怕他，应该恨他，我们一同前去，替江湖中除去这个凶魔巨害好么？”

孟浮云自上官灵握住自己双手以后，立有一种温暖感觉，电布周身，芳心逐渐宁静下来，那不知怎样兴起的奇异恐惧，也自淡然消失，恢复了正常神色，玉颊飞霞地摇头笑道：“我生平胆量极大，决不会对任何人，或任何事加以畏怯！但‘夺魂旗’三字，不知怎的，却对我有异常感触！在武夷山中，每逢师傅提到，总会心跳几下，先前听你说是只对真‘夺魂旗’‘钟离老人’心服口服之时，也有同样感应，如今更这样的不能自制起来？真可算得怪事！就好像我从来不曾与你相识，蓦闻有人传声高叫‘上官灵’，便觉极其熟悉可亲一般，几乎是无法加以理解的呢！”

上官灵见孟浮云神志一清，又是这等说法，不禁暗作苦笑，知道自己见识经验不够，无法帮他恢复记忆，只有将来向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及“南笔”诸葛逸两位胸罗万象，学究天人的老前辈讨教，或许有望？

这时孟浮云虽已心宁气静，但一双玉手，却仍由上官灵握在掌中，未曾收回，上官灵因不愿涉及轻薄，遂轻轻放手，俊目凝光，看着孟浮云那如花解语，比玉生香的娇靥，微笑说道：“你要是不喜欢‘夺魂旗’，我们第三件比斗之事，可以另换别的题目！”

孟浮云又恢复了她那高傲神情，收回玉手，微掠云鬓，妙目中迸射神光，朗然道：“不要另换别的题目，我一定要把那杆‘夺魂旗’弄到手内，仔细看看它有什么特殊魔力？会使我心灵之中，产生一种奇异感觉，然后把它撕成粉碎！”

说到此处，换了一种温柔语调，向上官灵继续说道：“我们互相比斗之举，就这样决定，先到‘万姓公坟’，赏赏你所说的新奇凄迷月色，然后硬闯‘九幽地阙’，斗斗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！三件事中，谁做到的多，就算谁胜！”

上官灵一含笑点头，孟浮云那双长长睫毛的妙目微眨，又复说道：“但赌约必须偿还，可不许赖！我赢了你就拜认姊姊，你赢了……”

话音未了，突然玉颊一红，停口不语。

上官灵被孟浮云这副娇媚丰韵，逗得暗觉蚀骨销魂，含笑问道：“一句话怎不讲完？你说下去呀！”

孟浮云娇羞无比，窘得满颊飞霞，佯嗔说道：“说，说你个鬼！想不到你人小鬼大，一肚子都是坏心眼儿！来来来，我们说走就走，先和你比阵轻功试试！”

娇声清脆，宛如语燕啼莺，最后那“试试”二字余音，犹在上官灵耳旁荡漾之际，孟浮云罗衣飘举，人如白云轻飏，业已美妙无俦地，纵出四丈！

上官灵被她骂得全身一阵轻松，喜发心头地哈哈大笑说道：“比轻功你可准输，我学自钟离老人的‘云飘电闪身法’，举世无伦，足可让你十丈！”

一面含笑发话，一面站起身形，正待如言等孟浮云驰出十丈以外，再复提气追踪之时，眼前忽然白影电飘，香风一散，孟浮云竟又复纵回，看着上官灵深情无限地，柔声说道：“我忘了你元气未复，不宜勉强提力，我们先慢慢走，随兴流连，等过了三天，再和你比比脚程，领教领教什么得自钟离老人‘云飘电闪’的绝世轻功身法？”

上官灵觉得这孟浮云，人艳于花，神情如水，情能刻骨，意足销魂，不禁痴望着对方娇靥，自然而然地信口而出，又复叫了一声：“常姊姊……”

孟浮云似喜似嗔地瞟了上官灵一眼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告诉你我不姓常，并在未曾斗得你心服口服之前，也不要你叫我姊姊！”

上官灵方自窘得俊脸一红，孟浮云又复向他笑道：“你老是常姊姊长，常姊姊短的，把有关她的故事，告诉我好么？”

上官灵自极多细微之处视察，知道孟浮云对她的本来面目，已极迷惘，自己目前纵然把她身世复述一遍，亦必无益，不如留待向钟离老人，或“南笔”诸葛逸等，请教以后，再作处理为妥？

故而一面与孟浮云并肩缓步，踏月而行，一面含笑说道：“有关我常姊姊身世的那段故事，凄凉无比，听了一定会掉眼泪！我现在不说，等斗完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以后，再找个适当的时间和地点，详详细细地告诉你！”

上官灵越是不说，孟浮云越是好奇，但又不便勉强追问，只得微噘樱唇，佯嗔示意！

上官灵看在眼中，也自佯作痴呆，不予理会，暗想令对方闷葫芦闷得越深，将来一旦揭开她那沉痛身世，才可能收效越大。

一对英雄儿女，就这样或喜或嗔，互相引逗地缓缓同行，加上夙有因缘，情感方面，居然进展极速！

三天过后，上官灵所受伤势，及真气内力，完全恢复，孟浮云那等高傲性格，自然忘不了他那句“云飘电闪身法，绝世无伦”之语，逼着上官灵先在轻功以上，一分强弱！

上官灵拗她不过，只得点头，但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准备传以衣钵的这位得意爱徒，果然异禀超人，狂奔百里之下，仅仅比上官灵落后了十一二丈！

经过这样一来，那位心比天高，目空一切的孟浮云，自然更对上官灵在油然孕育的爱意之中，添了几分心折！而上官灵亦自心惊孟三娘有徒如此，可见她本身功力，决不会逊于“乾坤五绝”！加上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之突然出现，只怕武林以内，非再经过一番动地惊天的奇灾浩劫，不会清平无事！

两人一路急赶，已近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的交界之处，上官灵因时逢五月，梅雨潇潇，特地在初更左右，雨霁云开，钩月微吐之际，与孟浮云共赴“万姓公坟”，使她可以尽情领略这一片连绵无际，低坟高冢，蔓草荒烟的凄凉景色！

果然梅雨初霁，云低月黯，分外凄迷，加上到处都是些败棺朽骨，委实令人触目伤怀，惆怅无已！孟浮云略为四眺以后，便自柳眉双锁地摇头说道：“这里的月色景物，委实宛如鬼域，过分幽凄，我不要看了！你所说的‘九幽地阙’，却在何处？”

上官灵用手往南一指，低声说道：“南方二三十丈以外，那座隐隐约约的高大坟冢之下，便是‘九幽地阙’，但对方在那左近，似乎设有潜听窃望机关？我们到后，最好用‘传音入密’功力，彼此问答，免得让对方预先测知我们的一切举措！”

孟浮云和上官灵一路同行，便已知道他与自己一样胆大包天，目空四海，如今居然这等慎重，可见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与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必极棘手难斗？遂点头微笑答道：“这地方我是初来，一切听你招呼安排就是！”

上官灵因自己尝过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厉害，确实担忧孟浮云傲不服人，

轻身犯险，如今听她这等说法，略为宽心，身形微展，便如夜鸟摩空般，往南方凌空飞纵！

孟浮云罗衣飘举，与上官灵一齐腾身，但到了那座高大坟冢之前，上官灵不禁满面惊奇地，愕然却立！

原来这座高大坟冢的左右两侧，本各有四具石人、四具石马，如今却在坟前正中的石阶以上，又添了一具比较瘦小的石人，这具石人右手执着一枝黑杆白毫的巨大毛笔，左手执着一枝长尾云拂，笔杆及拂杆以上，并还依稀镌有字迹？

上官灵微愕以后，先行打量四周，见毫无异状，遂闪身近前，辨认字迹，只见那长尾云拂及黑杆白毫大笔，均是石制，拂杆上镌着：“明夜先埋西道！”

笔杆上镌的则是：“后夜再葬‘南笔’！”

上官灵看完，不禁双眉紧锁，满腹疑云，暗想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为何又弄这等玄虚？难道“西道”天痴，与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已然到过此地？

但算算日期，纵令快马西行，横穿大漠，去请钟离老人、“西道”、“东僧”、“南笔”等人的“闪电神乞”诸明胯下的千里神驹再快？此时最多也仅到达地头，“西道南笔”等“乾坤双绝”，怎会已到“九幽地阙”？

孟浮云见上官灵对着这具石人，垂首深思，不禁奇怪起来，缓步走过问道：“你在想些什么？这座坟冢左近，并没有看见败棺朽骨，我怎的闻到一股极淡极淡的腐尸气味？”

上官灵起初因意有专属，冥心思索何以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突然多造这么一具石人，邀斗“西道南笔”之故？致对其他事物，未深注及！但经孟浮云这样一提，鼻中果然闻见一股极淡极淡，若有若无的腐尸气味！

腐尸气味入鼻，上官灵自然而然地，与那长尾云拂及黑杆白毫大笔杆上所镌“先埋西道，后葬南笔”之语，发生联想，不禁惊得全身一震，暗运“传音入密”神功，练气成丝，专向孟浮云耳边说道：“我向右，你向左，搜一搜这座高冢的十丈周围，看看可有什么泥土松动的埋尸之处？”

孟浮云自然弄不清上官灵葫芦之中，卖的甚药？只得闷在心头地如言搜索！

一左一右的密搜多时，不仅未曾发现什么泥土松动的埋尸之处，竟连那股极淡的腐尸气味，也已消失！

上官灵见孟浮云回到新添那具石人以下，眉笼愠色，目射神光，知道她业已不耐，即将发作，暗想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的举措，越来越是神秘，今夜兆头又不太佳，还是劝孟浮云不要气动心浮，授人以隙！

一面思索，一面往孟浮云身侧纵过，孟浮云忽然似有所觉，讶然叫道：“咦！这里的事情，真有点怪，方才那股腐尸气味，业已消失，如今怎的又复出现？”

话音甫落，上官灵也纵到孟浮云身旁，仔细一嗅，果然那股极淡极淡的腐尸气味，又复若有若无，侵入鼻观！

上官灵忽然想起雕琢这样一具石人，需要不少光阴，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何必要费这多心力？在已有的石人石马以外，再复添上一具，其中不无疑窦，可以寻思。

他想到此处，孟浮云居然也想到此处，凑过头去，在坟前石阶正中新添的那具石人身上，嗅了一嗅，倏然香肩微晃，闪退三尺，脸上神色在兴奋中带点惊惶地，向上官灵失声叫道：“这石人大概是具真人，那种极淡极淡的

腐尸臭味，就是从它身上发出！”

上官灵自从看了那“先埋西道，后葬南笔”之语以后，心中始终在替这“乾坤双绝”担忧，生怕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，人地生疏，恃艺托大，致受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的阴谋暗算！

如今既经孟浮云证实自己所猜不差，新添石人的身体之上，果有蹊跷？上官灵心头遂如小鹿乱撞，颇想设法认认新添这具石人的本来面目！

但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上官灵功聚右掌，居然凝眸注视石人，迟迟不敢下手！

孟浮云看得奇道：“你为什么不下手碎石，看看我所说是否猜对？难道凭你这样功力，还不曾学过破皮而不伤肉的内家阴柔绵掌么？”

上官灵嘴皮微动，尚未答话，孟浮云便自暗提真气，用纤纤玉指，搭向石人持着那杆黑杆白毫惊神笔的右腕，潜施绵柔暗劲，震酥石块，然后飘身后退，向上官灵叫道：“这石人右腕以下，已被我用‘罗刹阴功’柔劲，把表皮震酥，你去揭开看看，是不是当中有一具真人尸体？”

上官灵见孟浮云用功力震酥石皮，却叫自己揭开观看，知道毕竟女孩儿家，对这等疑神疑鬼，腐尸朽骨之事，有些胆怯，遂略定心神，屈指轻弹石人右腕，果然指风过处，石粉随起，那种腐尸臭味，也立即加浓数倍！

这样一来，无疑是有巧手名匠，雕石为棺，而把一具真人尸体，封埋其内，上官灵因受不住那股中人欲呕的尸臭侵袭，晃身纵退五尺，然后才突聚神功，双掌齐推，向石人迎面全身，发出一片功能破皮而不伤肉，内家绵掌的劈空劲气！

孟浮云随在上官灵掌风以后，也自罗袖轻飏，拂出一股“罗刹阴功”，立时石雨狂飞，奇臭扑鼻，逼得二人双双又复往后退了一丈！

这时那具石人，业已面目全非，除了背后石质，因上官灵不知其中尸骨身份，有意保存，未被震毁，仍自巍然无恙以外，迎面石质，全化粉雨星飞，赫然现出一具完完整整的人体骨骼！

这具人骨，想是被封埋石内之时，血肉尚未化尽，再经一闷一沓，才会如此奇臭。孟浮云以手掩鼻，侧顾上官灵低声问道：“你知不知道这具人骨是谁？彼此纵有天大仇恨，既然身死也当了结！为何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却把已死之人，如此作弄？”

上官灵起初在石内人骨初现之时，确实暗自心跳，但忽地想起这石人左右手所持黑杆白毫大笔，及长尾云拂以上，既镌有向“西道”、“南笔”挑战字样，可见这具人骨，是死在天痴道长，与诸葛逸来此之前，绝非“西道”、“南笔”等“乾坤双绝”的其中之一！

遂向孟浮云答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这具人骨，到底是谁？反正我们在此的一切言行，‘九幽地阙’以内，均可察知，不如直接向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及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挑战叫阵便了！”

孟浮云高傲好事，自然不耐这等捉迷藏式的到处摸索，上官灵遂提气扬声，对着地面叫道：“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及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听真，上官灵皆好友孟浮云，特来领教，何不开放门户，让我们入内一会？”

上官灵满心以为定然仍与上次一样，自己发话过后，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哪种冷冰冰的淡漠语音，便即自荒烟蔓草这中，四面八方，隐隐约约的透地而起！

哪知大谬不然，上官灵空自提聚真气，发话传声，这片仿佛满布危机，

及奇异情况的高冢低坟之间，却静寂沉沉，毫无回响！

上官灵连问三遍，始终得不到对方的只字回音，孟浮云却手指那具石中枯骨说道：“你所说的什么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及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怎的全不出头？若非发现这具石中枯骨，证明了此处确有玄虚，我还以为你是乡壁虚构，空穴来风的开我一场大玩笑呢！”

上官灵被孟浮云问得苦笑连声，无言可答，但忽然想起自己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自“阎王甬道”以内，脱身之事，不由剑眉双挑，目射神光地恨声叫道：“他不开门，难道我们就不会自己冲将进去？”

孟浮云看他一眼，讶然问道：“我们怎样冲法？总不能硬从荒坟朽骨之中，掘地而入！”

上官灵手指西南方两丈来外，另一座高大坟头说道：“那座坟头以下，有一暗门，名为‘阎王甬道’，就是通至‘九幽地阙’的唯一道路！”

孟浮云闻言不禁莞尔笑道：“你既知有此通路，何必费那大精神，去向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及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一再叫阵？干脆各运神功，替他把那座坟头，整个揭去，不就痛快了么？”

上官灵虽然曾经尝过“阎王甬道”厉害，但因此时疑云恨火，齐集心头，哪里还有何顾忌？蓦地一声长啸，与孟浮云同时拔起三丈来高，空中掉身倒扑，四掌雾推，十二成真力所化的劲气狂飙，双双出手，猛向下有“阎王甬道”暗门的那座坟头扫去！

谁知如此强烈，几乎足以撼山震狱的劲气狂飙扫处，居然只见不多浮土，飞扬满空，整座坟头，仍自安然无恙！

上官灵、孟浮云大诧之下，身形落地，仔细瞩目，恰好此时长空云散，天霁月明，又复在这座坟头以上，发现了意外怪事！

原来整座坟头，除了表面薄薄一层浮土以外，全被人用大量铁汁，浇铸成一块极厚整体，上面并镌有细微字迹，在月光朗照之下，可以辨出写的是：“‘西道南笔’誓为‘北剑’复仇，生葬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及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！”

上官灵看清以后，不由又喜又惊，喜的是“西道”天痴道长、“南笔”诸葛逸，果然已来“万姓公坟”，并不曾被那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暗算，反而稳操胜算地，用大量铁汁，把“九幽地阙”的唯一出口门户，“阎王甬道”封死！

惊的则是字迹之中，居然有“誓为‘北剑’复仇”字样，难道以“北剑”蒲琨那等一身绝世武功，竟为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所害？

但凭空臆断，哪里会想得出所以然来？不由凝目坟头，怅然若失！

连他都弄得糊里糊涂，孟浮云自然越发难明就里，柳眉微蹙，发话问道：“喂！你怎么了？我们究竟还进不进‘九幽地阙’？见不见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？斗不斗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？以及想不想抢回‘风磨铜夺魂旗’呢？”

这一连串的问题，把上官灵自惊疑迷惑中唤醒，苦笑几声，手指那被大量铁汁浇封的坟头说道：“‘九幽地阙’的唯一门户，已被‘乾坤五绝’中的‘西道南笔’封死，进不得进，出不得出，我们自然是空跑一趟而已！”

孟浮云闻言，不禁微觉失望，一双大眼连眨，看着上官灵问道：“那你是不是还要横穿中国，西奔大漠？”

上官灵摇头答道：“我要到南疆去我的，便是这两位前辈高人，如今他们既在‘万姓公坟’现身，当然不必再跑那么多远路，咦！你愿不愿意，再

陪我浪迹中原，以图瞻仰瞻仰这‘乾坤双绝’丰采？”

孟浮云好似并不为“西道南笔”之名所动，樱唇微噙，晒然答道：“‘乾坤五绝’有什么了不得？过些时候，我师傅还要以翠鸟传书，约他们再会罗浮，你自己去找，我不陪你去了！”

新交好友，将告分离，上官灵却又有点依依不舍起来，目光凝视孟浮云，缓缓问道：“你……你不陪我去，要去往哪里？”

孟浮云也似有点难禁离情，眉梢愁聚，眼角波明地低鬟幽幽说道：“我想回去看看师傅，你找到‘西道南笔’以后，敢不敢到福建武夷山的三仰峰头看我？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缓缓抬头，两道淹得死世上任何英雄豪杰的明媚秋波，凝往上官灵一瞬不瞬！

上官灵一半因于这两道眼光太美，及其中所含的情意太真，另一半因于孟浮云那“敢不敢”三字，激发英雄豪气，遂自剑眉双扬地微吟答道：“人间有约须当践，世上无方不可行！”

孟浮云目光一闪，点头微笑说道：“你倒真是高傲，你几时来？”

上官灵想了一想道：“不论找不找得到‘西道南笔’，我定在三月以内，赶到福建武夷山的三仰峰找你！”

孟浮云闻言，一双妙目，泪光连闪，似乎盈盈欲坠地低声说道：“我相信你说话一定算数，从今天开始，数过八十天后，我便在武夷山三仰峰头，朝朝凝眸，暮暮延趾！”

上官灵见她这等神情语意，也觉一阵心酸，凄然欲泣，急忙偏头看着天边明月，强自提起英雄意气，朗声笑道：“但你在这八十天以内，可得费点脑筋，想些新奇有趣的花样出来，因为‘万姓公坟’之行成空，我们两人还有一场未曾斗呢！”

孟浮云毕竟是女孩儿家，难于控制情感，粉颊上业已流下两行泪珠，一面引袖拭泪，一面微咬银牙，向上官灵似嗔似怨地，幽幽说道：“你何必笑？笑得多不自然，简直比哭还难听！像我这样要流泪便让它流多好？武夷山千奇俱备，三仰峰百怪齐全，只要你来，保管让你斗一个痛痛快快就是！”

话音到此略顿，带泪眼光，重又向上官灵凝注有顷，凄幽无比的说了一声：“我要走啦，八十天后，在三仰峰头等你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忍不住的泪珠，又复纷纷并落，猛挥罗袖，电疾腾空，化成一朵白云，消逝在“万姓公坟”一望无际的蔓草荒烟之内！

可怜那平素豪气如云的上官灵，此时哪敢和孟浮云目光相对？强制心酸，低头忍泪，直等面前香风拂动，白影电飘以后一盏茶时，才自抬头凝目，但伊人早杳，呈现在眼前的，只是一片败棺朽骨，鬼火青磷，景感于外，情动于中。上官灵“唉”地一声长叹，大眼眶中，珠泪泉流，把胸前青衫，湿了好大一片！

孟浮云既走，自己自然也应该离开这片“万姓公坟”，及与人世永绝的“九幽地阙”，去找寻不久之前曾经到过此地的“西道南笔”！

“西道”云踪无定，“南笔”则到底还有雁荡大龙湫，及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两处，可以寻找！故而上官灵微一踌躇以下，便自身形晃动，奔向东南，但刚刚驰出五六丈远，即听得夜风撼树之内，仿佛有一丝极细人声，说的是，“上官小鬼，你莫往东南，且向西北！”

这丝人声，因太过微细，致使上官灵听在耳中，半觉厮熟，半觉陌生地，

辨不出究系何人所发？

但此时此地，忽然会有人叫自己“上官小鬼”，委实太不寻常，上官灵自然眉梢微剔，足尖才一点地，便即倒纵回身，半空中发话答道：“哪位前辈在此相呼？请现金身，容上官灵参谒！”

荒坟寂寂，了无回音，只是西北方七八丈外，似乎有白影一闪。

上官灵虽畏对方有意捉弄，但因对自己所用的那种称呼，不敢出言不逊，钢牙暗咬，提气凝功，身形电闪云飘，一连疾跃过四座坟头，果然瞥见一条白衣人影！

这条人影，虽是一闪即隐，但那种身材姿态，却对上官灵印象太深，入目以后，不禁几乎喜得打跌地，高声叫道：“钟离老前辈，我想死你了，近来中原武林，迭出怪事……”

上官灵边唤边纵，声随人落，但刹那间，脸上的那种无比欣悦，又化惊容，语音也自行截断地，倏然而住！原来他落处是在一座高坟之后，夜风狂拂，墓树摇摇，哪里还有适才所见那位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半点踪影？

上官灵本就极度思念这位仿佛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令人心服无己的绝代奇人，再加上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所闻所见，及孟浮云突然忘却本来面目等各种谜般情事，汇集心头，越发渴盼向钟离老人求教研参，以便把这些费人寻思的闷葫芦一一打破！

但如今好容易才在“万姓公坟”以上，见他一瞥，却又如神龙变化般隐迹无踪，怎不把上官灵急得跳脚叫道：“钟离老人，你不要乱钻乱跑，要知道这‘万姓公坟’之间，如今已成了凄迷鬼惑，步步危机！万一中了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的暗算，被他剥了皮去，才冤枉呢！”

话声落处，仿佛听得左前方一株高大坟树以上，有人低声失笑？上官灵故作不觉，反向右前方注目，缓步找寻，但暗地算准距离，猛然偏头转身，一式“黄莺度柳”，再化“潜龙升天”，委实捷如石火电光般地，扑上那株大树！

谁知树上根本无人，只有一只极大夜鸟惊得，“喋喋”高鸣地冲天飞起，上官灵气无可出，正待挥掌毁去那座鸟巢，但目光扫处，却瞥见鸟巢之中，留有一封柬帖！

上官灵见状，不禁由气转笑，暗想这位老人家真比自己还要玩皮，有事何不面授机宜，偏要卖弄心思，算准一切，在鸟巢中留封柬帖则甚？边觉好笑，边自拾起那封柬帖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柬上正是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那种龙飞凤舞字迹，写道：“上官小儿开拆！”

上官灵虽然不曾追上钟离老人，但既看见他在“万姓公坟”现身，及获得他这封手书，心头业已大慰，遂坐在树枝以上，拆开柬帖细看，上面写的是：“‘九幽地阙’虽封，但‘地阙新主人’

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未死，正筹毒计，图谋‘乾坤五绝’。故见字后，速寻‘西道南笔’，及‘东僧’醉头陀，在两月以内，与我会聚于九华山旧居幽谷，合议破敌之策！”末后并有数行小字，大意为：“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既失，毋须萦怀，但能将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所藏的一枚‘双心碧玉’，弄到手中，则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必肯自动把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持来相换！”

上官灵看完以后，委实弄不懂钟离老人，既对这“九幽地阙”内外先后所生变故，事事如见？却又何必故作神奇地，要自己把“西道”天痴道长、

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及“东僧”醉头陀等“乾坤三绝”，找到他昔年被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幽禁的那条九华幽谷之中相会？

再三揣摩，也揣摩不出钟离老人的意旨所在？上官灵无奈之下，只得拿定主意，遵照他柬帖以上的指示办理！但两月限期不宽，而“西道南笔东僧”等“乾坤三绝”之中，仅仅“南笔”诸葛逸有固定住所可寻，自己究应先奔天台？还是先奔雁荡？

万一两处均告跑空，必然不但超过钟离老人时限，也耽误了自己与孟浮云的八十日相会之期，所以上官灵想来想去，终于想出要想尽快找到“西道南笔东僧”等“乾坤五绝”，必须重展昔年随恩师“南疆侠隐”谢东阳，初入中原，在甘凉道上，所施故智！

第十五章 奇峰迭起

上官灵既然想出花样，便立即离开这片鬼气森森、愁云惨惨的“万姓公坟”，但一路上却编了一幅对联，专挑那些众目睽睽易见之处，于半夜挥笔大书，联语是：“铁汁未能封，看我依然居地阙。笔锋何足惧？会君特意上天台！”

这副对联，一般人看在眼里，固然难解其意，但无论传入曾用大量铁汁，浇封“九幽地阙”唯一出入门户“阎王甬道”的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或“南笔”诸葛逸耳内，定会立即赶回天台山吟石嶂弄月坪头，等候应战，自己岂非免得多跑不少冤枉路程，根本不必再去雁荡。

上官灵这种想法，颇为成功，他一路挥笔写去，在距离天台，尚有二三百里之遥的一处古塔塔顶，留题方毕，突似微有所觉，凝神提气，单掌聚力当胸回头一看，身后塔顶角尖以上，飘然立着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与“南笔”诸葛逸等“乾坤双绝”！

诸葛逸见题字之人，竟是上官灵，亦似微出意外，不由长眉微蹙，与天痴道长互看一眼，发话问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从何处来？编这联语之意，是不是想找我们？难道你也到过‘万姓公坟’发现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除了被我们用铁汁所封的‘阎王甬道’以外，尚有其他对外通道么？”

上官灵居然找到这两位名震当今的前辈奇侠，空虚疑惑已久的心情，立时宽慰安定多多，分别礼见以后，便请天痴道长及诸葛逸，到古塔之中坐定，含笑说道：“启禀两位老前辈，灵儿不但知道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未曾被铁汁所封，并还在‘万姓公坟’，看见了‘逍遥老人’钟离老前辈呢！”

天痴道长与诸葛逸，忽听钟离老人也到中原，不由诧异非常地追问究竟。上官灵遂把先后两到“万姓公坟”的所经所见，一一详向两位前辈奇人倾述，并把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留在鸟巢之中的那封柬帖，呈交“南笔西道”过目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静静听完，并把那柬帖，反复细看之后，脸色异常沉重地，向天痴道长说道：“我们封死‘九幽地阙’门户以后，因尚恐狡兔三窟，另有其他出路，曾在‘万姓公坟’之上，坐守三日，始终不见丝毫动静！如今钟离哲却仍说此举未能生效，难道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真个具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及鬼神不测之妙么？”

天痴道长也自皱眉说道：“这封柬帖字迹，确是钟离老人所书，他既然如此说法，必有所据！我们不必乱测胡猜，且自到那九华幽谷之中，与钟离老人会晤，彼此详商以后，再作定夺！”

上官灵因心中不解“南笔西道”何以突到“万姓公坟”，并声言为“北剑”复仇之故，遂叩问究竟？“南笔”诸葛逸想因多年未遇劲敌，如今居然碰上这位神出鬼没的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豪情激动，神采飞扬地，狂笑几声说道：“这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狡猾如狐，阴毒如鬼，再加上个刁钻狠辣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确实值得我们这几个妄窃‘乾坤五绝’名号的酒鬼、酸丁及老杂毛们，费点心机，斗他一斗！”

说完，便将在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旁，发现“东僧”留字，及“北剑”遗坟以后，与天痴道长双双赴“万姓公坟”之事，对上官灵细说一遍。

原来“西道南笔”两位盖代奇人，既伤心“北剑”蒲琨惨死，“乾坤五绝”折翼，又关怀“东僧”醉头陀安危，更亟思找寻蒲铿，助他报复父仇，

并承继“北剑”英石，延续蒲家香火！自然情怀激动，展尽身法，一路飞奔，但赶到“万姓公坟”以后，只见荒冢累累，朽骨离离，哪里看得出所谓“九幽地阙”的门户何在？

诸葛逸蹙眉说道：“醉和尚明明留字有云：‘九幽聚议’，但我们赶到此处，他又形影皆无，‘万姓公坟’在目，‘九幽地阙’何存？难道要叫我们刨翻这一望无际的累累坟头，殃及泉下的无辜枯骨？”

天痴道长微一思索说道：“我仿佛记得听见上官灵说过这‘九幽地阙’要在每夜的三更至五鼓之间，才对外开放，如今方届申初，时光尚早，还是等到夜深再来，或有所见？”

果然等到夜来，“西道南笔”“乾坤双绝”再到“万姓公坟”之际，首先入目的便是一株巨树干上，满涂磷光，磷光中并有：“此树西南三十丈左右，属‘九幽地阙’范围，擅入者死！”等惨绿字迹，不停闪烁明灭！

“乾坤双绝”看清字迹以后，“哼”然一笑，袍袖挥处，双双电疾腾身，三十丈左右距离，在他们那等绝顶身法施展之下，不过三四个起落便到！

他们所去地点，当然仍是那座巍峨高大坟头，但坟前石阶正中，业已添上了那具用真人骸骨，外浇石浆，所铸的石人，“南笔”远远瞥见，便在半空“咦”了一声诧异道：“这座高冢两侧，业已塑有翁仲石马，怎的又在阶前添了这具石人，未免太已不伦不类！”

末后一语方出，身形便已落在坟前，天痴道长目光微扫，晒然失笑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岂但这石人的位置，不伦不类，连它手中拿的，也是你我业已在‘罗浮元宵会上’上，自行毁去的‘长尾云拂’，和‘惊神笔’，分明是有武林人物，在向我们故意挑战！”

诸葛逸发话之时，身在六七丈外，加上月被云掩，清光不朗，自然未曾看清石人手中还执有仿造自己与天痴道长，所用成名兵刃！但如今这一瞩目之下，却看出“惊神笔”与“长尾云拂”杆上，并有字迹，遂与天痴道长，向前细看，依稀辨出是：“明夜先埋西道，后夜再葬南笔！”

“乾坤双绝”看清以后，不由同自晒然冷笑后，但接着他们冷笑之后，却这座高冢周围的蔓草之间，有片模模糊糊，冷冷漠漠的语声，透地而出说道：“‘乾坤五绝’之中鼎鼎大名的‘西道南笔’，光降‘万姓公坟’，本应立即接待，但我地阙以内，尚有少许安排未竣，故请明夜再来，且一夜仅能接待一位，明夜‘西道’，后夜‘南笔’！至于地阙入口，请看西南方的两丈以外！”

天痴道长与诸葛逸同时回头，果见西南方两丈来外，另一座高坟坟顶，也自满布磷光，磷光中并有一个两尺方圆，黑黑沉沉地深穴，穴边又复闪烁着“明夜此中埋西道”，七个明灭不定的惨绿字迹！

同样是“乾坤五绝”之中人物，若换了“北剑”蒲琨，或“东僧”醉头陀，极可能当时便由这沉沉深穴以内，进入“九幽地阙”，但“西道南笔”却不然，只是互相含笑对望一眼，袍袖展处，人影双飞，片语不发，从从容容地驰向这片鬼气森森，景物凄迷的“万姓公坟”以外！

“西道南笔”，是何等身法？不消多时便已驰出“万姓公坟”，诸葛逸驻足笑道：“痴道士，你且猜猜看盘踞‘九幽地阙’的是何人物？他为什么要把你我分开，每夜仅肯接待一个？”

天痴道长摇头答道：“第一个问题我猜不出，但可断定的是，如今这‘九幽地阙’主人，决不是当初与上官灵，及‘独脚追风仁心神丐’方琦交好的

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而已！至于第二个问题，倒颇好猜，对方大概尝过蒲琨老儿滋味，知道‘乾坤五绝’决非徒盗虚名，两个齐来，定吃不消，才想一夜一个地，对我们单独算计！”

笔者谨按，天痴道长这种猜测，委实丝毫不错，“九幽地阙”之中的各种恶毒设施，大半均被“北剑”蒲琨的绝世神功所毁，如今正由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及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连夜重新赶建！

诸葛逸点头说道：“我同意你这种看法，但我们是不是依照对方要求，分成明夜后夜的，单独进入‘九幽地阙’？”

天痴道长对于这项问题，避不置答，却反向“南笔”诸葛逸问道：“诸葛穷酸，平心而论，‘北剑’蒲琨的一身功力，比起你来，高低上下如何？”

诸葛逸知道天痴道长问话必有深意，遂应声答道：“蒲琨老儿武功虽已炉火纯青，但性情傲中带躁，故而招术身法各有所长，耐战真力方面，他似应输我半筹！但真如彼此动起手来，不拼到石破天惊，神惊鬼泣，双方真气内力均将耗尽的最后关头，他也不致出现明显败象。”

天痴道长目注诸葛逸，颌首微笑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这几句批评，到确是知彼知己，发自肺腑的公平论断！”

说话到此，突然话头一变，又向诸葛逸问道：“我们远自天台，赶来‘万姓公坟’，究竟是要与蒲琨老儿报仇？还是与这不知姓名来历，却专与‘乾坤五绝’作对的地阙幽灵，争奇斗胜？”诸葛逸聪明绝顶，闻言略一思索，便知天痴道长是在取瑟而歌，遂“哦”了一声笑道：“痴道士，你绕着弯子说了半天，原来是认为‘北剑’蒲琨竟遭不幸，则这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所埋伏的手段，定然毒辣厉害异常！我们志在为老友复仇，犯不着好胜争奇，自矜意气！好好好，就依你之见，我们明夜便给他出其不意地，唱场热闹好戏，来个‘西道南笔，同荡九幽’……”

天痴道长摇头笑道：“既然志在报仇，并欲令对方意料不到，则何必定须身入九幽？干脆替他把地阙门户封死，并在‘万姓公坟’以上，隐身暗伺数日，他们若有另外通路，必会出来探视，岂不更易收拾？否则便令其名符其实地永葬九幽，长埋地阙多好！”

诸葛逸闻言，拊掌大笑说道：“痴道士这个主意，确实想得高明！这干魑魅魍魉，既然不甘雌伏，出世掀风作浪，我们何必再复留情？彼此客串一回铁匠也好！”

“乾坤双绝”计议既定，便连夜弄来锅炉，及大量铁块，溶成铁汁，把那“九幽地阙”的唯一出口门户，灌浇封死！并在“万姓公坟”以上，隐身暗伺三日，始终不见有丝毫动静，才自双双飘然离去！

诸葛逸把“万姓公坟”这段经过讲完，上官灵才知道事事阴错阳差，空使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万水千山地跋涉长途，跑了一趟往返数万里的冤枉大路！

三人对坐古塔顶层，心头各自思绪如潮，“南笔西道”是既悼惜“北剑”蒲琨遇难，又关怀“东僧”醉头陀安危，及蒲琨之子蒲铿，音讯何在？上官灵则除了这几桩心事，与“乾坤双绝”相同以外，并添了孟浮云那风神绝代的绰约娇姿，深深镌在脑海心房之中，不过因大事当前，尚未便向诸葛逸及天痴道长求教而已！

但想来想去，这些纷纭复杂之事，以及那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究竟是谁？如今又在何处等问题，竟逐渐归并到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身上，因为钟离老

人留给上官灵的那张柬帖中所书，仿佛这位有鬼神不测之妙，通天彻地之能的绝代奇人，对于“南笔西道”及上官灵等一再参详不透的种种难题，均有深切了解！

谁也不愿意长被谜般情事烦扰，何况天痴道长与诸葛逸又曾在雁荡大龙湫，接获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邀约“乾坤五绝”，重开“罗浮元宵大会”的翠鸟传书，更欲找寻钟离老人，商议一切，遂立即离开古塔，同往上官灵昔年服食“三目蟾蜍”丹元，巧遇钟离老人的九华幽谷赶去！

自浙江天台，欲往安徽九华，路途并不太近，但“西道南笔”“乾坤双绝”及上官灵，全是一身傲视当世的绝顶轻功，兼程急赶，昼夜飞驰，也就未消多日，便到了九华山境。

既称幽谷，定在深山，上官灵一面随同天痴道长、诸葛逸，攀崖越涧，度壑登峰，一面回忆前尘，思想起那位为了自己与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拼斗受伤，并巧遇山崩致死的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来，暗想这次旧地重游，定要在这位对自己颇好的老人家坟前，恭恭敬敬地拜上三拜！

连越几处峰峦，已近“九华幽谷”，但“南笔”诸葛逸，行走之间，忽然手指对崖绝壁，向天痴道长笑道：“痴道士，你看非有绝顶轻功，极难上下的这等所在，怎会建有一座神龛？龛中神像，并雕塑得栩栩若生，龛上还横披一幅红布，香炉之内，也有尚未点尽的余香，仿佛不久之前，尚有人曾冒奇险，前来烧香还愿呢！”

天痴道长看后也觉新奇，正待答话之时，上官灵因见两崖相距，不过五丈来宽，遂含笑叫道：“我过去看看那龛中所供的，是尊什么神像？”

人随声起，宛如俊鹞摩空般，轻轻横飘五丈有余，身法灵妙已极，使得诸葛逸与天痴道长相顾点头，同自心中暗赞！

上官灵人到对崖，先向龛中神像，略为瞩目，觉得除了雕塑极巧，栩栩如生之外，根本看不出是何神像？但忽然瞥见龛外山壁的苔藓之间，还似镌有联语，细一辨认以下，不禁面色略变，回头向诸葛逸，及天痴道长叫道：“两位老前辈快来，这里居然又有怪事！”

上官灵及天痴道长长闻言，袍袖双展，横越绝壑，纵到上官灵身旁，天痴道长含笑问道：“你看出是尊什么神像了么？这里怎会又出怪事？”

上官灵伸手折了一段松枝，挑去龛外壁上苔藓说道：“两位老前辈请看这副联语，岂不又像满含挑衅之意？”

苔藓挑去以后，崖壁上果然颇为明显的两行字迹，写的是：“送死途中，南笔伴西道！黄泉路上，北剑待东僧！”

诸葛逸看完，晒然一笑，向天痴道长说道：“这定然就是那位被我们用铁汁浇封，而未被活埋的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所为，我真佩服此人的神出鬼没，他是怎生知道我们来九华幽谷？”

天痴道长也觉诧异，眉头略蹙，向上官灵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去把神龛以上的那条红巾揭掉，因为两旁既有对联，上面即应有横披，我倒看看对方在横披上写的又是什么？”

上官灵如言提气纵身，揭去龛顶上方所披红布，果然布后出现四个大字，龙飞凤舞，雄健绝伦，分明是用极高指力，镌石为书！字虽狂草难辨，但这三人之中，不仅诸葛逸学究天人，胸罗万有，连天痴道长与上官灵，也是文武兼资，自然认得出是：“钟离在外！”

诸葛逸看完，不由气得长眉轩动，目中神光如电地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摇

头说道：“这四个字的风神笔，分明是钟离哲亲手所书，但这老头儿委实太不应该，既已赶到中原，何不现身相见？也这般鬼鬼崇崇，要叫我们赶到此地，大弄玄虚则甚？就拿这联语及横披来说，彼此同属‘乾坤五绝’，他却任令对方向‘西道南笔北剑东僧’大肆讥嘲，只是自作高明地，在这神龛上方，写了‘钟离在外’，四个大字！”

上官灵见“南笔”诸葛逸仿佛已动真怒，遂又向那“钟离在外”四字，细看几眼，忽地讶然叫道：“诸葛逸老前辈，你看这四个字中，为什么以最后那个‘外’字，写得入石较深，笔力也似最健？”

诸葛逸因气愤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不该对自己这等老友，卖弄玄虚，以致并未曾细看字迹！但经上官灵这样一提，也自发现有异，遂与天痴道长重新瞩目细看，果然看出不仅前三字与后一字，运笔之间，略有差异，不是一人所书，连那最后一个“外”字，并系先行削平石上字迹，然后另书，故而入石较深，气势笔法也在极其相似之余，比较前面的“钟离在”三字，略略雄奇刚健！

“南笔西道”“乾坤双绝”，既然发现此异，便互相猜测那最后被削平另书的原来一字，究竟为何？上官灵眼珠一动，插口向诸葛逸问道：“诸葛逸老前辈，那原来的最后一字，是不是个‘内’字？”

诸葛逸拍掌狂笑说道：“不错，上官小鬼，你确实聪明！联语既然是‘送死途中，南笔伴西道，黄泉路上，北剑待东僧’，横披自然应该是‘钟离在内’，才好把‘乾坤五绝’，一网打尽……”

诸葛逸话方至此，天痴道长忽似想起甚事？向他含笑问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看‘钟离在’三字，与最后的‘外’字，笔意字体，有几成相似？”

诸葛逸微一沉吟答道：“前后四字，细看虽非一人所书，但除了气韵之间，略有参差，外形几乎相似，到了九成以上！若不是对书法深有涉猎，并具心得之人，绝难判别！”

天痴道长大笑说道：“九尾天狐，醉后露尾！人到了极端得意之时，亦复往往会自行把弱点暴露！这位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假如不显露这手指力书法，或许我们真把老少三条性命，如他联语所云地，送进枉死城中，但他得意忘形，狐狸尾巴一现，却使我恍然顿悟，并可将计就计地，彼此斗斗心思，争争长短了呢！”

诸葛逸未曾听出天痴道长语意，蹙眉问道：“痴道士，你是不是受了钟离老儿传染？这样的吞吞吐吐，卖弄玄虚则甚！”

天痴道长向上官灵微笑说道：“武林中人，最忌心浮气躁，你看你诸葛老前辈，平素何等精明？今即因嗔念一动，怒火掩蔽灵智，居然有点糊涂起来，今后行走江湖，却切须以此为戒呢！”

诸葛逸见天痴道长不答自己所问，却向上官灵训起话来，话中颇为挖苦自己，不由苦笑说道：“痴道士……”

天痴道长截断他话头笑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暂息嗔念，听我真言！那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的书法既能如此酷肖钟离哲，则上官灵在‘万姓公坟’之间，所获那封要我们赶赴九华幽谷柬帖，会不会是他伪书假造，而在其中安排毒计！甚至于我们以铁汁浇坟，活埋他未成，他反要想个新花样，把我们活埋在九华幽谷以内！”

天痴道长这种推测，听得诸葛逸一身冷汗，但上官灵却诧然说道：“天痴老前辈所料，虽极高明，但我在‘万姓公坟’，获那柬帖之时，看得分明，

确实是钟离老人身影，丝毫不错！”

天痴道长向上官灵头叹道：“我们今后切莫再自矜心机，及一身绝学，须知这位对手，太已高明！我听了你叙述经过，再加上目前所遇，业可判断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除了武功尚不知深浅以外，必然精于制造各种机关，及雕塑装扮之术！不然你在‘九幽地阙’以内，所见蜡制四绝人头，怎会相像到令人触目惊心的那种程度？”

上官灵被天痴道长一言提醒，悚然说道：“照老前辈这等推断，则当时僵坐‘九幽大殿’椅中的钟离老人，莫非就是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自己所扮，要想看诸明老前辈和我，在他面前张惶失措的出乖露丑么？”

说到此处，想起当日在“九幽大殿”之中，自殿顶落下纯钢大罩，保护僵坐椅中的钟离老人，以及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曾因投鼠忌器，不便在大殿之中，对自己等下手之语，越发觉得天痴道长所料，极为有理，但唯一不解的是，何以那假扮的钟离老人，当日在九幽大殿以内，始终毫无动作？

上官灵想不通这种道理之故，是因不曾把第二次在“万姓公坟”上，所发现的那具石内人尸，与之发生联想，并忘了自己与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初进“九幽大殿”殿门，所闻见那股令人神思不爽，醺然若醉的淡淡氤氲香味！

若不是这股淡香，出其不意地，事先迷昏了坐在椅中装死的假钟离老人，及时关闭“阎王甬道”以内的厉害机关，诸明上官灵必然也遭不测，怎会有惊无险的安然脱身？不过尘世间事，到头来虽均福善祸淫，报应不爽，但未到归源结果之际，却往往令人愤慨，天道无灵，这位暗助诸葛上官灵的好心人，却变作了一具枯骨，被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塑成石人，陈列在“万姓公坟”以上！

过去种种，及未来一切，暂时且慢交代，先说“南笔西道”“乾坤双绝”，及上官灵三人，忽地略为触动灵机，推测出对方几种险恶安排以下，诸葛逸遂命上官灵再将于“万姓公坟”所获柬帖取出，仔细加以观察之后，向天痴道长点点头说道：“痴道士，扮人容易学字难，不然羲之、真卿，及苏、黄、米、蔡诸家，何德被后世奉为圭臬，高绝千古！这封柬帖，我们未起疑心之际，看去确是钟离手笔，但经仔细体认以下，气势神韵，仍有参差，足见我们适才所猜不错，对方定在九华幽谷，设有厉害手段！”说到此处，忽然偶一抬头，瞥见龕中那座神像，雕塑得委实清癯绝俗，栩栩若生，诸葛逸不禁心头一动，暗想会不会这座神像，又是那位神出鬼没的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所扮，坐在一旁，静听自己等胡猜乱测，则传扬开去，真是足以哄动江湖的天大笑话！

疑念既动，诸葛逸遂一声不响地，暗聚自己威震乾坤的“坎离指力”，身形背处，装做眺望烟风，反手往后一弹，龕中神像轻轻一震，由胸至背，穿透了一个小洞，并洒落少许泥土！

天痴道长见状，不由一阵“呵呵”大笑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我们享誉武林，足有四五十年，除了峨嵋金顶的一场硬拼以外，到今日才算遇见了真正对手！这位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本人与我们尚未朝相，仅倚仗一些鬼祟心机，便使得我们东跑西奔，听他作弄，应起疑时，错过机会，不应起疑之时，却又过份聪明地……”

天痴道长话尚未了，诸葛逸脸上已自微红，上官灵不知这两位绝代奇人，互相嘲弄已惯，生怕诸葛逸窘得无法下台，遂插口向天痴道长问道：“天痴老前辈，我们既知对方在九华幽谷，设有厉害埋伏，是否到此为止？究竟还

去不去呢？”

天痴道长看了上官灵一眼，微笑答道：“对方最狠的就是始终不和我们正式朝相，如今既已推测出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现在九华幽谷，哪有不去之理？我且不谈，你诸葛老前辈的‘生花七笔’、‘坎离神功’，威震天下，艺盖乾坤，纵横十年间，怕过谁来？”

诸葛逸气得失笑骂道：“痴道士休要饶舌，我虽确实急于一斗这位诡奇飘忽对手，你又何尝不是盏省油灯？来来来，只要你肯低头服输，便自我回我的雁荡大龙湫，你回你的阿尔金山，彼此封剑闭门，再不出世！”

天痴道长大笑说道：“诸葛穷酸又来胡吹，你雁荡大龙湫旁的‘听泉小筑’，及天台居所，业已被我及醉和尚，毁得片瓦无存，哪里还有门可闭？如今虽然‘九幽欺五绝’，将来安见得不是‘五绝荡九幽’，不过纵然彼此同心协力，荡平九幽，剪除九毒，但五绝早残，蒲琨老儿的音容已渺，不知他那独子蒲铿，如今安在！及是否能继承‘北剑’威望？”

天痴道长说到此处，缅怀老友蒲琨的英风豪气，不由有点伤感起来！诸葛逸也自黯然，但旋即秀眉双轩，仰天一啸，仿佛把胸中哀愤不平之气，完全吐出，只啸得远峰近壑，一片回音，虎栗猿惊，风云变色！

啸完向天痴道长说道：“怆怀抚昔，何补于蒲琨老儿？我们还是先奔九华幽谷，向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要一个血债血还！然后遍寻天下，找觅蒲铿，各以一身所学，倾囊相授，务使他能承继家风，补足‘乾坤五绝’之中的‘北剑’一缺，才属当务之急！”

话完，儒衫飘处，人到对崖，天痴道长与上官灵也随后腾身，一同赶往九华幽谷！

世间无论何等聪明人物，也难免万密一疏！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一时高兴，在神龛上方，书写“钟离在内”四字，误学钟离老人书法，以致被对方从而识破机关，固然是一大疏忽！但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、及上官灵等三人，却更为疏忽，他们只猜对了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假扮钟离老人等不少隐情，却忘怀了那把“钟离在内”改成“钟离在外”的，究竟是何人物？

一路疾驰，当初上官灵与“百草老人”凌慕农，发现“鸠杖神翁”谈白水禁止外人进入的“百步乌风铁草”标志的幽谷谷口，已然在望！

“南笔”诸葛逸停步向天痴道长问道：“痴道士，你可曾到过九华幽谷？”

天痴道长摇头笑道：“我们三人之中，只有上官小鬼，曾经两到此处！”

诸葛逸遂向上官灵询问谷中形势，上官灵想了一想，慢慢答道：“谷中路径，本就颇为曲折，又经那次山崩，几乎为颓峰折壁等乱石塞死，自然更为险峻，连走都不大好走！”

天痴道长闻言笑道：“这位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委实高明诡辣得令人既觉可恶，又觉可佩！他选择这样一处险恶环境，又在其中装扮意想不到的钟离老人，设伏相待，若非他得意忘形，在前途那‘钟离在内’四字以上，微露马脚，我们一场恶当，必然上定！如今确应一探对方在谷内，究竟作何安排？再行研究对策，相机下手，才是面对强敌的制胜之道！”

诸葛逸秀而微扬，仰头瞩目，只见夹谷两座高峰，峭立千丈，左边一座并还向右倾斜，壁上满长肥厚薛苔，毫无落足之处，可资登临！右边一座，虽然也颇陡削，但以“乾坤双绝”及上官灵这等轻功，却至少可攀援到百丈以上！他看清周围形势之后，并未向天痴道长及上官灵答话，只是悠悠适适

地，独自微吟唐人一首五言绝句道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！”

天痴道长拊掌笑道：“诸葛穷酸这个主意不错，我们攀登夹谷峰腰，居高临下，便可把对方举措，一览无余，然后再行对症下药地细寻对策！”

主意既定，“南笔西道”与上官灵三人，便各展轻功，攀登绝壁！

但自壁上往内进入里许，却只见谷中除了颓峰断壁，积石如山，连路径都被塞死以外，未见有丝毫埋伏设施，也未见有半条人影！

诸葛逸及天痴道长，见状正在暗自寻思，上官灵却向“乾坤双绝”，低声说道：“二位老前辈请听这山风簌簌之中，‘咕嘟’‘咕嘟’作声的，是种什么声音？”

“南笔西道”“乾坤双绝”，因心神专注谷下，致未在意，如今被上官灵这一提起，果然觉得那“咕嘟”“咕嘟”之声，颇为奇异，来处似在头上丈许的一块大突石之后？

三人立处，极为逼仄，不便腾身，诸葛逸遂肩头一晃，斜行向外纵出一丈有余，然后儒衫大袖双挥，宛如一只大鸟凌空回翔般地，飘上了那块巨大突石！

但诸葛逸才上突石，便即发出一阵冷笑，向下沉声叫道：“痴道士，与上官小鬼，你们上来看！”

天痴道长也效法诸葛逸的“回翔飘舞身法”，却对上官灵叫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用‘游龙术’上去，这样纵法，万一略有参差，易蹈奇险！”

上官灵如言施展“游龙术”，猿登突石，原来突石以上，支着一具大锅，锅下火焰熊熊，锅内沸油滚滚，那种“咕嘟”“咕嘟”之声，便是自锅内发出！

天痴道长笑道：“我们以铁汁浇坟，他们却要用油锅餐客，委实针锋相对的有趣已极！但一来谷径甚长，对方既设油锅，决不会仅设一处！二来锅下松枝，既是新折，又是新添，可能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便在前面不远，我们何不躡足潜踪地尾随一探？”

诸葛逸面沉如水，首先贴壁飘身，天痴道长及上官灵随后紧跟，果然在约莫相距十一二丈之处，又发现一锅滚油，锅下松枝，折痕犹新，显然人去不远！

诸葛逸向天痴道长、上官灵二人，低声说道：“这回我们凑巧躡住对方，千万不可放过，此人险谲万端，实为生平仅见大敌，我们不必留情，少时围住这位假钟离老人以后，放手先把他收拾下来再说！”

天痴道长含笑点头，上官灵更为高兴，暗想这次集“南笔西道”“乾坤双绝”，及自己之力，何愁不把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击倒？看看他的庐山面目！

果然三人提气轻身地前行十丈，又复看见一具油锅，并有一个几与钟离老人完全相似的银须白发者人，背面而立，不知在向油锅以内，加放何物！

诸葛逸一生高傲绝伦，连被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作弄戏耍以下，早就怒满胸腔！加上认定对方是向油锅之中，加放毒物，越发鄙薄其人其行，遂也自不声不响地，把自己“坎离真气”蓦然闪身飘出，照准与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极其相似的银须白发老人后背，便是一掌凌空推去！

以“南笔”诸葛逸这等旷世神功，绝顶身法，真可以说是捷逾电闪，轻似云飘！但居然仍被那位银须白发老人发觉，连身都不回，只是“哈哈”一

笑，右手衣袖翻处，便自拂出一片无形劲气，硬接着诸葛逸的劈空真力！

诸葛逸的“坎离真气”，威力之大，无坚不摧，早就震慑江湖，甚至被推为“独秀乾坤，冠冕五绝！”但如今居然与这银须白发老人反手拂袖所发的无形劲气，一撞而开，半斤八两地未分轩轻！

这一来不但“南笔”诸葛逸不服，连在两三丈外，敛手观战的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也自不服起来，道袍飘处，“太玄真气”立化从来罕见的劲急狂飙，“呼”然出手！

天痴道长的“太玄真气”一发，诸葛逸也长眉双挑地，凝足十二成的“坎离真气”，再度击出！

“西道南笔”“乾坤双绝”，生平还是第一次联手击人，威势自如波翻澜卷，岳倒山崩，挟着大片飞沙走石地，一齐向那银须白发老人身后袭去！

银须白发老人虽然仍未回头，但似乎业已觉出这次攻势，威力倍增，不敢再复硬接！

峭壁之间，行动均感不安，哪里还有回旋周转余地？何况诸葛逸“坎离真气”，与天痴道长“太玄真气”，两种绝世神功并发，威势足足笼罩了丈许方圆，银须老人既不敢硬接，自然也不便闪躲，逼得只好向那百丈深谷之中，一纵而出。

人虽纵出，那具油锅，却难免遭殃，被两种武林绝学，旷代神功，“波”的一声，击成粉碎，带着沸油所化油雨，与大片走石飞沙，飞坠下百丈深谷！

“南笔西道”“乾坤双绝”，方自相顾一笑，但目光闪处，面色又变，因为那位银须白发老人，居然施展出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，武林中从来未见的轻功身法！

原来银须白发老人是向左前方斜斜纵出，但在离开峭壁一丈五六，避开“坎离真气”与“太玄真气”的威力所及以后之时，便即极度美妙自如地，左掌不住徐徐往外轻推，就利用这点力量，居然能使身躯宛如有物操纵似的，由左向右，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半圆弧，依旧向原来落足之处，缓缓飞转！

并在距离峭壁，尚有丈许远近，便即呵呵笑道：“原来果是诸葛穷酸与天痴老道，也赶到此间，怪不得我就觉出身后袭来的劲气奇强，除了你们两人的‘坎离真气’，及‘太玄真气’之外，旁的武功，似乎无此威力。”

话音收处，人也飘然落地，但上官灵不等他身形站稳，抢步硬踏中宫，当胸便是一记内家重掌“裂石开碑”，口中并大声骂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你那根狐狸尾巴，早就被我们识透，却还想在这儿冒充钟离老人！也不想想你这种狼嚎似的语音，能像那位威震当今，名驰八表，功参造化，学究天人的真‘夺魂旗’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么？”

上官灵一身武学，虽然比起“乾坤五绝”以及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等罕世高手，不逮甚远，但他天生异禀，奇遇频频，功力之高，除了那位被他赠号“咆哮红妆”的孟浮云以外，决不在其他当今一流名手之下，慢说第二代的年轻人物。

再加上心中恨极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故而这一招“裂石开碑”是凝足功力出手，其威势之强，委实足可开碑裂石。

但哪知银须白发老人，闪都不闪，任凭上官灵这一招足以开碑裂石的“开碑裂石”，如击败木地打中前胸，却连衣裳都未丝毫损坏，行若无事，就势反手扣住上官灵脉门，上官灵便觉全身一麻，功力全失，被对方抓着一只右臂，动弹不得！

银须白发老人擒住上官灵以后，含笑骂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在‘新旧乾坤五绝罗浮元宵’大会以后，才失了几天管头？便变得这等飞扬浮躁，目无尊长！”

说至此处，又向诸葛逸及天痴道长笑道：“诸葛穷酸与天痴道长，你们怎的也在背后对我下起手来？难道西昆仑小琅环以内，我老头子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得罪之处么？”

这几句话入耳，诸葛逸、天痴道长，及上官灵等，一齐满脸通红，知道几乎又肇大错，面前这被自己下辣手招呼的，根本不是冒牌货色，而是真正来自西昆仑小琅环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！除他之外，谁也难以反手硬接“南笔”诸葛逸的“坎离真气”，及身怀那等凌空任意飞翔的轻功绝学！

钟离老人见三人那等窘状，也知事有蹊跷，遂放开上官灵笑道：“我既未伤风，又不咳嗽，好好声音，怎会变得如同‘狼嚎’一般？上官小鬼，你这两个字，把我骂得太惨，但后面的威震当今，名驰八表，切参造化，学究天人等四句话，却又把我捧得太高！其中道理安在？哦！我明白了，你们是不是发现另有一人的形貌，几乎与我完全相似？”

诸葛逸这才想起中途所见神龛横披，“钟离在内”，既被改成“钟离在外”，自然应该想起假钟离老人，固在九华幽谷，但真钟离老人，也已赶到此间，怎会一时懵懂失察？几乎同室操戈，闹出天大笑话！

天痴道长听钟离老人问起是否发现另有人，与其形貌完全相似，遂点头答道：“这桩事说来太长，必须彼此详谈研商，不是三言两语，可以讲得清楚！我先问你，你怎知这九华幽谷以内，有一个与你形貌极其相似之人？难道你在前途神龛上方，把‘钟离在内’，改成‘钟离在外’之时已经和对方朝相过了？”

钟离老人被天痴道长问得莫名其妙地，讶然答道：“痴道士今日怎似真个发起痴来？信口胡云！哪里有什么神龛？我又何曾把什么‘钟离在内’，改成‘钟离在外’？”

诸葛逸、天痴道长，及上官灵等，听说神龛上方改字之举，不是钟离老人所为，便知又有蹊跷，一齐暗觉对方各种举措，均神奇莫测，奇峰之外，更有奇峰，令人如坠五里雾中，兆头大是不妙！

就在此时，众人所立身的整座峭壁，突觉微微一震，耳边并听得一阵“隆隆”闷响，似是从山腹以内发出？

诸葛逸及天痴道长，因全神思索那位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如此一再故布疑阵，究竟是何用心？所以对这峭壁摇响之事，并未怎在意，但上官灵却为了上次在“东僧”醉头陀所住的东海“长生矶”上，曾历陆沉奇险，故而立即问道：“三位老前辈，方才那阵隆隆闷响，似乎有点不太对？这座峭壁，又曾震动，不要……”

钟离老人不等上官灵说完，便即接口笑道：“上官小鬼不要害怕，我对这附近地形，颇为熟悉，自上次那回剧烈山崩以后，可能余威未尽，每隔三两日，总要这样轻震几次，无甚要紧！尤其我们所立这座峭壁，看似高峭奇险，其实却是九华全山的最厚之处！上次山崩，我乘隙脱身过后，曾在周围详加察看，发现那样天崩地裂的巨震之下，也仅仅把这峭壁尖端，震裂少许，直到如今，尚未见坠下呢！”

上官灵听钟离老人这等说法，遂也不再担心，含笑问道：“钟离老前辈，方才你往那具油锅以内，所放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诸葛逸与天痴道长，闻言也均目注钟离老人，看他怎样回答！

钟离老人微微一笑，尚未答言，忽有一丝陌生语音，垂天而降，也向钟离老人问道：“你向我那三锅沸油之中，所撒的褐色粉末，是不是离此一日有余，苦苦寻来的特制‘醋母’？”

这丝语音一发，自然引得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、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道长等“乾坤三绝”以及小侠上官灵四人，一齐抬头瞩目，只见对面那座功力高如“南笔西道”，尚均认为无法攀登的高峰绝顶，如今居然现出一人，彼此上下相距虽远，但仍可看清那人无论身材衣着，都与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极其相似！

诸葛逸及天痴道长，听对方说钟离老人向油锅以内所放之物，竟是“醋母”，这才恍然顿悟钟离老人的用意所在。

因为“醋母”只要略微受热，即可变成气体上升，使得一锅冷油，立即成为沸滚之状！钟离老人这等作法，分明是偶然巧遇，弄清设下这油锅之人身份，及用意所在，要使对方向谷泼油害人之策，暂时无法生效，自己则隐身一旁，看清就里，再行相机应付！

就在诸葛逸、天痴道长、上官灵三人寻思究竟，钟离老人更弄不清其中头绪，均未答言之际，对面峰头那位与钟离老人形状衣着，极为相似之人，又复传下一阵“哈哈”狂笑！

这九华幽谷，地势异常奇特，左右夹峙的两座陡立危峰，虽然全是直上千仞，相距也不过七八丈宽，但钟离老人等立足之处，是在右面峰腰，另外那位假扮钟离老人形像之人，却是置身左面峰顶！

一上一下，相距足有四五十丈，加上山风狂拂，众响纷坛，常人的语音笑声，决难彼此互闻互答！

但对方不仅能使适才那几问话，清晰已极的字字入耳，如今这阵笑声，更是绵长不断，越笑越觉强烈，笑到后来，真如百万天鼓齐鸣，震得这悬崖绝谷之间，嗡嗡怪响，惊心荡魄！

钟离老人、诸葛逸、天痴道长等“乾坤三绝”，默然无语地，彼此对看一眼！眼光含意相同，就是一致认为对方果是生平仅遇劲敌，由这笑声一斑，可窥全豹，功力决不在“乾坤五绝”中，任何一人之下！

笑声收歇以后，那丝极细极清的语言，又复垂天而降，语意异常挖苦刻薄地，缓缓说道：“无论是真‘夺魂旗’也好，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也好，这个名号，震慑乾坤数十年，代表极高机智，与无上神功！哪知闻名不如见面，威震当今，名震八表，功参造化，学究天人的真‘夺魂旗’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居然名过其实？除了轻功一道，似乎略有擅长以外，关于机智方面，却依旧与那‘西道’、‘东僧’、‘南笔’、‘北剑’一般，其笨如牛，其蠢如豕！”

上官灵听对方这番话，把这个“乾坤五绝”，均骂得狗血喷头，淋漓尽致！知道这样一来，连台好戏，必将好看煞人，不过刚刚安静年余的武林之间，又难免闹得血雨腥风，天翻地覆！

遂索性再烧一把野火，走到钟离老人身边，低声笑道：“钟离老前辈，天下竟有这等巧事？对崖崖顶那个和你长得差不多的白胡子老头所说：‘威震当今，名震八表，功参造化，学究天人’！居然与我刚才形容你的一模一样！不过刚才我是先贬后褒，如今人家那最后的几句话儿却把你们‘乾坤五绝’骂苦了呢！”

不遇疾风，哪知劲草？阅世经验与修为深浅，一定要在险厄困窘之中，才见火候！诸葛逸及天痴道长早就被对方捉弄得盛怒难遏，但如今境遇愈艰，神明愈朗，心气反而愈见平和，只是仰头注视对崖绝顶，含笑聆听，使上官灵所放的这把野火，丝毫起不了作用！

钟离老人更是白了上官灵一眼，失笑骂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不要乱烧野火，‘乾坤五绝’纵横江湖数十年来，真被一干俗人，捧得灵智发昏，神思不朗！如今好不容易才有这一个挨骂机会，且静听对方说明我们怎样的其笨如牛、其蠢如豕？”

练气成丝，极费真力，对崖崖顶那位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所扮的假钟离老人，在略停片刻以后，又复向下传声说道：“你们立身之处，距离幽谷谷底，纵无百丈，也有七八十丈高下！请想在这样高处，即令泼落一锅沸滚热油，到达谷底之时，业已无殊温水一般，最多略为玷污衣裳，留上一些油味，哪里能够伤人？更何必劳动名满天下的真‘夺魂旗’钟离老人，在发现我这故意装来，用做钓饵的三锅沸油以后，远行一日有余，辛辛苦苦地找来能使冷油起泡的特制‘醋母’，并替我把锅下松枝，完全扑灭，等油冷却，投入醋母，再复重新起火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以为钟离老人定然满面通红，羞恼成怒！哪知偷眼望去，钟离老人仍自毫无愠色地含笑向诸葛逸，及天痴道长低声说道：“人生难得是糊涂！我昔日第一次糊涂，被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关在这谷下山腹秘洞之中，近二十年！如今居然第二次糊涂起来，不知又要受什么洋罪！……”

话音到此略顿，目光微瞥诸葛逸，天痴道长，及上官灵三人，微微一笑又道：“不过这次与上次，大不相同，纵然再被人家幽禁二十年，有诸葛酸、天痴道长与上官小儿作陪，也不会像上次那等孤单茕独？”

上官灵听钟离老人这等洒脱，正在暗自苦笑之时，突然足下微觉一摇，几乎把自己闪落百丈幽谷，遂赶紧拿桩站稳，山腹以内，也又复传出一阵闷沉沉的“隆隆”怪响！

这次的震动，及山腹怪响，均比上次略强，连钟离哲也觉得有点奇怪？嘴唇微动，欲语未语！就在此时，对面峰头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又在一阵狂笑以后，得意说道：“至于你们来此中途，所见壁上神龛一事，那横披‘钟离在内’四字，是我所书，但‘内’字变成‘外’字，也是我所改！”

钟离老人因根本不知内中情由，只是含笑聆听，但诸葛逸、天痴道长、及上官灵三人，却在闻言之后，心头大诧，对方何先以写了一个“钟离在内”，再自行改为“钟离在外”，这种反复作法，究竟用意安在？

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每在说完一段话后，总要略为休息调气，然后再复发言，如今又自颇为得意地继续说道：“我这样作法之故，就是故意漏出一些马脚，让你们猜到一真一假两位钟离老人，俱在九华山内！因为人贵自知，我对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人，均无所惧！但万一你们恼羞成怒，来个‘南笔西道’合手齐攻，却难免要吃些小亏？故而特地漏此马脚，使你们捉摸到一鳞半爪！疑神疑鬼，首鼠两端，在万一先与我蓦然相逢之下，不敢在未分清真假以前，莽然遽下辣手！”

诸葛逸、天痴道长，及上官灵等闻言，不由均暗自敬佩这位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委实心思周密已极，顾虑得面面俱到！

钟离老人则因听出其中曲折颇多，自己不悉内情，难明就里，遂干脆负手微笑，只作旁观，不加闻问！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又复说道：“哪知我这

番心机，简直无殊对牛弹琴，完全白费！你们依然在一见钟离老人之下，辣手群施，若不是真‘夺魂旗’的轻功方面，确有专长，此时岂不早已在百丈幽谷以下，粉身碎骨！”

说完以后，又是一阵极具狂妄、骄满、晒薄、讽刺意味的纵声大笑！

但此时“南笔”诸葛逸，与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因知自己步步落人算中，虽然尚未见对方施展阴谋毒手，但处境已必凶危！哪里还会把这些嘲讽之语，放在胸中？只是澄心静虑地自朗灵明，以待应付意料中倏然而至，极为难躲难防，惊天动地的异常剧变！

自从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在对崖崖顶发话开始，这边峰腰的“乾坤三绝”，始终未答一言，但上官灵却忍不住也用真气传声，扬头问道：“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你不要洋洋得意，我们这次虽然不曾把你捕到，但你能奈我何？我问你一句话，‘万姓公坟’以上被你塑作石人的那具尸骨，究竟是谁？你敢不敢讲！”

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接口哈哈笑道：“上官小鬼，简直不知死期将至，还敢逞强？你们既已入我伏中，慢说只有真‘夺魂旗’、‘南笔’、‘西道’等‘乾坤三绝’，再加上你这小鬼，区区四人，便是整个武林英雄群聚，也力难回天，即将在我意念一动以下，齐化劫灰！反正你们最多只能再活片刻光阴，所问之事，告你何妨？那具石中枯骨，是昔日跟随‘九幽地阙旧主人’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的‘重泉秀才’甘化桂，若非他突然背叛，在‘九幽大殿’之内，出于意外地把我迷昏，并关闭‘阎王甬道’机关，你与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怎能苟活至今？早就埋尸‘九幽地阙’以内……”

这一段话说得较长，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不得不略为停顿，以便喘息调气，上官灵这才恍然顿悟，果然天痴道长及自己所料不错，“九幽大殿”以内僵死椅中的钟离老人，果然就是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所扮，可惜当时不知他已被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，出其不意地用迷药迷昏，否则若乘那只纯钢大罩，未被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放落之前，下手歼除掉这名巨恶元凶，哪里还会留为今日大患？但这一个惶惑多时的谜般问题虽解，另一个新的令人惶惑的谜般问题，却又立刻形成，就是孟浮云分明亲口告诉自己，武夷山三仰峰头的一场恶战结果，“罗刹教”这边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眇去一目，“十大游魂”死去四人！“幽冥神君”那边则“勾魂使者”酆杰、“大头鬼王”焦魁、“红衣火判”穆雷，当场死亡，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及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，也被逼得坠落千寻绝壑以下！如今坠落武夷绝壑的“重泉秀才”甘化桂，居然曾经回到“九幽地阙”之中，则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是否尚在人世？

上官灵心头思念，犹自纷坛之，对崖崖顶的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又已继续说道：“甘化桂既已降我，又复私助外人，自必难逃一死！我今日说话太多，不耐再与你们纠缠，还有什么话，要问快问，否则就难免做糊涂鬼了！”

上官灵虽然听出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语意，但终不相信彼此相距数十丈之遥，对方有甚辣手？能够加诸自己！遂接口叫道：“你不要只会嘴里卖狂，有什么手段尽管施展，我也无话再问，你敢不敢把真姓名及本来面目，向我们公开揭露？”

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冷笑几声答道：“我的真姓名，已有数十年不用，连自己亦已忘却，恕难奉告！至于本来面目，除了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以外，你们均已见过，好好想上一想，便可猜出！”

上官灵听说自己业已见过他的本来面目，不由好生诧异，正待寻田，“南笔”诸葛逸却已向他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上官小鬼，你今天怎的这样笨法？大难临头，赶快自朗灵明，否则真恐无法应付当前这种奇幻微妙而凶险无伦的不测局势！我们中途所见龕中神像，便是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依照他自己的形貌所塑！”

上官灵被诸葛逸一言提醒，抬头再向对崖崖顶看去，却见那位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手援一根百丈山藤，顺着峭壁，慢慢往下垂落！

这种情势，又属出人意料，上官灵不禁向钟离老人，诸葛逸，天痴道长等“乾坤三绝”讶然叫道：“三位老前辈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的这种举动，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准备下来，和我们打上一架么？”

诸葛逸，天痴道长，各蹙双眉，愕然未答，钟离老人却向上官灵低声笑道：“我虽然自西域赶到中原，弄不清其中究竟，但仅从目前形势，已足可判断出对方是个行动无从捉摸，聪明绝顶的盖世魔头！这种人决不肯吃一点小亏，他怎会以一对四地来和我们硬斗？既然猜不透对方，我们便稳住自己，且看他究竟怎样施为，再行相机应付，此时此地，最忌的是慌张失措，自乱步骤，授敌以可乘之隙！”

钟离老人的这几句话，不仅听得上官灵心中佩服，连诸葛逸与天痴道长，也暗自点头，四人一齐沉心静气，凝神瞩目地往上看去，只见那位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援落二十来丈以后，便在峭壁凹处的一块巨石之上停身，并抖落那般百丈山藤，仔细收回手内！

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把极长山藤，整理成一大盘后，放在足边，向对崖愕然凝视自己的钟离老人、诸葛逸、天痴道长、及上官灵等，笑声说道：“为了对付所谓‘南笔西道’‘乾坤双绝’，确实费了我不少心力，因为你们纵到九华，也决不会在幽谷以内，上我恶当，必须把埋伏设在谷外不可！哪知刚在我安排妥当之时，居然名震天下的真‘夺魂旗’钟离老人，也自投罗网地撞入伏中，照说一举而毙‘乾坤三绝’，应该格外高兴，但我的看法，向来与众不同，却认为在这种飞来奇福之后，反而恐有意外变化？如今我即将施展辣手，你们苦难逃死，自然不提，万一被我料中，能够极为意外地死里逃生，则我们不妨事先订个约会，由你们指定时间地点，我来赴约，免得误认我老是只会倚仗‘九幽地阙’等特殊地利，暗箭伤人，不敢明面与你们‘乾坤五绝’，见见真章，较较心智！”

这时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业已援落不少，上下距离大为减短，故而互相问答，已不似先前那般太费真力！

钟离老人听完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这番话后，因自己与诸葛逸、天痴道长，始终未曾与对方答话，遂向上官灵低声数语，由上官灵仰头发话答道：“我这位钟离老前辈说是你有什么手段，便请赶快施展，我们若能应付下来，彼此便于八月二十，在岳阳楼聚齐，同往洞庭湖中一会！”

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闻言，“哈哈”狂笑说道：“我所安排的手段，只是一招‘泰山压顶’，不过若非你们祖宗有德，天地显灵，纵然每人均生百手，定亦无法应付！只要你们四人中，有任何一人，能够生出九华，我便于八月二十，到岳阳楼赴约就是！”

钟离老人等听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说是所准备的手段，只是一招“泰山压顶”，知道其中定有隐意，一齐抬头瞩目对面高崖，只见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并无其他动作，仅仅俯身运用“鹰爪神功”，自所立突石以上，抓下

一块拳大碎石！

这位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委实是位盖代奇人，攻势未曾发动之前，宛如灵猫捕鼠，把对方尽情嘲弄，迟迟不下辣手！但一旦发动起来，却又快得似石火电光，拳大碎石，才到手中，便即化为一线白光，向斜上方十丈以外，钟离老人等所立峰壁之间射去！

钟离老人等，全被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这种动作引得深为诧异起来，不知他飞石击崖之举，是何用意？

但等那块拳大碎石击中崖壁以后，奇事立生，一片火星迸处，钟离老人等所立这座危崖，并无异状，反是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立身的那座危崖，“砰”然一声巨响，发生剧烈爆炸。这种爆炸，果似预先凿石埋药的煞引苦心安排，并把地位，尺寸，方向等等，均算得丝毫不差，硬将对面那座十来丈高的一段崖尖，生生炸断，天崩地裂般地“訇”然巨响，石雨星飞，缓缓对准钟离老人立足之间，折断倾落！

炸药爆发，及崖尖折断的巨响声中，并夹着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的狂笑得意之声说道：“我几乎整整费了一个月苦心，昼夜往来两崖之间，凿石、埋药、引线、设饵地锐意安排，到如今果然全如理想，逐步实现！我倒看看你们这名满天下的‘西道南笔’与真‘夺魂旗’等‘乾坤三绝’，及颇为鬼灵精的上官小鬼，有何计何能，来化解我这一招在武功掌法以外，名符其实的‘泰山压顶’？”

钟离老人等所处地点，是悬崖绝壁之间，最多只有五六尺方圆，足供腾挪，否则就要仗着绝顶轻功，慢慢攀援，才能前进后退，不似在平地那等可以一跃数丈！

何况十来丈高的峰尖，被炸药炸得硬向自己这边斜倾而下，其势何足万钧？不要说是被它击中，再好的武功，也将粉身碎骨！就是勉强避开来势，用“壁虎功”、“游龙术”等，暂时贴崖，亦难免被那两崖相撞的极强震荡，震得坠落百丈幽谷！

所以爆声一起，崖尖一断，“乾坤三绝”均都黯然无语，自知一世英名，已随逝水，成为武林人物感伤谈论的明日黄花！只是互相对看一眼，决无一人仍想侥幸图逃，依旧保持了平时那种豪朗风仪，神情在自若之中，隐隐含有几分英雄末路，无力回天的淡淡怨愤！

但天下事往往奇巧无伦，他们所立足的这座危崖，经过先后两次震动，山腹中并传出“隆隆”微响，本已静止颇久，如今却似是受对崖爆炸感应，又复震动起来，威势也先前两次，不知加强了几千百倍？山腹内“轰”然一声巨响，崖顶石落如雨，整个峰壁，俱觉震撼得摇摇欲折！

“乾坤三绝”均骇然凝功稳立，上官灵到底功力稍弱，年岁较轻，偶一失神，立处又极险峻，竟被震得直坠百丈幽谷！

幽谷以内，早经一次崩山，巉巉怪石林立，上官灵这一失足，无疑必将裂脑洞胸，使得离他稍远的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及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均束手无策地，废然长叹！

钟离老人立处因距上官灵最近，突见他失足坠崖，也不顾头上盖顶倾压的峰尖威势，便即高声长啸，头下脚上地电疾跟踪纵落，右手抓住上官灵，左手五指坚挺，运足神功，宛如五只洞金穿石利剑，向崖壁之中，奋力插进！

这边钟离老人以绝顶轻功，及罕世指功，援救上官灵。那边天痴道长，及诸葛逸却各自运十二成的“太玄真气”、“坎离真气”，替钟离老人震飞

漫空飞坠，大小不一的无数碎石！

原来他们所立这座峰尖，原本已被前次九华山山崩剧震，震出一道裂痕，如今这道裂痕，加深扩大之下，比对崖十余丈断峰更大的一段二十来丈峰尖，也自凌空折落！

这样一来，由东往西倾落的峰尖，恰好凌空互撞，撞得分裂成无数石块！并因“乾坤三绝”等人立身这边的倾折峰尖较大，威力自亦较强，以致惊天动地的激撞剧震起处，被撞碎成大大小小石块，仅有一小半袭向“乾坤三绝”等人，倒有一大半向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立身之处，飞罩而下！

整座峰尖，既已化为碎石，威势自然减少甚多，何况袭向“乾坤三绝”这边的，又只是少数一半，诸葛逸、天痴道长眉梢喜色立现，十二成的“太玄真气”、“坎离真气”化做排空狂涛，双双出手，替自己及寄身绝壁的钟离老人，构成一片无形护网，即令有少数碎石，漏网而入，以“乾坤三绝”这等功行，中上几块，也不致有太重损伤！

“乾坤三绝”等危机已脱，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却反被大批碎石所袭，自蹈危机！但这奇绝人物，心思委实高妙绝伦，在十拿九稳的必胜必成局面以下，依然预留退步，对面峰尖的崩裂之声一起，他便立即利用那盘百丈长藤，系在石畔古松之上，自己则缘藤疾下，相好地势，再复猛登崖壁，宛如世外飞仙，凌空虚渡一般，荡出二三十丈以外，恰好避过了这一阵当头石雨！

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利用长藤脱险以后，眨眼看去，只见“南笔”诸葛逸，及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也利用一根山藤，把仅凭左手五指，插入山壁，借力悬身的钟离老人，及被他抓住衣领的上官灵，援引上了原来的立足之处！

不过任凭钟离老人神功绝世，因自高空纵落，手中并捞住上官灵，以致吃力太重，左手五指受伤不轻，上官灵肩背之间，也连挨了三四块，由于诸葛逸“坎离真气”，天痴道长“太玄真气”，防护不周以下，所飞坠的碎裂山石！

虽然因他禀赋极好，内外功力又频深厚，未曾被砸得骨断筋折！但危崖失足，一坠百丈，心神惊怖之际，真气自难调匀，加上所挨石块，最小的也有二三十斤，以致外伤浅，内伤却重，脏腑间受震颇巨，被诸葛逸天痴道长援上安全之处以后，立时“哇”的一声，接连吐出两口鲜血！

诸葛逸何等行家？一看便知钟离老人左手五指，虽然也被山石磨破，鲜血淋漓，但仅不过是皮肉筋骨之伤，根本无足在意！上官灵却显见内脏受震，不能再令他禁受任何惊扰！

所以上官灵两口鲜血，才自呛出，诸葛逸凌空认穴，弹指生风，业已暂时替他闭死全身经脉！

上官灵应指晕绝，由天痴道长捧在抱怀中，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见状，又用真气传声，狂笑说道：“我所预测之言，果然应验，你们既在这种亿万分之一的机缘以下，侥幸逃生，便且去好好替钟离老人，及上官小鬼，疗治内外伤势，我们互遵所约，八月二十于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再会！”

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说到此处，本已在悬崖峭壁之间，提气腾身，欲待走去，忽然又复停步向“乾坤三绝”说道：“我由于多次的意外变化，业已得到一项结论，就是从今日起，我向你们‘乾坤五绝’，当面正式挑战，并可自诩每一度遭逢，均将是我占据上风，但到最后终结之时，却会是你们得到胜利。”

钟离老人、诸葛逸、天痴道长等“乾坤三绝”，今日虽然于生死呼吸，

惊心动魄以下，吃足了这位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的苦头，但他们这等绝世高人，胸襟特别，反而因觉得对方所有安排，无不面面俱到，心中同自起了一种钦佩赞服之意！

如今听他自诩今后每度遭逢，均将占据上风，却又预料最后终结的胜利方面，属于自己这边，不由更觉其意难明，相互愕然对看一眼：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继续笑道：“你们大概不容易明了我这种预测，从何而来？我是因为每一次所有安排，无不计算精确，缜密万端，而每一次却均在几不可能的情状以下，出了岔异！所以自知过分聪明，已遭造化之忌，冥冥中似乎早有安排？不许我称心如愿地尽服天下群雄，独霸宇内！”

话音说到此处，似乎感慨无穷地，吁了一口长气，愤愤不平的摇头说道：“但你们由于今天所见，应知我万事早留退步，故而我再出江湖，与你们‘乾坤三绝’争胜的这番举动，纵因遭受天忌，终于失败，也不会埋没我穷极万妙，傲视古今的绝代才华！能人定胜天，我便人定胜天，即令真个人力难与天争，雄心不遂，饮恨重泉，数十百年以后，亦必有人继承我满腹经纶，毕生心血，或祸或福，或正或邪，而为莽莽江湖，大放异彩！”

说完，引吭狂啸，啸声在高傲无比之中，隐郁悲凉，身形也捷如鹤举云飞地，消失在悬崖峭壁，藤蔓苔藓以内！

钟离老人眉头深锁，面带重忧地，目送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身影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可怕，可怕，这人确实可怕！在把我们弄得灰头土脸，啼笑皆非之时，竟已替自己百年后事，预作安排？诸葛穷酸与天痴道长，你们平素除了武学以外，也颇自诩心机，试问谁能履安思危，想得这般远法？”

天痴道长心中何尝不是极为钦服对方？呵呵笑道：“钟离老儿不要说人，连你那杆送给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威能震慑整个武林的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也已到了人家手内！总之，未来不谈，目前‘乾坤五绝’，却已大栽跟头，亟待设法找场，你那几根手指，有无妨碍？上官小鬼的内伤，仿佛甚重？恐怕还得费上一番手脚！”

钟离老人看了自己皮肉擦破的左手一眼，微笑说道：“这虽然仅属皮肉轻伤，但确是对我极好的，足以启人猛省的一记当头棒击！今日之事的原原本本，我太已模糊，以致受了半天哑巴气，吃了半天哑巴亏，连一句话也还不出口！上官小鬼悬崖失足，既惊且急，真气未曾调匀以上，又挨了那几块坠石，不仅脏腑受震，奇经八脉之间，均可能因岔气受损？不过我们三人轮流出力，最多两对周时，也足以使他复原，且找块清净所在，一面替小鬼疗伤，一面谈谈此事的前因后果！”

诸葛逸及天痴道长，听钟离老人这等说法，遂一齐折回原路，下得绝峰，另外觅了一座天然石洞，三人各运绝世神功，替上官灵疗治伤势，补益真元，并把进入中原以后的所遇所经，向钟离老人，详行叙述。

钟离老人一语不发，倾耳聆神地听完以后，略一沉思，向诸葛逸、天痴道长问道：“你们在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旁，只看到‘北剑’墓碑，可曾亲见蒲琨老儿遗骨？”

诸葛逸被钟离老人问得愕然答道：“我们虽然未曾开墓目睹蒲琨老儿遗骨，但却曾亲见醉和尚留书，墓碑字迹，也分明是他以独门‘罗汉劲’听铸，并激动得毁去我天台草庐，难道此事还有什么可疑之处？”说完，并将“东僧”醉头陀在天台山刻竹所书，“乾坤生变，五绝折翼，北剑分尸，东僧太气！竹屋数间，代为毁弃，南笔归来，九幽聚议！”之语，重复背诵一遍。

钟离老人听完说道：“我方才听那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口中连称‘乾坤五绝’多次，最后又感叹他过份聪明，遭天所忌，屡屡在极度意外以下，功败垂成，故而生疑，蒲琨老儿或许也像我们今日一般死里逃生，未必定遭劫数？至于‘东僧’天台留字，因醉和尚向来性情率直，不太富于心机，加上对手忒已刁钻，并可能是受人愚弄，致生幻觉！”

诸葛逸、天痴道长想起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迭称“乾坤五绝”及“屡屡功败垂成”之语，不由也觉钟离老人所疑，不为无因？致对老友“北剑”蒲琨的生死与否，自业已绝望的沉痛情怀以内，转生了几分希冀！

遂又把上官灵在“万姓公坟”之上，所获的那张柬帖取出，交与钟离老人观看。

钟离老人也觉得那位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太已多艺多才，这柬上字迹，模仿自己，居然到了唯妙唯肖地步！

但看到最后，看见对方要上官灵把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所藏的一块“双心碧玉”弄来掉换“风磨铜夺魂宝旗”之语，不由恍然顿悟，大笑说道：“直到如今，我才知道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的本来面目！”

诸葛逸、天痴道长，成名江湖数十年来，何曾遇到这等屡经捉弄，而尚不知对方名姓之事？早就闷得难过已极，闻言自然大喜追问，钟离老人笑道：“他是隐居滇西怒山百盘岭多年的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！”

诸葛逸及天痴道长，均对这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的名号，颇为陌生！天痴道长一面把自己所练的“太玄真气”化成一股阳和热力，缓缓传进上官灵后心，一面向钟离老人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的门道真多，我怎么从来不曾听说过这位复姓‘百里’，单名一个‘独’的字‘万相先生’，难道他从来未在江湖行走？”

钟离老人点头笑道：“痴道士猜得一点不错，此人二十岁练成绝艺，二十五岁便隐江湖，如今年已百岁开外，足足在滇西怒山百盘岭，住了七十余年，怎会名为世晓？”

说到此处，见“南笔”诸葛逸目注自己嘴皮微动，遂又复笑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？我若不是这次在西昆仑小琅环突遇怪事，也不会知晓这位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的姓名来历！”诸葛逸被钟离老人一语提醒，遂向他皱眉问道：“钟离老头，你与我每一局围棋之战，均胜负未分，为何突然一去多日不返？如今又这等说法，究竟你在西昆仑小琅环发现了什么怪事？”钟离老人笑道：“那日凌晨，你尚静坐入定，我先起身出洞，突然就在洞前的怪石以上，发现一大块业已半化的极厚玄冰！”诸葛逸及天痴道长，均曾作客西昆仑小琅环，知道该处无殊仙境一般，终年不见霜雪，百花怒放，草木常青，在这种环境之中，突然会发现一块极厚玄冰，确系怪事！

钟离老人又道：“我取冰细辨，知道不但我那小琅环附近，终年不见霜雪，连周围数百里内，均不曾见过如此极厚玄冰！不由大为奇诧，暗自揣测这是何人所为？及所为何意？怎会经过漫漫长途，把冰块送上西昆仑绝顶小琅环，仅仅不过半化而已？”诸葛逸及天痴道长，也觉得此事虽小，却怪异无比，令人颇难加以理解！

钟离老人见天痴道长运用“太玄真气”，替上官灵疗伤，业已为时颇久，遂用自己那只未曾受伤的右掌，接替天痴道长，并继续往下说道：“我因此事极为离奇，立意密搜小琅环周围，以明究竟，遂请谢东阳兄，转告诸葛穷酸，暂停黑白之战，二三日即返！”诸葛逸“哦”了一声，接口问道：“我

在小琅环足足等你七日，音讯毫无，你究竟查出了什么怪事？又怎会与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有所关连？”

钟离老人一面凝功发出阳和热力，缓缓传达上官灵四肢百骸，助他恢复所受内伤，一面含笑叙述自己怎样因一桩奇异遭遇，而得知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的有关各事。

原来钟离老人嘱咐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之后，便即离开小琅环，意欲先到西昆仑最冷的“黑龙潭”去，察看察看彼处是否有这种类似玄冰未化？

但才离开小琅环不远，空中忽有异声，钟离老人何等功力，耳目之聪，自亦远异寻常，听出虽然有物自空疾落，却非击向自己，遂一动不动地巍然卓立，静观其变！

果然空中所坠之物，远在钟离老人四五尺外，着地以后，银花四溅，碎玉纷飞，竟然又是一块盈尺冰块！

钟离老人到眼便即看出先后一大一小两块巨冰，均呈玄色，极相类似，不由愕然抬头，只觉眼前微暗，一只天山特产的硕大鹏鸟，正自十丈高空，自己束翼疾落！

这只鹏鸟，双翼收束之下，仍有五六尺大小，一对金睛，精光慑人，爪若钢钩，来势好不威猛！

第十六章 武夷赴约

钟离老人虽然一身绝学，足以傲视当世武林，但乍睹这大一只罕见猛禽，当头扑落，也不禁戒意颇深，施展自己独擅精研、绝世无双的“云飘电闪身法”，神色自如地一退丈许！

哪知鹏鸟来势虽疾，落势却缓，轻轻微展双翼，站在钟离老人面前，长颈伸处，毫无敌意地低低连叫！

钟离老人恍然顿悟，先后两块玄冰，均是这只双翼风云，顷刻千里的天山特产大鹏，自远处带来，才会仅仅半化！

这时那只大鹏，竟自一步一步地，慢慢走近钟离老人身前，金睛半闭，神情仿佛友善已极。

钟离老人又猜出几分端倪，一面气聚丹田，功提双掌，防范任何突发变化；一面试探性的和声问道：“是不是你主人以玄冰为信，要想与我一会？”

那只大鹏，竟似通晓人言，不住连点鸟头，并把条长颈，往钟离老人胯下直拱！

钟离老人暗忖自己生平化身千亿，游戏人间，但跨鸟凌风，遨翔碧落的滋味，却未尝过！既有这等机缘，大可试上一试，并看看这只鹏主人，何故要与自己相会？

念头方定，两腿略分，大鹏一声欢鸣，便已驮着钟离老人，冲天直上，往东北方展翼飞去！

钟离老人博学多闻，知道这类鹏鸟，只有天山才产，再见它飞行方向，果是东北，遂判断鹏鸟主人可能隐居在天山北路一带？

鸟背平稳于舟，天风虽烈，但功力高如钟离老人，自无所惧，反而觉得栩栩若仙，襟怀之间，爽朗舒畅已极！

仰观不变苍穹，俯视电逝山川，飞云盈袖，如絮如烟，未消多时，鹏鸟越飞越低，身上寒意骤添，足下已是一片冰天雪地！

钟离老人默数所经，知道已到北天山，忽然胯下鹏鸟，回头低叫两声，仿佛要人坐稳，它即将准备降落之意？

眼前终年积雪的双峰对峙，一谷千寻，鹏鸟便向那夹谷中，束翼疾落！

夹谷两旁，全是冰壁，自然奇寒袭人，钟离老人一面默运神功，使阳和之气，弥漫周身；一面暗地寻思，鹏鸟主人究竟是谁？自己仿佛向来不曾听说过有甚武林奇人？隐居在这等冰天雪地之内！

鹏鸟下落极速，刹那间，便到谷底。钟离老人才下鸟背，便听得有个妙龄女子的清朗语音，发话说道：“钱无咎冒昧邀客远来，并因久坐玄关，不能出迎，尚祈钟离大侠，海量相宽，不要怪我傲慢才好！”

钟离老人闻声回头，眼前奇景又现，原来身后是片极厚冰壁，冰壁之内，并现出一位盘膝端坐的白衣人影，但冰壁太厚，白衣人的面貌，却无法看得真切，只是依稀可以辨出风神绝美而已！

鹏鸟闻言，低鸣一声，展翼飞上冰谷！

钟离老人见这“玄冰凹”内，虽然有一片玄冰，但气候好似反比谷上较为温和，听钱无咎欲与自己长谈，知道必有重大事件，遂选了一块冰上巨石，面向钱无咎坐关冰壁，盘膝而坐。

冰壁中白衣隐约的钱无咎微叹一声，胸中似有无穷幽怨地缓缓说道：“钱无咎八十年前，与一位名叫百里独的青梅竹马密友，游侠江湖，他因擅长各

种化装，得号‘万相先生’，我因冷艳寡言，得号‘玄冰仙子’！”

钟离老人听到此处，已是一惊，因为“玄冰仙子”钱无咎，既称八十年前，游侠江湖，如今定已百岁出头，却仍声如少女，语若稚莺，虽然所居之处，无殊洞天仙境，易于驻颜，但修为之深，亦可想见！

这时那只鹏鸟，又已飞落，衔着一只大仅如橘的白色硬果壳，其中盛有大半壳淡碧乳液，长颈微伸，递向钟离老人手内！

钟离老人接过一尝，不但清香挹人，美味无匹，并且下喉以后，立化一股阳和势力，弥沛周身，便不用玄功，也对这冰天雪地间的酷冷奇寒，毫无所惧！

“玄冰仙子”钱无咎笑道：“这‘青灵乳’，除了解渴益元以外，更能抵御严寒，钟离大侠请听钱无咎简叙当年旧事之后，尚望能助我完成夙愿，并设法消弭即将爆发的一场武林浩劫！”

“玄冰仙子”在冰壁之中，幽幽一叹说道：“我与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互相爱好，啮臂定盟以后，突在一个偶然机会之下，发现此人，太会伪装，外表潇洒温柔，本来面目及心肠，却凶残狠辣无比！这样一来，自然寒心，遂把用以定情的一块‘双心碧玉’、一枚‘九结金环’，藏在他新近寻获，尚未参透的一部‘玄玄真经’之中，悄悄抛落武夷绝壑！然后假称遗失，逼着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寻遍天下，并双双起誓，期以三年，倘若寻不见这‘双心碧玉’，及‘九结金环’，便永绝江湖，互不相见！三年光阴，转瞬即逝，百里独自然找不到被我故意抛落武夷绝壑的‘双心碧玉’，与‘九结金环’，遂如誓分居，我隐居在我们原住的‘北天山玄冰凹’，他隐居在滇西怒山百盘岭，我们双双开辟的‘无愁别府’！”

“玄冰仙子”钱无咎说到此处，又复长叹一声，无穷幽恨地继续说道：“我以为如此一来，既可了断我与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的这段孽缘，又可令其永远绝迹江湖，免得他妄用绝代才华，为非作歹，替武林多贻祸害！哪知天心难测，事有意外，前些时这‘玄冰凹’，来了一位当代凶人名叫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！”

钟离老人瞿然一惊，接口问道：“姬天缺性如狼虎，阴险无伦，他怎会突然远上北天山，用意何在？”

“玄冰仙子”钱无咎说道：“姬天缺说是他在武夷绝壑之内，得到一块‘双心碧玉’，及一枚‘九结金环’，因知我与百里独，渴需此物，正拟亲自携送‘北天山’、‘百盘岭’两处，却被钟离大侠与‘罗刹教’掌教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联手劫去……”

钟离老人听得不禁冷笑一声，正待发话，“玄冰仙子”钱无咎，又复继续说道：“姬天缺这番话内，漏洞甚多，因为我在‘玄玄真经’，及‘双心碧玉’‘九结金环’以上，并无任何留言，他怎会知晓我与百里独的居处，及渴需此物？倒是他所提到的‘罗刹教’掌教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，可能知晓一些内情，她算起来还是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的一位远房表妹！”

钟离老人插口问道：“钱仙子既知其伪，当年又是主动苦心布置此事，自然不会被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谎言所动，但他是否可能再往滇西怒山百盘岭，游说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？”

“玄冰仙子”钱无咎应声说道：“钱无咎远自西昆仑，将钟离大侠请来，所为就是此事！因为百里独自负绝代才华，本就难甘蛰伏，当年不过被我用计相逼立誓，才在滇边一隐七十余年，如今若经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加以

接撩拨，万一重出江湖，极可能肇致一场血雨腥风的武林浩劫！”

钟离老人闻言，想起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那等凶狡狠毒，无缝不钻的素行，不由眉头深蹙，“玄冰仙子”又复说道：“钱无咎七十年前，即已立誓在这冰壁以内，永坐玄夫，静中颇有妙悟，但万一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真得‘双心碧玉’‘九结金环’，则立时便是魔障临头！故而特请钟离大侠来此，略道当年旧事，拟请钟离大侠最好设法阻止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不令他蛊惑百里独，重出江湖，否则便毁去‘九结金环’‘双心碧玉’，使百里独从此死心，为武林中弭劫消灾，也免得钱无咎七十年冰壁苦参，到头来依旧难逃魔障！”

钟离老人默默听完，霍然起立问道：“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离此已有多久？”

“玄冰仙子”喟然答道：“冰天雪地之中，难记岁月，但可能已将蟾圆三度？”

钟离老人蹙眉说道：“为时三月，姬天缺可能业已去过滇西，钱仙子能否烦你所募灵鹏，送钟离哲跑趟怒山百盘岭？”

“玄冰仙子”钱无咎，颇为感激地应声答道：“钟离大侠如此仗义，钱无咎心铭不已！但我因昔年立誓之故，无法令鹏儿直接飞达‘无愁别府’，只能将钟离大侠送到滇西怒山百盘岭下！”

钟离老人深知事不宜迟，遂立即起身告辞，连西昆仑小琅环也未及回，便跨着那只通灵鹏鸟，直向滇西飞去。

到了怒山百盘岭脚下，鹏鸟便自飞回，钟离老人施展神功，攀登至这座山路百盘，险峻无比的岭头，只见几幢精舍，阒寂无人，门前空留“无愁别府”四字！

这等情状，分明显示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，已被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煽惑，摒挡一切，同赴中原！钟离老人更因屡听“玄冰仙子”钱无咎，称说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，性情阴险狠毒，而负绝代才华，再加上一个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在旁助纣为虐，定然闹出无限风波，若不抢先筹划，弭祸无形，极可能使得刚刚略为平静的武林之间，又是一场滔天浩劫！

钟离老人既然洞识利害，遂日夜兼程地赶回小琅环，准备与“南笔”诸葛逸同往阿尔金山，邀请“西道”天痴道长、“东僧”醉头陀，一同重下中原，会齐“北剑”蒲琨，合“乾坤五绝”之力，应付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再出江湖，重兴“罗刹教”，及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、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，将肇风波的两桩武林大事！

但等他赶到西昆仑绝顶，诸葛逸早因久等不耐，回转中原，钟离老人暗惊事事阴错阳差，兆头不佳，遂向谢东阳略述经过，并问他是否有兴再作中原之游？

谢东阳摇头笑道：“谢东阳淡于名利，已倦江湖，我就在这小琅环仙境，静静潜修，并替老人整理整理花树泉石之属便了！”

钟离老人知道谢东阳自与自己同居小琅环以来，尘心日淡，道心日长，颇为替他高兴，遂含笑点头，互相作别，独自向阿尔金山赶去。

到了阿尔金山，“西道东僧”等“乾坤双绝”，又已人去庐空，钟离老人不禁摇头苦笑，再扑中原，在到处乱寻几位老友踪迹以下，忽然发现有一个自己形貌，极其相似之人，自然好生诧异！

暗地追踪，才追到九华幽谷！

钟离老人把这段经过讲完，复对诸葛逸及天痴道长，微笑说道：“如今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既愿以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换取‘双心碧玉’，又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沆瀣一气，则他的本来面目，岂非显然便是‘玄冰仙子’钱无咎所说的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？”

天痴道长“咦”了一声向诸葛逸说道：“那万恶不赦，事事均由他惹祸生非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今日怎的不在此处？否则我们恐怕还未必能如此安然脱险！”

诸葛逸微笑说道：“姬天缺不在此处，决非无故，可能他有另外图谋？”

话音至此略顿，目光微瞥钟离老人，又向天痴道长，含笑说道：“痴道士也不必故意用这些‘万恶不赦’‘惹祸生非’等语，想激动钟离老人！须知老头儿罗刹外号，菩萨心肠，悲天悯人，仁慈宽厚！你难道忘了他在‘罗浮元宵大会’以上，曾经说过‘奴九界无边悟是边，众生难度诚能度’之语？生平立意以金石为开的至诚大慈悲力，不惮烦琐，不畏艰难，务期度尽天下恶徒，使他们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！……”

钟离老人听到此处，截断诸葛逸话头，哈哈笑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叫天痴道士不要激将，自己却对我如此讥讽？虽然有云‘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’但我既愧非‘生公’，姬天缺更蠢于顽石！何况我对此人，业已容忍宽恕至再，大慈愿力的菩萨心肠，既然行不通时，我也只好用我那罗刹外号、夺魂追命手段，务必不使他再能侥幸逃死，贻祸江湖，以为赎过如何！”

诸葛逸闻言，微微一笑，便即调匀自己的“坎离真气”，接替钟离老人，为上官灵疗治所受内伤，培元固本！

其实上官灵先后连经天痴道长，钟离老人两位旷代高手，以“太玄真气”等无上绝学，隔体传功，培元固本之下，伤势已痊，但知此举对自己有益无损，遂一面调匀本身真气，配合自后心绵绵传进的温和热力，流传周身，一面聆听“乾坤三绝”的口中之语。

直到听清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的本来面目以后，上官灵一事又上心头，想起自己与孟浮云的八十日相见之约，业已不远，关于她酷似常碧云化身，却又完全失去记忆之事，究竟应不应该向钟离老人请教？

倘若不向这位胸罗万象，几乎无所不能的老前辈请教，则自己想不出能使孟浮云恢复记忆之法！但倘向钟离老人请教，又恐三位老前辈得悉细情以后，不会容许自己去往武夷绝顶履约，孤身犯险！

万一诸葛逸、天痴道长，或钟离老人之中，有一人要与自己同去，便将无法推辞，并且有可能被孟浮云讥笑自己倚仗“乾坤五绝”之力，不敢单独赴约，胆怯无能，而加鄙视！

所以上官灵想来想去，终于决定暂时不向钟离老人请教，等自己武夷履约，探清孟浮云及“罗刹教”以后，再作助她恢复记忆打算！

主意既然打定，遂运气细细通行经脉百穴，知道自己内伤确已复原，只是背脊被坠石所击之处，尚自红肿未消，犹感疼痛而已！

再一盘算时日，九华武夷两地之间，需斜穿江西一省，就算即刻启程急赶，自己与孟浮云互订八十日相会之期，已难准时到达！

上官灵既与孟浮云夙缘天定，彼此倾心，平素又极不轻然诺，这一默计时日以下，立即焦急不已，心乱如麻，乘着当夜钟离老人等静坐行功之时，假称出洞方便，便自不辞而别，急急向东南赣闽接界的武夷绝顶，三仰峰头赶去！

“乾坤三绝”候到天明，犹未见上官灵归来，自然出洞相寻，但周围只是一片颓峰残壁，殒石如山，哪里还有上官灵的丝毫踪影？

诸葛逸、天痴道长双双苦笑摇头，钟离老人却不以为意地，微笑说道：“年轻的小娃儿，只要所行不邪，越胆大调皮越好，否则怎能闯得出一番不凡事业？诸葛穷酸，你的武侯神课，向称有灵，何不一卜上官小鬼此去祸福？”

诸葛逸摇头答道：“用不着以‘武侯神课’占卜，我早就看出上官小鬼，喜煞二气，双冲华盖，此去祸福虽在两可之间，但却必将闹出不少事故！”

天痴道长接口呵呵笑道：“由他，由他，由他去闹！钟离老头儿说得对，少年人有少年人的一番事业，委实不应该总倚仗我们这些老头子撑腰！好在上官小鬼心性资质，均属善良，眼界胸襟，两皆高广，我料他福多于祸，凶不掩吉！”

钟离老人点头道：“天涯之大，海角之广，上官小鬼既然悄悄溜走，我们想找也无处找寻，还是听其自然最好！八月二十的岳阳楼头之约，尚有相当时日，我们目前不如暂且分散，各自探查蒲琨老儿，及他独子蒲铿，以及“东僧”醉和尚的存亡下落，齐于八月十五十六两日，赶到洞庭君山聚会便了！”

诸葛逸天痴道长同意钟离老人这等说法，“乾坤三绝”，互相一笑，便告东西，均自飘然举步地作歌而去！

天痴道长唱的是：“痴！痴！痴！

时人笑我痴，我知时人不识时！

醉里无忧天地大，痴中有味……”

诸葛逸则自从看到雁荡山口，树身上所镌的：“名排醉鬼穷酸后，尸在天台雁荡间”之语，及自己天台草庐，雁荡听泉小筑，齐为西道东僧毁去以后，业已不用那两句“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”的口头禅，此刻吟的是“胸中意气凌霄汉，腕底风雷扫不平！”

钟离老人却依旧唱着他那自己编造“逍遥曲”：“一片雄心此日消，名是无聊，利是无聊！

梅花虽好亦须凋，枝上香销，心上魂销！

何必纷纷竞比高？

你胜今朝，他胜明朝，不如随我且翱遨，

来也逍遥，去也逍遥！”

人影渐杳，歌声渐渺，九华山已归静寂，武夷山内却既将被上官灵闹得地覆天翻！

上官灵不辞而别之后，因猜到“乾坤三绝”可能会分头找寻自己，遂大展轻功，一口气疾驰五六十里，而且全选的是些荒山僻径！

一面飞驰，一面回想九华幽谷所经，不禁犹有余悸！自己失足坠谷，若非钟离老人，甘冒奇险，及时抢救，业已难逃一死！

尤其那位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化身的“九幽地阙新主人”，预埋炸药，整整炸断一段十来丈高的崖尖伤人，委实出于任何人想像之外，亦非任何功力，所能抗拒！

虽然天凑奇巧，两峰相对山崩，化整为零地得脱险障，但自己却已吃足苦头，并害得纵横一世，从来不曾落过下风的钟离老人，也复左手五指齐伤，血肉模糊的磨几见骨！

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既如此阴险可恨，他又那等渴需“双心碧玉”与“九结金环”，则自己这次武夷之行，似应尽力把这两件东西，弄到手中，然后再凭以设法作弄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，报复连番被他戏耍得出生入死，啼笑皆非之恨！

上官灵心性极其高傲好强，沿路所思，除了怎样使孟浮云恢复记忆以外，全是暗地打算如何向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报复之策。

到了武夷山主峰的三仰峰下，上官灵屈指细计，正好是自己与孟浮云在“万姓公坟”分手后的第八十八天，她虽有八十日后即在三仰峰头，凝眸相待之语，但自己原定三个月以内，赶到福建武夷、总算未曾失约！

绝峰当前，玉人系念，上官灵情怀难忍地提气腾身，但等他援登峰头，却不曾见到那位想象中的临风痴立，罗衣飘举，离泪满襟的心上人儿孟浮云，所见到的只是无数嵯峨怪石！上官灵见孟浮云居然未在峰头相待，心中不由一愕！暗想照她与自己在“万姓公坟”分袂时的那等凄楚神态，及相互投契的一往情深，绝对不会失言背约，究竟是病了？还是另有其他变故？

正在沉思之间，突然在那些宛如幢幢魅的嵯峨怪石之后，传出了一声幽幽叹息！

上官灵心头一喜，赶紧提气飘身，纵过三四块怪石，向那幽幽长叹发声之处落去！身形尚在半空，便瞥见一块略为平坦的大石之上，坐着一个长发披肩的白衣少女。

这白衣少女，虽然背向上官灵，但那副窈窕身影，却酷似孟浮云，使得上官灵情不自禁地，脱口喊出一声颇为亲热的：“云姊姊！”

三字出口以后，上官灵又觉脸上“哄”的一热，有点难以为情，因为自己曾经有言，要等孟浮云斗胜自己，才肯叫她“姊姊”，此来便为赴约，怎的人刚相见，便如此不能自制？哪知白衣少女，听了这声“云姊姊”后，居然未曾理会，只是慢慢转过身来，虽然螭首蛾眉，姿色极美，但却不是上官灵魂牵梦系的孟浮云，却是一位又似陌生，又似曾经相识的二十左右少女。

上官灵见自己认错了人，不由赧然却步，那白衣少女星目之中，射出一种严厉光芒，凝注在他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不是上官灵？为什么来得这迟？你的云姊姊快要死了！”

这几句话，听得上官灵全身悚然，宛如迎头被人浇了一盆冰水似的，勉强微定心神，抱拳问道：“在下正是上官灵，姑娘何人，能否见告？”

白衣少女答道：“我是你云姊姊的云姊姊，名叫胡飘云。”

“云姊姊的云姊姊”，虽然令人迷惑，但“胡飘云”三字却提醒了上官灵，想起昔日随天痴道长，在庐山大汉阳峰，曾经见过此女与董飞云，代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向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传语，怪不得面貌有些熟。

遂重新抱拳施礼，剑眉双蹙，忧色深笼地问道：“胡姑娘适才言中之意，是不是孟浮云姑娘身染重病？”

胡飘云面寒如水，“嗯”了一声答道：“我孟师妹八天以前，就整日在这峰头等你，甚至食宿均不回壑，偏偏连天阴雨，她硬在雨中淋了五天，到第六天上，终于不支晕倒，才由我把她抱回壑中，练武人通常不病，一病便危，如今寒热大作，呓语不停，只剩下奄奄一息！”

上官灵听得一双俊目之中，泪光乱转，强忍心酸，向胡飘云深深一揖说道：“孟姑娘现在何处？能否请胡姑娘指引上官灵前去一见？”

胡飘云看他一眼，讶然问道：“孟姑娘？你怎么又不叫她云姊姊了？”

但话音刚落，又复摇头说道：“我不管你叫她什么？但最好还是不必见她！”

上官灵眉头双挑，接口问道：“胡姑娘此言何意？”

胡飘云抬手微掠云发，淡淡一笑答道：“你见我了孟师妹以后，便难生出‘玄玄壑’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俊目这中，立射奇光，但终于强自抑压，仅向胡飘云冷笑一声，轩眉问道：“胡姑娘所说的‘玄玄壑’，比孟教主当年的‘万梅谷’如何？是不是满布刀山剑树？胜过龙潭虎穴？”

胡飘云晒然一笑答道：“虎穴龙潭，刀山剑树，算得了什么？当年的‘万梅谷’，倘若比得上‘玄玄壑’我师傅怎么突自新‘乾坤五绝’之内抽身？甘于舍弃那片曾经她老人家多年心血所建基业！”话音到此略顿，又对上官灵细看几眼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师傅为了布置明年元宵的第二次罗浮大会，业已离此前往‘万梅谷’！但行前曾严嘱潘师叔，及董飞云师姊，除了你诚心投归本教门下，可将孟师妹嫁你以外，只要人到壑中，便绝对不准让你生出‘玄玄壑’！”

上官灵听得又惊又气地，蹙眉问道：“既然孟教主如此说法，胡姑娘何必阻我入壑？”

胡飘云微晒答道：“你的死活，本来与我无甚相干，只不过我与孟浮云师妹，最称莫逆，又知道你一向追随‘乾坤五绝’等几个老鬼，决不肯低头归顺，改投本门，才劝你不必入壑，免得身遭不测，反令我孟师妹肠断魂销，伤心欲绝！”

上官灵忽然轩眉狂笑答道：“我记得我与孟姑娘在‘万姓坟’以上，彼此分手之时，曾经对她说过：‘人生有约须当践，世上无方不可行！’如今远涉重山赶来，距离约定的三月之期，尚有二日，不见孟姑娘一面，此心怎安？慢说‘罗刹教’的‘二云一鬼十大游魂’，以及‘玉箫郎君’潘副教主等人，未必准能要得了上官灵性命？即令刀头溅血，剑下横尸，我也不愿因之畏懼，而对孟姑娘失约背信！宁将一命酬知己，岂肯偷生学负心？上官灵有烦胡姑娘指点贵教重地‘玄玄壑’何在？”

胡飘云向上官灵仔细打量几眼，秀眉微耸说道：“怪不得我孟浮云师妹对你那等想念，你倒真倔强高傲得有点可爱！不过若依我良言相劝，你既和我孟师妹彼此情意交投又定要硬闯‘玄玄壑’，便不如学我姊夫一样，投顺本门，等师傅回来作主，与孟浮云师妹一双两好，享尽人间艳福！不要再逞一时意气，以致埋骨武夷，害得我孟师妹也将一生凄苦！”

上官灵闻言虽然微讷，猜不出胡飘云口中的“姊夫”，又是何人？但因不愿再与她多话，遂抱拳长揖谢道：“胡姑娘垂拂盛情，上官灵心铭不已，但一切举措，必须等我见过孟姑娘后，才能有所决定！如今还是请胡姑娘费神指点‘玄玄壑’何在？”

胡飘云看出上官灵虽对小师妹孟浮云，深情一往，但天生傲骨，豪气难驯，不由微喟一声，手指三仰峰旁，那条云翳雾郁，深不见底的幽壑说道：“这峰下便是‘玄玄壑’，但你在到我‘玄玄别府’之前，还将连闯三关，第一关是要接我董飞云师姊的三记‘罗刹阴功’掌力；第二关是要接我艾姊夫的八九七十二手‘玄玄剑法’；第三关是要听我潘师叔的一曲‘七情箫声’。闯不过三道关口，依然见不着我孟浮云师妹！”

上官灵越是听胡飘云说得那等艰难，越是豪情勃发，目光微瞥壑下，纵声狂笑道：“我已曾一再说过，‘人间有约须当践，世上无方不可行’，上

官灵不辞千里，何惧三关？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身边响起一声冷笑，当头飘过一朵白云，胡飘云居然峰顶腾身，疾如电闪地，投入那云翳雾郁，数尺外即难辨物的幽壑之中，但却在雾影以内，回头用“传音入密”神功，练气成丝地，专向上官灵耳边，低低说道：“我看在你对孟师妹，确是一片诚心，有意成全，略泄‘玄玄壑’内机密，你在入壑以后，必须牢牢谨记：‘逢松有路，遇汤即饮’八字！”

上官灵哪里曾把胡飘云之语，放在心中？晒然一笑，走到崖边，仔细打量壑下，不禁眉头双蹙！

原来这条“玄玄壑”的形势，果然绝险，壑壁几乎削立如砥，除了那些极肥但又极滑的苔藓以外，毫无石树藤蔓之属，可以借力，何况满壑云雾，腾腾如蒸，令人目力再好，也难透视七八尺外景物！

崖壁虽陡，苔藓虽滑，上官灵仍有自信凭着一身所学，可以附壁而落！所悬忧的只是壁上若再有什么怪异蛇虫之类，伺机突袭，却似极防御？

方自微感踌躇之际，忽然想起胡飘云走时即敢纵身凌空，穿云而下，则云雾以内，安见没有什么秘密途径？自己高傲半天，一上来便如此胆怯，还赴的什么“约”？想见的什么“孟浮云”？闯的什么“三关”？进的什么“玄玄别府”！

想到此处，立时雄心万丈，豪情勃发地一声清啸，气贯周身，功聚双掌，纵身贴壁，双掌倒贴壁上苔藓，慢慢往下滑落！

人入雾中，反比雾外看得略为真切，但最多也不过仅能看出一丈一二！

滑下未及两丈，便遇难题！上官灵正自顺壁而降，忽觉足跟一空，赶紧功贯十指，抓壁停身，并用双足略一试探，试出崖壁到此，突告凹进，而且凹处是截然而断，并无任何坡度，能使人继续滑落！

面前是眼力难透的蒸蒸云雾，足下是智力难测的沉沉绝壑，使得上官灵空自像只大壁虎般，凭藉十指之力，暂时悬身峭壁，却苦笑连连地一筹莫展！

但耳目无灵之际，鼻子反而有了用处，上官灵仿佛闻见一股极淡的松树针叶清香，脑中也自然而然地，想起了胡飘云临去之时，所说的“逢松有路，遇汤即饮”八字！

不过松香虽已入鼻，松树却未见何存？上官灵正自憋得气满心头，怒无可泄，忽然在一阵云气蒸腾以后，瞥见正前方两丈来外，有一株淡淡松影！

云气略一变幻，跟着便是浓雾又来，上官灵不甘放弃这刹那良机，存心拼命一搏地收足猛踹身后崖壁，便以一式“燕子穿云”，纵向适才发现淡淡松影之处！

纵入雾中，便自看清，果然胡飘云所说不谬，松下有一宽才尺许石梁，仿佛略为往下倾斜地，通往对壁。

上官灵立足石梁以后，不禁心头一宽，无形中也对那位胡飘云生了不少好感！

石梁走完，果到对壁，但又有一根向下倾斜的石梁，通往来处峭壁。

上官灵就这样以石梁为梯地往来度壑三次，估计业已降落了六七丈之多。正在猜测何时才能到达壑底？突然目光瞥处，发现雾影狂涌，仿佛有物排荡云雾的，自前方丈许之外，袭向自己！

心头方有警觉，胸前已感奇寒，上官灵立足窄窄石梁，抵挡既已不及，闪又无处可闪，自然奇险绝伦！但忽然想起九华幽谷之中所见钟离老人的那种“回翔飘舞身法”遂在万般无奈以下，效法施为，身绝斜斜向左纵起丈许，

不等势尽，便自双掌蓄力齐推，再一指袖助势，果然在空中略一回旋，又复落足原处。

立足未定，第二阵奇冷劲风，又自当胸袭到，上官灵一来觉得这种“回翔飘舞身法”，极其灵妙有趣！二来自知自随钟离老人学会“云飘电闪身法”以后，轻功之高，已不让老辈人物专美于前，遂二度提气飘身，向右斜上方，依样画葫芦地故技重施，凌空翔舞！

他这一次落足石梁之后，却未见意料中的第三阵奇寒劲气袭来，只从沉雾影以内，走出一位仿佛比胡飘云年长一二岁的白衣少女，走到距离上官灵七八尺外停步，冷冷发话说道：“董飞云奉命以‘罗刹阴功’迎宾，上官灵不必徒恃轻功，你敢不敢实接我这最后一掌？”

话音方落，罗袖挥处，一双玉掌疾翻，比先前两次何止强烈倍许的彻骨寒飙，“呼”然作响，排云逐雾般地向上官灵狂涌而至上官灵哈哈一笑，神功内力聚到十成，一式“寒鸡拜佛”，双掌齐推，恰好与董飞云的“罗刹阴功”，凌空互撞，一震而开，两人均是足下未摇，上身微动，扯了个平平直直！

董飞云微微一笑，香肩晃处，退隐入雾影之中，传出一片银铃似的语声说道：“‘乾坤五绝’所钟爱的少年，果然功力不俗！第一关已过，你小心第二关精妙无比，威力绝伦的八九七十二式‘玄玄剑法’！”

上官灵闻言未加答理，依旧顺着石梁，向前走去，但心中不由暗想，这等倾斜滑窄的石梁以上，互对掌力，已觉惊险无伦，似乎绝难在其间施展盘旋进退，超跃如风的剑法之属，是否前途地形又有变化？

思索未了，足下又已换了一根石梁，地形虽未变化，但雾气益浓，身前后，一片茫茫，宛若置身虚无世界！

上官灵见环境如此险恶，默计对方即将发难，方自提气凝神戒备，果然雾影之中，寒光一闪，缓步走出一位猿臂蜂腰，身材极为英挺，但以黑布蒙头，仅露炯炯双目，手横长剑之人，走到距离上官灵五六尺远，止步巍然卓立！

因胡飘云在三仰峰头，曾经说明“玄玄壑”内，所设三关，是由何人主持？故而上官灵一见这挡住自己去路的持剑蒙面少年，便知是胡飘云所说甘心投顺“罗刹教”，由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作主，与董飞云配成夫妇的姓艾之人！

但彼此对面相持之下，上官灵募觉心头一惊，暗忖这艾姓少年，面目虽不可辨，怎的身材气概，如此熟悉？

他正在暗地疑猜，蒙面少年手内寒光电掣，横剑当胸，朗声吟道：“回头有路抽身早，强欲前行半步难！”

上官灵见对方语音神情，两皆狂傲，不由火上心头，暗想倒看看你在石梁以上，怎生施展所谓八九七十二式“玄玄剑法”？遂轩眉狂笑答道：“江湖人物讲究的是仗义行仁，不轻然诺，自然难免终日刀头舔血，剑底惊魂！尤其上官灵生平专斗强梁，不畏威势，爱翻虎穴，爱搅龙潭，我此番间关千里，远来武夷，就为的是承孟浮云姑娘指日相邀，守信践约！慢说艾朋友区区八九七十二式‘玄玄剑法’，便是刀山在目，鼎镬当前，上官灵也非见孟浮云姑娘一面不归，绝无中途退缩之理！”

上官灵昂然发话，话音才了，便即缓步向前，那位蒙面少年，冷哼一声，剑法微掣，一式“拨云见日”，手法迅疾无伦地，使向上官灵咽喉点到！

对方才一动手，上官灵便有惊觉，知道此人气稳神凝，招沉势疾，果在剑术以上，造诣极深！遂不敢轻视他起手这招看来只快不奇的“拨云见日”，微一吸胸提气，便在那倾斜窄滑的石梁之间，飘退五尺！

果然上官灵所料不差，对方一招“拨云见日”之中，暗藏“云迷野渡”、“雁落寒塘”以及“龙蛇惊蛰”三式，随着上官灵纵退，翻腕一震，雾影中震出朵朵剑花，不仅把三式绝学，回环迸发，身形并似能步虚蹑空般，在石梁以外的沉沉雾影中，左右腾跃，剑光排空如海，冷电森森，硬把一位从来不大服人的小侠上官灵，逼得无可奈何地，退到这根石梁的尽头之处！

但蒙面艾姓少年，逼退上官灵以后，却不再逼，又复横剑朗笑，傲然吟道：“‘玄玄剑法’称无敌，‘罗刹’威名震武林！”

上官灵自他两度吟声之中，发觉此人不但身材气概颇熟，竟连语音也不陌生，心头蓦然想起一人，遂自腰间撤下文昌笔来，又复缓步向前，并试探性地问道：“朋友，倘若这一招三式，便算‘玄玄剑法’精华，则不过仅较寻常剑术稍胜，还比不上燕山‘悬剑谷’，威镇江湖的蒲家剑术！”

上官灵最后的“蒲家剑术”四字，说得极重，见蒙面横剑少年，似乎闻言一震，遂又复厉声喝道：“朋友，为何蒙面？难道你有甚亏心之事，见不得人？你到底是否姓蒲？”

蒙面横剑少年，突然狂笑答道：“我生平除了与爱妻就寝以外，从来习惯蒙面，与你无关，问它则甚？燕山蒲家剑术，有何足奇？艾云飞让你再尝几手‘玄玄剑法’！”

话音落处，剑光立腾，身形果似不受这条窄窄石梁限制似的，电疾盘旋，加上满空茫茫雾影，简直令人看不清手法招术地，向上官灵当胸，洒出千条剑气，织成一片光糊！

上官灵这次一来有惯用兵刃“文昌笔”在手，不似第一次的赤手空拳；二来早已凝神戒备，遂丝毫不怯，功力聚到十一成地，振腕一挥，顿时眼前笔影重重，笔花错落，飞挡对方那位自称艾云飞的蒙面少年急攻而来的漫天剑气！

他这一招，是施展昔年在庐山“小天池”，学自“南笔”诸葛逸“惊神三式”中的“梦笔生花”，威力自然奇大无俦！笔花剑影凌空互接，一阵极其清脆的“呛呛”龙吟，硬把艾云飞一柄长剑，震得几乎出手，人也自石梁之上，向左斜飞三四尺远，又复从雾影之中不知如借力地纵回石梁，消解上官灵蓄足内家真力的一震威势，避免手中长剑，因而断折！

上官灵暗中留心之下，见艾云飞三度落足石梁以外，借力回旋，知道必有蹊跷！何况“梦笔生花”一击得手，岂肯让人？遂大着胆儿，记准艾云飞曾经落足之处落足，展开身法，文昌笔锐啸慑魂地，连施“惊神三式”中的其余两式，“挥毫泣鬼”、“腕挟风霜”，反向惊愕未定，立足不稳的艾云飞，急攻而至！

“惊神三式”是“南笔”诸葛逸仅次于“生花七笔”的生平得意绝学，经上官灵这一施展，威势何异天风海雨？咄咄逼人！对手便在地平之间，应付已极为难，何况在这一条窄才尺许的倾斜石梁以上。

这条石梁两侧的雾影之中，的确另外暗设“九宫石桩”，艾云飞既想不到上官灵如此胆大心细，看出这种蹊跷，敢向石梁以外，虚无缥缈的雾影之中落足，展开身法，逆袭抢攻！又怯于对方“挥毫泣鬼”、“腕挟风霜”两式，变化莫测，威势太强！惊奇匆促之下，遑顾其他？只得设法保全自己，

长剑先行脱手，化成一缕寒光，抛向高空，然后双肩抖处，施展轻功绝技，“一鹤冲天”拔起了一丈一二！

上官灵点足雾影以内，觉出果是实地，已知胜算在握，遂乘着艾云飞施展“一鹤冲天”，抛剑腾空，避让自己“挥毫泣鬼、腕挟风霜”两式奇幻绝学之时，倏然收式，微运得自钟离老人，傲视寰宇的“云飘电闪身法”，极其曼妙轻灵地，驰过这根石梁，回头朗笑说道：“艾朋友的八九七十二式‘玄玄剑法’虽尚未曾尽情施展，但上官灵已侥幸度过这条石梁，不知算不算是闯越了第二道关口？”

艾云飞伸手接住自己所抛长剑，落足石梁，长叹一声，不答上官灵所问，竟自纵身跃下沉沉雾影！

上官灵从艾云飞的这等举动之上，猜出“罗刹教”徒，必然仗着“玄玄壑”内，终年不散的云雾，设有各种暗径，决非仅仅仗这一线石梁，作为上下通路！他们地形熟悉，自然任意通行，外人却必需战战兢兢，否则便将一失足成千古恨！

第二道关口既过，上官灵又复缓步向前，但心头却不禁思潮起伏！

因为自己分明觉得艾云飞的身材神态，甚至说话口音，均酷似曾在陕西“七里山”，东海“长生矶”，罗浮“万梅谷”，三度相逢的“北剑”蒲琨之子蒲铿！适才故意提到蒲家剑术，对方似乎微吃一惊，但怎的偏偏自称艾云飞，所使剑术，又丝毫不带“北剑”蒲琨家数呢？

自己到了“玄玄别府”以后，务须设法揭开艾云飞蒙面黑巾，窥探此项秘密！万一果如自己所料，真是蒲铿，则岂非与孟浮云之忘却本来面目，如出一辙？可以从而推知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必然蓄有一种能令人迷魂忘本的奇异药物！

上官灵一面寻思，一面又已踏上另一石梁，但忽然雾影之中，有极为宛转悠扬的箫声，隐隐传到！

箫声才一入耳中，上官灵便知是“罗浮教”副掌教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所奏，也就是胡飘云口中所说当作第三道关口的“七情箫声”！

用虚无飘缈的箫声，当作最后一道关口，足见威力不凡！上官灵也深知厉害，耳中才有一闻，便起紧宁心静虑，立把适才所想，全部淡释，只以灵明一点，默会天君，眼光低垂，目不旁视，一步步地在那倾斜穿滑石梁以上，向雾影中缓缓走去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这“七情箫声”，果然厉害无伦，并能随对方心意，时加变幻！

上官灵一心方静，箫声也就若有若无，但那种宛如游丝缭绕的美妙曲音，却使人精神萎靡，倦倦思睡，仿佛连腿都懒得无力抬起，险些儿失足滑下石梁，坠落幽壑！

上官灵心头一惊，方自凝立吸气，默转周身，欲待驱散这种困倦神思，箫声又随他意转变，转变成奇哀绝怨曲调，仿佛是心上人孟浮云缠绵病榻，一息奄奄，口中低呼自己姓名，星眼迷离，娇呻欲绝，即将香魂飘缈光景！

“缘”之一字，奇幻莫测，“情”之一字，威力无伦！上官灵再强的定力，再坚的道心，只一想到自己送她“咆哮红妆”外号的孟浮云之时，但立即为情思所述，神魂若醉，心头兀自恨不得一步儿便到壑底，进入“玄玄别府”，与那位曾在三仰峰绝顶，苦候自己七日，被雨淋成病的意中人孟浮云，蜜爱轻怜地一诉衷曲！

心神既已为情思陶醉，自然忘却了耳内所闻是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吹奏的“七情箫声”，足下所经，是顷斜窄滑石梁，终于迷迷惘惘地，失足滑下石梁，坠向茫茫云雾！

足下一空，心头自然大惊，灵明立复！但觉悟得已嫌稍晚，回手一捞，不曾捞住石梁，依旧凌空直落！

上官灵知道无论自己轻功练到何等程度，漫天雾影之中，既不能见物，又无物借力，必然难逃碎骨粉身之厄！正在废然一叹，束手待毙地坠向沉沉雾影，忽然身边掠过一阵微风，有人搀住上官灵左手，把他轻轻往右一推，低声喝道：“赶快提气轻身，施展‘雁落平沙’身法！”来人这等举动，自无恶意，上官灵遂如言施为，果然身落实地，但试出顷斜颇甚，窄滑异常，知道又已置身另一石梁之上。

惊魂方定，便自然而然地，沁出一身冷汗，耳边又有人以“练语成丝，择人而发”的内家上乘神力，缓缓说道：“祁连山玉柱峰腰，你在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‘夺魂旗’风狂拂以下，暗暗助我一掌之惠，潘午至今不忘！但我适才既已酬恩，前情便算了却，你入我‘玄玄别府’尚易，去时却将难若登天，事事务须小心谨慎！潘午要代我师姊，执行掌教威权，不能再复容情的了！”说到此处，“练语成丝，择人而发”的神功忽收，换了一种强烈得足以撼山摇岳的哈哈狂笑说道：“上官灵果然不错，既熬得过我这‘六贼齐驱，七情并袭’的一曲箫声，便算已过三关！教下弟子们，且开风窍，吹散雾阵，让他进我们的‘玄玄别府’！”

话音方落，两壁中立即万窍齐发，劲风怒号，刹那之间，便吹卷得云开雾散，眼前一片清明，使上官灵看出自己立足之处，距离壑底，仅约三丈！

这时腾腾云雾，均在头顶，但壑中不知何处透光，依然明明朗朗！

上官灵四顾无人，并看清地势，猜出壑径尚有转折，“玄玄别府”定在迎面三五丈外的那座崖角之后！

遂跃下石梁，收起“文昌笔”略为调气凝神，缓缓举步，向那崖角走去。距离崖角数尺，有块石碑，半埋土中，碑上横镌“回头碑”三字，另外远赫然夺目地刻着：“到此回头还未晚，玄玄别府鬼门关！”

上官灵一心苦恋孟浮云，哪里还顾得这些？真气提处，翻掌微护当胸，但自飘身闪过崖角！一超过崖角，便觉得眼前一亮，不但果如所料，地势开阔异常，殿宇雄伟，面前不远，并有一座朱红牌楼，上书“玄玄别府”，四个金色大字！

牌楼以下，三左三右分站着六名少女，装束极其怪异！身御血红长袍，面色惨白，躯干奇瘦，长发披垂，但衣襟未掩，酥胸半露，仿佛长袍以内，竟裸无寸缕？尤其是一双豪乳乳盘，衬在瘦骨嶙峋的胸前，似乎太不相称，并颇为扎眼！

上官灵目光微瞥，便觉心头一跳，颊上烧红，知道这就是“罗刹教”“十大游魂”中，被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“冷焰修罗网”所伤，死去四名以后的残余六位！

遂在七八尺外，便即止步，眼皮低垂地抱拳发话说道：“有烦姑娘们，转报潘副掌教，就说上官灵远来践约，求见孟浮云！”

左首第一个红袍披发少女，闻言冷冷笑道：“上官朋友即已连闯三关，尽管请进‘玄玄别府’，孟浮云师妹现在右前方崖腰，飞瀑以下的‘漱玉阁’中养病，你自行前去找她就是！”

上官灵因截至目前为止，“罗刹教”中人物，对自己尚不太恶，遂低低谢了一声。

但那位红袍披发少女闻声又复说道：“你不必道谢，我们是冤家？是亲家？此时还说不定！孟三魂等奉命镇守此间，许放人进，不放人出，你要是真心爱好我孟浮云师妹，便应该及早归心，投顺本教，与她作一双令人羨煞妒煞的神仙美眷！”

上官灵此时业已隐隐约约听出“罗刹教”竟有以孟浮云为饵？引诱自己投顺之意！但事已至此，纵然历尽千艰，也要先见孟浮云一面，再作其他打算！所以默默听完之后，不再与自称孟三魂的红袍披发少女答话，身形微晃，立展绝顶轻功，闪进“玄玄别府”牌楼，扑向右前方崖腰凹处，银瀑飞笼以下的一座两层玲珑楼阁！

在他掠过“玄玄别府”牌楼的一刹那间，仿佛听得孟三魂低低喟叹一声，上官灵也不管她所发这声喟叹，是惊异自己的轻功身法？抑或另有他意？只顾连展绝世功力，捷如电掣，轻似云飘地，不消几个起落，便自赶到那幢楼阁切近！

这幢楼阁，共只两层，玲珑剔透，精雅异常，正好倚山而建，恰在崖腰凹处，崖间玉龙倒挂，绿竹苍藤等景物，益发清灵绝俗！阁下似无人居，阁上也帘幕低垂，静寂无声，匾间横着“漱玉”二字，体作瘦金，笔力劲秀！

上官灵肩头微晃，穿过瀑布水帘，飘身上阁，轻轻走到门口，才一伸手撩开珠幔，便觉心中奇酸，并腾腾腾地一阵狂跳！

原来阁中幽香淡淡，陈设绝雅，屋角一张软床以上，和衣斜躺着自己的心上人孟浮云，胸前半覆薄裳，依旧风神绝世，秀美绝伦，但娇躯清减，玉颊微黄，显然是大病中的将愈未愈光景！最怪的是一双秋水眼神，凝望阁门，明明看见上官灵伸手撩开垂门珠幔，却仿佛似在意中，只眨了一眨眼皮，不带丝毫惊疑喜怨神色！

上官灵走进阁门，便立即扑到孟浮云榻前，执着她一双玉手，眼中自然而然泪光莹然地柔声叫道：“孟……姊……姊……”

孟浮云仿佛气力虚弱地“噢”了一声，缓缓问道：“你……你不是要……要在被我斗……斗服以后，才……才肯叫……我姊姊的么？”

上官灵想起彼此初遇，自己赠给她“咆哮红妆”之时，孟浮云何等英风豪气？如今却被病魔磨得这般娇弱堪怜，不由心头又是凄然一酸，忍不住地垂落几点泪珠，滴在孟浮云的玉手以上！

孟浮云大病方痊，中气极弱，话完以后，正在略微闭目养神，忽觉手上一凉，眼皮微睁，向上官灵讶然低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哭？”

上官灵闻言不禁脸上一红，正待佯笑忍泪，但忽然想起孟浮云曾向自己说过：“要流泪便让它流泪多好”之语，遂索性任凭眼中情泪泉流，半倚半跪在孟浮云榻前，捧着她的右手，偎向唇边，低低说道：“我来得太晚，姊姊在三仰峰绝顶，等我五天，食宿不移，终于因雨淋成病，这样深厚情义，我甘心认你作姊姊，不再和你斗了！”

孟浮云闻言，好似芳心极慰地，自那略显憔悴的娇靥脸上，绽出一丝微笑，目光凝视上官灵，在枕上摇了摇头说道：“灵弟弟，你来得并不晚，三月之约，还有一天方满，只因为我太想你，才提早了八天，便在三仰峰头，凝眸延趾！”

说到此处，幽幽地长叹一声，继续说道：“人的心情真怪，我在三仰峰

头凝眸延趾之时，苦盼你来，但自从卧病这‘漱玉阁’中以后，却又盼你不要来了！”

上官灵幼年怙恃双失，除了恩师“南疆隐侠”谢东阳以外，别无亲人，所以对孟浮云叫他的这声“灵弟弟”感觉得份外温暖亲切！但听孟浮云说是卧病“漱玉阁”后，竟盼望自己违约不来，不由愕然问道：“云姊姊，你不是很想我么？怎又不盼我来？”

孟浮云星眸微阖，幽幽说道：“因为你太骄傲！”

上官灵越听越觉糊涂，不由瞪着两双泪光未干的大眼，向孟浮云说道：“云姊姊，要是你嫌我骄傲，我改得乖点儿，还不行么？”

孟浮云闻言不禁“噗哧”一笑，但脸上神色，依旧颇为凄凉，微睁眼皮，看了上官灵一眼，突然双颊飞红，欲语未语！

上官灵自入中原以来，深获“乾坤五绝”青睐，奇逢又多，武功精进极快，惊天动地的场面，也复见识不少！但儿女情关，却属初历，尤其是面对孟浮云这等绝代佳人，只觉得她无论是轻颦薄怨，眼波眉语，均足以令人心醉神迷，销魂蚀骨。

如今见她突然满面娇羞，欲语未语的这副神情，益发情思难禁地柔声问道：“云姊姊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
孟浮云玉颊之上的红云才褪，但听得上官灵这一追问，不禁再度满脸飞霞，低低说道：“灵弟弟，说老实话，你爱不爱我？”

上官灵心想孟浮云这句话问得真叫多余，自己若非对你爱好极深，怎会不顾任何艰难地，赶到这“玄玄别府”的“漱玉阁”内？

但上官灵这些话儿，均是心头所想，却不好意思说出来口！

孟浮云的那句话儿，原来是含羞而问，问完便即心弦颤抖地微阖双眸，但居然未听得上官灵答复，不由诧然开目，凝视上官灵，低声叫道：“灵弟弟！……”

上官灵此时也自满面烧红，一双大眼中满含情意的目光，与孟浮云双双一对，但口内依然期期艾艾地说道：“云姊姊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虽因脸皮太薄，郁藏心底的一片纯情，依然呐呐未能出口，但那两道深如海，热如火，且充满真诚的眼光，及把孟浮云纤手握得生疼的一双手掌，业已无殊作了比“花言巧语，誓海盟山”珍贵万倍的忠实答复！

女孩儿家对这种无言情意的感应之力，天赋特强，故而孟浮云在与上官灵目光一对以后，便即满面安慰笑容地，对那窘得连耳根都已通红的上官灵，柔声说道：“灵弟弟，不要说了，我懂得你的心意！”

上官灵闻言方自心头一甜，周身一松，但忽然又听得孟浮云银铃似的语声，向自己问道：“灵弟弟，你既然爱我，我嫁给你好么？”

檀郎有意，玉女多情，互相爱悦的最后终结，自然是月圆花好，宜室宜家！但上官灵决想不到孟浮云会这样赤裸裸地直问出来，不由愕然抬头，向她看去！

两人目光，再度互接，怪的是这回孟浮云脸上，竟无半点羞容，反而一片凄惶，深笼眉宇！

上官灵见她这般神色，知道必有隐情，却偏偏灵智为情思所迷，一时猜不出来，以致互相凝视之下，形成了暂时沉默！

就在这段沉默之中，自阁后另一间小室内，传出一阵娇笑说道：“我孟师妹姿容绝代，武学无双，是我师傅最心爱的衣钵传人，将来还要继承掌教

之位，发扬光大本教！她一向眼高于顶，看不起任何向她追求的男子，如今却自愿嫁你，难道你还不想要么？”

随着话声，自阁后闪出一双男女，正是“玄玄壑”石梁以上，用“罗刹阴功”，及以“玄玄剑法”，邀截上官灵的董飞云及艾云飞！

董飞云此时换了一袭罗衣，薄施脂粉，高挽云鬟，显得姿色亦颇可人，但在美艳之中，却总嫌略带一些荡逸之气！

艾云飞则依旧劲装蒙面，英姿飒爽，与董飞云手挽手地，并肩而立，彼此神情，十分亲热！

孟浮云见董艾二人出现，面色微变，向上官灵问道：“灵弟弟，现在是什么时刻？”

上官灵略一盘算答道：“照我下壑所经计算，大概是未刻将尽？”

孟浮云凄然一笑，向董飞云说道：“董师姊，小妹盼了八十多天，才盼得他来，好在‘罗刹神幡’西初始祭，此时未刻将尽，辰光远早，师姊暂莫逼他，容我们在‘漱玉阁’中，清谈一个时辰如何？”

董飞云目光微注孟浮云，点头一笑，手挽艾云飞，向上官灵缓缓说道：“酉初时分，我师叔潘副掌教，率领全体‘罗刹门’下，大祭‘罗刹神幡’，希望你到时候，能以我们同门身分，参与盛典，则便可与孟师妹一双两好，共沐掌教恩光，互策武林霸业！”

说到此处，神情极荡地向艾云飞斜瞟一眼，手掠云鬟，嫣然笑道：“你看我艾哥哥和我多好，我们暂且告辞，不打扰你们，也许你在孟师妹似水柔情以下，不再执拗，为本门添上一桩大喜之事？”

说完，方待与那沉默无言的艾云飞，手携手地，往“漱玉阁”外飘之际，上官灵怎肯坐失良机？突展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所传绝世轻功，“云飘电闪身法”中的一式“出岫横天”，以及“九宫连环手”中绝学，“手摘星振”，出于阁中任何人意料地，电光石火般蓦地飞身，把艾云飞蒙面黑巾，一揭而落！

董飞云以为上官灵想对艾云飞不利，不由失声娇叱，翠袖扬处，飞出三线寒光！谁知上官灵却毫无敌意地，揭去黑巾之后，便即收式卓立！

孟浮云神色微变，在榻上翻手一挥，也飞出三线冷芒，与董飞云所发三线寒光，“叮叮叮”地撞个正着，并急声叫道：“董师姊，不管他怎样触犯本教禁忌，反正终必在‘罗刹神幡’之前，作一了断，如今你看在小妹薄面，莫作计较好么？”

董飞云星眸之中，隐蕴厉芒，但却似乎对这小师妹孟浮云有些畏怯，不得不买帐地，微咬银牙，狠狠盯了上官灵两眼，拉着庐山真面目已露，也正郁怒待发的艾云飞，转身便往阁外纵去！

这时上官灵扯落对方蒙面黑巾以后，认出艾云飞果是自己意料中的“北剑”蒲琨之子蒲铿，不由冷笑一声，急身形电闪，又复挡住二人去路！

孟浮云见状，急得以手槌榻叫道：“灵弟弟，你若真要逞狠，少时‘玄玄别府’大祭‘罗刹神幡’，有多少高手，不够你斗？何必非这‘漱玉阁’中打架，来气我呢？”

上官灵歉然看她一眼，摇头笑道：“云姊姊，不要生气，我并不是打架，只是想请问这位明明姓蒲，却偏说姓艾的朋友，几句话儿！”

话音一顿，面寒如水地转向自称艾云飞，却酷似蒲铿之人，冷冷说道：“蒲大哥，你父亲被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二人所害，

埋骨天台山吟风嶂弄月坪旁，你热孝在身，不知仗剑复仇，重振蒲氏家风，却怎的反而易姓变名，投顺起‘罗刹教’来？作了这董飞云的裙带俘虏？”

艾云飞闻言，怒色满面地，反向上官灵问道：“你这人怎的信口胡言，谁是你蒲大哥？谁又是我父亲？”

上官灵厉声叱道：“蒲大哥，你怎的如此忘却本来？你父亲‘北剑’蒲琨，威震天下，名列‘乾坤五绝’！”

艾云飞闻言益发暴怒说道：“艾云飞自幼孤苦，孑然一身，谁会与那些徒负虚名，即将死在眼前的‘乾坤五绝’等几个老鬼，沾上亲故？你一再胡言，并扯落我生平不喜除去的蒙面黑巾，艾云飞实难容忍，且先吃我一记‘玄阴掌’力！”

话完，掌发，“漱玉阁”内，立布彻骨寒风！上官灵一来认准艾云飞就是蒲铿；二来知道孟浮云不愿自己在阁中动手，免得使她伤心，遂微一飘身，避过当胸涌到的‘玄阴掌力’，冷然说道：“我不愿使我云姊姊伤心，在这‘漱玉阁’中，不与你这丧心病狂的不孝之人，一般见识！”

董飞云冷眼旁观，看出功力迈越群伦，极受师傅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宠爱的小师妹孟浮云，已在手掌病榻，含怒欲起，知道稍一不忍，便会把事弄糟，到不可收拾地步！遂趁着上官灵避让“玄阴掌”力，往侧一闪之际，淡笑两声说道：“艾哥哥不要气恼，此刻距离祭幡大典，仅有个把时辰，我们且在‘罗刹神幡’之前，再和他一算总帐！”

一面发话，一面拉着仿佛余怒未息的艾云飞，双双腾身，穿越垂地珠帘，纵出“漱玉阁”外！

董飞云、艾云飞走后，孟浮云精神略弛，好似幽怨无穷地，凄然一叹！

上官灵慌忙赶到榻前，见孟浮云久病之下，连累带急，已是一身香汗，不由歉疚万分地惶然说道：“云姊姊别气，快请好好休息，不是我不听话……”

孟浮云在枕上微摇螭首，目注上官灵，嫣然一笑，慢慢说道：“男孩子本来不必过份听话，若像一条没骨头懒虫似的？谁还会喜欢你？”说到这里，竟然撑着坐起身来，取过绣枕，垫在身后！

上官灵知道孟浮云病体初痊，生怕她不堪劳累，满怀怜惜地柔声叫道：“云姊姊……”

孟浮云体会出上官灵心意，摇头一笑，拉着他手儿，叫他坐在榻边，低声说道：“灵弟弟，我这场病虽然不轻，但一见你来，便已恢复大半，方才又复急出一身大汗，如今人已好得多了，不过稍微有点软弱，再休息休息，等到西初大祭‘罗刹神幡’之时，或许可以陪你去呢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遂也倚榻而坐，让孟浮云鬓发微乱的螭首，靠自己肩头，在她耳边，低声问道：“云姊姊，什么是‘罗刹神幡’？好好的祭它则甚？”

孟浮云柳眉微蹙地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‘罗刹神幡’代表‘罗刹教’的无上神威，平时决不妄动，一旦教中有了至善或奇悲之事，便须祭幡，并在幡前解决任何疑难问题！”

上官灵何等聪明，一听便知是为了自己，才大祭“罗刹神幡”，自己若肯归顺“罗刹教”，便是至善，否则即属奇悲！遂不再追问，改变话头，向孟浮云说道：“云姊姊，我分明认得董飞云身边的蒙面男子，是‘乾坤五绝’中的，‘北剑’蒲琨之子蒲铿，他怎么偏不相承，自称艾云飞呢？”

孟浮云摇头叹道：“先前我也未曾见过这位艾姊夫，是这次与你在‘万姓公坟’分别以后，回转‘玄玄壑’，才发现他已归顺本门，和董飞云师姊，

结为夫妇！”

上官灵“哦”了一声，孟浮云又复微笑说道：“天下事真有巧合，他自称‘艾云飞’，你却偏要叫他‘蒲铿’，不是与你硬要把

我叫做‘常碧云’之事，一样不了解么？”

上官灵也听得有些糊涂起来，目注孟浮云飞问道：“云姊姊，究竟‘罗刹教’中，会不会另有一位与你年龄貌相，均极仿佛的常碧云姑娘？”

孟浮云摇头笑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自‘万姓公坟’回来以后，因你硬要叫我‘常碧云’，不免奇诧，遂问我师傅，我究竟是否姓孟？”

上官灵一句“孟三娘那妖妇……”方到嘴边，猛然想到孟浮云对她师傅，极其恭敬，不容人随意加侮，遂改口说道：“你师傅孟掌教怎样说法？”

果然孟浮云一双星眸正自凝望上官灵，见他不再侮辱恩师孟三娘，并尊称掌教，好似异常高兴，梨涡一现，甜笑答道：“我师傅说我是她远房侄女！自然姓孟！至于那位常碧云姑娘……”

上官灵听到此处，不由诧然插口问道：“云姊姊，你方才不是说你‘罗刹教’中，没常碧云么？”

孟浮云见他那等情急，不禁失笑说道：“灵弟弟，你怎的这等情急？也不等我把话说完！”

上官灵无可奈何地苦笑叫道：“好姊妹，我等，我等！你说，你说！”

孟浮云被他这两句重复而急促的“我等，我等，你说，你说”，引得忍俊不禁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师傅说她昔年住在罗浮之际，确曾救过一位常碧云姑娘，并想把她收为弟子！但因那位常姑娘，误服‘三叶仙兰实’已久，下手救治太迟，以致不但糟塌了稀世灵药，也使常姑娘返魂无术，香消玉殒！”

上官灵虽然听得脑中“轰”的一声，但仍将信将疑地，又复问道：“云姊姊，你这些话儿，可是当真……”

孟浮云微笑接口说道：“怎么不真，我师傅还说那位常姑娘的埋骨之所，就在罗浮山‘万梅谷’的‘天香坳’后，还替她造了一座坟呢？”

上官灵越听越像是真，不由两行珠泪，垂腮而落！

孟浮云见状微嗔说道：“灵弟弟，你这样想念你那常姊姊，是不是把我当作她，才喜欢我？”

上官灵忍泪摇头答道：“不，不，云姊妹不要这样想法！你是她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她，也喜欢你，但交情总有先后，不能因为喜欢你，就忘了她呀？”

孟浮云听得睁着一双大眼，楞了半天，才目注上官灵，点头说道：“灵弟弟，你说得对，有了新，不能忘了旧，有了我，不能忘了她！这位常姊姊既然与我这等相像，彼此总有前缘，过几天我要专程回趟罗浮山‘万梅谷天香坳’，到她坟前，敬些酒果，并拜上三拜！”

上官灵听得不禁又是一阵心酸，孟浮云一面用自己的罗巾，替他拭泪，一面柔声说道：“灵弟弟，不要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等会儿在‘罗刹神幡’之前，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上官灵诧然问故，孟浮云凄然笑道：“灵弟弟，我喜欢你，我师傅却更喜欢我，我不愿意伤你的心，又不愿意不听我师傅的话……”

上官灵略为体会出孟浮云的言中之意，剑眉双蹙，但仍柔声问道：“是不是我若不肯归顺‘罗刹教’，孟掌教便不许你再与我交往？”

孟浮云银牙微咬下唇，一双大眼中，泪光乱转地凄然点头答道：“我师傅临走之时，告诉我你若肯归降‘罗刹教’，就住在这‘玄玄别洞’以内，

等她回来，把我嫁给你！否则今生今世，便不许我再和你相见！”

上官灵心头一阵急痛，偎着孟浮云的玉颊问道：“云姊姊，你答应了你师傅么？”

孟浮云一双妙目，已盛不住泉涌泪珠，睫毛一阖，娇躯微颤地，狂声答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不能不答应，我师傅并已逼着我在‘罗刹神幡’之前，立下血誓！”

这几句话，听得上官灵心头一片空虚，不知道再说些什么话好？

一阵沉默以后，孟浮云泪眼模糊地，仰头问道：“灵弟弟，怎不说话？是不是你恨死我了？”

上官灵见她这般婉转娇媚之状，忍不住长叹一声说道：“云姊姊，你这些眼泪，是为我流的，给我吃掉好么？”

孟浮云听上官灵要吃自己眼泪，不由破涕为笑，星眸微闭，仰着脸儿，凑向上官灵唇边，尽量享受这一种真挚无比的柔情蜜意。

一双英雄儿女，正在相互缠绵之际，突然一缕箫声，音韵极其凄凉的传入阁内。

孟浮云一闻箫声，蓦然自沉醉情思之中惊醒，推开上官灵，幽幽一叹说道：“时光怎的过得这般快法？我们好似未曾说下几句话儿，却已申刻将尽，酉初即到！”

上官灵知道那缕箫声，是“罗刹教”副掌教箫声，是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在向孟浮云传示时刻！少时酉初一到，“罗刹神幡”之前，彼此便将立见真章，自己委实不知应该怎样应付才妥？

因为要叫自己归顺“罗刹教”，根本无此可能，但又看出孟浮云，极感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的教养深恩，亦不可能被自己说服得弃邪归正！双方门户之见，如此之深，偏又情投意合，互相爱好，难道这桩情缘，无法周全，非弄成几度月圆几度恨，一回肠断一相思不可。

孟浮云冰雪聪明，何尝猜不出上官灵此刻胸中，定与自己一要的愁肠百结？遂凄然长叹一声说道：“灵弟弟，我既不愿意强你所难，又无法违背师训，既在‘罗刹神幡’之前，所立重誓！故而只希望你这次能在‘玄玄别府’以内，安然脱险！但我们一别之后，只怕便成落花明月，万古相思，从此再难相见的了！”

她说到最后几句，幽情难禁，语音凄切，盈盈珠泪，又复夺眶泉流！

可怜上官灵初涉情关，便遇上这等局面，自然一筹莫展，心乱如麻！只得不顾一切地，暂享温柔，捧着孟浮云宛如梨花带雨般的玉颊，又把她那自大眼睛内，一直流到腮边的泉流珠泪，吃得干干净净！

孟浮云更是深知彼此会短离长，百般柔顺地，对这位灵弟弟体贴异常，并自解香襦，从胸前取出一方翠绿美玉，一双大眼，泪光乱转地，凝视上官灵说道：“灵弟弟，这块碧玉，是我终日随身所佩之物，如今且送给你！玉上天生有两个心形花纹，左边那颗心是你，右边那颗心是我，但愿我们今后纵然人隔万水千山，两颗心却永远都在一起！”

孟浮云一面幽幽说话，一面替上官灵解开衣襟，把这块上有双心的碧绿美玉，替他在胸前，贴肉挂好！

第十七章 罗刹神幡

上官灵这时目对倾城之色，耳听断肠之声，委实情思恍惚得宛如腾云驾雾一般！哪会想得到孟浮云所赠送他的这决定情之物，就是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，所千寻不得的“双心碧玉”！

但他虽然未曾注意到这上面，却想起另外一件事来，就是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遣翠鸟传书，邀约“乾坤五绝”，及举世英豪，于明年元宵，在罗浮山“万梅谷天香坳”，举行第二次武林争胜大会！

遂转愁为喜的，双手抱住孟浮云纤腰，笑声叫道：“云姊姊，我们不会从此不再见面，明年元宵的第二次罗浮大会，你是主人，我也一定到呢！”

孟浮云目注上官灵，委实不忍扫他高兴，但又不能不说地摇头问道：“灵弟弟，你知道我师傅逼我在‘罗刹神幡’之前，立的是什么誓么？”

上官灵瞪着一双大眼，茫然痴视孟浮云，嘴皮微动，却未曾发话！

孟浮云凄然说道：“我在‘罗刹神幡’之前，所立誓言，便是少时大祭神幡之际，你只要拒绝归顺本教娶我为妻，彼此再度相逢，便成不世仇敌！”

上官灵起初以为孟浮云立的是什么碎骨粉身重誓，如今听她这等讲法却不禁狂笑道：“云姊姊，今日‘玄玄别府’一别之后，我最难过的与最怕的，就是从此不再见到你！至于为敌为友？是恩是怨？倒不足萦心，反正我不会打你，二次罗浮大会以上，我偏偏找你作对手，让你尽量打我好了！”

孟浮云见上官灵对自己如此痴情，银牙一咬，正待说话，突然听得董飞云用“千里传音”功力说道：“神坛已设，时刻也到，潘副掌教有令，孟师妹病体如可行动，请偕外客上官灵，来此共祭神幡！”

孟浮云闻言，脸上神色突转紧张，掀去香衾，下榻向上官灵说道：“灵弟弟，如今时刻已到，且顾目前，日后事只得留待日后再说！我董飞云、胡飘云两位师姊之中，胡师姊与我较好，董师姊则因嫉妒我在师傅之前，夺了她的宠爱，有点面和心违，所以少时你须特别对她加深警惕！”

上官灵素不怕事，一身是胆，闻言哪里放在心上，只向孟浮云颇为关切地柔声问道：“云姊姊，不要替我担心，倒是你大病初痊，能随我一同去么？”

孟浮云柳眉微轩，应声答道：“灵弟弟，我记得你曾经送我一个‘咆哮红妆’外号，这等刚强的女孩子，难道真个会被病魔所困，加上你我今日之别，太不寻常，送也应该送你一程，何况我还要在‘罗刹神幡’之前，问你话呢？”

话音方了，“玄玄别府”的广场之上，已奏笙歌，孟浮云白衣微颯，便如一朵浮云，穿帘飘出阁外！

上官灵终恐孟浮云大病力弱，有所失足，赶紧随同飘身，两人全是当代武林中的奇秀特葩，身形展处，哪消几个起落！便到了“玄玄别府”的广场之上！

神坛设在广场正中，那面“罗刹神幡”，却只是一面长才尺许的白布小幡，但已被斑斑血渍，几乎染成深赤之色！

昔日于西北道上，曾经见过两次的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侧身站在坛左，不过这位“玉箫郎君”，已非昔日那等俊朗丰神，不仅眇去一目，脸颊上并留有三四处疮疤，极为丑怪！

上官灵曾听孟浮云说过此事，知道是被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中的“修罗三宝”中的“修罗九寒沙”所伤，不由深自感叹这位在“九幽地阙”以内，

苦修多年的武林奇客，却在得见天日不久之后，便告埋骨武夷，饮恨黄泉，终于对“九毒书生”姬天缺的深仇，未能亲手报复！

坛右站的则是董飞云、胡飘云、艾云飞，以及昔年会过的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等四人，至于那六位红袍披发的奇瘦少女，却依然远远站在“玄玄别府”的牌楼之下！

“罗刹神幡”之前，香烟缭绕，并供着一只古磁盖碗，碗中不知盛的何物？

盖碗两侧，竖着两面纸牌，牌上写着：“不归本教，请闯断魂谷，若归本教，请饮孟婆汤！”

上官灵看在眼里，不由暗笑，“罗刹教”毕竟是凶邪乌合组织，像这等不伦不类，怎能成甚气候？

但看到“孟婆汤”三字，忽然想起胡飘云对自己所说的“逢松有路，遇汤即饮”八字！

第一句“逢松有路”，在“玄玄壑”中，业已试过、果然不差！但第二句“遇汤即饮”的含意为何？难道是要自己饮那“孟婆汤”，甘心归顺“罗刹教”下？

上官灵想到此处，目光微注“罗刹神幡”以前的那只古磁盖碗，猜出这碗中盛的，可能就是“孟婆汤”，却不知为何倘若归入“罗刹教”，必需先饮此物？

他尚未想出其中究竟之时，站在坛右第一位上的董飞云，便已朗声叫道：“孟师妹与外客上官灵已到，请潘师叔生祭神幡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始终眼皮低垂，连看都未曾看过上官灵一眼，此时闻言却从董飞云手中接过三柱香来，恭恭敬敬地插在“罗刹神幡”之前，退后两步，倒身三拜！

在场除了上官灵外，所有“罗刹教”中弟子，一齐跟随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拜倒，但胡飘云却乘隙向上官灵略示眼色，并用手虚空书了几字！

上官灵辨出胡飘云所书是“爱孟必须饮汤”六字，不由越发知道胡飘云与孟浮云交好，存心撮合良缘，想令自己归顺“罗刹教”下！

暗想此女心机尚不太恶，她那“逢松有路”四字，并帮了自己小忙，虽然第二句“遇汤即饮”，自己不再承情，但他年倘若“罗刹教”一旦瓦解冰消，亦当尽力为她护持，以当琼瑶之报！

心念至此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业已拜罢起立，并略为咬破左手中指，弹出一点血星，飞落那面“罗刹神幡”之上！

血星一落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立即面寒如水地，转身厉声叫道：“孟浮云！”

孟浮云玉颊以上，布满凄惨神色，自上官灵身旁，走到坛前，微定心神，肃立朗声答道：“弟子孟浮云在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用一种冰冷语调问道：“孟浮云，你可知‘罗刹教规’？”

孟浮云应声答道：“弟子身受师尊恩典，洞悉一切教规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问道：“本门可禁婚嫁？”

孟浮云应声答道：“不禁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冷森森的目光，一注上官灵，又复向孟浮云问道：“许不许嫁给教外之人？”

孟浮云依旧不迟疑地应声答道：“不许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点头说道：“你既知本门有关婚嫁规例，可知倘若所钟情的教外之人，不肯归化本教，又当如何？”

孟浮云此时仿佛已把情感完全收敛起来，冷静得宛如一尊石像似的，在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问完以后，便即应声答道：“永断前情，不再相见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突然厉声喝道：“万一江湖偶遇……”

孟浮云不等潘午话完，便即提口答道：“无殊不世仇敌！”

上官灵在旁，觉得他们师叔侄这番对话，每一句都锋利得如同利刃，猛割自己心灵，简直不敢想象从今以后，自己与孟浮云间的这段情缘，会演变成一种何等悲惨局面！

这时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收起严厉神色，换了柔和语音，向孟浮云微笑道：“小云儿，如今你可在‘罗刹神幡’之前，当着本门尊长，试试你所钟情的外客上官灵，对你是否真情实意？”

孟浮云一双妙目，本来一直凝注在“罗刹神幡”以上，闻言慢慢移注上官灵，脸上表情也从俨如木石，转变成温柔婉转，哀怨无伦，轻吐娇音，幽幽问道：“灵弟弟，你究竟爱不爱我？”

若换了其他人如此问话，上官灵定会晒然不予置答，但那种宛如黄莺低啾般，银铃似的语音，是吐自倾心痴恋的孟浮云口中，加上她那副忧伤神色，哀怨目光，不由一个“爱”字，便自冲口而出！

董飞云眉头一蹙，胡飘云眉头一开，孟浮云则依旧眼波凝怨，眉宇笼愁，但玉颊上平添两片娇红地，又复幽幽问道：“灵弟弟，你既爱我，我嫁给你好么？”

上官灵对这句话，由心头到口头，却无法说不，第二次冲口而出的，自然是一个“好”字！

孟浮云目注上官灵，又似娇羞无那，又似安慰已极地低声一笑，转身姗姗走上神幡，把供在“罗刹神幡”之前的那只古磁盖碗双手捧起，回到上官灵身边，吐气如兰地又复说道：“灵弟弟，你既爱我，又愿娶我，则请饮下这碗‘孟婆汤’，等我师傅回来，我们便可成为夫妇！”

上官灵见孟浮云仿佛久病初愈，气虚力弱，随自己自“漱玉阁”中，赶到此处，再经一阵折腾，非但足下已见浮软不稳，连口中并有些娇喘微微，那副神情，太惹人怜，简直令自己不忍心说出任何一句足以使她伤心的拒绝之语！

遂一半茫然，一半好奇地，把孟浮云所捧那只古磁盖碗，接过手中，掀开碗盖，看看其中究竟所贮何物？

碗盖才揭，鼻端便闻见一股馥郁奇香，仿佛使人一嗅之下，微觉神情疲倦。

其中所盛只是大半碗，似酒非酒，侧茶非茶的淡黄液状之物，上官灵迷惘惘地，方自举碗凑向口边，却瞥见胡飘云目光注定自己，脸上一片高兴安慰神色！

这种神色看在眼中，立使上官灵心头一震，暗想胡飘云与孟浮云极为交好，她如此神情，岂非表示自己饮下这碗“孟婆汤”后，便将与孟浮云成为夫妇？

自己早已立愿凡属为了孟浮云，任何牺牲，在所不惜，但正邪大义，却不得稍违，这碗“孟婆汤”，究竟妙处何在，具有使人丧心变志威力？一面执碗沉吟，一面目光流转，只见除了孟浮云满面深情，眼波似醉，董飞云银

牙微咬，妒意宛然以外，连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的脸上神色，也似渴盼自己赶快将这碗“孟婆汤”饮下。

但等上官灵目光转到董飞云身旁艾云飞的蒙面黑巾以上，突然激灵灵地一个寒颤，心头惘惘情思略遏，灵智稍明，想起酷似常碧云的孟浮云迷失本性；酷似蒲铿，艾云飞忘却本来之事，会不会与“孟婆汤”有何关系？

上官灵灵明一朗，魔退慧生，手中暗运神功，脆响一声，盖碗粉碎，那碗异香馥郁的“孟婆汤”，竟自点滴不曾入口，泼得满地皆是！

董飞云见状，嘴角阴笑微现，胡飘云见状，脸上喜色立无，“罗刹教”副掌教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见状，独眼一翻，面如死水！

孟浮云的神情，则颇难描绘，她的喜怒哀乐，爱恨悲欢，几乎在一刹那间，心头百幻，起初大眼眶中，泪珠欲滴，但终于忍泪不流，只向上官灵看了一眼！

这一眼的眼光之中，不似有爱，也不似有恨，只是淡漠到了极点！但却看得上官灵疚然垂头，不敢与她的目光相对！孟浮云看了上官灵这一眼以后，缓缓转身，面对“罗刹神幡”，行礼恭身，喃喃祝祷说道：“弟子当着神旗，向外人求婚被拒，辱及教誉，并誓愿立即决斗深仇，剜心祭旗谢罪，并遵从教规，终身不再提‘婚嫁’二字！”这几句誓言，简直听得上官灵一身冷汗！万想不到曾在三仰峰头，冒雨苦候自己五日食宿不归，终于致病，何等情深爱重的孟浮云，转瞬间便成深仇，并立誓要剜取自己人心，祭奠“罗刹神幡”谢罚！

他这一身冷汗，尚未沁完，孟浮云便已自身旁取出一柄锋利匕首，向她自己的右手五指切去！上官灵看得心头一阵奇痛，正待不顾一切地飞身阻拦，眼前白影电飘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左手夺去匕首，右手骈指点了孟浮云晕穴，口中沉声喝道：“孟浮云知罪自承，本座代替掌教，特降殊恩，免予断指！并因她大病初愈，不必亲与外人上官灵，当场决斗！”

说到此处，转面对胡飘云，以及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二女说道：“你们先送孟浮云回转‘漱玉阁’休养，然后立回此间听令，本座要令妄敢倔强，有辱教誉的上官灵，先闯‘三元阵’，再走‘断魂谷’！”

胡飘云与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，恭身领命，由胡飘云半拥半抱着孟浮云，向“漱玉阁”内驰去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见二女走后，微睁仅剩的一只右眼，电射精芒，注视上官灵缓缓沉声说道：“上官灵，江湖各帮各派，创设之初，均有规戒，代表该帮派的无上尊严！本派弟子，固然不容违背，外人倘有侵犯，亦将视为深仇大敌！适才孟浮云问你话时，你若自始至终，不承认有爱她心意，则‘玄玄别府’之内，任你来去逍遥，只怪本教女弟子痴情，决不会对你加以丝毫阻扰……”

上官灵听到此处，剑眉双轩，朗声插话说道：“上官灵生平做事，心口如一，我本来爱她，自然有问必答！”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独目精芒，寒如利剑地，连闪几闪，冷冷说道：“孟浮云问你是否爱她？你答以爱她！再问你是否愿意娶她？你又答以愿意娶她！本教人士，自我以下，见了这种情形均极为欣喜地，期待这桩好事实现！谁知你居然在最后关头，面对‘罗刹神幡’，毁去本教礼器‘先秦古盏’，糟塌圣药‘孟婆神汤’，此举不仅对本教侮蔑无伦，更使孟浮云柔肠寸断，今生今世，从此永告绮念成灰，心如槁木！”

上官灵听得眉峰深聚，心头宛如五味瓶翻，抬头遥望那座建筑在远处峰腰，飞瀑之后的“漱玉阁”默然无语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又道：“适才若非我及时阻止，特降殊恩，孟浮云早已在‘罗刹神幡’以前，自行领罪，左手五指齐断，好好一位绝代红妆，立将成为残废之人！我料你目睹此情，亦将抱憾终身，莫可弥补！”

上官灵越听越觉无话可答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见胡飘云、褚红桃二女，已自“漱玉阁”内转回，遂把手微挥，董飞云、胡飘云、艾云飞、褚红桃，以及远在“玄玄别府”牌楼之下的六名红袍披发少女，遂于上官灵身外十丈周围，列成了一个奇形阵式！

这阵形如五角巨星，把上官灵围在正中，但却空出了通往“漱玉阁”方向一面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等诸人站好方位，又向上官灵沉声说道：“如今你已困入本教‘三元天星阵’中，慢说不易突围，就算能够侥幸脱出阵外，‘玄玄谷’归路，早已封死，只剩下一条奇险无伦的‘断魂谷’径，可以通至武夷山外！但谷名‘断魂’，人往其间，十九埋骨，古往今来，只听说有入谷之鬼，却未听说有出谷之人！”

这一番话，把上官灵傲气撩动，大眼一睁，剑眉双剔，正待接口发话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却换了一副和颜悦色，微微说道：“我与你虽在‘玄玄壑’内，已将恩怨了清，但昔日总算有过一段香火因缘，所以特意略为破例，替你留下一条退步，只要你再到‘漱玉阁’中，对孟浮云谢罪，把她说服同来，双双向‘罗刹神幡’，滴血归诚，以前种种，便由我做主，一笔勾销，依旧让你们心愿得偿，月圆花好！”

上官灵闻言目光电扫四周，只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所说的这种“三元天星阵”，共是十人，分为内五外五，成了一大一小的两颗五角天星形状！但外围五名披发红袍少女，红袍已卸，赤裸裸地，各自按照方位站定，内围五人是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、董飞云、胡飘云、艾云飞，以及在“玄玄别府”牌楼之前，曾经与自己答过话，自称“孟三魂”的红袍披发少女！

内外两颗天星，星角交错，把自己包围得除非硬闯之外，毫无空隙可寻，不过通往“漱玉阁”方向的一条路径之上，却空荡无人，特意空出！

上官灵知道对方是想软硬兼施，逼迫自己归顺“罗刹教”下，不由剑眉微剔，冷笑一声，身形晃处，便向西北方疾闪而出！

这时站在西北方的，正是董飞云，上官灵因知道她与孟浮云阳和阴违，特意寻衅，一出掌便是师门绝艺“九宫连环手”中的一式“冷送春烟”，并暗含着内家劈空掌力，暂时凝劲未吐！

哪知他身形才闪，内外两层天星角上，所站的十人，便即电疾易位转动，上官灵明明攻的董飞云，但右掌方递，眼前业已换了一人，正这十人中最强的“罗刹教”副掌教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！

潘午昔年在甘凉道上，初见上官灵之时，因爱他灵慧胆大，还送过他一柄锋利匕首！如今虽见对方已长得猿臂蜂腰，英姿飒飒，但仍自恃习练“玄玄真经”以后，功力大非昔比，遂连闪都不闪地，只是微凝“罗刹阴功”，护往前胸，口中含笑叫道：“上官灵，你胆大倔强依旧，但不知武功进境，究属如何？我且挨你一掌，试试甘凉别后……”话音未了，突然感觉当胸压到一股奇强无比的劈空劲气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万想不到上官灵短时间，能有这高进境！

尚幸自己如今一身上乘内家功力，几已炉火纯青，随时可以施为，遂赶紧把护身“罗刹阴功”，加强到十成左右，依旧硬接道这招“冷送春烟”，当胸一掌！

劈空劲气，一遇“罗刹阴功”所化无形气网，上官灵首先觉得反震之力奇强，赶紧卸劲飘身，往后退出三步！但那位“罗刹教”的潘副掌教，却一样被上官灵打得眉头一蹙，独眼微翻，身形稍稍一晃！

上官灵一掌试出对方功力，知道慢说自己身陷重围，就是仅仅单对这位“玉箫郎君”，因火候功力关系，一样要居六分败面！情势既然如此艰危，上官灵抱定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之心，胸头盛气，反觉稍平，暗暗决定自己只一落败，便即自尽，但在临死以前，总得先拉上个把两个垫背的，才算够本！

赤身裸体的六大游魂，上官灵不愿招惹，艾云飞则始终怀疑是“北剑”蒲琨之子蒲铿，更不便对他下手，胡飘云与孟浮云交好，爱屋及乌，敌意极淡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却功力最高，太不好斗！故而算来算去，这垫背的还是落在董飞云身上，钢牙一咬，衣襟微翻，把自己惯用兵刃“文昌笔”撒在手内！

但上官灵聪明异常，既知对方阵式，可以随时变动，自己便须声东击西，要想除却董飞云，似乎应该佯作对他丈夫艾云飞下手！

主意打定，“文昌笔”影翻处，一式“指天划地”，电扑艾云飞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天星阵势微转，艾云飞形影空空，董飞云却自左侧挥掌暗以“罗刹阴功”所化的劲疾寒风，向上官灵“胁门”穴上袭到！

上官灵未曾出手，已先量敌，“罗刹教”内最难惹的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为了布置“第二次罗浮元宵大会”，前往“万梅谷”！如今“玄玄别府”以内诸人，除了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功力深厚，略胜自己一筹，孟浮云天赋奇禀，与自己不相上下之外，余人单打独斗，均非自己敌手！

所以明觉寒风劲气，自左袭来，根本连理都不理，左手凝足真力，猛然一翻，身形趁势疾转，右手文昌笔卷起如山笔影，用出“乾坤五绝”中，“西道”天痴道长所传“七十二式玄天拂法”，以内家的一招“慈云广被”，连人向董飞云猛扑而至！

“罗刹教”下二代弟子之中，向以“二云一鬼十大游魂”，称为十二高手！而这十三人以内，董飞云又以大师姊的资格，傲视侪辈！直等孟浮云后来居上，功力既高，又得师宠，董飞云自然起了嫉妒之心，今日才想除却这位小师妹痴恋的上官灵，让孟浮云伤心一世！

“三元天星阵”，本是“罗刹教”掌教，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闲中排练，以自己及师弟潘午，衣钵传人孟浮云，作为三元，余人分站外围星角，星角共达九数之多，三元控制天星，天星拱三元，敌人若被困阵中，四面攻势，宛如波浪之来，厉害已极，委实太难侥幸脱出！

今日因一来孟三娘不在，孟浮云病倒，三元主位，少了两人，二来潘午深知师姊爱才，临行时严嘱务须尽量用色诱威逼，使上官灵归降本教，不到万不得已之时，不许加以杀害！但倘若对方过分倔强，坚决不降，则又必须斩草除根，忍痛除却，免得留为他日隐患！

故而潘午略变阵式，减少外围，加强中心，成了内五外五，想把上官灵缠到筋疲力尽之际，再由孟浮云出面，动以柔情，这朵倔强可爱的武林奇葩，或许即可归降“罗刹教”下？

谁知董飞云恐怕上官灵一归降，与孟浮云结为夫妇，则师宠必将被他们抢尽，遂想觅机暗下辣手！上官灵也蓄意寻她拚命，以死相拼，这样一来，潘午的满盘计划，全告推翻，“三元天星阵”才一运用，便弄得章法大乱！

上官灵左掌凝力疾翻，硬接袭向自己“胁门”穴上的“罗刹阴功”，董飞云已觉真气一震，眼前微转金花，更未想到对方身在“罗刹教”这多高手组成的“三大天星阵”内，仍敢不顾一切地，攻击自己！又复跟着发出一招得自“乾坤五绝”中，“西道”天痴道长压盖武林绝学“玄天七十二拂”以内的“慈云广被”！

真气大震，再加上失神疏防，董飞云自然立为漫天笔影所罩，身蹈危机，有点惶然变色！

艾云飞夫妻情深，一见这种形势，首先不再顾及自己所守方位，抢剑狠扑！那位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，因与董飞云气味相投，情感最厚，也自奋身出掌，与艾云飞恰好互为呼应，一左一右，一剑一掌地，向上官灵夹击而至！

上官灵一招得手，已立意先除董飞云，左掌二度凝劲翻出，把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，震得“吭”的一声，踉跄退步，身形再复微闪，避过艾云飞当头疾落冷森森的剑锋！

虽然听得“哧”的一声，知道衣襟被人削落一片，但仍丝毫不顾，手中文昌笔由“慈云广被”，转化“蕊榜题名”，飞点董飞云心头“七坎”死穴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何尝不是与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一样，对上官灵异常喜爱，但看了他这种打法，知道对方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绝无丝毫降意！不由想起师姊临行之言决定成全上官灵心愿，宁可把这方美玉砸碎，也不再放他逃出“玄玄别府”，回到大对头“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”等“乾坤五绝”手下！

主意既定，身形微闪，暂离“天元”主位，“玉箫郎君”，一招“乘龙引凤”，代替董飞云挡住了上官灵文昌笔的“蕊榜题名”，独眼猛翻，厉声叫道：“此人降意已绝，诸弟子下手除之！‘六大游魂’再退两丈，严守外圈，董飞云、胡飘云、褚红桃一齐亮‘罗刹剑’！”

上官灵飞点董飞云“七坎”死穴的文昌笔，既被“玉箫郎君”潘午代为挡开，又听他如此说法，遂索性收笔傲立，目光电扫四外！

果然身无寸缕的“六大游魂”，摇着丰臀隆乳，慢慢往后退去，留下当中一片广阔战场，董飞云、胡飘云、褚红桃三女，则每人撤出一柄奇形长剑！

这种被称为“罗刹剑”的奇形长剑，剑身极厚，剑刃极薄，剑尖微作钩形，但近剑尖处，却又多了一枝森锐倒刺，颇似将“吴钩剑”，“跨花篮”等兵刃，合铸为一！

此时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反倒纵身出战圈，站在“罗刹神幡”左侧！上官灵看他一眼，傲然笑道：“潘副掌教，你最好还是加入战团，不然凭她们三位姑娘手中‘吴钩剑’不像‘吴钩剑’，‘跨花篮’不像‘跨花篮’的‘罗刹剑’再加上艾云飞几乎不见得过份神妙的‘玄玄剑法’，恐怕未必便能向上官灵追魂夺命？”

话音未了，董飞云冷叱摄魂，眼前精芒如电，剑影蔽空，三柄“罗刹剑”及一柄长剑，从东南西北四方疾卷而至！

上官灵虽然感觉对方出手先后，及所攻部位，使自己极难防御，似乎是排练好的什么剑阵之属？但毕竟因身怀绝学，立意先声夺人，豪气凌云的傲

笑起处，一招“南笔”诸葛逸所传“惊神三式”中的“腕挟风霜”，便自洒出朵朵笔花，震开了四面齐攻的千重剑影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委实想不到上官灵文昌笔影一挥，便挡住了“罗刹教”下三女一男来自四方的锐厉攻势，尤其那副倔强神态，英挺丰姿，真令自己爱才之念，油然而生，仿佛不忍心对这样一朵武林中的绝世奇葩，下甚绝情毒手，使其遽然萎谢！

就在潘午动念之间，董飞云等三柄“罗刹剑”，一柄长剑的攻势，已如波涛起伏，层出不穷，或而东南西北，四方同攻；或而抢占三才，留出一人腾身，匹练般的剑光，凌空倒卷；或而齐腰横扫；或而贴地如流。总之使得上官灵瞻前不能顾后，拦左不能挡右，时时均在剑风掠面，剑气飘衣，剑影笼身极端惊险的局面以下！

上官灵一身绝学之中，天痴道长所传的“玄天天七十二拂”，虽因文昌笔过刚，有许多卷缠搅的阴柔手法，不便施展，妙用稍逊！但诸葛逸所传的“腕挟风霜”、“挥毫泣鬼”、“梦笔生花”等“掠神三式”却威力无俦，再加上当代第一奇侠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所传的绝世轻功“云飘电闪身法”，居然不但在“罗刹教”四名高手的漫天剑影以下，飘飘自若，并还有攻有守！未呈丝毫败象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看得突然咬牙自语说道：“这娃儿委实武林中的罕见奇才，再若放他生出‘玄玄别府’，将来‘罗刹教’便可能毁在此人手内！”

独目凶光闪处，盘膝坐地，手中玉箫，往口边一横，竟自吹奏起他那杀人于无形的“七情箫声”！

上官灵禀赋好，奇遇多，但年龄所限，内功修为，到底薄弱，箫声才一入耳，便觉心头微乱，赶紧宁神静气，想重朗灵明，抗拒箫声魔力！

但如今是面对四名强敌，比不得“玄玄壑”沉沉雾影以内的无人石梁，上官灵心神才分，四柄长剑，业已划破了漫天影，齐向前后左右递到！

上官灵仓促之下，只有仗着盖世无双的“云飘电闪身法”，一闪一飘，避过四枝冷森森的剑锋！但从此他便双重受敌，抗拒得了耳内魔音，却又几乎闪不开身外剑影，闪得身外剑影，却又几乎抗拒不了耳内魔音，这样一来，危机立现，险象纷呈。刹那间，左胯肉厚之处，已被艾云飞一式“怒斩长鲸”，剑锋扫处，划破了深几五分，长约四寸有余的一道伤口！

上官灵低头见血，傲气又复狂腾，他倒并不去找艾云飞报复，依然认准董飞云，钢牙挫处，一招“梦笔生花”，无数笔花，朵朵奇幻无俦地，飞洒出来！

董飞云等，虽居优势，但对于上官灵这得自当世唯一用笔名家诸葛逸传授的“惊神三式”，却头痛已极！

“梦笔生花”又是“惊神三式”中，威力最强的一招，何况上官灵左胯挨了艾云飞一剑，决心要在董飞云身上报复，文昌笔尖真力，足足凝聚到十二成左右，一片笔花，划空锐啸，果然把董飞云笼罩在无边威势之内！

但董飞云虽蹈危机，“罗刹教”却占了人多手众的便宜，胡飘云、艾云飞、褚红桃等三校长剑，齐齐挺至，刺向上官灵右腰，企图引他自顾己身，以解董飞云之厄！

“玉箫郎君”潘午更吹出一声宛如晴空霹雳的奇响箫声，使上官灵听得心头一震！

上官灵因明知在这种局面以下，自己决无幸理，所以根本不理三柄长剑，

一齐刺向自己，依旧一心一意地，发挥那招“梦笔生花”威力，要不顾一切，把董飞云立毙在“文昌笔”下！

可惜上官灵虽有拚命之意，“玉箫郎君”潘午那一声运足玄功罡气的奇响，却威力太强！入耳以后，只觉心头一震，手下尺寸，略慢分毫，致被董飞云施展一招“罗刹教”秘传，临难保身绝学，“化影离形”，逃出上官灵一意施为，奇幻无比，漫空飞洒的朵朵笔花，仅在右臂上，被“文昌笔”划了一道深深血槽，疼得她“吭”的一声，连手中“罗刹剑”，都把持不住地，“呛啷”落地！

他把董飞云伤得不算太轻，但自己也吃了莫大苦头，刺向腰间的二柄长剑之中，仅闪开胡飘云的一招“长蛇入壑”，却连挨了艾云飞、褚红桃一人一剑，腰胯之间，立时鲜血泉流，并被褚红桃的“罗刹剑”剑头小钩，连皮带衣襟地钩扯下了两寸多长一片，钢牙一挫，人也摇摇欲倒！

董飞云见上官灵血染衣襟，摇摇欲倒，遂紧咬银牙，一面手抚臂头伤处，一面向艾云飞叱道：“小贼已无还手之力，你怎的还不杀他？”

艾云飞双眉一剔，手内长剑，与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的“罗刹剑”，双双并举，便向上官灵的咽喉刺去！

上官灵这次伤得太重，人已难支，不等艾云飞的长剑，褚红桃的“罗刹剑”，递到咽喉，便告晕绝倒地！

董飞云强忍伤痛，右掌猛扬，凝集“罗刹阴功”，立向晕倒地下的上官灵，怒劈而出！

艾云飞、褚红桃也再度双双举剑疾落，只有胡飘云因与孟浮云交厚，不忍参与下手，但深知从此以后，这位小师妹的心灵之中，所受惨痛打击，恐将永世毕生，亦难磨灭！

但目光瞥处，一丝诧异神色，突然浮现面容，左手翠袖翻处，发出寒风暗劲，从横里截向董云飞怒劈而下的“罗刹阴功”，右手“罗刹剑”，也以一招“乱推彩云”，架住了艾云飞、褚红桃的两般兵刀！

口中并急声叫道：“你们不能违反教规，伤这上官灵的生命！”

胡飘云功力高于艾云飞、褚红桃，一招“乱推彩云”，架住他们兵刀，并不甚难，难的是却是从横里邀截董飞云怒劈而落的“罗刹阴功”，不知是否能够奏效，救得上官灵一条性命！

尚幸董飞云一来臂上伤重，二来见上官灵人已晕绝，无法相抗，随意挥掌，便可击毙，故而“罗刹阴功”虽发，不过凝集了六成左右功力！

所以胡飘云翠袖一翻，寒风暗劲拂处，不仅救了上官灵性命，反把董飞云震得向外踉跄几步！

董飞云满面惊恐交进神色，目光凝注胡飘云问道：“胡师妹，你这是怎样说话？上官灵毁去本教宝器‘先秦古盏’，糟塌本教圣药‘孟婆神汤’，并面对‘罗刹神幡’，拒绝小师妹孟浮云婚约，这些举措，件件构成对本教的莫大侮辱！杀他正是遵守教规，你怎的却加以‘违反’二字？”

胡飘云向董飞云肃立恭身，正色答道：“董师姊不要怪我多事，因为小师妹看见上官灵腰间悬有掌教所赐‘血令金牌’，记得掌教曾有指示，凡蒙赐‘血令金牌’之人，无论犯了本教何等重大规律，均可免死一次！故而才提醒师姊，免得贸然下手，有犯掌教法谕！”

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治理“罗刹教”御下极严，向来言出法随！故而胡飘云这样一说，众人目光，包括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在内，均向上官灵的腰间

看去！

当年上官灵巧见“三叶仙兰实”，初遇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，遭她劫走常碧云之际，孟三娘送给他的那面上刻长发女鬼的“阎婆血令金牌”，一直悬在腰间，因适才被“柳媚花娇鬼见愁”褚红桃，“罗刹剑”头小钩，连皮肉带衣裳扯下了两寸多长一片，遂使这面金牌，显露在血泊以内！

“阎婆血令金牌”一现，董飞云柳眉深锁，恨恨地向胡飘云看了两眼，默然无言！“玉箫郎君”潘午却发话说道：“上官灵身旁既有掌教所赐金牌，自当暂时免死！胡飘云快取本教疗伤保命圣药‘罗浮大还散’来，替他疗治剑伤，追回金牌，再送入‘断魂谷’内，任他自生自灭！”

胡飘云闻言，恭身答道：“弟子谨遵师叔法谕！”

身形晃处，去若轻烟，刹那间便取来“笑面阎婆”孟三娘用昔年所得“三叶仙兰”配制的疗伤保命圣药“罗浮大还散”，替上官灵疗治伤势！

上官灵腰间胯上，连挨三剑，不仅流血太多，其中一剑，并还几乎伤及脏腑，故而支持不住，晕死过去！

但既经敷以这等功能起死回生的“罗浮大还散”后，加上禀赋奇强，也就渐渐醒转！

这时“玉箫郎君”潘午、董飞云、艾云飞、褚红桃、及“六大游魂”等人，均已不在，只有手执自他腰间解下那面“血令金牌”的胡飘云，在等待上官灵醒转！

上官灵神志恢复，双眼微睁，见当地已非自己与“罗刹教”众，狠斗受伤，“玄玄别府”中的“罗刹神幡”之前，却是两旁峭壁撑空，排云百丈的山谷以内！

胡飘云见他人已清醒，遂发话说道：“上官灵我迭次暗中助你之故，完全是为了我对我那小师妹孟浮云，太已喜爱！惟因教规所限，所能做到的程度，也就仅此而止！你身中三处剑伤，晕绝血泊，本已难逃分尸惨死，但我忽然发现你身边悬有恩师孟掌教所赐的‘血令金牌’，遂赶紧止住董师妹等，替你挽回一劫！不过此牌只能免死一次，现已奉令追回，今后再遇‘罗刹教’下的任何人，均将把你当作没世深仇，决无侥幸，务须特别小心在意！”上官灵一身傲骨，生平宁折不弯从不服人！但深知这位胡飘云姑娘，确实帮了自己不少大忙，故而只把大眼连翻，忍住到了“玄玄壑”后，所受的各种恶气，不曾对她说出什么倔强讽刺之语。但上官灵口中虽然缄默，脸上那副傲色，胡飘云何尝看不出来？抬手微理鬓发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怪不得小妹平日那等眼高于顶，竟会对你一见倾心，你们两人的情性，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！”说到此处，回手自怀中取出一白一红，两粒龙眼大的药丸，托在玉掌之上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座山谷，就是‘玄玄别府’中最凄凉恐怖的‘断魂谷’！虽然谷径可以通至武夷山，但你应该记得我潘师叔曾经对你说过：‘谷名断魂，人入其间，十九埋骨，古往今来，只听说有入谷之鬼，却从未听说出谷之人’，其中艰难险阻，当可想见！我们‘罗刹教’内，除了恩师孟掌教曾入谷三日以外，余人谁也不敢擅入谷中！这两粒药丸，红丸可以御寒，白丸可以耐饥，一并赠你，试试可有机缘，生出此谷！”

说完便把掌中一红一白两粒丹丸递过。

上官灵虽不愿要这丹丸，但因感于胡飘云对自己这份关情，遂伸手接过，剑眉微轩说道：“胡姑娘，也许我不会用这两粒药丸，但胡姑娘的似海深情，上官灵却永当铭感！请你回去，好好安慰孟姊妹，就说我决不是故意伤她的

心，并会尽量设法，与她重逢团聚！”

胡飘云凄然摇头一笑，目光略注上官灵，口内欲言未言，蓦然跺足腾身，香风散处，化成一朵白云，飘向谷口！

上官灵目送这位仿佛心地比较善良的“罗刹教”下二代高手背影，心头正有无限感触之际，突然眼前白影电飘，香风又降，胡飘云足尖才告点地，便自二度飞回，向上官灵摇头叹道：“你与我小师妹的这段感情，已成缺月难圆，菱花不再，今生今世，永告绝缘！万一你能生出‘断魂谷’，江湖中再遇小师妹时，可得提防她对你立下辣手！我临去又回，对你特加警告用意，便因世上最伤心之事，莫过于心爱人无可奈何地死在自己手中！所以倘若你他日被我小师妹杀死！即将使她时时悔恨，刻刻难安，芳心以内，永如刀割！”

上官灵听得背脊一凉，周身微沁冷汗，胡飘云又复道：“适才‘玄玄别府’以内高手，我对你一身武学，业已略有所窥，似乎与我那小师妹孟浮云，互相伯仲！所须立意提防的，只有她那‘罗刹玄阴指’的独门绝学，你们交手之际，倘若见她左半身微一弯，足下施展‘轻鸥掠海’身形向左疾转二圈，左手食指，皮色渐呈暗乌，便千万远离，不可近身招惹！”

说到此处，突然柳眉双蹙，妙目之中的炯炯神光，注定上官灵，辞色异常郑重地，沉声说道：“我已甘冒大不韪，讲出恩师特传小师妹孟浮云的‘罗刹玄阴指’秘密，你可不许再对任何人泄漏，否则我便违背教规，要受极其严厉处置！我不愿小师妹伤你，自然也更不愿你伤害我小师妹，万一以后江湖巧遇，你若因我今日所说，对我小师妹有所伤害，胡飘云即将与你誓不两立！”

上官灵眉峰双蹙，方一摇头，胡飘云又复出幽长叹道：“这句话儿，我知道我叮嘱得有点多余，一来你十有八九，不能生出‘断魂谷’；二来即令生出‘断魂谷’，他日江湖巧遇，你也决不会伤我小师妹，但我小师妹却必会伤你……”

上官灵始终就对这句话儿，有点不解，遂接口问道：“孟姊姊为什么要伤害我？”

胡飘云应声答道：“因为我恩师太爱她，她也太孝顺我恩师，师徒二人，简直相依为命！‘罗刹教’的教规要杀你上官灵，孟浮云怎能不杀？”

话音到此一顿，忽然口中微吟道：“多情自古空余恨，好梦由来最易醒！我小师妹虽然从此天长地久，情恨绵绵！但她毕竟总算作过一场好梦，胡飘云却……”

话音未了，玉颊上珠泪纷垂，咬牙收话，再度提气飘身，向上官灵把手一挥，闪出了“断魂谷”口！

胡飘云一走，上官灵却不由有点怅怅然地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所创的‘罗刹教’下，可爱的人，与可恨的人的，以及可怜的人，都……”自语至此，眼前忽暗，当空那一线云天的星月微光，蓦然消灭，跟着便是一阵凉意甚重的山风，拂衣猎猎而过！

上官灵打量这条曾经一再被“玉箫郎君”潘午，及胡飘云特意提出，警告自己的“断魂谷”，觉得除了看出谷径甚狭，狭壁甚陡，及颇为曲折以外，仿佛别无奇处？不由又复自语说道：“这条‘断魂谷’，若论阴森恐怖，比不上‘万姓公坟’，若论崎岖险峻，又比不上‘九华幽谷’？其中就算藏得有人兽埋伏，更决对毒不上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“三目蟾蜍”，以及‘九幽地阙’中的‘阎王甬道’！我真不懂‘罗刹教’下，凭什么要夸称古往今

来，只听说有入谷之鬼，未听说有出谷之人！”

上官灵一面自语，一面把胡飘云赠送自己的一红一白两粒丹丸，随手丢弃在道旁草丛以内，便自顺着谷径缓步向前走去！

这“断魂谷”径，虽极曲折，却始终一条，毫无岔路，上官灵自黑夜奔到天明，又自天明走到黑夜，其他毫无所苦，只是谷中山风甚厉，腹内未进饮食，感觉到又冷又饿而已！第二夜阴而未雨，星月沉光，上官灵选了一块大石，躺在其上，略作休息，心中暗作盘算：“这‘断魂谷’目前虽然任何险象未呈，但可能确实有些怪异在内，因为自己沿途所见景物，居然仿佛大致均相类若？”

上官灵在大石上曲肱代枕地想到此处，目光也自然而然地，打量四周，但这一打量之下，不由把他惊得自石上平跃而起，因为哪里是什么大致类若？自己这歇息所在，分明便是昨夜与胡飘云二人分手之处！

但上官灵仔细思索，又觉得有些不对起来。因为一路所经记忆分明，谷中别无岔道，自己也绝不致发昏倒走，却怎会在走了整整一日一夜，身上业已感觉又冷又饿以后，再复回原处？惊疑未定之际，上官灵蓦然想起昨夜被自己丢弃在路旁草丛以内，胡飘云所赠的一红一白，两粒丹丸，不由暗骂自己，怎的笨拙起来？只要到草丛以内，看看有无丹丸，岂不便可辨明究竟是不是昨宵原处？

方法既已想出，上官灵遂自石上飘身，纵到路旁一小片草丛之中，细一寻查，不由目瞪口呆，一红一白的两粒丹丸，赫然在内！

不可思议之事，既已发生，上官灵对这“断魂谷”三字，遂自四分戒意，加深到八分戒意！

他心头的戒意，逐渐加深，身上的寒意，也逐渐加深，夜云如墨，山风怒啸，尤其是“断魂谷”两侧，陡立千丈的排云峭壁，管束得冰冷寒风自狭窄迂回的谷径之中，怒涌而出，其声凄厉难听，俨如鬼哭！

这幽谷山风，吹到身上，并不彻骨冰冷，但却具有无比阴寒，上官灵那一身好功力，竟自毛发悚然地，接连打了几个寒颤！

一日一夜时光，白白流逝，却未能在“断魂谷”中，前进半步，上官灵察微知渐，自然深知意料不到的险阻，尚复无尽无穷！不由下意识地，自然而然地，从草丛之中，把胡飘云所赠，功能御寒疗饥的红白二丸拾起，随手揣在怀内，再度向前缓步走去！

这次上官灵几乎是步步小心，尤其注意每一谷径转折之处，查看可有其他歧路？既经仔细注目，自然多看到不少东西，行进约是莫个把时辰以后，第一样引得上官灵眉头微蹙，目光凝注的，便是在崖角暗影中僵立，怨如被人镶蹙在石壁以内的一具骷髅白骨！上官灵目光触处，晒然失笑一声，自语说道：“这大概也是一位入谷之鬼？”

他虽在感慨自语，脚步却未曾稍停，但刚刚转过这座崖角，忽然心中一动，驻足暗暗想道：“一具人死以后的白骨骷髅何必费上那大心思？凿石为框地把它当什么高贵饰物一般，镶嵌在岩壁之内？”

越想越觉不通，遂索性回身走到那具骷髅近前，看看是否何特异之处？

上官灵方在距离骷髅三步左右立定，尚未凝目细看之际，突然自骷髅身后，吹出一股尖冷阴风，使得上官灵毛发齐竖的悚然一惊，赶紧功行百穴，气走周身，不令这种阴寒之气，侵入体内！功力周行以后，跟着便是灵光一现，暗想：“骷髅倘若真是嵌在壁内，则右壁怎会透风？其中岂非显有蹊跷？”

想到此处，内家真力潜聚右掌，剑眉略轩，双目之中，神光电射地，纵身狂笑说道：“不管你生前是什么样的王侯将相，豪侠英雄，死后无非毫无异处的几根白骨？俗语说的好：‘是神归庙，是鬼归坟’，你既是一堆朽骨，就该入土，何必在这山壁之间，被旁人摆布成一副可怜而复可厌模样？”

最后“可怜而复可厌模样”八字才出，上官灵电伸右掌，虚空微推，一股劲气狂飙，便向壁间骷髅涌去！

他本来以为有人假扮骷髅，谁知掌风到处，“哗啦”连声，那具骷髅，竟被击散成一堆白骨！但骷髅虽是骷髅，山壁却非山壁，因星月沉光，四周如墨，白骨一散之下，才看出骷髅身后，是个黑黝深邃的人形洞穴！

上官灵击散白骨的掌力余波所及，又激荡得自那人形洞穴之中，吸出一股惨惨阴风，砭人肌肤！

这时上官灵心中，兴起一阵歉然怅惘情绪，及一桩重大疑问！

歉然怅惘情绪是自己判断错误，误作聪明地，击散了一具无辜枯骨，以致疚仄有心，谢罪无术！

重大疑问则是截至目前为止，除了“断魂谷”的狭窄回旋谷径以外，又发现了这个看来又黑又深的人形洞穴，自己究应走路？抑或入穴？

考虑两个以上的问题之时，均应根据各种利害关系，及本身条件，加以研判抉择！

目前若循谷径前行，可能险厄较少，但自己却曾白白花费了一日一夜光阴，终于不知不觉地走回原处！

若舍弃谷径，改钻新发现的人形洞，则虽然或许机缘巧合，有望出谷？但这洞穴阴风惨惨，黑暗幽深，知道其中藏有多少危机？及蛇虫鬼怪之属！

常人看出危机，自然舍危就安，但上官灵却偏偏以此作为抉择，不愿再走那令人迷惑的“断魂谷”径，双掌推处，又复发出一股强烈罡风之后，闪进人形洞穴以内！

穴中果然更为黑暗，上官灵处此陌生地势，不肯摸索前行，遂就地盘坐，凝神调息，运气行功，等把一遍内家吐纳功夫做罢，方再缓缓睁开双目！

经过这样一来，似乎在近距离间，业已略可辨物，但上官灵双目才睁，便自吓了一跳！

原来这洞中最少约有十数对炯炯眼珠，或远或近，或高或低地，在凝视上官灵！有的凶芒闪烁，有的呆滞若死！至于这些眼珠，究竟是人眼？是蛇眼？抑系兽眼？却因嗅不出丝毫腥恶气息，而无法加以判别！

上官灵虽不惧怕，也不敢轻易招惹，只得暂时互相瞪目怒视，想看清这十数对眼珠，究系何物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
但互相对视约莫一盏热茶的时光之后，十数对眼珠，依然只是十数对眼珠，不曾被上官灵看出丝毫形像！有的还略为明灭，仿佛眨眨眼皮？其中数对简直便如泥塑木雕，连眼皮都未眨过！

上官灵性情又傲，脾气又急，生平最怕的就是这等闷声干耗，遂剑眉略轩，看准在自己左前方七八尺外，一对光芒略呈绿色的三角凶睛，一式“香荷拂水”疾如闪电地平扑而去！

越是想解开这些不可思议之事，不可思议之事偏偏越是接踵而来，上官灵不怕那对略呈绿色的三角凶睛，那对凶睛，却反倒怕起他来，不等上官灵扑到近前，便“刷”地一声轻响，凌空退后了一丈多远！

它这一退，上官灵亦不敢再追，因为在这刹那之间，依稀看出这对凶睛

的身躯长达一丈四五，但又细得怕人，仅与成人拇指仿佛！

尤其两只凶睛间距离，似有三寸？足见头颅巨！如此大头，配上如此细身，及如此长躯，委实不但仅见，也属仅闻，使得上官灵悚然生惧，在未曾弄清楚这究竟是条什么怪物之前，不敢再度轻率追扑！

双方均自保持静默以下，上官灵目光再度打量那身躯隐在沉沉暗影之中的十来对眼珠，暗想这些眼珠，虽然都是些罕见怪物，但方才那条长躯细身大头的怪物，怎的反而仿佛有些害怕自己？

他哪里想得到自从在九华幽谷，吃了“三目蟾蜍”丹元以后，本身便具辟蛇之能，再加上腰胯间伤处，新敷“三仙兰叶”所制的“罗浮大还散”，药香飘散，使得这洞内几条凶毒无比的奇异蛇虫，不到万不得已之时，均不敢对上官灵有所干犯！

上官灵既想不透其中究竟，遂潜运“鹰爪神功”就地抓起一把石屑，觑准右侧方丈许以外，一对黄彪彪，呆滞滞的眼珠，接连弹出两颗细小石粒！

说也奇怪，那一对黄彪彪眼珠，看来凶狠异常，但如今却“扑扑”两声轻响，应石而灭，也未见有何动作！

上官灵年来功力精进，人也逐渐长成，童心却始终未退！觉得这座隐在枯骨之后，被自己发现的黑洞之中，神秘得颇为有趣，遂索性计算一下，在暗中对自己闪烁注视的眼珠，究竟为数多少。

数来数去，眼珠共是一十九只，除去被飞石打灭两只，如今还有一十七只各式眼珠，不发生任何声息地，在暗影中对自己炯炯注视！

远方两只淡绿色的三角凶睛，是方才被上官灵惊退的大头长躯细长怪物！右侧方有两对眼珠，已被打灭一对！洞顶仿佛倒挂着四只眼珠？左侧贴地闪烁着两只眼珠，其余七只眼珠，好似凌空虚浮在上官灵右前方八九尺外？

上官灵对这聚在一起，距离颇近的七只眼珠，颇感兴趣，暗想难道这当中还有一只独眼怪物？

念动，手发，右掌中的一把石屑，洒出了“满天花雨”，直向那微似北斗形状，七只光色又复不尽相同的眼珠飞去！

这近距离，加以上官灵这准手法，但那七只眼珠，只是微灭即明，丝毫未受损伤，并极其低沉地闷声怒啸一声，凌空横移一丈二三，也似对上官灵有所惧怯？远为躲避！

上官灵这才知道七只眼珠，不是四只怪物，聚集一处，竟系一只怪物所有？而且在它目光略为明灭之间，依稀瞥见一些形相，仿佛是只又像螃蟹，又像蜘蛛，但身躯足有数尺方圆的巨大怪物！

连见怪异之下，任凭他如何胆大，也自微觉心惊！因为如今这些分明厉害无比的罕见怪物，不知怎的？均对自己颇为客气！但万一它们不客气起来，发动攻击，自己似乎极难侥幸？死得可能奇惨，并冤枉透顶！

既已惊心环境险恶，上官灵遂气贯周身，功聚双掌，试探性地缓步向前，看看洞中这些长躯大头，及身具七目等罕见怪物，会不会阻拦自己？

十七只怪目，虽然跟随上官灵缓缓前进，其中却无一企图对他接近，或加以侵犯？

上官灵行进之间，才知洞中时宽时狭，颇有转折，约莫走了十来丈后，居然瞥见再有丈许，便可到达洞口，洞外并似沉云已开，已有星月之色！

这一喜非同小可，“云飘电闪身法”略展，捷逾轻烟地便自飘身出洞！

但身才出洞，迎面便是一阵森厉厉，冷冰冰的阴风，吹得全身一颤，遍

体生寒！目瞪口呆地，凝视着洞外那种从来未曾见过的奇异恐怖景色！

原来洞外又是一条削壁千仞，中露一线天光的狭窄山谷，但两壁每隔三尺左右，便有一具白骨骷髅，嵌在壁中，令人望也望不到头，数也数不清，猜不透，想不出，究竟谁费了这大工程，雕壁为棺，并找来了这数以百计的骷髅白骨，嵌在其内！

上官灵早就又冷又饿得有点支持不住，适才在洞中那多怪物，包围之下，强打精神，尚可勉强支撑，如今被这白骨谷中的冷阴风一吹，几乎连牙关都在捉对厮拚！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仍然倔强得摸出胡飘云所赠那粒辟寒红丸，看了一眼，双眉剔处，抛进那座黑洞以内！

抛去红丸，上官灵微一飘身，纵出三丈，就在两侧狰狞可怖的骷髅白骨间，盘膝垂帘静坐，要运师门内家心法，调匀真气，流转周身，祛除寒冷！

他因看出目前形势，业已如此可怖，要想生出“断魂谷”，委实不知尚须经历多少绝险奇艰？自己一来身上寒冷难耐，二来重伤新愈，第一步要着，便是调息行功，恢复体力！

但洞中有那多怪物在内，上官灵怎敢就在洞口，贸然静坐，所以他才飘身三丈，一面垂帘调息，凝气行功，一面仗恃耳音，警戒四周有物，侵袭自己。

夜极深，风极劲，吹得那数以百计的壁间骷髅白骨，都仿佛要走下来似的“格格”作响！

景色是凄！凄！凄！气候是冷！冷！冷！但上官灵已得智珠，知道应付这种不可测场面的唯一要诀，便是静！静！静！

他暂摒万虑，静心调息，一口纯阳真气流转“十二周天”，贯注于四肢百穴以后，对于阴冷寒风，虽已不惧，但另外一件非武功可以抵御的打击又来，就是饿！饿得上官灵翻肠搅肚的，好不难受！

饿到实在难以忍受之时，上官灵不由摸出胡飘云所赠那粒耐饥白色药丸，慢慢塞向口内！

但尚未入口，目光便在壁间那无数骷髅以上一瞥，恨声自语说道：“我上官灵以白骨为粮，也决不接受‘罗刹教’中的任何恩惠！”

一面自语，一面指上凝劲，胡飘云所赠那颗功能耐饥的白色药丸，便化作一撮粉末，飘飘坠地！

上官灵自语方毕，奇事忽生，不知自何处飘来极为低沉的人语之声说道：“小娃儿真有志气，你既愿以白骨为粮，我便先送你一根味道比较最好的‘脊椎锁骨’！”

上官灵闻声顿惊，方一回头，眼前疾风锐射，白影电飘，果然有根长箭似的白忽忽之物，斜刺射到！

闪身避势，伸手接物，但目光却死盯着右前方的削壁之上，想看看是何人？在何处发话？

奇怪的是壁间除了那些排列得极其整齐的骷髅白骨以外，哪有丝毫人踪？上官灵惊诧之余，再看手中所接，果然是一根人的脊椎锁骨！

但这根“脊椎骨”，不像是陈死人所有？照上官灵眼力判断，虽然骨上血肉已枯，其人死期，决未超过一月！

上官灵正在一面沉思，一面细看之际，那梦般隐约，但语音依稀可辨的人声，又自响起，说的是：“小娃儿，既已肚饿，怎的不吃？难道在这‘断

魂谷’内，除了新陈死人白骨，或偶而碰巧，自饥鹰口中，夺下一些人肉以外，你还想找得到其他任何食物？这根‘脊椎骨’味道最好，我收藏了半个多月，都舍不得吃，今夜特地拿来请客，真是天大人情，你赶快好好享受享受！”

上官灵听得好生骇然，因为谷宽不过两丈三四，两边峭壁，峭平陡立，既无草树，又无洞穴，根本无法藏人，凭自己耳音之灵，又在细听对方发话，居然听不出他这语音，究竟是发自何处，难道出于两壁数以百计骷髅白骨的其中一具口内？

对方固然雅意殷勤，自己也饿得头昏眼花，但毕竟这根死人骨头，总觉得难以入口！

上官灵本想把“脊椎骨”随手抛去，转念一想，自己不敢入口，人家却当作珍馐美味般的收藏了半个多月之久，这份人情，委实不轻，怎可率然丢弃？还是寻着对方，原璧奉赵为当！

上官灵持骨起立，顺谷缓行，目光凝注在那嵌在壁间的一具具骷髅白骨以上，心头却兀自苦思，对自己发话赠骨之人，怎会住在这样风惨惨，宛如鬼域一般的“断魂谷”内？

他前行数丈，细看了两壁的二十来具枯骨，但具具均是血肉全干，狰狞可怖，决不像灵性尚存，能对自己发话模样？

正在惶惑莫解之际，人语又响，隐隐约约地说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倘若真正无福消受，便不要糟塌东西，且把这根‘脊椎骨’放在石壁第七具枯骨的头顶上！”

上官灵如言照做，目光却在那右壁第七具骷髅白骨周围，仔细搜索，仍未发现山壁间有丝毫隙缝，或其他异状！

人语又响，这回却似在对壁发出，说的是：“小娃儿，你看来去，是不是要想找我？”

上官灵此时腹中饿得委实难受，无可奈何地，数了数身旁武林人物所必备的疗伤益气灵丹，见共有二十七粒，遂取了一十五粒，吃进腹内！

十五粒灵丹入腹，上官灵果然精神一振，面向对壁，提气朗声答道：“这根骨头，我实在吃不下去，谢谢你啦！我叫上官灵，尊驾何人？你先告诉我姓名，再和我见见面好么？”

那种语音，居然会飘渺变幻，游移不定？适才明明发自对面峰壁之间，如今却又似乎到了数丈以外？异常凄切地悲声吟道：“历劫不死身，声名早化尘，既居断魂谷，自号断肠人！”

上官灵闻声，讶然叫道：“你叫‘断肠人’？”

“断肠人”的语音，仿佛又游移到了上官灵头顶以上，向他问道：“‘断肠人’这个名字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上官灵被他问得无话可答，眉头双蹙说道：“我不管你叫什么名字，只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交个朋友？”

那位“断肠人”，突然一阵凄声怪笑道：“小娃儿问得真傻，我若不愿意和你交朋友，还会送你骨头吃么？”

提起那根骨头，上官灵便觉呕心，眉峰微蹙说道：“你既愿意和我交朋友，何必这样鬼鬼祟祟？赶快出来，让我看看你长得是个什么模样？”

“断肠人”之声，隐隐约约地怪笑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一来我如今这副形貌，太残缺难看，不愿见人！二来我立誓练好秘功，等到功行完满有把

握将‘罗刹教’搅得天翻地覆，及杀死另一仇人，便决不出世！”

上官灵如今业已听出山壁中空，“断肠人”就在壁内，但人家不愿见人，自己也未便相强，遂含笑问道：“你另一仇人是谁？”

“断肠人”略为沉默片刻以后，缓缓答道：“你这小娃儿古里古怪，一定喜欢多事，不对你说！”

上官灵苦笑一声，又复问道：“你在这山壁之中，有什么功夫好练？”

“断肠人”这回倒是应声答道：“我练的是‘白骨玄功’，及‘阴尸煞气’！”

上官灵眉头一皱说道：“这种武功名字，怎么如此难听？”

“断肠人”异常得意地怪笑道：“对付‘罗刹教’徒，及我那仇人，非用这种阴毒功力不可！我为练‘阴尸煞气’，自己也中了尸毒，活不多久，故而只一出世，便须与仇人同归于尽！”

上官灵暗想这位“断肠人”，究竟有甚深仇？居然不惜自己先中尸毒，拼命地锻炼那种阴恶功力？

“断肠人”见上官灵俯首沉思，怪笑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在想些什么？”

上官灵知道若问他结仇之因，“断肠人”决不肯说，遂旁敲侧击地淡然答道：“我在想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玉箫郎君’潘午知不知道有你这样一位煞星，住在‘断魂谷’内？”

“断肠人”大笑说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他们认为‘断魂谷’天生奇险，除了十来种罕见奇毒蛇虫以外，每隔三日，还有一阵‘黑眚阴风’，再好武功的人，一当风头，无不立毙！故而称为‘古往今来，只听说有入谷之鬼，未听说有出谷之人’，怎会想得到竟有我这样一位要命凶星，住在‘断魂谷’内？”

话音到此略顿，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又向上官灵问道：“你这小娃儿，看去虽然武功不错，但决斗不过那十来种奇毒蛇虫，方才却是怎生通过黑洞，难道那群东西，俱都不在洞内？”

上官灵应声答道：“洞内黑暗异常，我只看到一十九只眼珠，其中并有一条长躯细长，脑袋特大的奇形怪物……”

“断肠人”截断上官灵话头说道：“那是‘铁线青王铲’，号称‘毒蛇之王’！”

上官灵继续说道：“还有一只又像螃蟹？又像蜘蛛！但看不清到底有几条腿，背上却长着七只眼睛的……”

“断肠人”被上官灵逗得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什么螃蟹蜘蛛，那东西根本就没有腿，它叫‘七星蜃’，只一向人喷毒，便绝无侥幸！这些怪物，既在洞内，你是怎得安然通过？”

上官灵摇头答道：“我也莫名其妙，因我不知道洞中怪物，那等厉害，根本就不怕它们！它们倒仿佛有点怕起我来？一直静悄悄地，把我送出了黑洞以外！”

“断肠人”听得怪声叫道：“怪事，怪事，‘七星蜃’与‘铁线青王铲’，会怕起你来？还真是千古奇谈！但你既经过黑洞，人又安然无恙，却令我自不能相信之中，不得不信。”

上官灵暗想若照“断肠人”所说，这“断魂谷”内，除了路径回旋险峻以外，最厉害的便是那些怪物，与什么三天一次的“黑眚阴风”？怪物既怕自己，不知那“黑眚阴风”，会不会也怕自己？

想到此处，不由面含微笑地，提气叫道：“断肠人！照你看来，我能不能生出‘断魂谷’？”

“断肠人”应声答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？你既通过这黑洞，又和我‘断肠人’交了朋友，只要等我教你设法躲过了明晚子正的‘黑眚阴风’，便可施展轻功，尽速狂奔，抢在第二次‘黑眚阴风’，发作以前，通过‘黑风穴’，生出‘断魂谷’！”

上官灵听说要在此处，挨过明夜子正，不由饥肠又复辘辘起来，愁眉苦脸说道：“我腹内直叫，恐怕饿不到明夜子正……”

“断肠人”不等上官灵话完，便干脆脆地，接口说道：“吃骨头！”

上官灵一皱眉，“断肠人”又复叫道：“你倘若不喜欢吃那根‘脊椎骨’，我再送你一个比较新鲜的头骨……”

上官灵慌得连摇双手叫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我宁愿饿死，也无法接受你这份盛情，及享用那上等美味！还是把最后的十二粒灵丹，吃完再说！”

话方至此，高空一阵鹰鸣，“断肠人”高兴得急声叫道：“山鹰来了，你快些躺在地下，装作死人，不等我招呼，不许睁开眼睛，让我替你弄几只山鹰吃吃！”

上官灵委实饿得难受已极，遂如言以一式“卧看巧云”，倒地闭目不动！过了片刻以后，果然听得空中有“扑扑”振羽之声，上官灵冥心推测，听出自高空，向下飞落的山鹰，约莫有六七只之众。

他知道鹰目之锐，无与伦比，俗传能在百丈以上，察觉草内藏珠，自己为了诱它果腹，不仅不敢开目偷窥，连呼吸也复尽量屏制！

但那六七只山鹰，太已刁滑，到了六七丈上空，便飘荡盘旋不再下降，只由其中一只，缓缓飞落上官灵身侧，并用尖锐钩喙，不轻不重地在上官灵胸前，啄了一下，“哧”的一声，一片衣衫便告扯落！

这一啄，啄得上官灵微觉疼痛，若在换在平时，早就不耐而起！但如今一来业已饿了两日，二来自“断肠人”口中听出，躲避明夜“黑眚阴风”，及穿越“黑风穴”，生出“断魂谷”等举，尚自艰难万状，非有充沛精神体力不可！倘若始终无物裹腹，饿得头昏眼花，武功岂非必将大打折扣？极可能埋恨武夷，替这“断魂谷”中，增加一具骷髅白骨！

有了这双重顾虑，上官灵只得暂时忍耐，但心头却忐忑不已，暗想俗传鹰鸟之属，最爱吃人肚肠眼珠，身边这只山鹰，倘若只是先头试探，且自由它，万一它若想先拔头筹，啄食自己眼珠，或又钩喙利爪，实行替自己开膛破肚之际，便只得不顾一切地，下手收拾，弄到一只算一只了！

那只山鹰，扯破上官灵衣衫以后，又复注视片刻，见人依旧一动未动，遂仰首发出一声鹰啸，招呼空中飘翔同类，齐来享受这具新鲜美食，自己果然也毫不客气地，低头便向上官灵左目啄去！

空中共有六只山鹰，闻啸纷纷争先恐后地，束翼疾降，但离地还约三丈之时，便自山壁以内，吹出一股阴寒劲风，六只山鹰，惨叫一声，无一幸免！

啄食上官灵眼珠的那只，自然更被他翻手一掌，震得飞出丈余，尸横就地。

“断肠人”高兴得哈哈笑道：“小娃儿还不起来？你左面壁下，有一堆干枯松枝，赶快取火点燃，要知道生烤山鹰，简直是‘断魂谷’内的‘绝世美味’！”

上官灵闻言不禁苦笑一声，暗想为了这种“绝世美味”，自己几乎连眼

珠被那凶恶残忍专食人尸的山鹰啄去！

松枝点燃以后，上官灵一面寻条长长树棍，把那七只山鹰，拔去毛羽，穿在棍上薰烤，一面向山壁中提气发话说道：“‘断肠人’，你身在山壁以内，凌空吐劲，一举击毙六只山鹰，确实足见高明！这是你所苦心锻炼的‘白骨玄功’？还是‘阴尸煞气’？”

“断肠人”应声笑道：“自然是‘白骨玄功’，若是‘阴尸煞气’，这六只山鹰，便身蕴奇毒，不能吃了！”

第十八章 断肠人之谜

上官灵听说“断肠人”所练“阴尸煞气”，竟有如此厉害？不由也觉暗自心惊！这时那生烤山鹰香味，一阵阵地高腾之下，那位“断肠人”似乎馋得难耐？“隆隆”一声，竟在上官灵斜对面的山壁上，开了一个方圆尺许小穴，高声叫道：“小娃儿，山鹰不必烤得太熟，就这样连皮带骨，并连着脏腑大嚼，味道才好！你用暗器手法，向这小洞以内，丢两只进来，给我解馋，但千万不必多丢，因为你必需吃饱，才有精神体力，应付明夜的‘黑眚阴风’，及闯越‘黑风穴’，生出‘断魂谷’！”

上官灵饿不及待，业已撕了一条鹰肉，入口大嚼，闻言应声笑道：“这尺许方圆洞穴，我运用‘缩骨神功’，还进得去！不如陪你一同……”

“断肠人”不等上官灵话完，便即怒声叫道：“小娃儿，怎不听话？赶快丢两只山鹰进洞！因为既交朋友，彼此必须维持良好形象，我如今这副形相，万一被你看到，可能连刚刚吃的山鹰肉，都会呕将出来。何况我‘阴尸煞气’，尚未练到能发能收阶段，任何人近我五尺以内，便中尸毒！”

上官灵听出“断肠人”所说，确是实情，遂取下两只山鹰，抛入小穴以内，并含笑问道：“‘断肠人’，你知不知道，这谷中，为什么凿壁为棺，嵌进了数以百计的骷髅白骨？”

山壁中传来“断肠人”大快朵颐的咀嚼之声，并狂笑说道：“我既已住在‘断魂谷’内，自然摸透了一切有关情事！这是明初有名海盗金天龙的藏宝及埋骨之处！金天龙枭雄性格，不愿死后寂寞孤独，遂在生前凿壁为棺，并于这‘断魂谷’中，犒赏手下，暗地却用‘鹤顶红’毒药，把百余名巨寇，一齐毒死，嵌尸壁上，自己却由秘道，进入山腹，在生平所聚集的珠宝堆中，长眠不醒！”

上官灵也曾听人说过这位明初海盗金天龙的宝藏之富，足可敌国，但绝无人知，就在武夷山“断魂谷”内！遂讶然问道：“照你这样的说法，金天龙的尸骨，就在你所住的山壁以内？”

“断肠人”狂笑说道：“抱歉，抱歉，金天龙的骨头，早已被我吃光，他生前虽然穷奢极欲，但骨头的味道，却还不如这两只新鲜山鹰好吃！”

上官灵听得住不住摇头，“断肠人”又复说道：“我住在壁中一年多的时光以内，除了锻炼得自金天龙一册‘九绝经’中，两般恶毒厉害的‘白骨玄功’‘阴尸煞气’之外，便整日把玩山腹中的各种奇珍异宝，日久天长，终于发现其中颇有几样合于武林人物所用！故而等你明夜行前，当挑出一件送你，并托你再带上几件转送‘乾坤五绝’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不禁心中一动，立即问道：“你怎会知道我认识‘乾坤五绝’？”

“断肠人”被上官灵问得默然片刻，方自颇为勉强地，笑声答道：“你年龄这么轻，却身怀极为罕见的上乘武功，除了‘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’等‘乾坤五绝’以外，还有谁能调教得出？”

上官灵何等聪明，发现“断肠人”答话牵强，遂把这点疑问，深记心头，暂时未加反驳，自顾撕食那只本来又老又瘦，味极不佳，但如今却在饥肠辘辘以下，无异珍馐的山鹰肉！

鹰肉虽然尚可下咽，但上官灵却决无勇气，效法“断肠人”那等连着脏腑，一齐入口大嚼！他在吃完一只鹰肉以后，忽起童心，竟把那只带着内脏

的山鹰骨架，抛向中藏“铁线青王铲”，“七星屋”等怪物的黑洞洞口！

洞中那些怪物，早被烤鹰香味，引得馋涎欲滴地，在近洞口处，焦急徘徊，但不知有甚原因？始终不敢出洞而已！

故而上官灵一只山鹰骨架，脱手飞甩，刚刚到达洞前，尚未及地之际，洞中便似有股无形强大吸力喷出，吸得那山鹰骨架，中途改变路线，“呼”的一线，横飞进沉沉黑洞以内！

上官灵见状，方知洞内怪物，果然厉害，正待接连抛出第二只山鹰骨架，“断肠人”忽然叫道：“小娃儿，莫要折福！你不爱吃那骨架脏腑，便投进山壁小穴，送给我吃多好，为何要用这好东西，去引逗那群怪物？万一逗得它们凶性大发，不再顾忌洞口的‘阴风藤’，一齐冲将出来，‘断魂谷’内，又难免闹得天翻地覆！”

上官灵闻言，目光微瞥，果然看见那黑洞洞口，长着一大丛色泽乌黑的黑色山藤，方始悟出这丛“阴风藤”能克制洞中那群怪物，使它们不敢随意出洞！

遂把意欲抛出的第二只山鹰骨架，改向“断肠人”所居的山壁小穴之中投入，并微笑说道：“这几只鹰肉，到足够使我吃饱，但饱了又渴，‘断魂谷’中，能不能找到水喝？”

“断肠人”在一阵大嚼以后，怪笑说道：“断魂谷虽是绝地，却有灵泉，泉源就在山腹以内，我年来便仗这甘冽灵泉，及成堆白骨，勉强维持生命！你既口渴思饮，我且行功自小穴中，逼出灵泉，你听我招呼，觅物飞身设法接取！”

上官灵几乎整日整夜，未曾饮水，加上刚刚吃了两只烤鹰，不知有水还好，一听有水越发口渴难耐，赶紧应声答道：“你且行功逼水，我就在空中喝上两口便了！”

“断肠人”低“哼”一声，果然立自山壁小穴之中，缓缓飞出一股清泉，上官灵身形电晃，一式“野鹤孤飞”，横掠数丈，迎着清泉，张嘴承接，“咕嘟嘟”地，一连喝了几口！

这泉水委实极其甘冽，上官灵几口入腹，精神一爽，烦渴齐消，身形落地以后，含笑高声叫道：“断肠人，谢谢你啦！如今我饥渴尽除，精神体力，均已恢复，我们可以商量应付‘黑眚阴风’之策。你先告诉我这‘黑眚阴风’，究竟有多厉害好么？”

“断肠人”怪笑答道：“这‘断魂谷’内的两侧峭壁以上，草树本就不多，你先看看那有限的几株松柏，及藤蔓之属，可有丝毫生意？”

上官灵先前自然不曾注意及此，如今听“断肠人”一说，抬头四瞩，果然不仅壁间有限的一些松柏藤蔓，全属枯枝，连那附壁苔藓，也多半萎黄而死！

看清以后，讶然问道：“难道‘黑眚阴风’所经之处，连草木均难生长？”

“断肠人”极为郑重地，“嗯”了一声答道：“‘断魂谷’内，最厉害的就是这种‘黑眚阴风’，风力阴寒彻骨，常人难以禁受不说，风头初起之时所挟以俱来的‘黑眚砂’，尤为霸道，中人人死，中兽兽亡！洞中那群凶毒无比的怪物，不敢轻易出洞之故，一半固然怕那丛生在石洞口的‘阴风藤’，另一半便是怯惧这种‘黑眚砂’的威力！”

上官灵知道“断肠人”决不会对自己虚言恫吓，但展眼望去，这条谷径，两壁陡立，无法攀援，不禁皱眉说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法，‘黑眚阴风’一至，

我便将魂断‘断魂谷’……”

“断肠人”不等上官灵活完，便即大笑说道：“小娃儿不要发愁，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避风之处！”

上官灵目光电扫四周，摇头说道：“除非你让我施展‘缩骨神功’，钻进山腹……”

“断肠人”接口笑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因我苦练‘阴尸煞气’，以致弄得这山腹之中，除了灵泉珍宝之外，满蕴尸毒，你怎能冒失进来，平白送死？”

上官灵不解问道：“这‘断魂谷’两侧夹壁，百仞排云，既乏松萝，又缺藤蔓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前行正好迎向‘黑霄阴风’，后退则必须招惹那群怪物！你再不让我钻进山腹，却哪里来的避风之处？”

“断肠人”又是一阵大笑说道：“上官灵，你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……”

上官灵抓住对方语病，接口问道：“你我今夜萍水相逢，刚刚订交，怎会知道我秉性聪明？抑或资质鲁钝？”

“断肠人”这是第二次被上官灵问得暂时无言可对，在略一迟疑以后，纵声狂笑答道：“看你长的一副聪明面孔，心肠料来也不致太笨？”

上官灵摇头微哂说道：“你这种解释，太以牵强，我始终怀疑……”

“断肠人”问道：“你怀疑什么？”

上官灵目注山壁小穴，应声答道：“我怀疑你是我的旧识之人！”

“断肠人”闻言大笑说道：“天地万物逆旅，光阴百代过客，短短的一段蜉蝣人生之内，十年旧雨与顷刻新交，似乎并没有太大差别？但你既有此怀疑，不妨说出来给我听听，你怀疑我是你的哪位旧识？”

上官灵剑眉双挑，目内神光一闪，朗声答道：“我怀疑你是一年多前，与‘玉箫郎君’潘午，在这武夷山绝顶，三仰峰头相拚，坠崖未死的第四‘夺魂旗’，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！”

“断肠人”这次听完上官灵活后，沉默时间更久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不是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，但我倒听说过此人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何如此猜测？”

上官灵听“断肠人”否认他是第四“夺魂旗”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不由将信将疑地，应声答道：“你纵不是阎元景，也必是一位知道我来历之人，如今虽然不肯明言，总有一天，会被我揭破本来面目！至于我猜你是阎元景之故，是因为昔日与阎元景同时坠下三仰峰的‘重泉秀才’甘化桂，曾经回过‘万姓公坟’‘九幽地阙’，并未当时死去！试想以甘化桂那等功力当时坠崖未死，阎元景自然更可能仍在人世？你既住在‘断魂谷’内，时间方面，亦颇吻合，又与孟三娘师姊弟有仇，故而我猜你是昔年旧识‘幽冥神君’，而你口中所称，最痛怕的另外一位仇人，也就是假‘夺魂旗’中的坏‘夺魂旗’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！”

“断肠人”静静听完，用一种凄惨声音，怪笑说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完全错了！但你虽然猜的不对，我却听出自从‘新旧乾坤五绝’‘罗浮元宵大会’之后近一年多来，江湖中又起巨大纷争！如今距离明夜，尚有整整一日光阴，大家闷得无聊，你先对我讲讲这一段时间以内的热闹故事，然后我再告诉你什么才是躲避‘黑霄阴风’的绝佳妙处！”

上官灵自对方弦外之音以内，听出无论“断肠人”是不是“幽冥神君”阎元景，均与自己相识，不由暗想任凭对方再怎样地掩饰本来面目？自己在讲述故事的一日光阴之中，也可用各种旁敲侧击方法，加以试探！

想到此处，首先脱口说道：“好，我就讲几件这一年多来，武林中惊天

动地之事，给你听听，第一件是‘九幽地阙归新主’！”

上官灵这第一句话，就使“断肠人”听得一惊，讶声问道：“‘九幽地阙’，位于‘万姓公坟’以下，颇为幽僻，极少人知，并系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旧居，你方才不是还说过‘重泉秀才’甘化桂，于三仰峰坠崖未死，曾返‘九幽地阙’，怎会突归新主？这位新主人是谁，倒令我猜不透了！”

上官灵暗想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这“断肠人”百般掩饰，结果故事才一开始，就有点露出马脚！

一面窃笑，一面又撕了条鹰肉，入口咀嚼，吃完方自继续说道：“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是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远赴滇西怒山百盘岭请来的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！可怜那位‘重泉秀才’甘化桂，却已被百里独害死，并把他的遗尸铸成一具石人，在‘万姓公坟’的蔓草荒烟，凄风苦雨之中，与无知翁仲为伍！”

“断肠人”默默有顷，沉声说道：“这个故事的题纲，已颇精彩，内容一定不错，你能不能讲得比较详细一点？以解彼此寂寞！”

上官灵遂把这段经过，择要略为叙述，讲完又道：“第二件大事是‘名排醉鬼穷酸后，尸在天台雁荡间！’”

“断肠人”听完上官灵所说“九幽地阙归新主”的一段故事以后，已自默然良久，如今又被这“名排醉鬼穷酸后，尸在天台雁荡间”二句所惊，口中把“西道，东僧，南笔，北剑，夺魂旗”等“乾坤五绝”名号，反复念了两遍，讶声叫道：“醉鬼是‘东僧’醉头陀，穷酸是‘南笔’诸葛逸，如此说来，这‘名排醉鬼穷酸后，尸在天台雁荡间’一语，岂不是暗示‘北剑’蒲琨死了？”

上官灵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岂但这位一代剑豪蒲老前辈，业已分尸惨死，埋骨天台，他蒲家不幸之事，并还接踵俱来，‘北剑’蒲琨倘若泉下有知，可能比他自己遭人暗害，埋恨九泉，还要遗憾百倍！”

“断肠人”乍听起便觉惊诧无伦，急急问道：“‘北剑’蒲琨那样一身动地惊天的武林绝艺，会被何人害死？”

上官灵应声答道：“此事虽然尚未查明，但料来还不是那位自称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的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。”

“断肠人”“哦”了一声，又复不解问道：“‘北剑’蒲琨既已埋骨九泉，他还会有什么人间遗恨？”

上官灵答道：“‘南笔’诸葛逸、‘西道’天痴道长、真‘夺魂旗’钟离老人等，均与‘北剑’蒲琨是齐名武林的道义之交，既知老友惨死，遂想找寻蒲氏门中的唯一后代蒲铿，扶植他替父雪恨，重振燕山‘悬剑谷’的‘北剑’家风！谁知诸位老前辈千寻不得，我倒在这武夷幽壑，‘罗刹教’的‘玄玄别府’之中，遇见此人，但他却已丧心病狂，忘去本来面目，改名‘艾云飞’，投顺‘罗刹教’，作了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大弟子董飞云的裙下俘虏！”

“断肠人”将信将疑地问道：“蒲琨之子，会这样丧心病狂？”

上官灵气愤异常地答道：“若不是我亲眼所见，真难令人相信！但我曾经与他在陕西‘七里山’、东海‘长生矶’，及罗浮‘万梅谷’三次相逢，保证决未认错！”

“断肠人”好似感慨无穷，一阵怪声狂笑说道：“想不到这段时间以内，武林中掀起偌大风波，可惜我因居‘幽魂谷’中，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

未曾躬临其盛，真是莫大憾事！你‘九幽地阙归新主’及‘名排醉鬼穷酸后，尸在天台雁荡间’的两段故事，业已讲完，第三段故事是不是应该讲到‘百里独又起杀人心，甘心桂溶尸变翁仲’？”

上官灵微笑答道：“你这‘百里独又起杀人心，甘心桂溶尸变翁仲’的提纲，做的倒颇恰当！我所说的故事，共分四段，讲完甘心桂惨死‘万姓公坟’，尸变翁仲以后，便将到达尾声结束阶段了！”

“断肠人”业已听出兴趣，迫不及待地叫道：“快说快说，说完以后，我便要告诉你怎样躲避‘黑眚阴风’寒威，及风中所挟‘黑眚砂’之术！”

上官灵遂把这段经过，细细讲完，然后又复说道：“如今故事已到最后的尾声阶段，提纲是‘诸葛逸铁汁封地阙，百里独崩山震九华’！”

“断肠人”听了一惊问道：“‘南笔’诸葛逸已与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朝过相了！”

上官灵点头说道：“岂但朝相，鼎鼎大名的‘南笔’诸葛逸、‘西道’天痴道长，当今第一奇人真‘夺魂旗’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以及区区上官灵，均中了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安排的巧妙已极的阴谋诡计，诱入死域，若非苍天默佑，消厄无形，几乎全数被这位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，生葬在九华幽谷以内。”

“断肠人”讶然惊道：“名满天下的‘南笔西道夺魂旗’等‘乾坤三绝’，再加上你这个小鬼灵精，居然还着了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的道儿，委实有点令人难信！”

上官灵回忆九华幽谷的那段惊心遭遇，犹有余悸地，摇头叹道：“万相先生百里独那种圈中设圈，伏中设伏的巧妙心机，慢说你仅属耳闻，连我亲身经历，并曾受过重伤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仍然觉得有些难以相信！”

这几句话中，隐隐含有一段极其精彩的热闹故事，逗的那位“断肠人”，一迭声地催着上官灵赶快叙述。

上官灵遂把这段惊心动魄的经过，仔细描述，并一直说到自己在“玄玄别府”之中的所有遭遇。

“断肠人”听得也自啧啧称奇，对那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的缜密心机，狠毒手段，为之惊叹愤恨不已！

上官灵这四段故事叙述完毕，也把那几只鹰肉，全部吃光，又向“断肠人”讨了两次飞泉解渴，时间则到了第二日下午的申未酉初时分！

他将烤鹰骨架，一齐抛入山壁小穴之中，并朗声叫道：“断肠人，你听了这么久故事，大概已经过瘾，是不是应该与我讨论躲避‘黑眚阴风’，及闯越‘黑风穴’，生出‘断肠谷’之事？”

“断肠人”应声笑道：“‘黑眚阴风’要到子正始告出穴，如今才只申未酉初，何必亟亟？但不论怎样躲法，‘黑眚砂’虽可不使沾身，那自子正吹到丑正的彻骨寒风，却必须有极强体力，方能禁受！故而你且赶紧调息用功，培元固本，到了亥初，我再和你答话！”

“断肠人”语毕，便即寂然无声，上官灵此时业已看出对方七、八来历，知道不会欺骗自己，遂如言盘膝静坐，返虚入浑，百虑皆忘，神与天会！

不知不觉之间，便已到了亥初，“断肠人”一声清嗽，上官灵微笑开目问道：“如今已到亥初了么？”

“断肠人”答道：“此刻正是亥初，亥子相交，‘断魂谷’中，便告严寒难耐，直到子正，‘黑眚阴风’方始出穴，子未收风，丑初寒退，你便须

趁着寒潮方退，急速前行，在‘黑眚阴风’归穴未久的最平静之时，冲越‘黑风穴’，即可生出‘断魂谷’！”

上官灵“哦”一声道：“照你这等说法，我们只有一个时辰相聚，‘黑眚阴风’过后，便将分别，留待他年再见了么？”

“断肠人”语音微觉悲凄地，缓缓答道：“他年相见，也不过是匆匆一面，便告永诀！因为我所中尸毒极深，出谷复仇，功力一散，即将……”语音至此，益发黯然，微微一顿以后，继续说道：“故而这一个时辰以内，我不但要为你安排躲过‘黑眚阴风’中，所挟‘黑眚砂’之处，还须将在金天龙遗宝以内，挑出的几件东西，举以相赠，并托你带给‘乾坤五绝’，及‘闪电神乞’诸明……”“断肠人”说到此处，好似蓦地想起甚事？“咦”了一声，又复向上官灵诧然问道：“你方才所说的四段故事之中，怎的对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不大提及，此人如今安在？”

上官灵笑道：“这位假‘夺魂旗’中的好‘夺魂旗’，并被真‘夺魂旗’钟离老人赠以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的‘闪电神乞’诸老前辈，就是为了‘九幽地阙新主人’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太以狡恶难斗，横穿大漠，远上昆仑，邀请本在小琅环快聚的‘乾坤五绝’！但事不凑巧，彼此参差，‘乾坤五绝’恰在此时，联翩再返中原，诸老前辈白跑一趟万里长途之下，倘若别无变故，此时算来，当在回程中了！”上官灵说完，想起“断肠人”似乎特别关心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不由心头一动，越发证实了几分猜测地，又复故意问道：“‘断肠人’，我怎么始终觉得你定是‘九幽地阙旧主人’，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？”

“断肠人”长叹一声答道：“我究竟是谁，他年见面自知，如今不必胡乱猜测！我也许是‘幽冥神君’阎元景，但何尝不可能是……”

上官灵正暗喜对方微露口风，但“断肠人”忽然停口不言，话锋一转，感慨万千地说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，‘英雄莫道当年勇，好汉不吃眼前亏’，我这当年恨事，从此莫再提它，你这眼前大亏，却必须善加防范！我赠完宝物以后，便指点你近在目下的藏身避风之处！”

上官灵听说藏身避风之处，近在目下，不由暗地打量四周，但峭壁刺天，谷狭如线，委实看不出什么良好安全所在？

就在他浏目四周之际，“断肠人”高声喝道：“上官老弟仔细接住，这件东西烦你呈奉当代第一奇人，‘乾坤五绝’中的真‘夺魂旗’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！”

随着话音，一片白光，便自山壁小穴中，疾飞而去！

上官灵知道“断肠人”所赠各物，均系选自金天龙的如山藏宝以内，必极珍贵有用，遂不敢疏神，伸手接住。

这片白光，是柄形状古朴的微黄玉扇，上官灵接在手中，笑声叫道：“断肠人，你这样东西，送得颇为对劲！钟离用扇，有神仙为证，何况钟离老人的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，业已送给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他以后拼斗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等强敌之时，便可用这玉扇，作为兵刃！”

“断肠人”继续叫道：“第二件东西，烦老弟带呈‘闪电神乞’诸大侠！”

山壁小穴以内，飞出一团红光，上官灵接在手中看时，却是一只方圆半尺的珊瑚小钵！

上官灵不禁失笑说道：“你怎么送‘闪电神乞’诸老前辈这样一件东西？他是‘穷家帮’内的长老之尊，难道你还要叫他沿门托钵？”

“断肠人”异常郑重地高声说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不要看轻这些东西，

金天龙如山藏宝之中，另有宝库，我费尽心力，才把宝库打开，但其中所贮，却就是这几样寥寥可数之物！我因见闻浅陋，关于宝库所贮各物，是否在珍贵以外，另有妙用？也无法得知，我且以转呈‘乾坤五绝’，请他们自行研究好了……”

话音未了，穴口又复精光电射，这次却有两件东西飞出，“断肠人”并朗声说道：“这两件东西，一赠‘北剑’，一赠‘南笔’！”

上官灵接在手中，见是一方古色斑斕石砚，及一根深碧玉簪，不问可知簪赠“北剑”，砚赠“南笔”！

第四次自山壁洞穴中飞出的，是一只才盈尺的黄色葫芦，及一根玄色的丝绦，及“断肠人”的语音：“葫芦送给‘东僧’，丝绦送给‘西道’！”

上官灵接过以后，大声说道：“断肠人，你是不是还有一件东西，要送给我？”

“断肠人”应声答道：“金天龙宝库以内，一共有八件东西，我已经送掉六件，要不要让你在所余两件之中，挑选一件？”

上官灵摇头叫道：“我不要挑，送我一件女人用的好么？”

“断肠人”似出意外地，“哦”了一声，但旋即恍然顿悟地，笑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要想转送孟浮云？我所余两件宝物之中，一件是根玉尺，一件是粒墨珠，我把这粒墨珠，送你好了！”

话音了处，山壁小穴中，飞出一小点乌光，上官灵接到手内看时，果然是粒比龙眼略大的墨珠，但黝黑无华，不似一般珍珠那等宝光闪闪。

上官灵把这玉扇、钵盂、石砚、玉簪、葫芦、丝绦、墨珠等七件宝物，分别藏好，“断魂谷”内，业已夜风狂吹，寒意频添，一阵深似一阵！

“断肠人”叫道：“上官老弟，如今时辰快到，再有片刻光阴，‘黑霄阴风’便将出穴，你是否觉得已经有点冷了？”

上官灵应声答道：“我多少还练过几年内功，能运用本身纯阳真火，抗拒寒冷，但‘黑霄阴风’既已即将出穴，你怎的仍不告诉我藏身躲避风中所挟‘黑霄砂’之处？”

“断肠人”异常郑重地，沉声说道：“俗语云‘人定胜天’，不过指的是倘能万心如一，众志成城，便足克服一切困难！但一两人的有限之力，委实无法硬抗这种自然奇威，莫看从子正到丑初的仅仅半个时辰‘黑霄阴风’的寒威已极厉害，老弟纵仗一身精绝内功，及纯阳真火，恐怕最多不致骨髓成冰，却难免冻成半僵呢！”

说到此处，语音略为一顿，又复笑道：“至于藏身之处，我早就告诉你极其现成，你把那右面崖壁第十三座石穴以内的骷髅白骨搬走，给它来个‘鹊巢鸠占’，‘黑霄阴风’中所挟的‘黑霄砂’，岂非便不足惧？”

上官灵听完不禁哑然失笑，暗想这藏身之处，果然不仅就在眼前，并且还极妙，自己怎的糊涂得毫未想起？但崖壁两侧嵌立骷髅白骨的石穴极多，“断肠人”为何偏偏指定自己利用那右壁第十三座石穴？

心头不解，肩头微晃，飘然而起，纵向右壁第十三处石穴，察看究竟！

原来这第十三处石穴穴外峭壁的迎着“黑霄阴风”一面，略为凸出，自然人藏其内，特别安全！上官灵遂向那穴中的骷髅白骨，微笑说道：“你的老邻居，帮我出了这个高明主意，只好委屈尊驾暂且挪挪地方，在‘黑霄阴风’之中，将就半个时辰便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蓦然觉得身上寒意重重一深，并有一种异常难听的低沉怪啸，

自极远远方，隐隐传到！

上官灵还未在意，“断肠人”却急声叫道：“上官老弟，‘黑管阴风’业已出穴，转瞬即到，你还在与枯骨讲话则甚！再不进穴，就要来不及了！”

上官灵直到此时，仍未相信“黑管阴风”威势，人力难御，方自刚把那具枯骨，拉出石穴，怪异啸声，蓦然转洪，眼前星月光华忽失，一股从来未曾经历过的酷寒，及奇强压力，已自“断魂谷”的出路方向，无形扑至！

这时上官灵方知厉害，赶紧把手中骷髅白骨，向后一甩，人便闪身进穴！

尚幸他“云飘电闪身法”，冠绝当世，快捷绝伦，本人未遭殃及，但那具骷髅白骨，却在奇寒而又奇强的“黑管阴风”一卷之下，“咔嚓”连声，四散纷飞而灭！

上官灵虽未为风力所卷，却为风寒所侵，激灵灵地一个冷颤起处，四肢立觉有些麻木僵直！

这种现象，险恶异常，上官灵暗叫“不妙”，自己万不能一开始便告如此，遂赶紧自丹田提注一口纯阳真气，贯注四肢，并立即在那当作棺槨之用，贮放骷髅白骨的石穴以内，盘膝静坐，运气行功，欲将适才大意之下，所受风寒，予以驱散！

但此时目前伸手不见五指，石穴以外“黑管阴风”的怒啸之声，狂烈洪厉得业已无法形容，整个“断魂谷”内，除了一阵严似一阵的寒威，及震耳欲聋的“呼呼”风响以外，无殊死域！

上官灵体内所受风寒，尚未驱散，身外更厉害的严寒酷冷，又复不断袭来，这种情形以下，使他一开始便沦于极其艰危的窘况之中！

起初是四肢麻木得渐失知觉，上官灵心中大骇，用尽功力拚命提聚纯阳真火，哪知越提纯阳真火，反而越冷，逐渐冷到全身乱抖，牙关捉对厮拚，几乎冻僵在这石穴以内！自然威势，决非武林人物互拚神功绝学可比，上官灵欲抗无力，欲避无方，在这夜黑如墨，风啸如海之中，冷，即将把这位少年英雄，渐渐吞食！那种冻木之感，由足而膝，由膝而胯，只要升至心头，一朵茁壮挺秀的武林奇葩，便告萎谢！

上官灵自心底发出口无声地，不服地，而又无奈地沉痛叹息，索性放弃提聚纯阳真火充沛周身，抗拒寒威之想，准备听任自然地使自己也变成这“断魂谷”内百余具枯骨的其中之一，与明初海盗金天龙的幽灵作伴！

上官灵本来以为丹田真气不聚，全身立僵！谁知却大谬不然，他这一放弃抗拒，纯任自然，竟发觉寒威不仅未如预料的立即加深，反似略灭，不由疑诧莫解？

但冷势虽缓，却还是像条极毒毒蛇般，逐渐地向上爬行，并业已由胯骨之间，爬到丹田小腹！

丹田一冷，无疑百脉将随之皆凝，但就在生死呼吸的刹那之际，怪事又生，明明那丝奇冷寒气，业已侵到丹田，上官灵丹田间，却突然莫知其所以然地，发出一道温和热力。

这股热力，并不太强，但对于几乎业已冻僵的上官灵，却简直有起死回生之能，立时求生意念复炽，精神一振！

说也奇怪，“黑管阴风”中所挟寒威，本是逐渐加深，一阵冷似一阵，如今业已冷到堕指裂肤，滴水成冰阶段，但如此严寒，居然压不倒上官灵发自丹田的那股温和热力，片刻以后，连周身均告微觉回暖！

上官灵用的是道家“五心朝天”静坐之法，两手分置左右膝头，如今遂

强自把一双已僵直得难以转动的手掌，缓缓移放丹田，果然觉得温暖舒适异常，并触碰到衣内一件微微凸出之物一触之下，上官灵好梦方觉，立告恍然，原来这凸出之物，正是“断肠人”送给自己的那粒墨珠，想不到竟有如此御寒奇效？

墨珠既可御寒，上官灵自然高兴异常，并因福至心灵，索性把石穴以外，宛如海立山崩，慑人已极的“黑眚阴风”，视若无睹，也不再提聚什么纯阳真火之类，只是双目垂帘，凝神入定！

天地桥通，生死关破，龙虎气调，全身一片异常舒泰以后，微开双目，眼前业已重睹星月之光，“黑眚阴风”及所挟寒威，也早告消失！

上官灵高兴得声叫道：“‘断肠人’！”

以前一呼即应，如今山腹之内，却寂无回声，上官灵不禁微诧，又复提气高叫！连叫三次，依旧寂然，上官灵心中一震，眉头深锁地，自丹田凝足真气，运用内家“传音入密”神功，再次叫道：“‘断肠人’，这‘黑眚阴风’，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得，我尚不怕，难道反而把你冻死了么？”

这一次才听得“断肠人”语音低微，有气无力地缓缓答道：“平日我似乎不太怕冷，但今夜不知怎的情形特殊，若非在这‘断魂谷’中，磨练已久，真难免活活冻死！”

上官灵闻言知道这是“断肠人”把那粒功能御寒生暖的墨珠，赠送自己之故，正待加以说明，“断肠人”忽似想起什么事？强提真气，厉声叫道：“上官老弟怎的这等糊涂，‘黑眚阴风’即过，还不快走？稍若迟延，便将难闯‘黑风穴’，埋恨‘断魂谷’！”

上官灵应声笑道：“你既然不曾冻死，我马上就走，但还有一件大事，忘了告诉你，就是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已遣翠鸟传书，邀约‘乾坤五绝’，于明岁元宵，在罗浮山‘万梅谷’，重开较技大会！”

“断肠人”闻言只低低应了一声，不再答话，上官灵也知道环境异常险恶，时机稍纵即逝，遂立即展开绝顶轻功，疾驰而去。但龌龊无边的险巇江湖以内，伤心之事无尽，断肠之人特多，上官灵此去居然又与另外两位“断肠人”相会！

他硬闯“黑风穴”，生出“断魂谷”，再遇“断肠人”等无数惊奇有趣事迹，暂且慢提，笔者先行补叙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，与钟离老人、天痴道长、诸葛逸“乾坤三绝”，相互定约八月二十在岳阳楼头聚合，共往洞庭湖中较技的一场热闹盛会！

钟离老人、天痴道长、诸葛逸等“乾坤三绝”，于九华分手之后，各自探查“北剑”蒲琨，与他的独子蒲铿，以及“东僧”醉头陀的存亡下落，因彼此约定八月十五十六两日，赶到洞庭君山相聚，天痴道长恰好在中秋佳节的夜半时分，独乘一叶扁舟，到了君山脚下！

“水”之一字，已足宜人，“秋水”明净澄澈，淡远清深，更是“水”中之隽！尤其“洞庭秋水”，云梦蒸寒泽，巴陆醉暮烟。余清澄远屿，一碧接长天。景色之佳笔墨难罄！青莲绝句有云“南湖秋水夜无烟，耐可乘流直上天。且就洞庭余月色，将船买酒白云边！”何况正是中秋深夜，天凉月朗，湖静波平，大半游人，均已兴酣酒足微醉归去，只剩下三五扁舟，容许中流，明灭灯光，与天际残星，相映成趣！

天痴道长因在湖中游赏已久，遂弃舟登岸，独自徘徊于满地龙蛇的月映竹影之间，微风拂叶，雅韵如流，胸襟爽适已极！

就在这种静极幽极的境界之中，奇事忽生，“泼刺”一声，划破沉寂，有条长逾几尺的大鱼，自距离岸边不远的湖内，跳波而出，居然跃起了一丈左右！

一条鱼儿，能跃起如此之高，委实不能不说是罕见奇闻。天痴道长，不由驻足静观，只见那条鱼儿，落入水中以后，便自疾游而逝！

这一条鱼儿才自潜入水内，第二条鱼又复跳波而出，跃起半空，简直看得这位名排“乾坤五绝”的“西道”天痴道长狐疑满腹，莫名其妙！

接连自洞庭湖内，跳起了七尾鱼儿，天痴道长方始恍然顿悟，失笑提气叫道：“诸葛穷酸，原来你已先到此处？”

丈许来高崖壁上，一株奇松的虬枝密叶之间，蓦然发出一声龙吟长笑，白衣电晃，人落岸边，果然是那位风骨清奇，举止潇洒的绝代奇人，在当世中，名头仅次于真“夺魂旗”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的“南笔”诸葛逸！

诸葛逸白色儒衫，神采飞扬，向天痴道长微笑说道：“痴道士，小别以来，你看我的‘坎离指力’，是否颇有进境？”

说完右手食指微伸，向湖水之中，虚空一指，便自又有一尾鱼儿，跳波而起！

天痴道长点头笑道：“水中击物，无形无声，浪花丝毫不起，这种功力，业已到达极上乘的境界！尤其鱼儿被击高跃，竟能落水无伤，这大概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别来进境！”

诸葛逸点头笑道：“痴道士眼力不错，我自九华别后，因始终探查不出蒲琨、蒲铿，及醉和尚的丝毫踪迹，遂在半月以前，便到君山，先把洞庭湖周围环境，尽量摸熟，并苦心加功锻炼‘坎离指’，准备好好好斗那生平仅遇的高明对手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！起初自一丈六尺高空，隔水击鱼，尾尾皆死，直到今夜，才得心应手的能够随意控制，要死便死，要活便活！”说到此处略为一顿，手指竹林深处说道：“此中有一小小酒家，酒味既佳，主人亦颇不俗，我再弄条鲜鱼，带去对酒共尝，再作细叙！”话完，向那虽颇清澈，但常人目力仍难透视的湖水之中，略一注目，右手食指，又复微伸，“泼刺”一声，又是一尾尺许长的鲜鱼，活蹦蹦地，猛然跃起！

天痴道长凑趣暗运“太玄真气”，伸手一招，便把那尾鱼儿，自六七尺外，凌空招到掌中，向诸葛逸笑道：“如此夜深，这林内纵有酒家，也应睡熟，难道还好意思把人家吵将起来，替我们弄鱼下酒？”

诸葛逸微笑说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这位开设酒家的老头儿，极其风雅，尤其一手围棋，下得我简直废寝忘食，尽管把他叫醒，替我们开上一坛他精心秘酿的‘瓮中春色’！”

“南笔西道”等“乾坤双绝”边说边行，果然竹林深处的背崖风景绝佳之处，建有一座小小竹楼，极其整洁精雅！

时虽深夜，楼上却还微现灯光，诸葛逸轻嗽一声，便有位清癯葛衣老人，自楼中走出，凭栏笑道：“诸葛先生，雅兴真高，如此深夜远来饮酒，我那几坛‘瓮中春色’，都快要被你喝完了呢！”

天痴道长觉得这酒楼主人器宇冲朗，委实不同流俗，尤其这竹楼地方，选择得极其高明，大片竹林，密翠浮天，时闻清韵，万顷湖光，尽收眼底，足旷神怡，背后又是苍崖削壁，远绝尘嚣，令人尚未登楼，但觉胸襟之间，俗虑齐涤！

诸葛逸仿佛对这位酒楼主人，并不避忌，飘身纵上竹楼，回头向天痴道

长道：“痴道士，楼下有竹林掩映，不能畅揽湖景，俗语云：‘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’，你且上楼来，请店主移桌凭栏，烹鱼置酒，先对这八百里波光，同谋一醉！至于其他俗事，暂时不必理它！”

天痴道长微笑飘身，上楼一看，果然仅仅丈许之差，眼界便觉空灵旷阔不少，残月余光，映照得一碧接天的无边湖水，仿佛荡化成一片银海，鳞波微漾，碎影倒呈，偶而再加上几点乱萤飞舞，及忽明忽灭的远捕鱼灯，简直把人带入了一种清幽静美的梦境以内！

这时店主人已遵诸葛逸之嘱，移桌凭栏，摆上一碟醉虾，四只湖蟹，一盘腊肉，并接过天痴道长手内鲜鱼，含笑说道：“酒菜大概已够，这尾鲜鱼，是否头尾烹汤，中段……”

天痴道长笑道：“贤主人尽管随意安排，贫道尚未请教？”

诸葛逸接口笑道：“主人姓纪，双名敬仁，除了武学一途，未经涉猎以外，琴棋书画，无不绝佳，少时‘瓮中春色’取来，我还要邀他当湖对弈一局！”

纪敬仁闻言微笑说道：“陪你下棋无妨，但我十坛‘瓮中春色’，被你吃得只剩最后三坛，代价却需略为提高点呢！”

诸葛逸转向天痴道长笑道：“痴道士，你且猜猜这位纪兄的秘酿美酒‘瓮中春色’，卖的是什么价格？”

天痴道长摇头答道：“倘若真是绝世佳酿，便杯酒千金，亦不为过！”

说到此处，目光微注纪敬仁，拈须笑道：“不过以纪兄如此这等贤雅主人，又遇上你这等恶客，恐怕不是以金银论价？”

纪敬仁点头笑道：“纪敬仁虽非贤主，却遇嘉宾，怎敢以金银俗物计值？道长眼力真高，猜得不错，诸葛先生吟诗一首，纪敬仁赠酒十斤！”

天痴道长拊掌哈哈笑道：“吟诗换酒，着实风流，主是贤主，客是雅客！只是贫道太已侥幸，既能欣赏好诗，又可叨光美酒。”

诸葛逸看了天痴道长一眼说道：“痴道士且慢得意，要想喝白酒，哪有如此便宜？我先与主人谈谈价钱再说！”

说完，偏头向酒楼主人纪敬仁笑道：“贤主人方才曾欲略增酒资，但不知这价钱怎样加法？”

纪敬仁笑道：“往日你均是一首绝句，换酒十斤，今天我指定要首七律如何？”

诸葛逸点头大笑答道：“贤主人且去烹鱼备棋，我不但以七律换酒，并且还拉着这一来就想白占便宜的痴道士，互相联句！”

纪敬仁点头微笑，取来黑白双丸，在桌边几上，摆好棋盘，便即下楼烹鱼备酒！

诸葛逸酷嗜黑白之道，棋瘾特大，见纪敬仁下楼烹鱼，遂向天痴道长笑道：“来来来，痴道士，我们先下一盘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拈起两颗黑子棋，分置于对角星位之上！

天痴道长见“南笔”以两子相让，遂也拈了枚黑子，但目光却一扫槛外极目无边的万顷湖光，微兴感慨叹道：“到此已穷千里目，谁知才上一层楼？胸中见识，与身上功夫，亦复如此！我们名列‘乾坤五绝’，被一干俗人，捧得有点晕头转向，其实在无穷无尽的武学领域以内，谁能自知业已上了几层楼，及最高一层，究在何处？”

诸葛逸讶然笑道：“痴道士平素目空四海，眼中何尝有任何人来，今日

怎的如此衰飒？‘乾坤五绝’岂是名利之辈，但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未败，‘笑面阎婆’孟非烟未除，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未灭，‘西道、东僧、南笔、北剑、夺魂旗’等，怎得侣云烟而友麋鹿的超然物外？江湖多事，魑魅当诛，我们今后对这几个极恶元凶，万不能存一念之仁，贻百代之祸！莫谈高论，且纵豪情，来来来，我们联句开始！”

诸葛逸话音顿处，用手拈了一只醉虾，入口咀嚼，然后朗声吟道：“豹管微名动九州！”

天痴道长点头笑道：“开宗明义，‘乾坤五绝’中的‘南笔’身份，跃然而出！只是‘微名’的‘微’字，用得似乎谦逊了些……”

诸葛逸掰了一只蟹螯在手，大笑说道：“痴道士不要批评，往下接续！”

这时酒楼主人纪敬仁已把“瓮中春色”美酒取来，替诸葛逸天痴道长面前的杯中斟满，自己也取了一杯，侧坐相陪。

天痴道长口中吟道：“平生踪迹似云浮。缘筠有韵蛩吟歇……”

诸葛逸听着那宛如夏玉铮琮的竹韵，举杯呷了一口“瓮中春色”笑道：“缘筠有韵蛩吟歇，确是目前写实之语，我也不能离题太远……”

话音忽顿，抬头一看西天明月，及在湖边飞舞的点点秋萤，接口吟道：“冷月无声萤火流！棋局人生多劫数……”

天痴道长接口吟道：“酒杯岁月少闲愁。屠龙屠狗成何事？”

诸葛逸拊掌狂笑，向天痴道长举杯说道：“好一个‘屠龙屠狗成何事’？区区七字，几乎说尽‘乾坤五绝’生平，我要掠古人之美，借用一句成诗作结！”

天痴道长举杯微笑，入口一尝，果然觉得这种“瓮中春色”，香醇无比，不由含笑问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要借用古人哪一句成诗？”

诸葛逸纵日月影波光，似乎也感慨无穷地，缓缓沉声吟道：“昨日少年今白头！”

这回却是那位酒楼主人纪敬仁拊掌称赞，并把全诗朗诵一遍道：“豹管微名动九州，平生踪迹似云浮。

缘筠有韵蛩吟歇，

冷月无声萤火流！

棋局人生多劫数，

酒杯岁月少闲愁。

屠龙屠狗成何事？

昨日少年今白头！”

吟完，犹自大赞好诗不止！

诸葛逸失笑说道：“不论诗好诗坏，反正酒已入腹，但贤主人不要把我的鱼汤忘记才好！”

纪敬仁微笑起身，诸葛逸又复说道：“纪兄顺便请将笔砚素纸取来，诸葛逸索性献丑到底，把这首联句涂赠！”

纪敬仁喜出望外地匆匆下楼，但口中兀自抑扬有致地把那两句：“屠龙屠狗成何事？昨日少年今白头！”反复吟诵不已！

诸葛逸与天痴道长，一面饮酒，一面弈棋，但甫下数子，纪敬仁已把笔砚素纸取来，含笑说道：“鱼汤因火候不到，鲜味不出，故而尚须略煮！纪敬仁先求诸葛逸先生墨宝！”

说完，边自观棋，边自磨墨。

天痴道长棋力，本略逊于诸葛逸一筹，等纪敬仁把砚中墨汁磨浓，黑棋形势业已大大不妙，遂推枰而起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相交多年以来，从未见过诸葛穷酸即席挥毫，今宵倒可一开眼界！”

诸葛逸微微一笑，挥毫拂素，满纸云烟，鹤舞鸿飞，龙盘虎踞，片刻之间，半行半草地，便将这首七律书就，并题了上下款，写的是“敬仁贤主人惠存，天痴道长，诸葛逸联赠。”

纪敬仁喜孜孜地，捧着这条素纸下楼，天痴道长不由呵呵笑道：“题诗虽然有我一半，但字却是你一人所写，‘联赠’二字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诸葛逸手指梯口笑道：“鲜鱼已来，痴道士且快朵颐，莫再说那些噜嗦话！”

天痴道长偏头看去，果见纪敬仁，自楼下捧着木盘走上，盘中放着一大碗头尾鲜汤，及一碟红烧中段，色浓香美，令人食指大动！

纪敬仁把汤菜摆好，向诸葛逸笑道：“如此鲜鱼，若无陈醋佐味，未免太煞风景？今夜诸葛先生，兴致特浓，不但与道长联句，并且还亲自书赠，纪敬仁无以为报，除了把所剩两坛‘瓮中春色’，悉数奉敬之外，索性再为二位，打开一坛陈年香醋！”

诸葛逸拍掌好，纪敬仁含笑下楼，天痴道长因喜食鱼唇，遂举箸把那鱼头，略一摆动，忽然目注汤中，脸上游玩一种奇异神色，缓缓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宇宙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！这条鱼儿的眼珠颜色，为什么会一红一黑？”

诸葛逸闻言大诧，也向汤碗之中看去，鱼头本系侧卧碗内，因被天痴道长举箸翻平，以致发现靠碗底的那只眼珠，微呈淡红之色！

天痴道长索性挑出眼珠，目光注处，眉头双蹙，深知事更蹊跷，原来这只鱼眼，早已被人挖走，换了一卷淡红油纸，纸上并隐约可见细微字迹！

诸葛逸拈起纸卷，展开看时，上面细如蝇头的八行小字，居然也是一首七律，遂朗声吟道：“家住昆仑最上头，烟霞泉石笑王侯……”

天痴道长莞尔笑道：“我道是谁故弄狡狴？原来钟离老儿也已到了此处！”

诸葛逸冷笑一声说道：“痴道士慢说风凉话，出人意料之事，还在后面，你且听我再往下念！”

天痴道长微一怔神，诸葛逸又复语音含怒地，往下念道：“鲜鱼剧毒鸩奇侠……我却不信鱼汤有毒，痴道士，用你头上道簪，试一试看！”

天痴道长闻言，遂拔下自己发间的银质道簪，插入鱼汤，却未见有何异状？

但等他把道簪插入那碟红烧鲜鱼中段之时，道簪半截乌黑，显见鱼中不仅藏毒，毒力并还奇剧！诸葛逸“哼”了一声，长眉连轩，又复手执淡红油纸，往下念道：“巨寇深谋建酒楼……”

天痴道长听得狂笑说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这个跟头，可算栽到了家！为了应付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特地提早半月，到达君山，观察洞庭形势，以便克敌制胜！谁知人家在你到此以前，便已盖好了这座酒楼，静待我们自投罗网！你居然被他骗得死心塌地，又是酒楼不俗，又是主人颇雅，不但自己在鬼门口，徘徊多日，差点儿把我也拉得同作冤死之鬼！”

诸葛逸听得不禁苦笑摇头，天痴道长又复长叹一声，感慨万千地继续说道：“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化身千亿，无人能识，‘万相’二字，委实名不虚传！而钟离老人这句诗中的‘深谋’二字，也用得恰当已极！”

“南笔西道”这“乾坤双绝”，因深知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所化身的酒楼主人纪敬仁，既被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揭破阴谋，此时定已鸿飞冥冥，无从寻找！

何况彼此约会之期，是在八月二十，到时岳阳楼头，自然相会，故而根本不欲下楼追击，只是展开纸卷，细看那全诗八句：

“家住昆仑最上头，
烟霞泉石笑王侯！
鲜鱼剧毒鸩奇侠，
巨寇深谋建酒楼。
劫数须回休束手，
风波难测细凝眸。
乾坤五绝逢强敌，
莫铸乾坤一段愁！”

天痴道长看完，摇头叹道：“乾坤五绝，虽遇强敌，不致束手，倒是钟离老儿‘细凝眸’三字，用意极深，我们今后，亟应加强警惕，不要被那奸邪鬼蜮所鼓荡的难测风波，把朗朗乾坤，弄成一片愁云惨雾！”

话方到此，突然楼下湖面以上，响起一阵狂笑之声，划破沉沉静夜！

诸葛逸、天痴道长离座凭栏，往湖上看去，只见“万里先生”百里独装扮酒楼主人的纪敬仁，一面飘然举步，踏波走向湖心，一面偏头向竹楼之中，用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笑道：“钟离老儿、天痴道长及诸葛穷酸，百里独建楼卖酒之举，不过是再给你们平素骄满自傲的所谓‘乾坤五绝’，一些警惕，并非蓄意以毒鸩人！故而红烧鲜鱼中段，虽具剧毒，那碗鱼汤，却是祛毒妙药，饮之即解……”

听到此处，诸葛逸、天痴道长不禁相顾愕然，因为决想不到“万里先生”百里独既在红烧鲜鱼之中藏毒，却又把那鱼汤弄成一味解毒妙药。

这时“万里先生”百里独的身形，业已隐入水云，但笑语之声，却仍未为竹楼松涛所乱，极其清晰地，传入竹楼说道：“至于我既下剧毒，又置解药，以及与诸葛穷酸相与委蛇，棋酒流连多日，不下辣手之故，其因有二：第一，百里独认为要杀我就一举尽杀所有列名‘乾坤五绝’以内之人，否则宁可与你们斗斗智力，让你们屡遭挫折自惭自愧，磨尽雄心，消尽壮志，‘乾坤五绝’自然不灭而灭！第二，高棋逢国手，大将遇良材，惺惺相惜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八月二十的岳阳楼头，你们只要对百里独略微表示心服，便可化干戈为玉帛，彼此携手言欢！否则百里独不但定叫你们这一次一败涂地，并在明年元宵，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召开‘第二次罗浮大会’之前，设法令‘乾坤五绝’扫数惨死，绝无任何一人，能够生存与会！”话音寂处，湖上只留下冷月银光所映照的一片水云，变幻飘动！

水云飘飘，人影渺渺，“南笔”诸葛逸与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不禁相顾赅然，各自发出一声悠长叹息！

长叹未罢，“乾坤双绝”霍地回身，只见那位银须银发的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业已悄声无息地，上楼入座，举杯痛饮！

天痴道长仍不信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鱼汤能够解毒之说，方待加以试验，钟离老人却摆手笑道：“痴道士不必疑心，百里独机智之巧，及心性之高，委实绝世罕见，他一定说话算话，不打诳语！”说完，竟自举箸夹了一块异常肥美，但却蕴含剧毒的红烧鲜鱼中段，入口大嚼！

天痴道长见钟离哲仗恃武功精纯，竟自以身试毒，不由一皱眉头，正待发话，钟离老人脸上颜色忽变，周身一震，赶紧连舀三匙鱼汤，咽入腹内！

鱼汤入腹，钟离老人面色即恢复正常，目注“南笔”诸葛逸、“西道”天痴道长两位老友，摇头叹道：“红烧鲜鱼中所蕴毒力之剧，居然非我内功能御？但鱼汤解毒之速，却又验于任何妙药灵丹！况风味之佳，绝无仅有，来来来，我们且享受这碗美鱼汤，以度中秋佳节！”

诸葛逸含笑说座，一面夹了一块鱼腮嫩肉，蘸些陈年香醋，送入口中，一面却向钟离老人笑道：“百里独虽然心机极妙，能把‘乾坤五绝’，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但武功方面，料来却不致高出我们多少！”

钟离老人看了诸葛逸一眼，含笑问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话中有话，何不直道？”

诸葛逸目光斜瞥楼外的连天秋水，微笑说道：“钟离老头儿，你以‘夺魂旗’三字，游戏人间，威震黑白两道，独秀‘乾坤五绝’！论武力推你最高，论名气则‘西道、东僧、北剑、南笔’，更是瞠乎其后！我要向你请教，你提聚一口内家真气，在这湖面踏波而行，能走多远？”

钟离老人闻言失笑说道：“诸葛穷酸还在绕什么圈子？弄什么狡狴？踏波飞渡，不但‘乾坤五绝’之中，无人不能，连那奇遇极多，进境飞速的上官灵小鬼，料来也可在十丈以内，勉强学步！”

诸葛逸点头一笑，又复问道：“你能不能在踏波缓步之间，分神施展极具真气的‘传音入密’功力？”

钟离老人微一凝思答道：“可是可以，不过难免水浸脚面，所行距离，也无法超出十丈！”

诸葛逸点头说道：“百里独不可思议之处，便在于此！因为我早来半月，把岳阳楼、君山，及洞庭湖附近湖面的形势风波，均已摸熟！知道百里独适才踏波向北，北面乃是无际沧波，他以‘传音入密’神功，向我们卖狂示威之时，所行既足有十丈开外，脚面不湿，话完又隐入北面水云际，难道他真能像传说中的纯阳仙人一般，把这八百里洞庭，飘然飞渡！”

“钟离老人”静静听完，点头笑道：“诸葛穷酸所说有理，但你既然看出可疑？定有论断！”

诸葛逸摇头答道：“我觉得这位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委实有点莫测高深！但勉强猜起来，却有两点似是而非，未必正确的推断！”

天痴道长举杯饮了一口“瓮中春色”笑道：“诸葛穷酸，你一讲话，未免无聊，不如我问你答！”

诸葛逸微笑点头，天痴道长遂目注沧波，发话问道：“百里独自然不可能像纯阳仙人那样把八百里洞庭，朗吟飞渡，他为什么要走向北边的无际沧波？”

诸葛逸应声答道：“北面水云深处，必有接应！这接应之人，可能就是那万恶不赦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？”

钟离老人及天痴道长，听了诸葛逸这等推测，不由均自同意点头，天痴道长又复问道：“百里独一面用‘传音入密’神功发话，一面举步踏波，缓行十丈以外，并被你看出脚面不湿，功力似乎高不可测！他怎能到达这种境界！”

诸葛逸答道：“我方才说过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武力纵高，也不会比‘乾坤五绝’，高明多少，所以我认为他是故炫神奇，可能在这楼前湖水之中，

另有布置？”

钟离老人“嗯”了一声，插口说道：“诸葛穷酸这种猜测，也有可能，因为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委实心机太深……”

诸葛逸神色郑重地，截断钟离老人话头说道：“这两种推测，虽不一定完全正确，但均有几分可能！我们八月二十日的岳阳楼头之会，因此似应加深警惕？”

钟离老人点头笑道：“对对对，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！我们不但要提防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尤其应该对那与百里独狼狈为奸的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特加注意！”

诸葛逸接口说道：“九华订约之时，是说双方在岳阳楼头会齐，再往洞庭湖中，一分上下，但百里独既能于这楼前湖水之中，做了手脚，他处何莫不然？我们委实应该极度小心谨慎，不要在这位强敌手下，如钟离老儿诗中所云，愁铸乾坤，名毁一旦！”

钟离老人与天痴道长，同自点头，诸葛逸忽又向钟离老人笑道：“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易容有术，幻化无方，你是不是也以威震江湖的‘夺魂旗’面目，与他周旋一二？”

钟离哲老人摇头笑道：“我那杆‘风磨铜夺魂旗’，直到如今，尚落于百里独手内！若不能设法取回，慢说是我，就是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也无颜再以‘夺魂旗’面目，在江湖出现，致貽笑柄！”

天痴道长听钟离老人提起“闪电神乞”诸明，不由眉峰微聚，讶然说道：“诸明借得宝马，远上西昆仑小琅环，及阿尔金山，但在两处扑空以后，理应即转中原，怎的我们九华一别，各自分途细察之下，不仅未曾获知蒲铿父子，及醉和尚的踪迹，也未听得这位‘闪电神乞’的丝毫音讯？”

钟离老人笑道：“‘笑面阎婆’孟三娘、‘玉箫郎君’潘午师姊弟，在“第二次元宵大会”之前，不会出山，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正在与我们作对！除此以外，纵遇波折，凭诸明得自‘幽冥十三经’中的那身功力，也该足能应付，似乎不必替他担忧？我倒是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中，武林内太沉太闷，物极必反，理之常情，恐怕难免有一番动地惊天的浩劫出现！”

天痴道长爱那鱼汤不但功能解毒，味道并极鲜美，遂一面饮用，一面向钟离老人含笑说道：“老头儿说的全是废话，孟非烟、潘午既意图重振‘罗刹教’，又凭空出现了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这个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狼狈为奸的阴恶魔头，那得不弄出一场难以收拾的奇灾浩劫，老头儿，据你看来，我们究竟是劫中之鬼？还是劫外之人？”

钟离老人目光一注几上那盘黑白纵横的围棋，见天痴道长所下黑棋，已被诸葛逸所下白棋杀得溃不成军，不由微笑答道：“难缠虽是棋中劫，国手能生劫后棋！棋局与人生，本有极多相似之处，刚才我在楼外窥听你们联句，诸葛逸穷酸曾有‘棋局人生多劫数’之语，是否罹劫？问题就在我们是否因应得宜？倘因应不宜，便将……”

诸葛逸斟满一杯“瓮中春色”，一倾而尽，接口吟道：“骨化虫沙归劫数，铸就乾坤一段愁！”

天痴道长点头说道：“因应不宜，我们便将劫化虫沙，因应得宜，我们便将超然劫外……”

钟离老人摇头截断天痴道长话头说道：“痴道士说得不对，仅仅超然劫外，并不能算是因应得宜，我们要设法消弭祸于无形，为武林中好好建场功

德，方不至像你所说的‘屠龙屠狗成何事呢’！”

天痴道长闻言“呵呵”大笑说道：“老头儿倒真是一片菩萨心肠，以菩萨心肠对魔鬼行为，理应无往不利！我们这几日且仅情游赏八百里洞庭的湖光山色，等到八月二十，岳阳楼头，可必须殚智竭力，痛下绝情，万不能再轻易易地，让那‘万相先生’百里独，逃出手掌！”

钟离老人、诸葛逸一齐点头笑诺，三人在竹楼以上，把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所遗留的两坛“瓮中春色”，统统喝完，方带着棋盘棋子，买舟泛湖，在那万顷波光之中，临流对弈！

时光易逝，转瞬便是八月二十清晨，钟离老人等“乾坤三绝”，齐到岳阳楼头赴约！

他们到得虽早，但那位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却已神情潇洒地，独在岳阳楼头，凭栏望远！

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，如今业已变换服装，身着一袭青衫，迎风飘然，长眉细目，相貌也极其清癯绝俗！

（请续看第三部）

